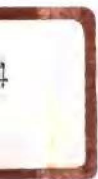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神仙卷

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三戏白牡丹

佚名撰

杨爱群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21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333—0154—4/I·68

定价：4.30元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画)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闾琨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闾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 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 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 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 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 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 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 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 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 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2）史话卷（3）神佛卷（4）神仙卷（5）怪异卷（6）寓意卷（7）西游全书卷（8）济公全书卷（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巴蜀书社、齐鲁书社、辽沈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每卷只印在一种书上。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三戏白牡丹》出版说明

《三戏白牡丹》，清末民初无名氏撰。有晚清刊全集本及民初铅印四集本。

本书与《吕纯阳飞剑记》和《吕祖全传》一样，同为衍绎吕洞宾的故事。然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后人多极辨无此事。有人认为戏白牡丹是宋人颜洞宾的故事，被附会到吕洞宾身上，亦未可知。

但《三戏白牡丹》既为一部小说，又是描写吕洞宾的爱情故事，在关于吕洞宾以至“八仙”的神话小说中，实是别开生面者。惜全书似未完。因此，将这部小说重新整理介绍给广大读者，对研究中国神怪小说，特别是研究吕洞宾故事传说的形成和发展，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二月

目 录

第 一 回	吕纯阳蒲州临凡	汉钟离鹤岭授道	1
第 二 回	见老子铁拐求文字	宴蟠桃采和唱踏歌	6
第 三 回	赛宝物群仙祝寿	敬仙桃五子夺魁	11
第 四 回	大歌舞嫦娥敬酒	醉八仙过海遇妖	15
第 五 回	吕纯阳下海救友	汉钟离发牒檄龙	20
第 六 回	龙王亲赴龙华会	纯阳求助二郎神	25
第 七 回	初交锋七圣失利	发弹丸二郎施威	30
第 八 回	整军师巧摆鱼泡阵	杨真君斗法收水妖	34
第 九 回	破妖阵真君捉怪	因打赌纯阳下凡	39
第 十 回	黄龙洞白氏投师	见招牌吕岩卖药	44
第 十 一 回	白老翁词穷求女	吕纯阳初戏牡丹	50
第 十 二 回	遣樁精洞府探信	宴水阁二戏牡丹	55
第 十 三 回	戏黄龙山鸡变相	遇铁仙采和泄机	60
第 十 四 回	何仙姑暗点牡丹	老黄龙明戏白氏	65
第 十 五 回	吕纯阳黑夜三戏	闻琴音随师登天	70
第 十 六 回	老黄龙领妖追赶	斩腾桥大战群龙	75
第 十 七 回	纯阳子剑斩黄龙	铁拐李火烧东海	80
第 十 八 回	众八仙移山填海	四龙王表奏天庭	85
第 十 九 回	梁灏修造洛阳桥	观音显化成善举	89
第 二 十 回	吕纯阳梁府避难	白牡丹天官受刑	94
第 二 十 一 回	凌霄殿纯阳诉冤	尚书府凶神降世	99

第二十二回	白蟒妖花园取乐	宗公子卧病牙床104
第二十三回	宗员外聚众捉妖	吕纯阳诚心度世108
第二十四回	重恩情夫妻难割舍	报仇恨顷刻起凶心113
第二十五回	白蟒仙难中遇救	花牡丹顿悟前因117
第二十六回	犯咒神削去道德	见美色托媒求婚122
第二十七回	闻拒婚杨思文得病	趋势利莫士仁行强127
第二十八回	花员外土地祠求神	李铁拐洛阳城下降132
第二十九回	花牡丹尼庵避祸	吕纯阳收伏三妖136
第三十回	丑椿精假装美妇	众怪物大闹新房141
第三十一回	莫知县受辱辞官	杨尚书悬赏捉怪146
第三十二回	李铁拐火焚尼庵	花牡丹劈开情网150
第三十三回	白云洞牡丹修真	花家山纯阳通信155
第三十四回	土地祠演说仙机	古洞中相逢爱女160
第三十五回	龙华会众仙谈往事	后花园设宴酬师恩165
第三十六回	报夙仇杨思文设谋	乞救兵黄发道入海169
第三十七回	水晶宫众龙王会议	崆峒山宗显祖寻亲174
第三十八回	宗显祖发愤攻书	黄发道兴兵雪恨179
第三十九回	胡芸娘山前摆恶阵	吕纯阳西方借宝旗184
第四十回	灌江口杨戩兴师	蓬莱山黄发骂阵188
第四十一回	悟尘师力战二将	杨思文杀败椿精192
第四十二回	吕纯阳剑下留情	悟尘师酒中作乐197
第四十三回	现法身真君破恶计	临凡世上帝收龟蛇201
第四十四回	胡芸娘施用迷魂幡	朱子真入阵遭擒获206
第四十五回	纯阳大破迷魂阵	真君放走杨思文211
第四十六回	老尚书写本奏当今	丑椿精入海见师父215
第四十七回	龙王趋势害纯阳	众仙同心救道友220
第四十八回	解怨仇大士移泰山	得敕旨牡丹封王位225

第四十九回	白云洞纯阳探牡丹 花果山铁甲请石猴·····	229
第五十回	杨尚书设席宴妖 小石猴计害花锦·····	232
第五十一回	烧纸锭贿送鬼差 赴阴府石猴逞能·····	235
第五十二回	参天帝土地撒差 奉玉旨考试城隍·····	238
第五十三回	白富贵梦示女儿 李林甫贿受城隍·····	241
第五十四回	阴山后拘禁花锦 东岳庙牡丹告状·····	244
第五十五回	花牡丹城隍庙告状 东岳帝寒冰狱私访·····	247
第五十六回	还魂丹救活夫妇 坐大殿审讯判官·····	250
第五十七回	小石猴醉酒伤性命 杨思文游春遇佳人·····	253
第五十八回	娶寡妇前夫作祟 讨鬼妻王婆为媒·····	256
第五十九回	因回家怪风失妻房 为妖魔高山请真人·····	263
第六十回	杨思文拜师学艺 毛真人被请捉怪·····	264
第六十一回	毛真人捉怪法力无边 狐狸精报仇自投罗网·····	266
第六十二回	照妖鉴众妖狐就擒 阴司府小石猴收监·····	269
第六十三回	杨尚书阴曹对案 王判官阳世投胎·····	272
第六十四回	小石猴遁走阴司府 南北斗对弈终南山·····	275
第六十五回	现金桥古明月作法 游月宫杨思文观舞·····	278
第六十六回	南京城判官投胎 东岳拜本上凌霄·····	280
第六十七回	东岳帝奏本朝金阙 小石猴大战邓天君·····	282
第六十八回	通臂仙暗放牙环弹 许真人奏召二郎神·····	285
第六十九回	召山神密授掌心雷 通臂仙急施混元袋·····	289
第七十回	将计就计混元袋被破 自投罗网小石猴遭擒·····	292
第七十一回	小石猴金阙供罪状 杨思文设计哄师尊·····	295
第七十二回	杨思文私回乡间 小石猴下山寻仇·····	298

第一回 吕纯阳蒲州临凡 汉钟离鹤岭授道

诗曰：

白鹭蓼滩梅岭鹤，洞宾三至岳阳楼。

今番有酒须当饮，勿到无时叹若何。

这一首诗，乃是洞宾三至岳阳楼、游戏人间的故事。看官不必性急，待在下慢慢的把这吕纯阳三戏白牡丹历史说了出来，做个消闲之品，未是不可。

话说吕洞宾纯阳老祖，乃是上八洞神仙，当初遇云房，黄粱一梦，得道之后，曾三至岳阳，饮于酒家辛氏，负债不偿。临去画鹤于壁，嘱云：“客至，呼而歌之，则鹤起舞，可以致富。”后酒家果然大富。一日，吕洞宾又至。酒家拜谢，献之以酒。洞宾谓主人曰：“家资可充足矣。”主人曰：“富足有余矣。”洞宾饮后，三弄其笛，其鹤从壁上飞下，洞宾跨之而去。主人神异其事，便于跨鹤之处，起造一楼，以志其事，至今流传不朽。如此之事，亦可谓神乎其神矣。然而，世之说八神仙者，乃钟、曹、李、吕、张、蓝、韩、何也。虽不知其由始。而洞宾则尝举进士不第，遇正阳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时化迹最著。列位欲知洞宾化迹，且听在下道来。

话说上八洞神仙铁拐李，本名玄，乃八仙之首。其次钟离，曾为汉将，号正阳，得授东华心传。吕纯阳，本是东华转世也，遇云房点化得道。张果老乃上古蝙蝠精得道，在唐曾为大夫之职。蓝采和拍板踏歌，得道何时，无从稽考。韩湘子乃唐

时韩文公之姪，得道后曾九度文公十度妻。何仙姑乃零陵市人之女，在唐时得遇纯阳度之为仙。曹国舅是宋时丞相曹彬之子，因恶其弟不良，弃家而去，后遇云房、洞宾得道，位列仙班。这就是今人相传八仙之原委，现下不说，单表吕洞宾之事。他因立志普度众生，一时起意，下得凡来，便留下“三戏白牡丹”一桩故事。

这洞宾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唐蒲州永乐县人，祖渭做过礼部侍郎，父谊海州刺史，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降生。其母分娩之时，异香满室，天乐悠扬，一白鹤自天而下，飞入帐中不见。纯阳生时，金形玉质，道骨仙姿，鹤顶猿背，虎体龙腰，凤眼朝天，双眉入鬓，额阔颧露，目珠圆润，鼻梁端正，面色黄白，左眉有一点黑痣，足纹如龟，自少聪明，日记万言，出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顶华阳巾，衣黄襦衫，系八皂縗，状类处子，居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马祖相之曰：“此儿生相非凡，自是风尘外物。他时‘遇卢则居，见钟则和’。牢心记取。”后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授遁剑，能去邪魔。会试两举，进士不第，时年六十四岁。游长安酒市见一羽士，青布白袍，题诗于壁上。洞宾讶其状貌奇古、神气飘逸，因上前相揖，请问姓氏，且呼酒，延羽士就坐对饮。羽士曰：“子可吟诗一首，余欲观子之志。”洞宾执笔而书，将诗呈于羽士。羽士观毕，便道：“吾乃云房先生也，居在终南山之顶，子能同我一游否？”洞宾未及答言，云房便与其回至店内。

只因钟离一心要度吕纯阳，以偿其前生曾度云房得道之惠。二人回至店内，云房亲自把饭煮好。洞宾吃毕，就在店中睡卧，梦见入京赴试，高中状元。出仕后，自节署而擢升台谏，得娶亲贵之女为妻。后生子女，儿孙绕膝，簪笏满堂，独坐太

平宰相，富贵无比，受享几四十年。后来权势颇赫，被人参劾，天子降诏抄没家私，妻孥均流徙岭南。自己孑然一身，触景伤情，回想起来，不觉伤心流泪。正在擦眼泪，忽然醒来，方知是一场大梦。只见云房在旁向洞宾笑说，吟诗两句道：“黄粱方入腹，一梦到华胥。”吕洞宾听了，心中吃惊，暗道：“此人不凡。怎么我做了梦他都知道，莫非他是天上神仙么？不要管他，且等我探探他的口气再说。”想罢，说道：“先生，你怎知我有梦呢？”云房道：“子适间之梦，千态万状，荣悴多端。第辛苦四十年，一瞬间事耳。得何足喜，失何足忧。世上原有大乐而后自有大悲，乐极悲生，循环之理。”洞宾闻言感悟，遂向云房求度世之道。云房曰：“子骨肉未完，须待数世后方可。”说毕飘然而去。洞宾自是弃儒归隐。

云房乃设十难以试之。第一试，一日洞宾自外归，忽见家人皆病死。洞宾委以大数有定，不以为忧，心无懊悔，但厚具殓殓而已。须臾死者皆活，洞宾亦不为怪。第二试，洞宾卖货于市，议定其价，市者反悔，止酬其值之半。洞宾无所争论。第三试，洞宾元日出门，遇丐者求施，洞宾与以物，而丐者索取不厌，且加诤诟，洞宾笑谢不较。第四试，洞宾牧羊于山野，适遇一猛虎奔扑群羊，洞宾把众羊驱于山下，自以身迎虎，虎见之而走。第五试，洞宾读书在深谷之中，到夜静时忽然从外面走进一女郎。洞宾抬头一望，见这女子生得花容月貌，年纪正在十七八岁，自言“夜幕迷途，特来借宿”。洞宾推托“孤男寡女，有所不便”。既而这女子仍是百般调戏，要与洞宾同床共寝。洞宾全无邪念。如此者三日，这女子始去。第六试，忽一日洞宾出外而回，家中资财均为盗所劫，以至朝夕不给，亦无怨望，仍躬耕田野。忽下锄见有黄金，心想非己之财，取土以掩之。第七试，洞宾买一铜器回家，细看乃是黄

金之物，急忙去归还于卖主，不取其值，全无贪念。第八试，有一道士在市中售药，自言自语，状似疯狂，说“服者立死，再世可得道”。旬日之间，无人敢买其药，惟洞宾买之。道士曰：“子服药可备后事”。洞宾回家服之，仍无恙。第九试，与众渡舟，行至中流适遇风狂浪湧，众皆危惧。洞宾定性凝神，端坐不动。第十试，洞宾一日正在闲坐，忽见些奇形怪状之鬼围绕于他。鬼众手执刀枪，这个说要分解，那个说要杀。洞宾危坐，心中毫无惶愧。又忽见有夜叉数十解一死囚来前，血肉淋漓，号哭言道：“你前世杀我，今当偿我命。”洞宾说：“杀人偿命，理也。”便起身索其刀，欲自刎以偿之。忽空中大吼一声，鬼怪皆不复见，一人抚掌大笑而下。洞宾视之，乃云房先生也。

云房曰：“吾十试子，子坚心无所动，得道必矣。但汝之功行尚未完足。吾授子黄白之术，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行圆，再来度子。”洞宾道：“铁作黄金有变易否？”云房道：“三千年后仍复还本质耳。”洞宾愀然道：“如此误三千年之后人，吾不愿为。”云房笑道：“子惟存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与洞宾至鹤岭论道而去。

一日，洞宾问云房曰：“仙可为否？”云房曰：“修之则为仙，不修者为鬼。顾仙有五等，功有三乘，在人修持何如耳。”洞宾曰：“何为三乘五等？”云房曰：“夫行法有乘者，小乘、中乘、大乘之不同；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也。”洞宾问：“何谓鬼仙？”云房道：“鬼仙者，五仙行之下，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迴，亦难入蓬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入凡而已。”洞宾道：“何谓人仙？乞求指示。”云房道：“修真之士用其苦功，虽不悟大道，却能得一法一术。若其心志修世，不改其宗旨，舍

去形骸，度脱人间，则称为人仙。”洞宾道：“修地仙又有何术？”云房道：“地仙之修不易。其始也，须取法天地升降之理、日月生成之数，识龙虎气，配坎离功，辨水源气候早晚，分二仪三元四象，列五行，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五，炼形住世，可得长生，此谓之地仙。仍居中乘，尚非大乘。”洞宾道：“想必修至大乘要神仙方可，望吾师指示。”云房道：“神仙者，以地仙厌弃尘世，用功不已，而金精炼质，玉渡还丹，炼气成形，三阳聚顶，五气朝元，功满形忘，超凡入圣，灭绝尘俗，以返三山，乃谓神仙。天仙厌居三岛，而传道有功，入道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往三十六天，而返八十一阳天，在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是谓天仙。”洞宾道：“鬼仙不求，天仙不敢望。地仙与人仙、神仙之法，可得闻乎？”云房曰：“凡人仙不出小乘之法，凡地仙不出中乘法，凡神仙不出大乘法。此乃三乘之教，其实一也。用法求道固不难，以道求仙亦甚易。”二人相语，终日不倦。

有郑思远者，善律历，晚师郭孝尼，受诸经并丹法，居鸟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为人杀，虎父逸走。虎子，郑思远持归养之。后虎父来至思远家跪谢，遂依不去。后思远出行，骑虎父，虎子负医书相随。有友人许亿忠牙痛，因请思远医。思远拔虎鬓数条，置牙间。虎伏不动。后仙去，为丹阳真人。

一日，正同太上施真人云游，见云房二人谈道鹤岭。施真人上前，揖问道：“此拱立者何人？”云房还礼，答道：“此乃海州吕谊之子，名叫洞宾。”便吩咐洞宾拜见二人。思远道：“此子学道心真，必有可成。”说罢，二人起身而去。云房道：“吾今日乃朝元之期，当把你功行奏闻玉帝。汝亦不能久居于此，后当洞庭相见。”正说间，有一仙使持玉符金简诏云房，

为九天上阙上仙之职。云房谓洞宾曰：“吾今赴帝召。汝功行圆满，不可久在尘世。”说完，遂乘白云冉冉而去。欲知以后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见老子铁拐求文字 宴蟠桃采和唱踏歌

诗曰：

突兀高峰接九天，云霄深处即神仙。

分明指汝超凡路，何事男儿到此边？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云房去后，洞宾朝夕用功，又与火龙真人传授剑法，遨游天下，欲普度众生。这日游至江淮，是时有一蛟精出没淮水之间，或作霖雨沉去州县民房，或致风浪覆没来往客船，或化为人淫乱良家子女，人民苦之。地方官吏百计驱逐，不能去。洞宾到时，正值府县设醮出榜，求聘异人降伏蛟精。适有茅山道士师徒二人，见榜自陈能除蛟精。府县见他有些道气，率领民夫，一同道士，来至淮水之上。百姓人山人海来看。只见道士师徒仗剑入水，霎时风浪大作，见两道士与蛟大战水内，一来一往，好不惊人。少时，道士之徒已被蛟吞入肚内，道士也受伤而逃。府县及军民大惧。洞宾至府县之前，言曰：“我能除此。”府县听了大喜，即请行法。洞宾拔剑挥舞，大喝一声，望水中一掷，须臾淮水皆红，有一大蛟死于水面，其剑复回归鞘中。众人称异，求其姓名，自称“回道人”。府县谢以金帛，皆不受而去。自是江淮悉平。

后来，洞宾游行到了岳阳，或施药于街市，或逍遥于村乡，欲覓一正心好善之人，把他来度。正在思想，适行至一辛氏卖酒之家，洞宾便走入去大饮，饮后不付酒资。辛氏也不向他取

索。次日又去饮，如是饮之半年有余，辛氏终不向他索钱。一日正饮间，洞宾呼主人上前，说道：“我欠你酒债不少，不能偿你。”便取桔皮画一白鹤于壁墙，“若有客饮于此者，可呼其歌舞。日后汝可富冠岳阳，以报偿不索酒资之德。”说完，竟别而去。日后有客饮其处，试呼之，其鹤果然从壁间飞下，跳舞毕仍回壁上。相传远近之人，均来肆中饮酒。不数年果然大富。后来洞宾复至其处，跨鹤而去。至今尚有遗迹。

洞宾去后，仍往各处度脱善人正士，早已三千八百功行圆满。钟离替他奏明上帝，说他：“数世修真，历劫不变。”玉帝即以金简玉册，诏洞宾仍回紫府，位列上仙，与其师钟离同侍玉阙。即以李铁拐、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同为道友，日日相处，何等逍遥自在。这日洞宾偶至碧罗山下，见有万年椿树久已成精，遂收伏以为徒弟，教以阴阳遁藏之事，以备差遣。这日，吕洞宾正与钟离谈道，忽见李、张、韩、蓝、何、曹六位仙人前来相访。何仙姑首先说道：“往者木公寿诞，众仙前往祝觞。现下圣母寿期已近，众友也将前往祝寿吗？”钟离笑道：“我虽各有所统，此大礼所在，凡在天者皆言往贺，我等安可不去，但患无嘉物以为敬耳。”张果老道：

“彼居极乐之乡，无物不备，必得名人之文以寿之，亦不落于俗套，方为合格。”李铁拐笑道：“张道友所议寿礼，甚是新鲜。”洞宾道：“若要以文字做寿礼，平常之文不足为奇。若得老君大作方好。”何仙姑道：“求老君也不难，李仙长与他有师生之谊。”拐李道：“吾意也想去求他。只是这求文之事，还须大众前去，方为恭敬。”果老道：“此事理应一同前去。”大家遂驾起祥云，顷刻到了兜率天，来至太微宫门前。

老君正在著《道德经》，童子入报：“八仙来了。”老君迎入，各自分坐。问候已毕，老君道：“近来有一事可笑。”

八仙道：“请问何事？”老君道：“今下界诸生无耻，盗窃我的文字，来求功名。虽文昌下界，衡求持正，谓‘文字深刻太烦’，以为皆诸父老诸经之误，又责吾《道德》等经不得专。吾今甚恼，将原注经典藏之九府，不复传世。”八仙道：“还当出之，以矜式于天下。”铁拐心想：“今日本来求文，彼正以文字为怒，如何启口？”八仙皆面面相觑，未敢出言。老君又问道：“今日众仙长光降，有何见谕？”铁拐上前言道：“只因王母寿诞已近，众友意欲往贺，无以为敬，欲借重老师大文，书轴以为寿礼。”老君道：“吾正在这里恨恶此事，汝又来求，不将又为世人作话柄吗？”众仙同道：“仙凡迥隔，安得便知。”老君道：“书生极善模仿，不作自免议论，但是诸君既已来此，不可终辞，我作一词以寿之。”八仙道：“极妙极妙。”老君援笔，乃作《千秋岁》一首词章。八仙读之，称赞不已，于是起身相别。老君送出。八仙驾云而去，又求天孙云锦为轴，编星为字，剪霞为彩，即日完备，乃令仙童持仙桃仙酒前行。八仙盛服乘云，望王母瑶池而去。只且不表。

却说王母者，即西方金母也，以西华至妙之气，化大生于伊川姓缙氏之乡，名曰姚於，一字太虚，住于西，故名西王母也。乃阴极导化而生成，能飞翔充毓玄奥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而成形质，理二气调成天地东三宫。凡上天下地，十方与三界，所有登仙得道之女子，咸归所属。住昆仑山颠至妙洞，左边瑶池，右环翠水。有女五：其一曰华林，二曰媚兰，三青娥，四瑶姬，五玉卮。周穆王三十五年西巡，骑八骏至昆仑山，执白璧玄圭，谒见王圣。王母瑶池设宴，饮以琼浆玉液，奏九天仙乐以娱穆王。迨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之夕降王庭，进蟠桃七枚于帝以为寿。帝食二，欲留其核，以种苑中。王母道：“此桃三千年一结实，非世间所有。”这时东方朔正在窗

外潜迹息气，要想偷看王母的尊容。才将身体立定，王母在内用手一指道：“此儿已三偷吾桃矣。”乃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笛，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许飞琼奏凌虚之簧，安法兴歌玄妙之曲，以为武帝侑酒。武帝大乐。王母之灵迹自此永著人间，后世相传以为异。

此时，又值其寿辰。玉皇、诸佛神仙皆致礼来贺。众宾满足，大开筵宴。但所有送礼物的，无非旗帐之类，未有他物。王母甚不可意，心中暗想道：“我为西方主母，富贵已极，讲到奇珍异宝，那样不有。旗帐之物更是堆千累万，何足为贵。这些仙佛道友，何以一无当意之物来贺，真是以俗人目我。”正在思想，忽见仙童前来报道：“今有上八洞神仙来贺。”王母亟命接入。八仙各人把盏称寿礼毕，送上云锦轴。王母即命仙童挂了起来，细细一看，云霞灿烂，光辉满堂。诵其词句，琳琅有味，隽永可嘉，且其制合宽广适宜。王母不觉心中欢喜起来，忙吩咐大开阆苑，设酒宴以答众仙盛情。众仙来至苑内，举目抬头观看，其中贝树琪花交相掩映，珍禽灵兽起舞盘旋，三千年结实蟠桃正在红熟，青鸟使上前相迎，步步仙乐相随，阵阵芬芳扑鼻。真可是：

万异千奇难尽述，天上人间第一京。

众仙均皆入座，筵中排列交梨火枣、玉液琼浆，所有珍贵之品无不齐备，交相劝饮，十分快乐。王母即命玉女分酌众仙，持觞奉爵，依次酬劝。饮至半酣，王母命侍女董双成、许飞琼、王子登、安法兴四人近前，说道：“前日吾命汝等歌舞，为汉家武帝侑酒。此音如今久已不闻，可趁今日之会，再为歌弹一番，以娱众仙之耳，不得有违。”四人领了王母之命，那敢怠慢。于是，董双成仍奏云和之笛，王子登仍弹八琅之璈，许飞琼仍鼓太虚之簧，安法兴仍歌玄妙之曲。四人更相迭和，络绎

不绝，果真是钧天广乐，余韵悠扬。众仙听之均是心旷神怡，不觉鼓舞起来。适蓝采和持觞进前与王母为寿，王母笑道：“久闻蓝仙善唱踏歌，今日正当行乐之会，何不为我一试，各适其意。”蓝采和答道：“小仙粗陋之歌，何堪入王母贵耳。”王母道：“蓝仙之歌本有深意，虽神仙中人难测其妙，何必太谦，请吐珠玉，吾当浮一大白，以答歌意。”采和无奈，走出庭前，扣衣盘舞，俯仰纾徐，手执云阳之板，颠狂跳跃，大踏步而歌曰：

蓝采和遵了命来唱踏歌，说的是大千世界能几何？
自来人生红颜一春树，好一似驹隙流光一掷梭。
古人既混混一去不复返，今人又纷纷而来世更多。
又说道朝骑鸾凤到碧落，将来要暮见桑田生白波。
眼见是长景明辉在空际，身在那金银宫阙高嵯峨。
当下的时人无不想云路，那知道云路无踪空抚摩。
我见那世间之人生又死，昨朝犹二八，如今七十过；
生为有胆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常如此，君今又奈何？
为人爱少年，不思有衰老，何不来白云深处听踏歌？
浩浩然黄河东流长不息，悠悠然混浊不见扬清波。
人人欲永寿，本志慕大道。
我欲乘白云，惟恐鬓发皤；
是以才谈玄，穷理明月夜。
我今有一襦，非绮复非罗。
借问你何色？不红亦不紫。
夏天做衣衫，冬天做被窝；
冬夏用常年，如是不变易。
逢四时八节，日月如流梭。
无事时跨鹤闲游一瞬息，独坐在高山之顶看银河。

今日逢王母圣诞兴佳会，奉懿旨率尔吟此一曲歌！
蓝采和唱罢踏歌，复归座位。西王母同了众仙不胜欢喜。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赛宝物群仙祝寿 敬仙桃五子夺魁

诗曰：

仙家变幻本无常，赛宝高歌唱道情。

硕大仙桃来紫府，内盛五子降红尘。

闲言不表，书接上回。且说蓝采和歌罢，王母与众仙大笑。王母说道：“此歌甚是高妙。”乃以大觥斟酒，亲自送与蓝采和，说道：“贤弟饮此，以答雅意。”看官，你想王母为西方尊神，与玉帝同贵，何以呼蓝仙为贤弟？列位不知，蓝仙乃赤脚大仙之后身，本与王母为同师道友，故身虽转世，不昧本来，其放荡不羁，任意玩游，仍不脱赤脚大仙之体态，王母推原其始，故以贤弟呼之，暂且不表。且说蓝仙见王母亲赐仙酒，口叫“贤弟”，心中实是不安，连忙上前双手接过，再拜玉阶之下，说道：“山野粗歌，有瀆清听，又蒙赐酒，何以克当。”谢为饮讫，起身归坐。众仙又推韩湘子唱道情一曲，湘子离席鼓笛唱之，笛音悠扬可称绝妙。众仙叫好。王母说道：“此曲逼真仙景。”乃命安法兴记而效之。于是，众仙各献所长，歌的歌、舞的舞，或变顷刻之花，或呈长春之草。李铁拐见众仙各呈技巧，不觉高兴，就显起他的神通，手托着葫芦，用手一拍，霎时之间别有天地，眼前的景物全然变换。只见有一戏园，初演的便是群仙祝寿；其次只有凤凰引着百鸟，走兽相随麒麟，飞翔跳舞于筵前；不一刻，又有四海龙王兴波作浪，率领水族鳞介前来祝寿。演罢，李铁拐用手一拍，葫芦收好，

幻景全无。王母见了心中大乐，道：“李仙的宝物真是不错。”众仙也称道非凡。王母又向众仙道：“想汝等众仙人人俱各有宝贝，何不趁此演试一会？”众仙见王母心中高兴，一个个也要显显自家的宝，众仙齐立起身来。早有那钟离老祖取出了一柄羽扇，献上王母。王母说道：“钟仙此扇有何好处？”钟离答道：“此扇煽火火灭，煽风风起，煽邪邪死，变化无穷；能化船过海，遮日掩月，收雾行云。”王母闻言大喜。又有张果老取了锡杖一根献上，说道：“此宝能担泰山，入水水裂，顶地地开，千变万化。”又有曹国舅献上拍板一块，说道：“此板一拍，三界通知，伏鬼捉邪，其妙无比。”又有吕洞宾把雌雄剑献上，说道：“此剑能飞万里斩灭妖邪，自会相寻，入水水分。”又有蓝采和献上花篮一只，说道：“此篮撒去空中，装尽世界。不论未熟之果，采入篮中自然成熟；人坐于篮内，诸人莫见。”又有何仙姑献上铁策篱一只，说道：“此策可能罩日月无光，摆动可以移星换斗，坐入其中人神莫见，水火不能相侵。”又有韩湘子献上渔鼓，说道：“此宝打动，天地昏暗，内可藏数万天兵，呼妖可入，跨之可以涉水登山。”王母闻言大喜，说道：“众仙之宝各有其妙，每人俱赐仙酒一觥。”八仙饮讫。王母又向众西方各位佛祖说道：“汝等佛门亦有异宝否？”当时有观音菩萨答道：“我佛家未有奇宝，惟这一座莲台尚称奇异，善人见了可以通慧知百世，恶人见了就变作刀山骇人，又能化刀化剑，邪魔不敢侵犯。”观音大士说罢莲座的奥妙，王母道：“此宝果然非凡。”又有南方教主普安老祖献上拂帚，说：“此宝若一拂，人飞去万里，妖邪无影。”北方玄天上帝又献上皂旗一柄，说：“此旗能卷天地人三界，恶鬼强妖一见化为灰尘。”又有东方青莲献上了一个钵盂，说：“此宝能藏兵马数万，随意变化千端，任人所欲。”众仙佛把

宝献过，王母心中大喜，说道：“今日多承众仙赛宝，真可是各极其妙，以广见闻。”即命玉女遍赐琼浆。众仙佛饮酒谢恩已毕，正然归座，只见仙童报道：“南极仙翁前来上寿，正在宫门候旨。”王母闻报，圣颜大喜，说道：“这个老儿今日又来凑趣，必定有希奇之礼，快请入来。”仙童领旨，传出宫门。

不多一时，只见南极仙翁身穿朝服，手执玉笏，来至王母面前，口称言道：“小臣南极仙翁前来祝寿，万寿无疆。”说完倒身下拜。王母座上开言，说道：“寿星老儿免礼，一旁落坐待酒。”南极仙翁拜毕，一旁坐下：“臣今日前来祝寿，落众仙之后，理当受罚，何敢再劳赐酒。”王母笑道：“寿星老儿说那里话来，你的职务事烦，天地人三界俱要走到，原不同众仙逍遥自在，晚到何妨。但不知老儿此来有何见惠？我此次所受寿礼，均非寻常之物。”即用手指八仙所献的寿屏，说道：“你看此屏如何？”南极仙翁抬头一看，说道：“此屏措词切当，一准是我大师伯老子的手笔。这一副寿礼，真是第一的了。小臣今日来此，并无别物，带了个数丈大的仙桃，前来敬献。”王母与众仙闻言，俱大笑道：“我等在上界所见的桃子，三千年一结实的就算头名，也莫有数丈之大，你这老儿是那里变幻出来的？”众人说罢大笑。南极道：“你们到底不知。这桃子乃三十三天上清紫霄宫，我因奉师父元始天尊之旨去到桃园，只见祥光缭绕，瑞气盘旋，特摘一枚前来奉献。”王母道：“紫霄宫鸿钧老祖那里，我也曾听见是有此桃，乃万年一实，但是未曾眼见。如今寿星老儿所说之言不错。”南极仙翁道：“小臣因想起王母今日圣寿，故禀明祖师，讨得一桃前来祝寿。祖师曾说‘王母合当有缘，此桃万年开花，万年结实，万年一熟，今日正逢桃熟，值彼寿期，可以破格赐你一颗前去。’小臣

故将仙桃带来，敬于筵前，以为金母添寿。”说完，回身向空中一招，只见白鹤童子押令四大力士抬定一枚大仙桃，果有数丈团圆，端端正正，供于筵前。王母与众仙佛无不喝采，说道：“从此又广见闻。”王母即命力士把仙桃分开，说道：“此乃祖师所赐，一人不可独享。”力士领命，手持金刀就要上前动手。南极子连忙说道：“你们暂且不要动手，这桃子的来历非是等闲。祖师言说：‘若要分食此桃，若用银金之器剖割，其味不鲜；况且桃中生有五子，金刀一割，尤恐伤残。’”王母道：“如此说来，有何法子可以分食？如若每人咬他一口，也不雅观；而且男女不好一同下口，要吃此桃颇为费难了。”南极子道：“祖师曾吩咐一法：若吃此桃，先把人数点好，后用玉簪画数在桃上，其桃登时如数分开，即放在玉盘之内，再与众仙同吃，其味极甘；更奇者，桃中之五子登时就要出来，各想夺魁元。”王母听说大喜，吩咐仙童把众仙挨次一一数好，自王母以及上中下三等之仙，共有四万零八千。王母便又把玉簪付于南极子。南极子接过王母玉簪，走至大仙桃边，一众仙童早把玉盘、玉盏罗列满地，好似一片玉地，照耀通明。南极子足起祥云，用玉簪在桃上划了四万八千的数目，其桃立时分开，一片一片的均落在玉盘、玉盏之中，惟有一个桃嘴独独张在王母玉盘之内。一众仙童、仙女忙个不了，分送与众仙佛面前。众仙佛一齐谢过王母，双手捧而食之，甘芳可口，直沁脾胃，交口称赞“好桃，好桃。”

正在这个当儿，忽听嗑呷一声，桃核分裂，内中跳出五个小儿，身穿五色之衣，有一稍大些的，左手中捧了一顶金冠，齐向王母行礼。起得身来，四个小儿围绕着那个大些的小儿夺那顶金冠，那个大些的小儿不敢怠慢，左手高擎金冠，右手招架四个小儿，不令他夺去。那知四小儿见夺不得金冠，四人使

了一个眼色，就分为四处：一个抱住他的左腿，一个抱住他的右腿，一个攀住他的右手，一个爬上他后背，就要夺取他的金冠了。谁知那个大些的小儿着了急，他用力把两足一伸，右腿的小儿早已仰倒在地，左腿的小儿卧睡在脚跟，又把右手一摔，身子一转，那两个小儿也跌在尘埃，引的一众仙佛大笑。王母更是心喜，暗想：“这五个小儿真是有趣，但不知谁能夺得金冠。”正想间，只见四个小儿一齐跳起，笑吟吟的又向前去夺。将要到手，只见大小儿已把金冠戴在头上，把手两下一分，跳下昆仑，下凡去了。四小儿也就驾云随后追去。五人便一齐下凡，大小儿脱生为梁灏，大魁天下，四小儿亦皆同榜。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再说王母见五子下凡，便对南极子道：“老卿，你献桃有此一番乐趣，不可辜负了你这盛意。”说完，便吩咐嫦娥：“前去敬酒，歌舞霓裳一曲。”谁知倒惹起了思凡之意。欲知以后如何的思凡，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大歌舞嫦娥敬酒 醉八仙过海遇妖

诗曰：

昆仑高处有青苍，玉体还分献寿觞。

饮罢更怜双袖舞，满身新带五云香。

且说王母命嫦娥歌舞以侑众仙之酒，众仙领赐。嫦娥便步下瑶阶，但见头戴翠花冠，身穿白绣服，璎珞锦云肩，翠羽大舞裙，轻飘长带，向众仙打一稽首，口称“献丑”，就袅袅舞起。两旁又有八仙女各着白衣红裙奏乐助舞口唱霓裳之曲，清高婉转，感人心魂。且看嫦娥舞得是罗绮缤纷，好似一朵红云；

步法安祥，长带轻拖，天花乱落，彩袖分扬，宛如那迎风的萋萋翩翩翻叶上，举袂向空如欲去，回身侧度无方；盘旋跌宕，花枝招展柳枝扬，体态姣柔，鸾笙象笛音飘荡，正合着霓裳之曲度新腔。众仙见了个个喝采，说道：“嫦娥之舞妙哉！”众仙称赞，有诗为证：

宛若环凤迴瑞雪，恍如飞燕游真龙。

此曲祇应天上有，人间自是不相同。

王母见众仙称赞嫦娥之舞，心中大悦，忙又传下懿旨吩咐嫦娥，“难得今日众仙佛齐集，你等可再至每人面前敬酒一巡。”嫦娥领了王母之命，便手执金樽往四下一看，见有四万八千仙佛之多，“若每人各敬一杯，岂不烦难。”正在思想，南极子早已看透他们机关，忙起身向王母奏道：“今日仙佛之人太多，叫他们每人亲去敬酒一杯，恐难周全，到不如叫他单敬各领袖罢了。”王母道：“寿星老儿说得极是。”便叫他敬东西南北各领袖之仙佛，“惟有这上八洞神仙位至尊贵，是要每人亲敬一杯才是。”嫦娥听得王母如此吩咐，心中甚是大喜，连忙先到王母之前，把酒斟上。王母便端起玉杯一饮而干。嫦娥又向东西南北四教主把酒敬上，四方教主便领了，众仙佛一齐陪饮。嫦娥又转身走至八仙的筵前，只见那南极老仙翁坐在中间，余者分坐两旁。吕洞宾因爱阆苑的风景，坐在筵前之横头，以便看看仙境。嫦娥先与南极子斟酒之后，依次就与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韩湘子、何仙姑、曹国舅俱各斟了，末后才至吕纯阳的面前。纯阳手执大觥，令嫦娥与他斟酒，一饮而尽。连进三大觥，纯阳已有醉意，又令再斟。嫦娥示以酒尽，不觉向他微微一笑，意思是笑他不知足，饮尽一壶，尚要求添。那知他这一笑，倒把个吕纯阳引的神魂飞荡，不由自主。细看这嫦娥，生得不比寻常，未免动心，用手挽了嫦娥之袖，

说道：“前者观卿之妙舞令人消魂，今又蒙赐玉液，不可不报。”说着便呼：“徒弟那里？”椿精走上前来，口称：“师父呼唤，有何法旨？”吕纯阳道：“你可把我的上等琼浆斟一杯来。”椿精领命，手执玉壶，就吕纯阳手中满满的斟了一觞。纯阳醉眼歪斜，手拉嫦娥，把金觞一举，微微含笑，向嫦娥开言说道：“仙卿，我这有琼浆一盞，请卿慢慢而尝，休留残滴，以表我酬谢你之意。”嫦娥见纯阳把袂赐酒，当着众仙面前，连忙推辞说：“承吕仙亲颁玉醴，何以克当。”吕纯阳闻言又看他一眼，模样实生得好。只见他那言语推辞，真有万种风情，侥倖得今日得他前来敬酒，心中一时胡思乱想，便用手拉住嫦娥衣袖不放。羞得嫦娥摔开了他的手，脸上飞红，捧了玉壶走开。登时李铁拐看见他二人情景，不觉心中生怒，说道：“酒能误事，洞宾已失仙体。嫦娥进酒轻狂，凡念已动，理该下凡应劫。”西王母座上一听李铁拐之言，就知嫦娥劫数已到，吕洞宾也要下凡受那人间风尘之苦，度脱众生。此是天意，本不能强。乃命黄巾力士立押嫦娥到凡间投胎。嫦娥那里肯走，当有南极仙翁说道：“也罢，那里不是行好，待我送你一个大好的去处，虽是降下凡尘，不脱仙籍。只要你到了凡间不昧本末，劫数满了仍归仙班。”嫦娥无法，只得同了南极仙翁降凡。南极子辞别王母，别过众仙，带领嫦娥，驾起祥云，来至河南洛阳县百草山前白家村内。

村中有一得道仙人，姓白名富贵。夫人姚氏，原是多年花妖得道。夫妻二人卖药为生，意欲修成真仙。姚氏正然怀孕，十月满足，正要分娩。南极子在空中一看，向嫦娥言道：“此人虽是花妖修道，乃是积善人家。你去他家投胎，三日之后我却点化于你，千万不可失却本来面目，以待他日吕仙至时，即可同他再返天宫，重列仙班。切不可留恋红尘，再出邪念，以

致墮落，自取其罪。至要至要。”嫦娥听了南极子之言，正要回答，早被南极仙翁一掌推下了云头，竟往白家而去。

话说这日姚氏正在分娩，白富贵在堂前焚香祝告上苍：“保佑夫人身体安泰。”不多一时，丫鬟报出堂前说：“夫人产下了一位千金小姐，大小均已平安。”白富贵一听，心中甚喜：“虽然是女，只要大小平安，便是好的。”便连忙拜谢了天地，走入房来。

只闻得一阵异香扑鼻，又见满天的祥云瑞气，就知道此女来历非凡，听得哭声清亮，急忙走去把他抱起，仔细一看，生得果然是好，面白如玉，五官端正。只是白富贵抱了，仍是不住哭声，又把两小拳紧紧攥住不放。白富贵本想与他伸放，又怕他手嫩把他伤了。姚夫人心想：“此女两手拳住，是何原故？”夫妻正在无法可想，忽见丫鬟入来通报，说：“门外来了一个年老道人，口称要见主人，有事相告。”白翁听了，自己原是修道之人，不敢怠慢，连忙跑出大门，见一年老道人，皓首童颜，知道不是凡人，即忙施礼说道：“白某不知老师下降，有失远迎，望祈见谅。请入里面待茶。”

这老道人忙还一礼，说道：“岂敢。”遂同入内，来至厅上，分宾主而坐。白翁问道：“老师何处名山？如何称呼？来此有何见教？”老道人道：“贫道从玉虚而来，特送令爱前来降生，内有古记为凭。”白翁道：“未知是何古记？”老道人道：“此女生下善哭，两手拳曲不能自伸，须得见了我为之伸理，方可自由伸张，不然恐一世要拳曲的了。况此女左手掌之内有一个牡字，右手掌之内有一丹字，就是他的名字，不必另起别名。”白富贵听了，急忙入内把女儿用绵被包好，抱了出来与老道人观看。却也奇怪，此女见了老道人，哭便止了，反嘻嘻而笑。老道人接过他两只小手，为之抚摩，说道：“伸伸

伸。”果然两只小手就伸开了。白富贵一看，掌中果有那“牡丹”两个字，心中甚是惊喜，连忙拜谢老道人，转眼间道人已驾云而去。细细一看，好似南极仙翁。他急忙拜倒尘埃，说：

“弟子不知驾临敝舍，许多冒瀆之处，望乞恕罪。”南极仙翁在云端说道：“白富贵，这牡丹女原是嫦娥降世。待他长成，务令他修心学道，不昧根本，劫数满后，仍回天宫。你夫妻将来也得同升仙界，切不可令他出于邪教。”白富贵在下连连的答应，南极子便自去了。按下牡丹之事。

再说众仙见纯阳酒醉失礼，南极子已领嫦娥降世，众仙佛各各辞谢王母，同下昆仑。李铁拐率领七仙，也就起身。王母命玉女相送八仙出宫。八仙别后，各驾祥云。正行之间，猛然抬头一看，忽见东海白浪滔天，风波括地，浩浩荡荡，一路无涯。吕洞宾趁着酒兴，说道：“众位道兄，久闻东海广阔，其中蜃楼海市，时出时现，不如今日乘此东游，以观其景如何？”李钱拐道：“可以一看。”张果老连忙止住，道：“不可，不可。今日大众各有酒意，况且纯阳醉而失礼，此去又恐再惹他事，那时悔之无及。不如改日再行看罢。”吕洞宾说：“我等正可乘醉入海，历此险关，以验各人道行深浅。”汉钟离道：

“既然如此，大家同去，他日人数不易齐集。今日游兴既起，况且龙华会又在途间，便从此往游东海，偕赴龙华会而返，岂不一举两得？”采和等四人皆说“愿去”，便同驾祥云，一直望东海而来。不多一时，来至东海岸边停下云头，只见潮汐汹涌，波浪惊人。

洞宾说：“众位道兄今日来此东海，若是驾云而过，不见上八仙的本事。试以一物投之水面，各显神通，履之而过，看是谁先到得彼岸？”七人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李铁拐便先把铁拐投入水中，自立其上，飘然而渡，乘风逐浪如履平

地。汉钟离亦以拂扇投水而渡。张果老以纸驴投水而渡，吕洞宾以箫投水而渡，曹国舅以拍板投水而渡，韩湘子以玉笛投水而渡，何仙姑以竹策篱投水而渡，蓝采和以花篮投水而渡。谁知这一过海，就惹起些事来。暂且不表。

再说东海有个白蟒精，他本是东海龙王的义女，修炼已有万年。这日正在水晶宫闲坐，忽见水面一派亮光，照得海底通明。女蟒精心想，不知何故，吩咐虾婆快去看来。虾婆得令，来到海面一看，原来是八个道人，每人履着一件宝贝在水面而行，所以放出毫光。他就急忙回宫报知。白蟒精听见道人俱各有宝贝，暗想：“我久住龙宫，虽有宝物，从未见有这宝毫光之大，不免带领兵将前去，抢了他的回宫。”便立时传了虾兵蟹将、鳖元帅、龟先锋、鲤鱼将军、海螺军师，一同来到水面。只见宝贝毫光照得满海通红，七个道人哈哈大笑，把海而过；惟有蓝采和脚踏花篮，在后而行。白蟒精见了好不心喜，况那蓝采和生得年轻貌美，所踏花篮之宝现出五彩毫光，暗想：“这件宝贝真可算第一，我不免先劫其人，并可得其宝，回得宫中，然后与他成亲。”便吩咐众水卒一齐动手。要知他如何能劫此宝，下回分解。

第五回 吕纯阳下海救友 汉钟离发牒檄龙

诗曰：

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

乾坤许大无名士，疎散人间一丈夫。

且说书接上回，那白蟒精看见蓝采和年少美貌，意欲劫去成亲，兼爱他的花篮毫光万道，知是奇妙之宝，乃令手下一众虾

兵蟹将上前夺取花篮，连采和一齐架入海中。白蟒精将采和囚于别室，令虾婆前去提亲。采和大骂，伸手一个掌心雷，把虾婆打死。白蟒精闻报大怒，自己来至密室，硬要与采和成亲。采和仍是大骂，正要施展法术，白蟒精早已把口一张，吐出一口毒气把采和喷倒，人事不醒，回身走至龙宫，把花篮取出一看，内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树，奇珍异宝不知其数，照得满室通明如添日月，心中大喜，即命设宴庆贺，不表。

再说众仙登岸不见采和，等了一会仍不见来，互相诧异。铁拐李道：“此必水中有怪作弄，当快寻之。”张果老道：“吾谓酒后不宜遣兴，今日果有此事。”汉钟离谓吕纯阳曰：“此事是你创议。如今采和已失，须当你去寻找。我等先至会上相等。”吕纯阳听了钟离之言，回身复到海边，带领椿精各处皆已寻到，不见采和影踪。纯阳屈指一算，知采和被困密室，乃高声大叫：“水中妖怪快把采和送出，不然放火烧干你海！”有巡海夜叉忙报与白蟒精得知。白蟒精听报大怒，来到海上说：“那里来的野道，敢在此口出狂言！”洞宾道：“吾乃上仙纯阳子，因我道友采和误入你海中，好好将他送出，尚可免你一死。”白蟒道：“我今不把他送出，你有何法？”洞宾道：“你若不送出来，我要放三昧真火烧干你的海水。”白蟒喝道：“汝可速回，免得遭擒出丑。”吕纯阳大怒，拔出了宝剑来斗白蟒精。白蟒精一见，连忙躲入水内。洞宾一见白蟒精入水，心中大怒，就把他的烧海金钱投入海中，霎时化作千百金钱，把海水烧得通红，如滚锅一般。白蟒精带了水族，倒退数十里，避于别宫。

洞宾领率椿精，手叠水火剑诀，走入海中一看，静悄悄并无一人。寻至密室，只见采和闭目垂眉而卧，洞宾知是他受了蟒精之毒，即命椿精把他背负在身，一同出海，来至龙华会，

见了一众道友，把采和放下。

众仙见他受毒，钟离忙把仙扇将他搨了两搨，采和猛然惊醒，抬头一看，见众友皆在，采和潸然流泪。众仙问道：“你如何被擒？”采和就细说了一遍，左右一看不见了花篮，遂向众仙道：“不才虽蒙吕兄烧海救还，花篮尚在龙宫不得复出。自念身列仙班，谓将逍遥自在，不意今日无故被擒，受尽耻辱。伏望众友为我复仇。”众仙皆怒。铁拐李道：“水族小妖何得如此无礼？众友不必用力，凭我这葫芦把他这海水汲干，涸死一众水族，不愁不有花篮。”张果老道：“不必如此。据我看，这白蟒精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擒我道友，劫取花篮，本应歼灭，无如你我修行之人慈善为本，万不可起下杀心，虽白蟒有罪，若汲干海水，岂不连累众水族无辜受害。看来此事原因纯阳而起，还得要他往海中走上一回。”纯阳听了，心中有点不服，说：“前次说是我起的意，我已把人救出。如今这事，又要推在我身上。”铁拐李道：“你不必争辩，根由实是酒醉获罪嫦娥而起，故使你略受一些劳苦。”汉钟离道：“万事皆有天数，你速去为是。”纯阳正要分辩，只见蓝采和开言说道：“吕兄若不发议赛宝，倘是驾云，何能失去花篮。吕兄如执意不去，我与你同至玉帝之前面诉而去。”纯阳听了采和之言，心中好气，只得领了椿精再到海边，大叫索取花篮。夜叉闻得，连忙又去报知白蟒。白蟒道：“此子又来。前者出言无状，且烧吾海，我一时避之不及，被他把人劫去。今复来此取宝，如此大胆，我当点兵擒之。”即令虾兵蟹将带领三千水族，上岸来擒洞宾。洞宾令椿精与他接战数合，椿精力气不佳，正在要败，洞宾把宝剑抽出，向空一抛，大喝一声，早把蟹将斩了数员。一众水族簇拥众虾兵均要逃走，又被椿精截住杀了无数。败兵报知白蟒精。女妖一听大怒，急令鳖元帅、龟先锋率了十万妖

兵来战洞宾，自己也结束停当，带了随身至宝，前来接应。这龟先锋领众到了海岸，来会洞宾。洞宾把剑一摆，向前力斗，椿精亦挺身厮杀。忽见鳖元帅把两柄瓜槌一摆，海中十万兵将一拥而上，把洞宾、椿精围在垓心，一时冲突不出，心中着急，连忙把剑抛入空中，化作千万把剑从天而下，杀得四面围兵鲜血淋漓，死者无数。二人冲至阵前，正遇白蟒接应到来，把枪一招，妖兵复又围上。洞宾力战不能得脱，又把飞剑抛起，看着那白蟒精斩了下来。白蟒精一见，那敢怠慢，从身边取出小旂一面，朝那宝剑摆了两三摆，那剑在空中飞舞不能下来。洞宾一见，心中着急，又把烧海金钱往海中一扔。白蟒精取出避火珠，霎时海水冰凉。洞宾一见，口说“不好，我一人如何敌得过众妖？”正想之间，只见椿精被擒。洞宾连忙使出障眼法，把徒弟救了，驾云而走。白蟒精见吕洞宾已走，收兵回到水晶宫，不表。

再说洞宾救出徒弟，驾云而走，垂头丧气的来到龙华会上，把那交战之事，与众道友说了一回。铁拐李仍是要吸干海水。张果老道：“前已说过，作恶只是白蟒精一人，不可连累众生。这白蟒精无非仗着他那秽布小旂之凶。我等乃修仙之人，是要洁净，不如叫东海老龙王去擒他。”众仙说：“此计很好。”钟离便把檄牒发行，霎时飞入东海龙宫。

这日东海龙王坐在宫内，忽见鲤丞相走上殿来，手捧檄文呈上，说道：“今有上洞八仙因赴蟠桃大会醉过东海，被白蟒将蓝仙采和劫去，并抢去八宝花篮。幸有吕仙纯阳子大展神通，把蓝仙救出，八宝花篮尚在白蟒那里。吕仙二次前往取讨，白蟒大兴妖兵，与吕仙交战。吕仙屡施法宝，俱被秽旂挡住，不能取胜。铁拐李仙大怒，要用水火葫芦吸干海水，如此一做，就连龙王亦多不便，况且连累无辜。张仙讲情，特檄龙王发兵

擒蟒，献出花篮，不可有误。今有法牒在此，望大王速速施行。”东海老龙听了，接过法牒，叹了一口气道：“丞相知道么？自从这白蟒来至东海，闹得水府俱不得安，本王虽与他见过数仗，终不能胜，亦是无奈。只得把水晶宫让了他住，认为义女，这才相安无事。如今他又得罪上仙，作孽更大，仙牒虽然到来，我那里是他对手呢？望丞相与我如何设法。”鲤丞相听了龙王之言，本是战他不过，一时也是无计可使。虾军师在旁说：

“女妖霸占龙宫，胆敢擒捉上仙、劫取法宝，倘若八仙奏闻玉帝，说是大王的义女，大王亦就耽罪不起。依我之见，不如去见八仙，面诉其苦，求八仙去请天兵捉妖。趁今龙华大会，各处俱有仙佛神人到，必有能人下界擒捉白蟒。那时澄清水府，大王仍可水晶宫居住。”龙王道：“军师之言，正合我意。”

随即起身换了衣衿，要到龙华会去见八仙，陈说白蟒利害，求八仙请神捉妖，以靖水府，复回水晶宫。当有太子上前说道：

“父王去到龙华会，见了上洞八仙，只可说白蟒女妖利害，不可说认为义女，自取其罪。”龙王道：“吾儿幸早言及，不然若有一言洩出，岂不是自投法网。那八仙认真向我要起花篮，如何是好？前次认他为义女，实因战他不过，被他逼勒迁居，暂安目前。原期俟有机会再作复仇之计，如今正可借此求恳八仙大显神通，除灭此妖，实是我的本愿，那里还能再顾及义女的一层。”便吩咐太子：“好生镇守水府。”又叮嘱鲤丞相、虾军师带了两个兴云布雨的童子，一同出了水府。太子率领众臣，送至海岸而别。

龙王领了两个童子，驾起青云，一直来到龙华会上。看了看，八仙正在一处，或下棋或吃酒或谈心，惟有采和因失了花篮，闷闷不悦，洞宾师徒坐在一处，也似心中有事，愁眉不展。龙王看罢，就按下云头，走上前去，说道：“众位仙长请了。”

众仙接着抬头一看，见是东海龙王来到。钟离道：“龙君请坐，不知可曾见到寻花篮之牒文否？”龙王道：“上仙牒文虽接到，无如此妖非常利害。”便从头至尾、如此如彼的诉说了他这一番苦楚，“奈我力量实是不能胜他，恳求上仙代奏天庭，请这龙华会上神将前去捉拿白蟒，讨取花篮。”钟离听了，大喝道：“好一个奸刁老龙，那白蟒你已认为义女，何得如此推脱，我若不念你是出于无奈，立刻就要把你擒到玉帝之前，再行发落。”吕洞宾在旁又连忙接口开言。要知所说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龙王亲赴龙华会 纯阳求助二郎神

诗曰：

传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式愿相逢。

自言住处连东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话说吕洞宾在旁听得龙王这番诉苦之言，不能制伏白蟒，必须奏请天兵天将方可擒捉，自己一想：“这事倘若闹得玉帝知道，那时追本穷源，自己也就不是，不该醉后过海，惹出这一场灾祸。历想众神将之中，惟有灌口二郎神杨戩神通广大，本事非凡，可以除此女妖；而且二郎与我至好，我何不前去请他来除此妖，免却多少周折。”想罢，便向钟离道：“老师不必怒责龙王，他有多大能力除此恶妖。弟子想来，也不必奏知玉帝，要除此妖，有如反掌。那时，花篮、龙宫均可复回。”钟离道：“若不奏请天将，何人能除此妖？”洞宾道：“要除此妖，我想去到灌口请出二郎真君前来，必然马到成功。”张果老一同众仙俱说：“此计大妙。一不惊动玉帝，二可得回花篮，三可免去龙王失守之罪，然此事又非纯阳自己去走一趟不可。

你与二郎本有交谊，前去一请，必不推却，一定领兵前来，灭妖必矣。”龙王闻听众仙之言，也就怂恿洞宾前去。洞宾也知此差非自己前去不行，并不推辞，立刻别了众仙，驾起祥云，前往灌口而行，要请二郎真君降妖。

一路上，自己想起：“只因酒醉瑶池，连累嫦娥被贬下凡，不知在那家脱生？以后我必要度他脱离红尘，回返天宫。”正走之间，只见一派红光阻路，他便拨开云头往下一看，到了洛阳百草山白家村。便住了云头，仔细一观，但见这村中多是修道之人，虽放红光尚带些暗气，原来俱是百草之妖修成气候，好在俱是正心向善，不曾误走旁门。又有一家，瑞气更多。正看间，只见出来一个女子，不过十六七岁，好似那里曾见过的。忽然想起，正与嫦娥面貌相同，心想：“待我完却公事，一准再来度他回返天宫。”正要动身，忽听见有人叫声：“白牡丹，你替我进去，说我们家要请白先生有话说。”这吕洞宾方才知知道，这女子名字叫做白牡丹。他便记在心中，催动云头，直往灌口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龙王在龙华会上，见吕洞宾亲自去请二郎真君前来降妖了，就别了众仙，回到东海，点起兵将，预备把守各处要口，以防白蟒败阵逃走。那知回到东海，远远就听战鼓齐鸣，大有杀伐之声，心中犯疑，“这是那里厮杀？”及至近前一看，乃是大太子、二太子二人双战白蟒，正在难解难分。龙王上前喝住，道：“自家兄妹为何如此相争？还不快快住手。”白蟒一见龙王，怒目相视，说道：“继父，你因何听信谗言要与女儿作对？所以女儿特来领死。”龙王道：“此话从何说起？我不明白。”忙问太子道：“你们如何与义妹相争起来？”太子道：“父王去后，白家义妹带领兵将前来，直向孩儿询问，说父王如何上天启奏玉帝，派请天兵天将前来擒拿与他。孩儿回说父

王没有此事。他心中不信，要面见父王。孩儿又向他说，父王因有事上龙华会去了。白义妹一听父王不在宫中，他以为果是上天启奏玉帝。孩儿再说，他也不信。因此他便与孩儿们交锋起来。”老龙王听了太子这一番之言，回头便叫声：“义女，你看我浑身乃是便服，那能上天面奏玉帝，实是到龙华会去的，与众道友相会，这本是常事。你如何见疑？”白蟒精一看龙王果是便服，心中一想：“只恐怕当真没有此事。”便连忙叫声：“义父，不是我前来妄动刀兵，只因巡海夜叉前来相报，说八仙有牒檄到龙宫，说要义父发兵把我捉拿。故而误会。义父既赴过龙华会，想必与众八仙相逢，可曾提及我的这些事么？”

龙王道：“义女，你若不问，我也正要告诉汝。此回义父去到龙华会上，见了众八仙方才叙礼，那知那铁拐李向着为父怒目。”白蟒精道：“这个恶道如何发怒？”龙王道：“只因为父见了牒檄，假装不认识于你，故意到龙华会去探听他们的口气，谁知铁拐李一见为父，便喝道：‘老龙知罪么？’我说：‘小龙不知身犯何罪，望上仙指示。’铁拐李道：‘你认白蟒为义女，劫去蓝道友强逼成亲，抢去八宝花篮，多亏吕纯阳把蓝道友救出，花篮仍在龙宫。你若叫义女把花篮快快送出，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等面见玉帝，奏你有通妖之罪，削去龙王之职。’那时为父不能承认，只得分辨：‘不但没有这个义女，并且没有听见抢夺宝之事。’钟离说：‘有也罢，没也罢，如今不必强辩。你且回去查查看，或者水中另有别怪把花篮劫去，你无力量讨回，我等自然另有神通擒捉此妖，得回宝篮。’为父听他如此说项，只得回来，正要想把你请来，问一个明白。若果有此事，快把花篮送回于他，两下修好，省却多少的是非；况那些道士是不好惹的。”白蟒精闻言，说道：“义父，只因女儿这日正坐在宫中，忽见海水通明，大放毫光，便差夜叉去探看，回报

‘八仙每人脚下踏着一件宝贝，逍遥过海。’我便前去观看，七人已过去，惟蓝采和足踏花篮在后。女儿不合动了凡念，见他人物秀美，想与他结为夫妻，便命水兵上前，把他劫回宫里，叫虾婆前去提亲，允与不允，乃是平常。修仙之人慈悲为本，他不该把虾婆打死、故此女儿才动了气，把蓝仙囚于密室，劫取花篮。不多时来了吕纯阳，女儿出去与他相见，他不分皂白，口出狂言。女儿才得与他抵抗，不料他使烧海金钱，被他烧得海水通红。女儿一时措手不及，只得搬出水晶宫，退出四十里，方免火灾。他便趁此把蓝采和救去，次日又来讨取花篮。女儿此回预备好了，那里怕他，他与女儿相斗不分胜负，后来兵将齐上，才把他败走。正想前来知会义父，怕他勾了人马前来复仇，求义父助女儿一臂之力，那知义父反被檄文调去要与女儿作对，故女儿前来领罪。大兄也不说明情由，因此相争起来。但此事已成骑虎之势，义父何以教我？”龙王说道：“你我如今既成父女，凡事当依我之言。那八个道士神通广大，不是好惹的，依我之见，你快把花篮交于我，我去到龙华会还了蓝采和，与他讲和，两下息争。你意以为如何？”白蟒道：“女儿既已作此事，就不怕那些道士难惹，要想花篮，只怕不能。说到相争，他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他，但求义父不要助他，女儿就感激了。”龙王道：“你如此不听我言，只怕后悔无及。我乃是有职务之人，惟上仙命令是从，虽不助彼，亦不能帮助你，只可中立。”白蟒一听龙王说出中立之言，登时怒气上冲，说：“义父既说此言，想必与八神仙私下相通，要把女儿擒捉，保你这龙王之位。”龙王恐怕白蟒翻脸，战他不过，连忙说道：“义女不必性急，待我说你知道，想我兄弟四人俱受上帝勅令，岂敢与正仙相抗？若是他上天奏明玉帝，说我助你，我如何吃罪得起？我只好暗中相助，决不敢明与他们交兵。”白蟒听言，

知龙王乃是脱身之计，便说：“义父如此薄待于我，可算是冷心肠了。”正要翻脸，只听得人喊马嘶，龙王知是吕仙请来二郎已到，便抽身与太子藏入龙宫。白蟒精望空中一看，来了许多的天兵天将，他就不敢怠慢，便即调兵点将，预备对敌。这龙王也就大点水兵：“暗下分守各处要口，倘若白蟒败走，不要放他过去。”众水兵暗地领令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这空中的天兵天将，原来是吕纯阳去到灌口请二郎真君前来擒捉白蟒，只因在洛阳百草山遇见了嫦娥的后身白牡丹，耽搁了一回，不免催云前走，到了灌口，适值二郎真君带领梅山七圣前去征伐蚩尤去了。纯阳无法，只得复驾祥云来至真君营盘，正好真君已把蚩尤征下了，领了大兵，方欲凯旋。纯阳按下云头，报名求见。二郎听了，连忙相迎纯阳入内，便说道：“不知吾兄来至行营有何见教？”纯阳就把蟠桃会上吃酒大醉以及过海惹祸，遇了白蟒妖劫去蓝仙以及花篮讨取不回，以致动了杀戒，女妖神通广大，“弟等不能取胜，特到灌口恳求杨兄下山相助，那知又值远征，故而来此相求。如今这女妖仍占住龙宫，花篮亦流落水府，只无奈他有一面秽布小旗十分利害，宝贝不能伤他，龙王也无可如何，本想上天奏明玉帝，请兵捉拿，奈尚有一段隐情，故而来求杨兄帮助一臂之力，倘得捉得女妖，讨回花篮，则感盛情不浅。”真君道：“好个大胆白蟒精，竟敢在东海如此胡行，弟本要上天缴旨，路过东海正可捉妖，道兄可先回龙华会相等，弟即随后起兵。”纯阳便谢别了二郎真君。二郎真君就传下命令：“众兄弟带领人马，齐赴东海擒捉白蟒，以清水府。”七圣领命令，带了人马，浩浩荡荡望东海而来。不多一时，已到东海地面，真君吩咐在海岸扎下营盘，命常昊去下战书。不知后来胜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初交锋七圣失利 发弹丸二郎施威

诗曰：

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

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却说二郎真君差常昊到水府去下战书。常昊到得海边，大声叫喊：“汝等水怪听真：今有灌口杨真君领了天兵天将，前来捉拿白蟒女妖，叫他快快出来受缚，免其一死。”说罢，把战书投入水中。早有夜叉接过战书，跑至水晶宫报知女妖：

“今有杨戩差人前来下战书。”女妖接了一看，批准明日决战。夜叉捧了战书来至水面，交于常昊。常昊回至营中，呈上。真君看罢，吩咐一众兵将：“次日预备迎战，各要小心。”又向七圣说道：“闻得白蟒有秽布妖旗，十分利害，若能对面之时先把此旗盗来，然后捉他，便不难也。”朱子真一旁说道：

“且待小将入海暗探白蟒动静，伺便盗他妖旗，请令定夺。”真君道：“你去取他的妖旗，须要小心。”朱子真答应一声，得令而去。来至海边，摇身一变，变了一个海猪，投入海中而去。

再说真君见朱子真入海，随又发牒文叫东海龙王领兵防守各隘口，“如走了白蟒，军法从事。”这时龙王那敢怠慢，分派已毕，即往营中参见真君，诉说女妖白蟒一切之事。真君道：“白蟒的原委我已皆知。你如今可统领水兵各处把守，倘他有甚动作，暗报我知。擒妖之后，你便可以将功折罪。”东海龙王听说，连忙叩别真君，回到龙宫，与二子说知就里。于是父子三人领了水兵，日夜巡查不息。这且不表。

再说那白蟒精自批发战书之后，点集水族一众虾兵蟹将、鳖元帅、龟先锋等，说道：“今有吕纯阳前去请来二郎杨戩与我作对。今扎营海岸来下战书，我已批了明日决战。但这一个不但武艺超群，而且变化无穷，不可轻敌。汝等有何妙计可以取胜，使他不致正眼窥视。”鳖元帅说：“他今列营海岸，不若攻其不备，今夜先发水淹他一次，明日再为尽力同他厮杀，各显神通，那怕他善于变化，必要生擒了他及七圣，就舍了这里龙宫，前去占他灌口，何等不好。”白蟒妖大喜，说道：“元帅此计甚妙。”一言未了，只见一个大嘴鲇鱼精上前说道：

“宫主不要怕那个杨二郎以及梅山七怪，且待我今夜前去一口就把他们吞下肚中，还不够我一顿宵夜呢。”那知朱子真正变了一个海猪伏在一旁，听得这鲇鱼精口出大言，心中怒不可遏，把身子往前一纵，张开大口，早把个鲇鱼咬为两段，登时水府之内就大乱起来了。只见白蟒妖大声喝道：“这个奸细好大的胆，竟敢来至水府行凶！”吩咐虾兵蟹将一拥上前，把这朱子真擒捉，上了法绳。白蟒妖便叫带了过来，众水兵便把朱子真带上。白蟒妖骂道：“你这该死的东西受了何人指使，竟敢私自来到水晶宫内窃探我的军情，罪已不小，尚敢暗伤我一员大将。你是什么人？快快把实情招出，饶你一死。”朱子真便大骂道：“我乃朱子真，就是梅山七圣之一，如今随了真君，前来捉拿于你。我因奉命来探军情，见这鲇鱼怪口出大言，故我生气，把他性命伤了。”白蟒妖一听，心中大怒，骂道：“你这乌猪精，想你当日被杨戩已是收伏，今日尚敢到我面前称雄，令虾兵与我牵出外面斫了。”虾兵一声“得令”，拥上前来。朱子真道：“不劳众位费神。”只见他身子一缩，已无踪影。白蟒妖与众水族见了，甚是惊异，说道：“不料梅山七圣有如此神通，我们这次只怕要逢着劲敌了，这便如何是好？”说罢，

大众闷闷不悦，一众水兵也是个个心惊。鳖元帅道：“且不管他劲敌不劲敌，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今晚先去淹他一场，再来与他交战以决雌雄。”龟先锋道：“元帅之言有理。我想杨戬与七圣虽有广大神通，只怕他未必能知水性，即此一端亦可胜他。宫主再祭起水火日月珠来，把他这些天兵天将均行打死，杨戬纵有本领，也就是独力难支，又何惧哉。”众水族齐声说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今夜同去发水便了。”鳖军师道：“且慢欢喜。我怕朱子真在此暗探军情，发水之事今已经知道，现在他已回营，必定告知杨戬，已作准备。前去发水，只怕是劳而无功。”白蟒妖道：“如此还有何法可以挫彼锐气？”鳖军师听了，正要开言，只见夜叉进来报道：“真君之营四面起了一道土岭，数丈之高，纵有大水，不能侵入。”鳖军师道：“我言如何？可是他已有准备了。”白蟒妖听了，心中不悦，便又叫声：“军师，如今他既筑了土岭，大水不能侵入，还有别法可以挫他锐气么？”鳖军师道：“二郎杨戬变化多端，与他交兵怕难取胜。他如今地下已有了准备，我等可到半天大施冰雹，把他天兵天将打乱了，然后领兵再劫他的营盘，给他一个措手不及，定然取胜。”白蟒妖听了，心中大喜，登时就传下将令，命猪婆龙领了水族，去到真君营盘之上去施冰雹，至少也要落有数尺之深；又令龟先锋与鳖元帅领兵力攻他的土岭，攻破之后，把水淹他。传令已毕，自己全身披挂，领兵前去接应。众人领命令，等至三更时分，各自暗暗出海，只见真君大营正在海岸，众妖即便作起法来。一时之间，磨盘大的冰雹自天而下，海中之水如山而立，俱往杨戬营中而来，那知道这杨戬早已预备。真所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话说杨戬在营中把老子赐他的太极图张挂营上，冰雹未及

到营即化为水，泄于营外土岭之下，海中出来之水也及到土岭之半，莫想一点侵入营中。白蟒妖一见大惊，心想：“不好，杨戩果然神通不小。彼乃肉身成圣，究非散仙可比。”于是把心一横，率领一班水妖怪横冲直撞，费了半夜的气力，仍是劳而无功。白蟒妖只得收兵回到水晶宫，与鳖军师商酌道：“杨戩这些神通果是不小，我等白费半夜工夫，只怕明天交兵不能取胜，军师有何妙计？”鳖军师道：“杨戩是玉鼎真人门下，素号知兵，况且又有梅山七圣相助，似不容易取胜。只可明天交战，我等分兵四路，军中设令旗一面，摇动之时四面齐出，可以胜敌人矣。”白蟒妖点头称善，即令鳖元帅领五千水族在左，龟先锋领五千水族在右，蚌、蟹二将军各引五千水族伏于前后。四妖领令而去。白蟒妖自己领兵为中营。次日，梅山七圣中之袁洪领兵前来讨战。白蟒妖持枪出营，只见袁洪手执大棍，二人也不答言，便交起兵来。一来一往，战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六圣一齐冲出。鳖军师一见，把旗摇动，只听得四面八方杀声齐起，左有鳖元帅，右有龟先锋，前后蚌、蟹二将军，一齐杀上。七圣忙分兵迎敌，妖兵甚是凶勇。白蟒妖愈战愈力，袁洪等抵敌不住，要使法宝。白蟒妖一见，便取出小旗一面，只是一展，这些法宝盘旋空中，不能打下。七圣一见，心中着急，只得收了法宝，败回营去。白蟒妖上前追赶。杨戩正在旗门掠阵，见七圣败了回来，白蟒妖随后追来，心中大怒，顺手就掏出铁丸与弹弓，照准鳖元帅先打了一弹，谁知打个正着，四爪一捲，缩了头颈，现出原形，乃有半亩大的一个大鳖，蹒跚入水而没。真君笑道：“这宗丑物也到人前逞能？”白蟒妖正同一路追赶七圣，见鳖元帅受伤现出丑形，自觉脸上无光，连忙收兵退回水晶宫去。自知非杨戩的对手，连忙又差人求救于龙王。龙王道：“二郎真君名留万古，他在万仙阵中

尚且出入如无人之境，幼年担山赶过太阳，十三个太阳被他赶得只剩一个藏于马齿苋内，这才逃出，传留至今。我有多大本领敢与他抗衡。你可回去报知宫主，叫他快快献出花篮，自缚到真君之前请罪，或者可以全他万年之道行。不然真君一怒，性命恐亦不保。我因认女之事已受谴罚，如今真君令我立功赎罪，如若不改，军法从事。现在我自己尚顾不及，何敢前去助他？而且铁拐李仙长要将海水吸干，化为大陆，后经张果老说情，这才把二郎真君请来，专收伏汝等负罪之人，不迁怒于我，又赦免了这一些无辜同类。此刻叫我等严守各处隘口，倘若放走了白蟒，前罪并罚。我如今可再不敢多事了。”这差人听了龙王之言，连忙回去告知白蟒妖。白蟒妖一听，心中大怒，使用手一指，骂道：“这老泥鳅如今绝了父女之情，不过为让水晶宫之事，虽然我占你的宫多有不是，你就不想平日得过我多少宝贝？如今这一个花篮，说来也是为你。只因你生辰已近，预下此宝与你祝寿，所以才惹下此祸。”数数落落，不住口的骂。鼋军师道：“宫主不必生气，总要再定计策。我想二郎虽说是勇，未曾见仗；七圣现已杀败回营。宫主且休息一日，待我明日摆下鱼泡阵，单叫二郎前来会阵，看他本事如何？”白蟒精听得此计，心中大喜，就回到宫中安歇。到了次日天明，忙起身披挂来到海岸，只见鱼泡阵已是摆好，便高声大叫，指名要二郎杨戩前来会阵，分一个胜败。但不知二郎此番出战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鼋军师巧摆鱼泡阵 杨真君斗法收水妖

且说二郎真君自发铁丸打翻鼋元帅，唬走白蟒妖，回到营

中，七圣上帐请败兵之罪。二郎道：“胜败乃兵家之常，况与此妖会阵不知虚实，何罪之有。这些水族无甚大的能为，只那女妖的小旗倒有些利害，法宝不能近他之身。来日出战，我一定要设法先破了此旗，然后捉妖，早日肃清水府，好回灌口。”七圣说：“真君之言有理。”于是大家各回自己帐房安歇而去。到了次日，真君正要升帐点将出队，忽听营外喊杀连天，小军报道：“白蟒妖在营外讨战，单要真君出马。”二郎闻报，说道：“胆大妖魔焉敢轻我？”连忙全身披挂，手执三尖两刃刀，带了哮天犬，左悬弓右带弹，上了白龙驹，领着七圣，冲出营门，来至阵前。抬头一看，只见女妖身穿银铠，头戴花冠，两条雉尾飘在脑后，手执长枪，骑一匹独角水兽，正在那里耀武扬威的骂阵。二郎看罢，大声喝道：“好大胆的女妖，还不下马受缚，尚可免你一死。倘敢公然拒抗，你可是活的不耐烦了！”说完，就是一刀砍来。话说白蟒妖正在骂阵，忽见二郎跃马前来说些狂言，正要开口回答，瞥眼见一道毫光砍了下来，他就忙举枪把二郎金刀架住，说道：“杨戩，你在灌口我在此，风马牛不相及，你为何前来欺我？”二郎道：“你这胆大妖魔，可知你罪恶滔天？第一件占据水晶宫，第二件囚捉采和、劫取花篮。你如今自缚请罪，把花篮送出，水晶宫退还，尚可赦你不死之罪。你尚且怙恶不悛，黑夜来劫我营，上施冰雹，下水淹，只是狠毒已极，谁知我早已算定。不料你又生奸计，四面埋伏，杀败我七圣，幸亏我把你的元帅现形。你还敢再来么？”白蟒妖被二郎说得满面通红，喝道：“杨戩休得胡言，看枪罢！”说着，恶狠狠就是一枪。二郎急用刀架开，又还一刀。二人一来一往，大杀起来，战了有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二郎杀的性起，取出铁丸，拉开弹弓，照白蟒妖面门打来，白蟒妖本是眼疾手快，用枪一拍，落于地下。二郎连发三弹，

俱未打中。二郎大怒，就想用太极图卷他，又怕他的秽布旗褻渎宝图，只得把哮天犬放去。那知妖仙早已预备，用身外身之法，将原神出窍在空中，执枪等他来咬他的形魄时，要想暗伤天犬。不料此犬通神，见他原形脱出，竟也到空中去咬他。白蟒妖见了大惊，急将元神归窍，便向二郎说道：“杨戩，我们斗力不如斗法，我闻你是玉鼎真人门下第一位弟子，经过万仙大阵，也算有名的人物，不比那些散仙，稍有一知半解，大言欺人。我今摆下一个小小阵图，待你来看，若能破得此阵，我愿献宝伏罪；若打不破我阵时，你快收兵早回灌口，不要多管别人闲事。”真君道：“你摆的阵在那里？待我看来。”白蟒妖使用枪一指，说：“阵在那边。”真君便顺枪看去，只见果有一座小小阵图，看了一看，心中暗说：“不知何阵？”便把当中眼睛睁开一看，“原来是座鱼泡阵，内中玄妙无穷，倘若不知贸然入去，只怕性命难保。这也是此妖今日该死，竟敢班门弄斧，那知我八九元功已惯，七圣变化非凡，定然破此阵图，捉拿妖仙。”真君看罢，微笑道：“你这大胆的妖魔，如此阵图只好欺哄凡人，焉敢在我面前使弄？”白蟒妖道：“你既识得此阵是何名目，敢来攻打么？”真君道：“此阵名为鱼泡阵，要破此阵又有何难，回营调兵前来攻打便了。”说完，把马一提，竟回营盘去了。白蟒妖见真君识破他的阵图，心中甚是不安，想道：“杨戩乃玉鼎真人门下，果然名不虚传。他既识得此阵，惟恐一旦被他打破，必有性命之忧，这便如何是好？”回头一想：“不该惹动八仙，致令今日受此兵灾之苦。就使此次战退杨戩，八仙也不肯干休，必然上奏天庭，发天兵天将前来捉我，那时仍是一败。”想罢，心中七上八下，大不安稳，“只好由他明日破阵再说。”便坐在马上低头打盹，闷闷不悦的回到水晶宫。鳌军师道：“宫主不必心烦，他虽识得此阵名

色，未必能知道此阵中的奥妙。他说能打，不过大言欺人耳。等他明日来打时，看我设法擒他。”白蟒妖道：“你莫要看轻他，杨戩他乃玉鼎真人门下，有八九玄功，善于变化。故我见他能识此阵，甚以为忧。”鳌军师道：“就算杨戩善于变化，他分不出我等真相，也是枉费徒劳。况且善变化的，只杨戩一人。我这座鱼泡阵，阵分十二门，门门有人，处处通神。纵然伤不了杨戩，也要杀得他片甲不回。宫主且自宽心，以待明日与他决个高下。”白蟒妖到了只个时光，也是欲罢不能，但令鳌军师去把鱼泡阵摆好，不要缺点，使敌人乘虚而入；又令各妖把守各门，并力厮杀，“若能捉得杨戩，不必杀害于他，以备与他说和，免致惹动天兵天将。”鳌军师与众妖一齐说道：

“宫主之言有理，我等遵命便了。”且不言众妖之事。再说吕纯阳，他自从见了二郎真君，把兵借了，自己回到龙华会，见过众道友，说明真君已带兵捉妖，随又向他徒弟椿精说道：

“现在二郎真君已到东海捉妖，计算已有三日之久，但不知胜败如何？据我看来，白蟒妖定然失败。你如今且到东海，看一看军情如何？倘若真君胜了，你便随进水晶宫去，把蓝师叔的花篮找了回来，不要停留。快些前去！”这椿精领了师命，他急驾云前往。不多一刻，来到东海抬头一看，只见鳌军师正在那里分遣妖兵摆阵，心中暗想：“我何不前去把他这座小小阵图攻破，后来三界之中也可显名。”想罢，他顺手便拔起一株小树，去了枝叶，拿在手中当作棍子，抡开了打入阵去。一阵胡乱的打，打死无数的虾兵蟹将。

鳌军师见了大惊：“这是那里降下来的妖怪？”吩咐鳌元帅、龟先锋带领水族一齐上前，把他捉住，上了法绳，带到白蟒妖面前发落。白蟒妖一见，认得是椿精，乃是吕纯阳的弟子，便说道：“你这树妖怪好大的胆，竟敢一人来破我的阵，

伤我人马，是何道理！”吩咐小卒：“拉出去，与我砍了。”

鳌军师道：“宫主且莫要砍他，只把他高高吊在旗竿之上，使杨戩明日破阵见了，以寒其胆。”白蟒妖听了点头应允，说道：“如此便把这怪送至阵内，任凭军师发落。”众水卒又把椿精推出海面，送至鱼泡阵内去了。鳌军师随也别了白蟒妖，回到阵内，在中军坛内百尺高竿之上，把椿精吊在上面，单等二郎前来破阵。不表。

且说吕纯阳在龙华会上偶然心血来潮，坐立不安，屈指一算：“原来是徒弟有灾。”骂道：“畜生有多大本领，竟敢一人去破阵，宜乎遭擒。无如他该有三日之灾难，幸有真君在彼，自能破阵救他，不至有性命之危，可以不必管他。但只一件，真君并不认识于他，恐破阵之时设有误会，只便如何是好？我不免还要自己去面见真君。”便即驾云来到东海。到了营门，小卒忙去通报，真君连忙迎入大帐之内，坐下说：“道兄此来何事？”纯阳道：“只因徒弟有难，求真君破阵之时把他救出。”细把椿精之事说了一番。真君道：“如此弟明日便要去破阵，请道兄与我代管中军，弟与七圣前去与他们斗法，把白蟒擒了，早日澄清水府，好上天庭缴旨。”纯阳道：“如此弟便在此暂住，听候凯音。”谈了一会，各自打坐。到了次日天明，真君同七圣一齐披挂，带了随身法宝，吩咐中军之人须听纯阳约束，又向纯阳道：“我破阵之后先救令徒，你请放心。”说罢，便同七圣一直来到阵门。

鳌军师一见杨戩同了七圣前来，在将台上看得明白，知是来破阵的，但不带一兵一卒，心中不免罕然，立刻吩咐：“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各把阵门紧守，多要小心谨慎。”众妖得令，一个个擦掌磨拳，准备相杀。二郎真君同七圣走到阵门，即令袁洪冲他前门以当鳌元帅，常昊冲他后门以当龟先锋，杨

昱冲他的左门以当蚌将军，朱子真冲他的右门以当蟹将军，吴龙冲他的西门以当蛤使者，金大升冲他的南、北门以当鳌军师，自己单身直冲中军以当白蟒仙。

先说真君来至阵前，睁开当中天眼一看，见椿精吊在旗竿上，惟恐破阵之时或为小怪所伤，不如先把他救出，以免时刻挂心。”想毕，摇身一变，变了一只大鹏鹏，飞入阵去，把椿精一口刁住，就送回营中交与吕纯阳，反身又到阵前。此时阵内因不见了椿精，正在忙乱。众人便一齐拥上，各按阵门冲入，众水怪分头迎敌。互相厮杀，喊声震地，一个个奋勇当先，惟恐落后。战了有半个日子的工夫，众水怪就有些抵敌不住，但见阵内鳌元帅已现出原形。袁洪就变作叉鳌将，手举钢叉，嗑哎一声，照着鳌头就是一下，四足一伸已是死了。龟先锋、蚌将军、蟹将军俱把原形显出，不能逃生。惟有蛤蜊力战吴龙，一时蛤蜊变为少女，一来一往战有数十合，倒底仍是被吴龙杀了。鳌军师见了大门已破，怎能挡得住牛神金大升，忙现了原形，要往海中逃去。金大升便顺手撒网把他蒙住。白蟒妖此时被真君杀得满身大汗，女妖忙祭起他的水火宝珠。真君早已看见，便掏出了铁丸弹弓，发了出去。但不知二人谁胜谁败？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破妖阵真君捉怪 因打赌纯阳下凡

诗曰：

二郎大战显神通，杀得蟒妖暗着惊。

祭起宝珠全无用，真君全仗有玄功。

话说白蟒妖与二郎真君，二人一来一往，战有五十余合。

杀得白蟒妖，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枪之力，通身是汗，满口发喘，心中暗道：“不好，这个杨戬杀法骁勇，若不先行下手，恐遭不测。”想罢，顺手掏出他水火珠来，祭在空中，喝声“杨戬，看我的法宝取你。”二郎一听，抬头看见一道祥光，照自己面门打来，就连忙运动玄功，仰面迎去。只听拍的一声，打在面上，火星乱迸，并无丝毫伤损。女妖一见大惊，暗想“好结实面门，竟然能挡住我的宝珠。”正想之间，只听啪的一声，自己反受了一弹，打在左肩，滚于水兽之下，就连忙逃回水晶宫。

杨真君吩咐七圣随后追赶。追到水面不能入海，真君在后看得明白，取出太极图往海中一丢，霎时之间，海水壁立，现出路来。真君同七圣来至海底，把水晶宫围的水泄不通。七圣便大显神通，把一些水族杀了无数，要杀入水晶宫去，仍是不能，只得收兵。就在水晶宫外，立下了营。

真君便与七圣商议进宫之计，袁洪在旁开口说道：“要进水晶宫去，我看不难。只要把东海龙王叫来，问他些情景，我们就可以化身进去捉此妖怪。”真君道：“袁洪之言有理。”便立刻差人去传龙王。不多一时，龙王来到。同了二子进营。见过真君，便说：“传见小龙，有何事故。”真君道：“只为这座水晶宫攻打不进，要问你那里有别路相通。”龙王闻言，抬头一看，只见水晶宫上面，有一杆小旗来往招展，不觉吃惊，说道：“怪道此宫攻打不进，只因众将不敢由上而下，怕他此旗秽褻之故。”原来是白蟒女妖，见水火珠不能伤及真君，虽打在真君面上，反而火星乱迸，略一迟，倒被真君顺手打一铁丸，打中左肩，落于水兽之下，逃进水晶宫去，把门紧闭。又恐真君神通广大，由上而进，故把那面秽旗子张挂宫上，来往乱展。这水晶宫，原是龙王故宫，十分坚固，所以难攻。女妖

又在里面各处巡查，恐有疏失。故而龙王到来一看，也是心惊。正在无法可想，二太子上前说道：“此宫西北角上，有一个海眼可以出入，无如此处水势深而且急，不识水性便不能走。且待我兄弟二人在前，把水分开，真君领众随入，直可达至水晶宫内。”真君道：“既有此路，就烦二位在前领路，吾等随去便了。”龙王道：“纵有此路，惟恐女妖防备，你兄弟二人此去，要小心才好。”大太子说道：“不劳父王挂心。”遂与二太子引七圣领兵，要从西北角上海眼而进。

不多一刻，到了西北海眼之外。二太子自往里面行去，众人在后相随。方走入内，二太子口叫头疼。原来白蟒早已怕人由此出入，故用铁网把海眼蒙住。大太子问道：“二弟怎么？”二太子便把铁网之事告知。众人道：“如此尚有何法可以进内？”袁洪道：“众位且到前面歇息，留下二位太子领神兵守住此处，莫令妖怪逃走，我变一海蛆进网探听，如果得便，就把前门攻破，大众便可入去捉妖。”众人道：“袁兄此计大妙，你快些变幻前去，我等先去告知真君，只等你攻开前门，再行前来接应。”

且说袁洪已见众人退出，他便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蛆，走进了铁网，仔细一看，内面并无一滴水。他急忙又变作一个虾婆模样，就向那水晶宫前门而来。正然行走，只见水晶宫中，放出一道毫光，连忙近前一看，正是蓝仙的花篮，摆在那里放光，旁有四个水怪把守。心中暗想：“怪道这女妖劫夺此篮，原来有这等奇妙，我不免打死水怪，先把花篮抢出，又怕打不出水晶宫去。我不如先打开了前门，放进众人，然后再来抢篮不迟。”想罢，回身到了水晶宫的大门，正见女妖在那里指挥防御。他也不敢惊动，溜至门旁，众水怪也没看出他是一个奸细，一心防守。此时袁洪现出本相，舞动大棍，嗑叻一声

把门上的铁锁打落，哗喇喇一声响亮。真君在外见了，一马当先，率领六圣以及老龙王撞入门内。老龙王招降水兵，真君把三尖两刃刀一举，直取女妖。白蟒正自防御，见袁洪打落门栓，举枪来刺时，真君刀也斫至。女妖大惊，急掣回枪连忙驾住，暗说“不好，如今剩我一人，寡不敌众，再不逃走，就要遭擒。”那知这时七圣四面放起火来，女妖更是心急，意欲往上而行，去取他那杆小旗，好护身逃走。那知早被龙王取下，投入火中烧为灰烬。真君又放出哮天犬，把女蟒的脚眼一口咬住。拖倒在地，现出原形，乃是一条大白蟒。真君连忙取出缚妖索，加于颈上，袁洪上前牵住。这时吕纯阳听说破了水晶宫，也同椿精到来，直至放光之所，取了花篮，前来拜谢二郎真君。女妖见了，便叫了一声：“吕岩吓，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何屡次欺我，找上门来。前日救去蓝仙，乃是小事，为何又请真君到来，覆我的巢穴，致令我兵败将亡，身遭擒获，纵死九泉也不饶你。”真君道：“胆大的孽畜，你不想自己之过，反来怨恨他人。劫取花篮，倒还小事，为何占住龙王之宫，是何道理？”说得女妖满面通红，无言可答。真君便别了吕仙，龙王众人，带了白蟒出海，上天缴旨，奏明白蟒之事。

玉帝闻奏大怒，立刻命神将，把白蟒牵去斩了。这白蟒一灵不泯，降下凡尘，再要想寻那吕洞宾报仇，这是后话，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也就别了龙王，同徒弟椿精，手托花篮，回到龙华会。见了蓝采和，献上花篮，说道：“贤弟，愚兄幸不辱命，已把花篮找回。”采和见了，心中大喜，连忙拜谢，乃为开筵把盏，以酬纯阳之劳。八仙开怀畅饮，铁拐李道：“我等上洞八仙，可说是逍遥自在，但不知如今世界之上，可还有

可以度脱入仙之人么？吾等何不各人前去度脱，藉以验各人道行深浅。”

吕纯阳正在吃得高兴，听了李铁拐之言，忽然想起：“白牡丹是嫦娥后身，如今现在洛阳，我何不前去度脱于他以赎前愆。”想罢推杯起立，说道：“李长兄，小弟前曾有度尽世人之言，如今总说度过几人，只是未能如愿。此时还要下凡，再去度脱世人一番，看是如何。”李铁拐道：“我劝你不要再到凡间。只因你前次下凡，沉湎于酒，三醉岳阳，半年才回来，留下一些笑话。如今凡间，谁不说你是酒仙。若是再要下凡，未免要为色所迷，失却道行了。”纯阳听铁拐之言，面上不觉通红，说道：“前此我纵耽酒，仍然不失仙根。此次若再下凡，不但色不能迷，即使有色，也未必就能损去我的道行。”李铁拐道：“你说之言，我就有些不信。自古道：贪色本是天性生成。唯恐你下凡，入于色界丛中，惹祸不小，自损道行。依我之言，不必下凡的好。”纯阳道：“你不要轻视了我。我此次下凡，打下赌来，倘若迷失了本性，我便随你当作道童。”李铁拐道：“你若此次下凡，倘若不迷色界，安然不坠大道，向后若有灾难，我便与你担承。”

他二人说罢，各击了掌。纯阳就要起身，钟离、张果老一同向李铁拐说道：“此番打赌，纯阳一定输了。因他凡心已动，下界必闹花丛。虽该完此风流之劫，一朝失守道行，岂不损我八仙之名誉？”铁拐李听了此言，心甚不安，要与钟离一同下界，随时救护纯阳，怕他有失道行。钟离无法，只得同去，因吕纯阳前世是他之师父，今世又是他度的得意门生，时刻留心。而铁拐李虽是怕他失守丧道，然心中必须候他坠落之时，方可救援，一来怕损八仙名誉，二来要显他自己的道行。那知因此好胜之心，致令纯阳身负重罪，自己也牵连在内。八仙因

护兄弟，各皆有偏向之罪，幸有菩萨大发慈悲，出来调处，八仙才得返本还原，归列仙班。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再说吕纯阳与李铁拐打下了赌，遂别了众仙，领着徒弟，来到凡间，先至蓬莱山暂住。因此山是他未得道时隐居之地，不忘其本，所以在此山住下。

这日到得山上，原有一处高阁，人迹不到，他就在阁内栖身。因与椿精说道：“我与李铁拐仙长，一时气愤，打下了赌，要下凡度脱几个有缘之人，以了度尽世人之言。如今虽是到了凡间，世界茫茫，当从何处度起？”椿精说：“师父，你可扮一医士，各处卖药，访寻有缘之人。”纯阳听徒弟之言，说得有理，就改扮医生，椿精扮作童子，身背药箱，便望蓬莱山下游行。也治好病人不少，世人那里晓得他是上八洞神仙，不觉住有数月之久。

一日纯阳又向椿精说道：“我们住此数月，未逢有缘之人，不如再到别处去看。”椿精道：“依我之见，不如去到河南洛阳一带，乃是中央之地，或者遇有缘之人，亦未可定。”纯阳一听此言，心神忽动，便想起洛阳曾见白牡丹，他原是嫦娥降世，正可前去洛阳走上一番。忙吩咐椿精把药箱背好，登时驾云升天，霎时间便到了洛阳地面。师徒按下云头，足踏平地，仍然扮作医生，各处卖药治病。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黄龙洞白氏投师 见招牌吕岩卖药

诗曰：

纷纷入耳乱莺声，才了山程又水程。

客路不知春色老，落花如雨满江城。

话说吕纯阳到了洛阳，仍是卖药治病，椿精负箱相从，日在城市游行，借玩洛阳风景，以及历代古蹟，晚来借庙安身，且自不表。再说嫦娥自脱生白牡丹以后，不但生的花容月貌，而且夙有慧根，自幼好道。其父白富贵乃是修炼之人，自然怜惜女儿，愿他早悟仙机。这白富贵在百草山下，开一片生药店，名叫“万全堂”，发卖各种药材。原来那百草山中，有一黄龙洞，内有一家神仙，名黄龙真人，在此修炼多年，四方皆知。这真人神通道业可算第一，屡受上帝敕封，也赴过蟠桃大会，白富贵原拜黄龙为师。他手下现有女徒弟数十，具是附近精怪脱化，白富贵也愿女儿前去学道。这日正在万全堂闲坐，只见青龙侍者，一同牛耳大王、马耳大王、雄虎大王、金钱大王走入店內，白翁一见连忙让坐，说道：“众位大王，今日一同光降，有何见教？”众人说道：“吾师黄龙真人，明天三月十九圣诞，白兄可去祝贺否？”白翁道：“老师圣诞，理应前去祝寿。小弟现已备好寿屏，还要领小女一同前去拜寿，只因他自幼好道，将来也好叫他修炼。”众人道：“吾等之子女，理应如此。这样我等先走，白兄你可同令媛随后而来。”白翁道：“众位道兄，请先走一步。”

老翁便送众人出了门外，回身来内堂中，就把女儿叫唤。原来他夫人魏氏已死，只剩他父女二人。白牡丹听得父亲叫唤，连忙走到中堂，尊声：“爹爹，叫女儿出来，有何吩咐？”白翁道：“只因我师黄龙真人，明日三月十九日寿诞，众位道兄前去祝贺。我已备下寿屏，要想前往祝寿，把你也带了去，拜在真人门下，修心学道。现在他门下女徒，已有数十人，至彼颇不寂寞，不知你心下如何？”白牡丹听说叫他去跟黄龙修炼，心中便有些不大合意，只因听说黄龙乃专好女色，是以躊躇，

父命又不敢违，只得依允。白翁见女儿已允，一同吃过晚饭，各自归寝。

到了次日清晨，梳洗已毕，领了女儿，使人拿着寿屏，一直望百草山而来。到了半路上，只见黄菊花、朱子兰，以及山梔子、白耐冬，众位女子纷纷而来，见了白翁，俱问讯，原来俱是去与黄龙真人拜寿。又问知白牡丹来意，众人大喜，说道：“从此俱是一家人。”说说笑笑，一同而去。

及至到了黄龙洞，白翁同众女先入，留牡丹在外候命。这日黄龙真人头戴金冠，身穿八卦仙衣，坐在上面，受众人拜祝。一见女徒众人同白翁到来，心中大喜。众人拜寿已毕，白翁即行献上寿屏。黄龙道：“师徒之间，何必如此费事。”白翁道：

“弟子一来拜寿，二来因小女久仰老师大道，同他前来拜寿，认师学道，不知老师允否。”黄龙道：“令媛要想学道，无如修炼甚苦，不如在家自由，既是愿来，我也不好相拒。如今令媛在那？”白翁道：“现在洞外候命。”黄龙真人便叫传进。白牡丹在外听传进，便立起身走了进来。黄龙用目一望，见牡丹姣姣娆娆的走，已自心喜。白牡丹走入内来，向着黄龙真人跪下，口称“老师，弟子白氏前来认师拜寿，愿老师圣寿无疆。”黄龙真人一见白牡丹拜倒在地，喜得他周身快活。仔细一认，知他是嫦娥后身，心中暗道：“吾若得与此女同处，纵然身死也是甘心。”那知他存了那点私心，到后来果被吕纯阳斩龙剑所斩，这也是他修道之心不坚所致。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再说白牡丹拜罢起身，黄龙吩咐摆宴，款待众位妖仙。众人男左女右，坐了好几席，直吃至尽醉方休。黄龙真人令白牡丹暂与众女徒相处，以待熟悉几天再行传法。白牡丹领命，先与众女妖起身去了。那里白翁一同众仙，也就谢了寿筵，别了

黄龙真人出洞，各自归家不表。

单说吕纯阳，在洛阳城里关外，游行殆遍，并未见一个有仙机之人。那日纯阳向椿精说道：“不料洛阳也难遇有缘之客，俱是些争名夺利、待付轮回之人。”椿精道：“师父要会有仙机之人，还是要到荒山野外、人迹罕到的地方，或者得遇高人隐士，也未可知。若在这城市喧闹之处、粉白黛绿之场，那个不是人面骷髅，那得有点仙气。”吕纯阳道：“你此话虽近乎理，然而深山荒野，修真养性原甚容易，如在热闹纷华地面，能不有富贵利害动心，方是真正修养。故吾愿于城市度脱，不愿在深山荒野寻遇，正是此意。如今既不能寻遇，也只好前往深山旷野走走，或者得有所遇，也未可料。”说罢，便收拾一切，同了徒弟椿精，出了洛阳城，要到那各处名山走了一回。一路之上，仍是售药治病，心中只想度脱有缘之人。

此时正值三月暮春之时，一路之间，满眼的桃红翠杏，夹着绿柳垂杨，田中有农人叱犊，桑园有绣女攀枝，江边老渔翁垂钓，山间见樵子伐薪。他师徒二人，走了一村，又过一村，倘遇奇疾，皆为施治。见了村人，细细端详，无如所遇的，尽是凡夫俗子，没个修行之人。纯阳又向徒弟说道：“此时仍无所遇，我与你何不前到庵观寺院去随喜，或遇得道之人，也未可知。”徒弟答“是”。立刻背了药箱，一同迈步前行。

走不多远，来到一个村头，抬头一看，这村头上罩着许多秀气。纯阳见了，心中好不欢喜：“我今下界已有多时，那知道，今日方才得见那个去处，想必如此一个好地方，其中是必有修行之客，待我度脱了他，也就完了我的心愿。”想罢，就领着徒弟椿精，忙忙的要走入村中而来。正走之间，已到村口，只见秀气重重，满心暗喜，遂向椿精说道：“我自下凡以来，从没有见过如此的好村庄，内中必定是有高人，待我前去看看。”

说着急走如飞，徒弟椿精紧紧相随，一直来到村内。

但见出来的男男女女，满脸俱有些道行之气，只是不正之色者多，心中未免疑惑：“如此看来，虽此村纵有高人，难入仙道，不过修个却病延年而已，为何那里来的这股秀气？我不免在此细细的访查一回，就知其中道理。”于是同了椿精，沿村叫喊：“如有奇病异疾，手到病除，身死未冷，仍可施治回生。”师徒二人，穿街越巷，走来走去，口中只是说这几句。无如叫喊多时，并没有人过问，椿精又故意向那些年岁老些之人问道：“你老可要服还少丹吗？我师父有仙丹，可以返老还童。”那个老者听了，笑道：“你这个小哥，不必在此叫喊，我们这里不信走方郎中的，快到别村去罢，我们这白家村无人生病，纵然有病，也不要去看求到外人。我且告诉于你，我们这村中东头之处，有一家药店，他父女二人，均是手术通神。村中之人，若有病，前去求他医治，立刻手到回春，如若再有疑难大病，就到前山中，去求黄龙真人，无不起死回生，是以我们这村内，却是少有疾病。”纯阳听了，便稽首向老者问道：“这父女二人住在何处，黄龙真人住在哪山？”老者道：“这白家父女住在村里，黄龙真人住在前面百草山黄龙洞内。”说完，这老者曳杖而去。

纯阳见老者已走，就同了徒弟，要到那白家药店而去，看可能遇到有缘之人，便留神逢人细看。只见来来往往，大半多是些修行之人，满村不过三四十家人家，无如各人头上，多带黑气，就知皆非人身。纯阳走来走去，走到村东尽头，远望见果有一座药店，三字招牌，写的“万全堂”，发卖各品药材。纯阳心中一动，说道：“这个药店，装璜修饰，倒也雅致。”走到门前一看，只见店中坐着一位老者，鹤发童颜，医士打扮，坐在那里看书。

纯阳向徒弟说道：“你看这个老头儿，面上象个修行之人，只见他口气太大，他竟然敢打一个万全招牌，难道他店中药品，就不缺少一样吗？”椿精道：“师父不要管他全不全，且去买他的药材，看是如何。若是不全，砸他的招牌。”纯阳听了，说道：“可以，我们前去买他的什么药呢？”椿精道：“师父要买，就买他的想娘子。”纯阳道：“什么叫着想娘子？”椿精道：“想娘子就是白芥子，人若一吃，两眼落泪，俗人呼为想娘菜。他若不知此药，就砸他的招牌，叫他休誇大口。”纯阳道：“如此，待我向前买来。”便走入店中，向那老者一打稽首，尊声：“请了，借问老丈尊姓何名，为甚招牌自称万全，倘有不全之药，岂不塌了门面？”

老者闻言，便答道：“我乃姓白名富贵，店内之药样样皆不缺，如少一样，砸我招牌，分文不要。请问道爷要买何药，说出名来。”纯阳道：“我要买一味想娘子，不知你有此药么？”白老翁听了，不知何药，登时满面飞红，默默无言。纯阳笑道：“如此，你为何竟敢以万全为号，说了一样就无，岂不是欺人么？”便叫“徒弟把他招牌砸了。”椿精领命上前动手。白翁连忙止住道：“且慢，只怕我年老，药品记不清楚，待我把小女叫出，他店中经理娴熟，定然知晓。”纯阳道：“如此快去叫来。”白老翁听了，随即转身入内，要把他的女儿叫出。要知他女儿是那一个，下回书中便见分晓。

第十一回 白老翁词穷求女 吕纯阳初戏牡丹

诗曰：

仙人岂得存凡心，唯存凡心有夙因。

只为嫦娥来敬酒，一时遭贬下凡尘。

且说白老翁回入内堂，叫声“女儿”。那里白牡丹正在房中闲坐，忽听父亲叫唤，连忙走出，上前叫道：“爹爹呼唤女儿出来，有何吩咐？”白老翁道：“女儿不要说了，这丹生药店不要开了。”牡丹道：“这是为何？”白翁道：“我自早晨开门已来，料理了一些事情，一时闲坐，坐在那里方看书，从外面走来一个道士，跟了一个丑鬼似的童儿，要买药材，不多不少，只才说了一味，我们店中没有。他说你既称万全堂，应该万样俱全，我今说了一味，你就没有，再要说几样，更没有了，说这招牌不合适，吩咐童儿要砸招牌了。为父此时无法，只得说药材之名目甚多，老汉有了年岁之人，怕想不到，待我叫出女儿来，他记得齐全，或是另有别名，他也该知。那道士这才不砸招牌，叫女儿快出去，他立等要这味药。若是没有，他就要砸招牌了。”白牡丹一听，心中吃惊：“这是个甚人前来作对，待我去看来。不知他要买的是何药呢？”白翁道：“他说这药名，为父从未听过，况且本草纲目上也不曾载，什么想娘子。叫我那里去寻？”白牡丹听了笑道：“这道士刁恶，只为招牌二字，前来打趣我父。想娘子本是芥菜子，其味辣，吃了落泪，如同想亲。”白翁听女儿说出药名，心中大悦，便叫“快些出去。”

正说间，只听外面叫道：“白老儿再不出来，我们就要砸招牌了。”白老翁道：“这就是那个恶徒的声音。”白牡丹一听，心中甚怒，便从内走出，来至药店。抬头往外一看，见纯阳生得一表非俗，面如满月，眼似电光，三绺长须，亮而且黑，一派的仙风道骨，似曾那里见过，一时想之不起，又见旁边一个丑童，蓝脸红发，也是满身道气，正在那里耀武扬威的说：“既称什么万全，讲出一样就没有，躲在里面不出来，那就算了。你这老头儿，若是再不出来，你椿爷就要动手砸招牌了。”言还未罢，只听里面姣滴滴的喊道：“大胆狂奴，休得无理。你要何药，快快说来。”椿精正在发作，听这一声喊，惊的定目而视。吕纯阳也就回头细看，好一个美貌女子，人世罕见。二人不觉皆看呆了。白牡丹见了，心中好笑，连忙用手一指，又复喝道：“要用何药快报名来，我好与你发兑，看的什么？”吕纯阳经此一喝，急急敛神，暗想这个女子好生面善，我何以被他引动，此女必然有些来历。”想完留神细看，见他花容月面，玉骨冰肌，好似瑶池敬酒的姮娥。前番由此经过，为红光阻住云头，此时虽知他是姮娥后身，本要度他脱离凡尘，只因为东海白麟作怪，劫夺采和花篮，前去相请二郎降他要紧，是以不曾耽搁。今日又见他面，何不就趁此把他度脱红尘？纯阳子想到这里，又转念道：“但不知他可忘却了前因。我不免先行试他一试，就借着买药来谈论，岂不是好？”想罢，一直来到柜前立定，两只眼睛看定女子，微微的笑。白牡丹见了如此情形，大怒道：“你这野道，为何瞪着两眼，如此看人，是何道理？究竟要买何药？”纯阳听言，便答道：“我买药并是有意，一来为万全二字口气太狂，二来要见前世有缘之人。”白牡丹听罢纯阳之言，知他是个有来历修行之人，因自己是昧了仙机，不知他是上洞八仙吕纯阳前来度他，就想问他是买何药，借

以探他口气，遂向纯阳说道：“你这道士，口说我们招牌名实不符，何由而知？你且把药名报来，待我发兑于你，看是全也不全。”纯阳道：“我要买的想娘子。”牡丹道：“此乃药之俗名，乃是白芥子也，焉能不有。”纯阳听了又道：“此味既有，我要买你的痒痒木。”牡丹答道：“这更不难，痒痒木乃是紫薇花之别名。”纯阳又说了几味，白牡丹对答如流。纯阳知他宿慧未曾泯灭，不觉生爱怜之情，走至门外与椿精说道：“据我看，这女子生性聪明，难不倒他，这个招牌就砸不了啦。”椿精道：“师父要难倒他也甚容易，不如买他身上所有的东西，看他如何回答。他若有回答不出之处，就可以砸他的招牌，出了这口恶气。”吕纯阳一想，人身所有之物，本有可以入药之品，就可以因此戏他一戏，便连忙回身，来至柜台之旁，两眼望着女子，开口说道：“你说你的药全，我还要买几样，看你有么？”白牡丹道：“你要买什么药，只管报上名来与姑娘知道。”吕纯阳道：“你这女子年纪轻轻，自称姑娘，太无道理。我如今要买你几件东西，你且听我道来：

头顶青丝脸中粉，嘴上胭脂一点香。

舌津两手葱指甲，贴身汗衬裤中裆。”

白牡丹听了纯阳一概俱是调戏之言，心中暗想：“看来这道士不是凡人，我何不趁此盗窃他的元阳，且待我先行拒绝于他，说是不卖，看他再有何言？”想罢，便回言道：“你这道士存心不良，难道这些东西，也可以做药品么？明明是来此调戏于我。我虽有不卖，如之奈何。你快快收了野心，不然恼了姑娘，定把你送于百草山中，任凭那黄龙真人发落。”吕纯阳听了白牡丹之言，嬉嬉而笑，目不转睛的看那白牡丹，开言说道：“你说人身之物，不是药品，可知少女之发能生肌止血，指甲能治咽喉，裤裆灰治传染，那样不是药品？你今不知，就是药味

不全。”叫徒弟“快去砸他招牌。”椿精一旁答应，正想要上前去了，白牡丹道：“且慢，你要买这几样药品呀，本来原可以卖的，只是内中还有一层难处，不好与你说得。”纯阳道：“有何难处，只管说来。”白牡丹满面飞红，欲言不言，看了看纯阳，说道：“不好说得，只是不卖罢。”纯阳道：“不卖我就要……”牡丹道：“你就要怎样？”纯阳道：“我就要强买。”牡丹道：“你就是强买，我也是不卖。”纯阳道：“强买也是不卖？”牡丹应声“是的”。

纯阳回头又叫徒弟砸他的招牌。椿精伸手去摘招牌，白牡丹起身遮蔽，说道：“慢来，我还有话说。”纯阳吩咐椿精退下，说道：“你还有何说，快快讲来。”白牡丹闻言，把纯阳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把一个纯阳看得浑身酥麻。笑吟吟的，轻轻叫了一声：“道爷，你听我说与你知。你如今所要买的这几味药，虽是可以入药治人之病，无如这青丝发与指甲等，除却了夫妻，不能与别人。”说完，仍是两眼望着纯阳，看得纯阳神魂出窍，正要上前把牡丹调戏，从外面走进来一群女子，纯阳一见，连忙退出。

只见几位女子说道：“我等奉了黄龙真人之命，前来报与白家姐姐得知，要叫你进洞中而去，他说有要事分派与你，快些走吧。”白牡丹听了，连忙起身，就同了众女子，便望山中而去。临去之时，朝着纯阳一望，把个吕洞宾神魂飘荡的，眼睁睁看着牡丹同众女子而去。无奈只得慢慢走出店门，向徒弟说道：“这女子入山，必定有甚原因，我与你前往山中去探一探，是怎样一个黄龙真人，看看众女子在山中作的何事，决要知个下落。”椿精听了师父之言，忙答应“晓得。”背了药箱，往前飞跑，纯阳跟在后面，一直往山中，去探黄龙真人的洞府，与白牡丹进山所作何事，且自不表。

再说白牡丹，同众女子来至黄龙洞，见黄龙真人，行过了礼，一旁侍立。黄龙真人道：“众位徒弟们，我如今要炼九转脱胎换骨丹，须用百样鲜草。这座百草山中，样样周全。你等前去分类采来，以备临时拣用，不得误事。”众女子答应：“谨遵师命。”就与牡丹各人拿了药锄药篮，正要往山头而去，黄龙真人又叫：“回来”。众人闻命止步，说道：“师父有何吩咐？”黄龙向着白氏道：“今天采药，要看你等修道勤惰，你同众姊妹前去，可要尽力采取，不可偷闲。我才见你进来之时，脸上有些匆匆之色，似有什么心事，唯恐此去或有耽误采炼功课，我是要重重罚的。”说罢，两眼直视牡丹。

牡丹一听了这些言语，不觉脸现红黄，默然而立，站有半晌，开言说道：“徒弟不敢偷懒，有违师父之命。此去必勤力采取草药，不得有误功课。”说完，辞别了师父，一同众女子起身，出了洞门，个个手中拿了药篮药锄而行。

走至路上，这个说：“今日采药天气很好。”那个说：“早些采好，师父要验各人勤惰。”这个说：“白姐姐，你有甚心事，老师如此叮咛于你？”那个说：“方才我们到他店中，见一道士，正在调情。那道士生得一派仙风道骨，似不象凡间之客。”这个说：“白姐姐原是修道之人，决不会听他人之邪说。”众人谈谈讲讲的，弄的个白氏无言答应，脸上飞红。说笑之间，不觉已来到山林深处，抬头一看，见高峰之上有人站立。但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遣椿精洞府探信 宴水阁二戏牡丹

诗曰：

纯阳本是酒中仙，酒醉偏忘仙与凡。

不觉陶然寝水阁，牡丹勾引放心猿。

话说白牡丹同了众女子，奉黄龙真人之命，到百草山去采药。众人说说笑笑来到山中，各人正要分头去采百草，牡丹猛然抬头一望，见山峰上站有二人，正是吕洞宾师徒，心中不免忐忑，暗道：“这个道士，何以寻我到此，若众女伴看见，又要打趣我了，不如暂自躲过一旁。”想完，便循着一条小径，入于山峦深林之中，隐藏其身去了。

看官，你道吕纯阳何以立在高峰呢？只因他与椿精进了百草山，一心要去寻找白牡丹，于是转弯抹角，顺了山径各处游行，不知不觉，来到黄龙洞口。猛然想起白牡丹，是跟黄龙真人学道，就要进洞一探，又恐黄龙真人见怪，遂与椿精商议进洞之法。椿精道：“论理到此山中，可借拜望之名，进洞相见，那就不能再探白氏行踪。不如师父在洞外暂行隐避，待我变化一个椿蛾儿，飞进洞去，探他的实在行为。”吕纯阳听了，说道：“如此很好，你快速速变去。”椿精就把药箱藏在山洞，将身一幌，他本有万年道行，就变成一个椿蛾，飞入洞中。只见黄龙真人坐在上面，生得金面红须，头戴金冠，身穿鹤氅，众女子侍立两旁。但见他笑溶溶的，向着众女子说道。修炼金丹之事，原是黄龙好色，不免暗中与众女子结下爱情，因牡丹拜在门下，为日无多，尚无沾染。此时止吩咐众女去采百草，叫过牡丹，说他有心事。椿精听说吃惊，难道黄龙果有未卜先

知么？便隐身探明再去报信不迟。

且说黄龙真人，见众女奉命前去采药，又对座下侍者黄发道人道：“你看这个白牡丹，生得十分可爱，真不愧嫦娥后身。如今拜在我门下，修仙学道，已有数日。我因他年纪尚幼，未曾令他侍寝，传受大道。今日我看他面上，似乎一派春色，情窦已开，莫须他遇到什么有情之人不成？等他今天采药回来，你可与他说知，叫他今夜前来领受大道真丹，不可有误。”黄发道人答应：“晓得。”黄龙真人即起身，回上后洞去了。椿精探明一切，暗骂：“这妖龙，原来是采阴补阳之流，纵然成了仙体，亦非正途。嫦娥原是太阴上仙，今虽降谪凡世，岂可令孽畜得遂邪念。况我师徒此番下山，原想度他而来，若是妖龙得了，我师徒岂不空跑一趟，貽笑众位仙长，又弱了我师徒的名头。不免去见师父说知就里，看他如何设法便了。”想罢，展开双翅飞出洞门，复了原像，来见吕祖。纯阳道：“众女已过去多时，你何以才回？”椿精就把窃听黄龙真人之言，一五一十，与吕祖说了一遍。纯阳听了大怒，骂道：“大胆畜牲，原来在此采阴补阳，修行非止。嫦娥虽贬谪下世，亦因我瑶池酒醉而起，所以我追寻至此，想把他度脱红尘，返回天宫。以为拜在你门下，朝夕参道，那知你邪念顿生，想那牡丹侍寝，采他阴精。今日幸我知道，只怕你这孽畜空想了。”便叫：“徒弟，与我快快去跟寻牡丹。”说着，就足起祥云把山而上，来至高峰，只见众女子说说笑笑而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些花妖，纯阳无非一心要点化牡丹，不去问这些女子。那知牡丹抬头一望，登时见了纯阳，他便抽身往树林内去。纯阳就知他恐怕众女见了要打趣于他，又见众女纷纷四散，各往草茂丛生的去处，采取药材去了，师徒便下高峰，任意行走，要去找寻白牡丹。走了一会，未曾相遇，遂与椿精流览山景不

表。

再说白牡丹见纯阳立在高峰之上，恐众女伴看见打趣，连忙走避，信步入于深林之中，回头不见众人，这才缓缓而走，心中想：“这个道士来得奇巧，为何只在此山流连，一心注定我身，不知何故？适才见他立在高峰，大有仙人之概。我有意再与他会面，探他的姓名住处，又恐众女见了，说于黄龙真人知道，必然受责。且我看老龙，与我分属师徒，众女伴皆与他有私，近来又属意于我，我已立定主意，不肯附从，但是一时无法脱此灾难。倘这道士如能有法术制这妖龙，我纵失身于他，也是情愿。”白牡丹一头走路，一头的想，两只眼睛仍在四处寻找药草。来到了一个高埠之处，看了一眼，百草丛生，遍地皆是，心中大悦。便拿好锄篮，正要上前去采取，猛一抬头，只见对面山腰之内，走出两个人来，恰正是那个道士，后面的是他徒弟。白牡丹注目而视。谁知吕纯阴一路游行而来，正然四下观望，正见白牡丹在对面高埠之处，注目于他。他就立定身躯，细细看那白牡丹。但见他：

年方二八美容颜，体态轻盈第一仙。

两眼秋波如滴水，腰肢窈窕动人怜。

双眉颀秀如新月，口似樱桃一点鲜。

倾国倾城当不假，沉鱼落雁也宜然。

吕纯阳看罢，凡心忽动，慢步向前，低叫了一声：“白氏小娘子，贫道有礼了。”白牡丹正在出神，听他一叫，方才醒悟，见道人站在面前，不觉红晕两颊，还了一礼，轻启朱唇，尊了一声：“道爷，请问姓甚名谁，住在何山洞府，乞道其详。”纯阳此时见他姣态毕呈，含情凝笑，使人怜爱，比前番在店中乍遇之时，更自不同，忙答道：“娘子，你若问我名姓，我就叫同道，住在蓬莱山中，无事遨游至此，得遇小娘子，真

是三生有幸，夙世想必有缘，不知小娘子何以教我？”白牡丹听了纯阳之言，面红过耳，默然无语，只是以目频视椿精，纯阳心已明白，暗想：“白牡丹，本系嫦娥后身，与我原有宿分，我正要度他脱离凡尘，非同凡间女子，不可妄议。彼乃花木体质，吾亦然而试之。况此女飘然出尘，仙机未尽泯灭，其颜色姣美，独钟天地之秀气，纵然与之游戏，于彼亦非无益，况彼有意于我。只是碍着徒弟在此，难以交言，我不免叫他回去，看他如何说话。”想罢，便向椿精道：“徒弟，你可先回山去，看守洞府，三日之后，我便回来。”椿精听说，连忙答应“谨遵师命，”便驾起一朵青云，升空而去。白牡丹一旁见了，心中暗喜，想道：“他的徒弟，均有如此本领，这个同道更不消说，也是不凡了。我只得上前求他度我，不要当面错过。”想完，便走前去深深万福，说道：“同仙长，如不嫌弃，小女子愿拜为师，得侍左右，于愿足矣。”纯阳道：“你现在师事黄龙真人，其道行远过于我。”白牡丹听说，眉头一皱，叫了一声：“同仙长，你且听我说来。这个黄龙真人，虽是我现拜他为师，无如他所行非正，专一采阴补阳，众女伴多已被他所私。我虽投他门下，已有二月之久，不曾把我相欺，今日命我等入山采药，回去时怕他不能放我离山。同仙长若有怜我之情，愿随你同上蓬莱，如若不然，此番回去，交不上药草，定受他呵斥，我情愿至死不受他的辱，还望仙长与我设法要紧。”纯阳道：“此事不难。”说话之间，用手点化一山鸡，登时就变成白氏的一般模样，把一个白牡丹喜的不可言喻，说道：“仙长之法虽好，那妖龙道法也是不低，倘一时现本相，更是不好。”纯阳道：“你莫生疑虑，这山鸡既然经我点化，三日后方能现形。”说着，便吩咐山鸡一席言语，出去哄妖龙，三日之后，就把山离。山鸡听了纯阳吩咐，答应“晓得”。抬起了锄篮，

正要起身，白牡丹一旁见了，说道：“仙长，人虽可以瞒过，只是这篮空空一无所有，如何回复妖龙？”纯阳听说有理，又点化山神土神，登时采满一篮仙草，俱是上品。山鸡用锄荷起，别了纯阳而去。这里纯阳又作仙法，把袍袖一展，立刻点化出小小一座花园，内有各种仙花异草，山亭水阁，无一不备。牡丹一见大喜，情知所遇真仙，便轻移莲步，一同纯阳来至水阁之内，推窗四望，万山在目。阁中桌椅床帐，以及枕衾被褥，色色俱全。纯阳道：“今日对此名花，不可无酒以助佳兴。”说着，向空中用手一指，霎时飞来一只青鸾，背上驼了一瓶佳酿。牡丹上前搬下，摆在桌上，青鸾飞去。又见一对仙鹤各驼一盒，由空飞下，牡丹又复接过，揭开一看，龙肝凤髓佳肴呈现，两只仙鹤飞去。又来一对蛱蝶，大如盘盂。飞至桌前，各驼一只玲珑玉杯。牡丹连忙取下。只见两只蛱蝶就地一滚，变成一对丫环，年纪不过十二三岁，上前摆开佳肴，执瓶斟酒。纯阳即同白牡丹对面而坐，二人一递一杯，互相畅饮。牡丹心中欢悦，加以吕纯阳，本是酒中之仙，后牡丹殷勤劝饮，杯到就干，把纯阳吃得已有八分酒意。白牡丹眉目传情，酒已半酣，他便猗猗玉杯，斟满了酒，走到吕纯阳身旁说道：“同仙长请饮此杯。”纯阳道：“卿何不歌舞一回，以助酒兴。”牡丹便轻轻低声，唱了一套霓裳之曲，又做一回掌中之舞。吕纯阳见了，喜不可言，不觉吃得陶然大醉，忘却仙凡，缚不注心猿意马。牡丹又献出百般媚态，二人便在水阁之内，一同就寝。只因吕纯阳二戏牡丹之后，便惹得后来众仙下凡。欲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戏黄龙山鸡变相 遇铁仙采和泄机

诗曰：

洞宾大醉异仙凡，百草山中戏牡丹。

唯恐龙华道友晓，暂辞十日再归还。

话说吕纯阳，与白牡丹在水阁之内同寝，温存万状，鱼水相投，人间夫妻之乐，不过如是。云雨之际，各尽其能，女虽罢而男不休，男欲休而女不罢。且洞宾本是纯阳，牡丹正当阴盛，自夜达明，两相采战，洞宾连宿三夜，并不走泄。牡丹深以为怪，暗想：“吾今遇此异人，当尽之所长以导之，不怕他不降服。”是夜，效飞鸾之势，逞舞凤之形，尽春意之作为，不能得其一泄。牡丹已是困倦，向洞宾道：“同仙长真异人也，吾今骨软神疲矣。”话说纯阳久恋红尘，恐众道友知觉，乃与牡丹说道：“山鸡在妖龙处，已三日矣。吾已令彼相别妖龙回家，彼如今已出黄龙洞，汝可借此回家，我也归山，料理再来。”牡丹留恋不忍分别。纯阳乃加意抚慰，与之约旬日即来，牡丹方才应允。洞宾把袍袖一展，屋宇园亭全无，仍是一片荒山，牡丹叹服。纯阳说声“请了”，足生祥云，冉冉腾空而去。白牡丹也就循着山路，望家中而行。正走之间，心想：“这同仙长道法，果比黄龙更高，我若得侍奉他左右，何难脱却红尘。”一路想着，已是到了家中。见过父亲，说真人留在山中三日，传受大道。白翁道：“真人即传你道业，只待工夫纯熟，便可飞升。”牡丹应道：“是。”便回到自己房内，朝夕只是思念同道，茶饭俱不要吃。白翁见了以为生病，要去求真人医治。白牡丹说：“不必，只令人到真人处，请假十

日。”牡丹自此安居在家。单等同道人来此，好与他重兴云雨，借以求他度脱红尘，同返天宫，且自不表。

再说黄龙真人，那日打发众女上山采药，候至日夕，众女子各自回呈上药草，均已退去，单不见白牡丹。正在盼望，只见那个山鸡变的白牡丹，已荷了一篮药草前来呈交。妖龙一看，尽是上品仙草，不觉心喜，吩咐备酒与假牡丹对饮。假牡丹辞谢，不敢与师对坐。妖龙道：“今日暂免师徒拘束，各要开怀畅饮，尽醉方休。”于是假牡丹起身，先敬了妖龙三杯，这才归座，相对而饮。饮至半酣，假牡丹持杯劝进，唱了一套山歌，语多狎褻。引逗得个妖龙情意开禁，遂与假牡丹眉目传情，假牡丹亦频频示意。妖龙心中明白，把侍者一概支开，不呼唤，不准入内。众侍者含笑而退。假牡丹起身，走至宴前，逞那山鸡之舞，俯仰翩翩，千态百媚，引得妖龙心中非常快乐，不能尽言，手中托着金杯，笑吟吟的道：“你的歌舞妙绝非凡，快快来饮一杯酒罢。”假牡丹听说，连忙住了歌舞，走了过去，便坐在妖龙身上。妖龙此时望着假牡丹，细细的一看，但见他生得果是不错，有诗为证。

瓜子脸儿羞红晕，两道娥眉翠色鸾。

一缕青丝盘龙髻，两片丹唇樱桃圆。

身穿云縠衣可体，腰间翠带缀玉环。

湖色罗裙拖在地，三寸金莲果是尖。

妖龙看了，不觉神魂飘荡，连忙起身，把牡丹抱到云床之上，宽衣解带，云雨起来。不多时，兴尽情闳，二人相抱而眠。到了次日清晨，起得身来，连忙梳洗，妖龙自去料理他的事情，假牡丹仍在洞中静坐，由此一住三日，把一个妖龙缠得如胶似漆，行坐不离。一直到了第三日清晨，假牡丹想起吕祖之言，三日辞别妖龙，他就不敢违命，只得走至妖龙面前，尊声“真

人，小奴家来此已有三日。老父在家必然悬望。我意欲下山回家一看，然后托词禀过父亲，再行来此多住些时，也就无妨。”黄龙听罢，心想：“这牡丹与我一连三夜云雨，料是经受不起，要回家歇几天，也是有的。好在有人与我解馋，不妨命他回去，省得泄漏风声。”便说道：“你既要回家，我今不能不允。与你约定十日之后，是要进洞来的。”假牡丹答应“晓得”。走出洞门，化一山鸡长鸣而去。这个时节，正是牡丹别过纯阳回家之后，暂且不表。

再说在龙华会上众位八仙，自纯阳打赌下凡之后，也就各自分散，云游的云游，访友的访友，炼丹的炼丹，各有所事，也难尽述。单表铁拐李仙，自从下游凡界，各处济困扶危，救灾恤难，做一些功德之事。这一日来至江淮外海寺，看了看人烟稠密，香火极盛，他就扮一贫穷道人，在该寺挂单，疯疯颠颠，为人治病，人多恶其不洁，往往远而避之。天晚则归庙中向火。

庙中有更夫，夜间闻二童相语，其一曰：“灶间贫道士乃铁拐老仙也，当往见之。”其一曰：“恐触其怒，就要受其钉灾了。”更夫闻得二童之言，记在心中，连忙跑至灶前去看，果见有一道士，正在向火。他便倒身下拜，口称：“仙长”！要求度脱。道士说：“你何知我为仙？”更夫便把二童之言相告。道士说：“如此你但从我而来，即可度你”。说完，便走进了灶门。更夫看见火势正烈，不敢进去，仍去支更了。一日又在途中见道士行走，更夫仍追上前去求度。道士说“你快回到庙内，把二童钉起，便到西桥之上来会。那时我备好船只，停泊水滨。你不必惊怕，只管跳了上船，那就是我度你之处。”更夫回到庙中，果把二童钉起，跑到桥边，但见有竹叶一舟，停在那里，道士在旁催他上去。更夫道：“这竹叶之舟，何能

载重，岂不沉溺么？”那道士闻言，哈哈笑道：“你这人凡念太重，安能脱胎换骨为仙？”说完，自己跳入舟中，冲波逐浪而去，更夫叹悔之至。

话说李铁拐因度更夫不遂，正然驾舟乘云要走，迎头来了何仙姑。铁拐李招之同行，问仙姑从何而来，仙姑说：“有一女子，名唐广贞者，因身害血疾，自别其夫，入山修道。吾怜其志诚，前去度他。”铁拐笑道：“好好，你这个妇人，唯汝无夫，亦要想天下的妇人，尽皆无夫，而人种绝矣。”仙姑笑道：“人尽有妻，汝何独无呢？”铁拐仙笑道：“你说我无妻，可知我留此清白之躯，原以待卿，相与为配耳。”二人正在调笑，只听得旁边有人喝道：“好大胆的野仙，在此做得好事。道友中既有一人奸宿处女，你二人又在此私相调戏，有亏仙家清道。吾要前去上奏玉帝，治汝等不法之罪。”铁仙与何仙姑二人抬头一看，原来是蓝采和，骑了张果老的驴子，来至近前。铁仙连忙问道：“蓝道友何处而至？”采和说道：“吾见蝙蝠精在中条山洞歇息，窃骑其驴周游四表八极。”何仙姑听了笑道：“好了，我们这回可捉住你这盗驴贼。我等二人说句笑话，你就要上奏玉帝，如今你盗人驴子，贼证已全，看你有何解。”铁拐李道：“我等也把他拉去见玉帝。”三个人扭做一团，俱各大笑。那旁又来了一人说道：“你们三人为何相打？”三人抬头一看，原来是曹国舅，大家各自见礼，叙说些别后之事。李铁拐开口向蓝仙道：“你方才说，有道友在凡世奸宿处女，乃是何人，望示我知。”采和道：“原来汝等不知，这道友便是吕洞宾。他日前下凡，各处游行，来至洛阳百草山下，遇见了白牡丹，初次买药调戏，二次与牡丹相遇山中，化点了园亭水阁，两下绸缪。如今纯阳已自回山，约定十日之后，再会。”铁拐闻言说道：“汉钟离常称其徒资质高超，那知他

如此行事，不如我等前去戏之。”何仙姑道：“这倒不可不去。”蓝采和道：“汝等先往，我把张老儿的驴子送去，也就赶到洛阳。”曹国舅与纯阳有师徒之谊，听了三人之言，甚是关心，不应同去。乃假托有事，自回龙华。四人各自驾云分别不表。

单说曹国舅，别了三人，原想到蓬莱山去见纯阳，说知此事，叫他不可去践白牡丹之约。又恐见面难说，不如到鹤岭去见汉钟离祖师，禀明此事，看他作何言语。想罢，拨转云头，一直来至鹤岭，见云房正与湘子对弈，曹仙上前相见，云房与湘子起身相迎，说：“曹道友从何而来？”曹仙便把路遇三人之言述了一遍。云房说道：“这件事纵是纯阳有犯仙教，却也是前世的宿缘。只因那白牡丹是嫦娥转世，他本与纯阳在瑶池王母之前，因敬酒有勾挑之嫌，因此谪下凡尘，以了俗因。纯阳又与铁拐仙打赌下凡，这都是天意注定，非人力所能强移。可是一件，百草山有一妖龙，法力不小，曾经玉帝封为真人。洞宾此去，只怕要开杀戒。只因这妖龙也垂涎白牡丹，日前曾令他上山采草，晚来要想留宿。洞宾就点化山鸡，假牡丹之名去戏弄妖龙，自己便与牡丹同宿山间，日后机关定然泄漏。我与洞宾原有师徒之谊，岂可坐视他堕落仙班。况且铁仙何仙姑亦已前去，我不如此时下山，前去指点于他，叫他早归天界。”韩湘子道：“如此，我亦同去。唯恐纯阳与妖龙开了杀戒，亦好帮助于他。”曹仙道：“如是甚好，我也同去。”于是三人驾起祥云，一同而来。要知以后如何相助纯阳，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何仙姑暗点牡丹 老黄龙明戏白氏

诗曰：

谁把红炉大冶调，陶将皮袋出英豪。

男儿识得机关巧，透出风尘便是高。

话说韩湘子，听说吕纯阳淫宿白牡丹，虽犯仙教，亦是前世宿缘，只是那个黄龙真人，一旦得知，一定不能与他干休，纯阳一人在彼，恐非其敌，如今铁仙虽在洛阳，他必定有意戏耍纯阳，不到那山穷水尽之时，他必不能助力，想践他打赌之言。自想前日蓝仙过海失宝，多亏吕纯阳请神取回，我如今不可坐视其败，致令纯阳貽笑凡尘，且也弱了八仙的名头。想罢怂恿钟离前去指点他，着他速回仙班，勿坠红尘，有亏仙道。曹国舅也在一旁赞助大家同去。云房叹了一口气道：“我早知他与铁拐仙打赌下凡，已存私意。当日我不便说破，只因此番应劫其数者，不止一人，纯阳也有囚系之灾，中间循环报应，不一而足，这也是天意，不能强移。我等此去，不过随时点化，使他知道，聊以趋吉避凶，莫令他堕落足矣。只是此后解铃系铃，出于一人，还得蓝仙出头，求人出来了结此事。”湘子道：“如今且不问后来之事，一步一步走着看。此刻先暗暗到了洛阳，探听探听再说。自古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着收拾起身。钟离顺手取过一张七弦琴，又把宝扇插在背后，同了曹、韩二仙下山而去，这且不表。

再表蓝采和，别了铁拐仙姑二人，跨着驴子，不多一时来到中条山洞。张果老尚未睡醒，采和上前推他说：“张老儿，为何今日如此睡法，失却修真养性的道理。”张果老道：“你

盗我的驴去游玩，又来扰我清梦。我因道友目下要遭劫，睡着了要免除多少是非。你今既把我推醒，从此后各不得安。李、何、钟、曹、韩因那纯阳之事，均已下凡，我与你亦不可以坐视。”蓝采和听了张果老之言，也知劫数已至，万万脱不过的，只得将驴交于张果老，要与他起身，前往洛阳找寻众位道友，大家劝回洞宾，免开这场杀戒。张果老道：“这场杀戒是免不了的，只因嫦娥前世好淫，奔走月宫，屡次谪下凡尘，不能改过，今又在瑶池勾引真仙，致令纯阳思凡下界。他既托身草木，又复与洞宾绸缪，虽是前因，追本穷源，因他大开杀戒。我等此时前去随机应变，不要弱了上八仙的名头，那是道德深处。”采和道：“既如此，我等速去，看看众道友，大家商议，如何见机而作，也见我们的义气。”张果老点头应允，即同采和起身，同驾起祥云，望洛阳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铁拐仙与何仙姑，一同来到洛阳，寻至百草山下，白家村中。铁拐李化作乞夫，何仙姑化作丐妇，走入村中，挨户乞食。行至村东，见有一片生药店，写着“万全堂”招牌。柜台之内，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生得果是花容月貌，十分美丽，坐在那里低垂粉颈，脉脉若有所思。二仙仔细一看，已知这女子就是白牡丹。他原是嫦娥降世，故而生得如此美貌，无怪乎纯阳被他勾引，绸缪三日。如今纯阳回山，所以他正在此思念。二仙看罢，铁拐李向何仙姑道：“你我上前去求乞，把他相试，看他是否还有仙缘。若是不昧本来面目，你便如此如彼的说他一番。”何仙姑答应“晓得”。便立刻走到他门前，叫声：“大姐，你可要行好？”白牡丹正在柜台之内闲坐，心中想念同道人，虽然是与他绸缪三日三夜，细思他所作所为，决非凡人所能，一定是上界金仙来到尘世，何以他并不走泄，是何原故。正在思想，忽听门外有人叫唤，抬头一看，见是两

个乞丐男女，好似一对夫妻。白牡丹看见，心中不忍，便和颜悦色的说道：“你二位何故到此？”二人答道：“特来求乞，兼能治人疑难心病。”牡丹为人极有眼力，况他又是嫦娥后身，夙根不灭，且二人虽是贫穷样子，言语古怪，神气非凡，与平常之人面目不同，心中早已猜透，又是两家仙人前来点化。且不要管他，先与他酒食吃了再说。想罢，立起身来道：“二位既说求乞，请入内面用饭。”二人听说，也不推辞，走入店来，一同坐下。牡丹端出酒饭，十分丰盛。二人吃过于干净，意还不足，又求添菜。牡丹也不管他，就去与他添。二人将饭用好，又求财物，牡丹又与之钱。仙姑便上前与牡丹附耳说道：“我看大姐似有心病。”牡丹道：“我向来不生病疾，大娘不要戏言。”仙姑道：“你之心病，乃是思念同道人耳。”牡丹一听，心中一惊。此事秘密，他何以得知，不觉面红，低头无言。仙姑又道：“你不要瞒我，你二人之事，无人不知。自古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牡丹情知不能相瞒，只得答应道：“是”。仙姑又道：“你知他不泄之故吗？”牡丹道：“正为此事，在此思索，不得其所以然。”何仙姑道：“彼乃仙人，数世金身，何得便泄。你且走近前来，待我教汝一法，你牢牢记在心中，单等同道人来至，你与他交感之时，即以手指在他两肋之间，轻轻一点，必泄其精。此乃迅雷不及掩耳，实是夺生奇方，汝得之可以驻颜益寿，以后清心寡欲，不可贪恋红尘。功行完满，便可返本归仙，切莫泄漏玄机，与他人知道。再者那黄龙真人爱你，前亏山鸡代替，你若再去，即恐难逃他手。我今赐你一枝隐身草，到了事急之时，含在口中，管叫妖龙看不见你。你速即回家，与同道人相会。你若是得了他真丹之后，即求他度脱于你。”说完，二人忽然不见。

白牡丹此时喜之不胜，从前走错了路，跟黄龙学道，如今

新遇的，尽是天上真仙，心中自然快活。又把丐妇所赠仙草，拿在手中观看，不过二指长短一个草叶，有甚奇异，照他说的如此神异，我不免把来含在口中，试他一试。想完，即把此叶含于口内，走进后堂，一众家人不与他答言，一若目中不见有人，牡丹就知此草有灵，也就不便说破，复行走至药店，将身坐下，吐出草叶，放于贴身衣服之内。心中又想那同道人临走之时，曾与我说明，十日之后，即行到来。如今已至十日，何以不见前来，莫非路上又有什么勾当不成？

白牡丹正在胡思乱想，心神不定之际，只见黄龙真人，打发侍者前来叫他，说真人立等有话面问。牡丹听说，吃了一惊，暗说“不好，前日山鸡化做我面貌，已与那妖龙日夜交媾。我今日若去，那妖龙必然要寻旧好，我岂可依从。今日这个隐身草，可用的着了，可见那个丐妇有先见之明。”牡丹正然思想，侍者又催：“速去，真人等久，要不耐烦的。说是你十日之假，今已满了，尚不见到，躲在家里不去，难道就这样不去洞中修道么。”牡丹尚未回答，白老翁从内里走出，说：“女儿，学道不可偷懒，在洞府内，也同在家一般。真人既看你可以教导，所以才令你朝夕在他眼前，无非是要你收心养性，将来好坐功吐纳练丹，这是真人格外优待你的地方。”牡丹听得父亲之言，暗中着急，心想我父那知就里，你只知黄龙真人道行广大，那知他私下贪心女色。此言怎好与父亲言讲，便答道：

“女儿立刻进山而去。”说完，便入房内，换了一身衣衫。他这衣服一换，更显得姣美非常。便与侍者同至黄龙洞而来，按下不表。

再说黄龙真人，自从假牡丹告假出洞之后，朝夕思念，要想与他云雨之乐。心中也知他是嫦娥转世，阴丹至足，与之交媾大有益处。一旦别去，不觉已有旬日，如隔数秋，纵有各妖

女轮流值宿，终不及白牡丹之快心悦意，所以今日假期方满，不见牡丹进洞，心中甚是发急。所以便差侍者去叫唤。侍者去后，他眼巴巴的望牡丹到来，以遂鱼水之乐。正在着急之际，只见牡丹从外走入进来，如获至宝一般，目不转睛往外细看。

牡丹走至座前，正要行礼，被他一把拉住道：“免行礼罢。”两只眼直勾勾的看了又看，恨不得一口把牡丹吞下肚去，只是碍着左右有人，不好太露轻狂。那些女妖早已在旁窃笑，白牡丹此时羞的粉面通红，只得低头不语。黄龙真人又开口道：“修道之人，功夫不可间断。你前日回家之时，我已曾说过，假期一到就来。今日假期已满，我不使人来叫，尚不肯进洞，如何意思？此次乃是初犯，暂不究问。以后再要如此，我是一定要责罚的。你且到后洞先去打坐，用功，少时我就前来传你的诀窍，切不可懒惰，指日就可功成。”白牡丹听了，心中暗骂道：“好一个采阴补阳的老妖龙，那知你被山鸡戏弄，尚不知道，你要想我是不能。况我已与同道人有夫妻之义，自古常言道：女子必要从一而终。”心中如此想，口内连忙答应，便起身走进后洞，把隐身草拿好，倘妖龙进来调戏，便含入口中。妖龙在外与众女子敷衍了几句道法，既回至后洞。见了牡丹，笑溶溶道：“前日与你绸缪太过，至今尚在睏倦。你为何忍心一去不来，使我时刻不安。”忙吩咐侍者，快排酒宴，二人对坐而饮。饮至半酣，妖龙便叫侍者退出，妖龙便想上前去抱牡丹。白牡丹早已知道，便把隐身草含入口内。妖龙猛然不见了白牡丹，心中倒唬了一跳。欲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吕纯阳黑夜三戏 闻琴音随师登天

诗曰：

朝游蓬岛暮苍梧，三戏牡丹聊自娱。

要与黄龙分胜负，老琴竟自返清虚。

话说黄龙真人，正然要去抱那白牡丹，使他坐在自己怀内，同他一共饮酒，牡丹见了如此情形，连忙就把隐身仙草含在口内，登时踪迹不见。黄龙真人吃惊不小，四下找寻，只是不见。连忙唤进手下侍者，说明牡丹之事，俱各惊异。不知牡丹有何隐身法术，也就分头各处乱找。这个黄龙真人，虽是道法高深，只是出身不正，不及上八仙，俱是数世修行万劫不磨的金身，所以何仙姑赐白牡丹的隐身草，一入口内，连黄龙真人也都看不出来，次一等的更不用说了。大家乱了一会，终不得见。白牡丹在一旁暗暗窃笑。黄龙真人恼羞成怒，骂道：“妖婢，竟敢把我戏弄。”吩咐侍者：“速到白家查访，是否回家。如果已是逃回，连白老头儿一齐给我拴来。”众侍者答应而去。妖龙自在洞内，越思越恼，便自斟自饮，不觉就吃了一个烂醉如泥，呼呼睡去，人事不知。

白牡丹此时早已出了洞府，要想回家。又恐人寻见，连累老父受气，只可仍不现身，慢慢的走下百草山来。看见了自家门口，猛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小娘子那里去来，为何面上带着不乐之色？”白牡丹正在低头行走，忽听有人叫唤，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心想之人，不觉呆了一阵，暗道这隐身草，为何不灵了？吕纯阳见他吃惊，便问道：“你为何如此？”白牡丹就把妖龙以及隐身草之事，告诉了纯阳一遍，说：“你如何能

看见我？”纯阳笑道：“这隐身草，只好瞒得妖龙，何能瞒得我？”说着，二人便携手往里而走。此时纯阳也隐了身，只有牡丹一人看见，随同着牡丹走入房中，并坐牙床。不一刻，只听外面烘闹，来了一众群妖，找寻白牡丹。白翁听了，诧异道：“我女进山去，未曾回家。”众妖不信，各处搜寻，不见白牡丹踪影，白翁也是心急。末后寻至牡丹房内，见是空空无人，白翁道：“这就是小女的住房。他若回家，岂不在内？”众妖也就信以为是，他必不能藏在家内，或者另有别情，只得向白翁道：“若你女儿回家，速即把他送来，免得真人见怪。”白翁答应，吩咐了伺候牡丹的丫环：“你姑娘回来，报我知道。”这个丫环原在厢房住宿，连忙答应“晓得”。一众人俱皆出房而去，众妖各自回山不表。

且说白牡丹同吕纯阳坐在房内，见众人已去，牡丹起身出来，到厨房内拿了一壶酒，几样小菜，回到房内，将门掩上，却也不敢掌灯，恐人在外看见。二人对坐饮酒谈心，牡丹诉说妖龙无礼之状：“前亏山鸡顶替，未曾被辱，此次非隐身草定不能免，长此以往，如之奈何，望祈早日把我度脱，同归山林，不枉与你结识一场。”纯阳道：“度脱之事，时尚未至。若说怕妖龙玷污，我今赐你一物，定能使他不敢无礼。”说着取出柄木杵，有三寸多长，说道：“此乃降龙木也。妖龙见必生畏，可以保你永无意外之虞。但我问你，这个隐身草，你在何处得来的？”白牡丹见问，便答说：“只因日前在山采草，遇一白猿在山游戏，遗下了此草，我拾了起来，忽然旁人看我不见，才知此草大有用处。今日果然受他之益，才留下清白之躯。”二人说说笑笑，酒已半醉，连忙脱衣上床。此时不比初次二人在山相会，这回真个久旱逢甘雨。纯阳好似上了天台之路，二人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弄的个牡丹筋疲力尽，洞宾仍不走泄。

牡丹一时只觉身轻似叶，飘入云中，猛然想起那个乞丐是日教他之言，暗道待我试一试，灵也不灵。想罢，正随纯阳恣放心意之际，猛以手指其两胁，纯阳忽然一惊，冷不提防，一泄其丹。牡丹觉有一股热精，直透花心而入，浑身酥麻，十分受用。纯阳立刻起身，说道：“是何人教你为此？”牡丹道：“昨日来一乞丐，那个妇人教我如此的。”纯阳道：“二仙何饶舌至此？”牡丹细问其故，纯阳道：“吾并非同道，乃上八洞仙纯阳子吕洞宾也。他二乞丐乃李铁拐、何仙姑也。”牡丹闻言，心中大喜，力求度脱，恳求再三。纯阳道：“汝乃嫦娥后身，与我本有夙缘。但你尘缘未满，难回仙籍，须待功行完满，方可度得。”乃与牡丹一物，说道：“服此可以脱凡。”说毕，开门腾空而去。牡丹即服其物，从此不复饮食，大有仙意。那知他二人在房内说话之时，丫环在外早已听的明明白白，才知姑娘与八仙吕纯阳有私，连忙报知白翁。白翁听了，怒不可遏，忙跑至牡丹房内，手指牡丹骂道：“贱人无耻，竟敢不守闺训，与吕纯阳有染，玷了清白门风，而且有违师教，何以见人。”牡丹被骂不过，只得勉强辩道：“女儿虽与纯阳有私，如今蒙他赐丹，已具仙姿。那妖龙与我名为师徒，其实他早已心存不良，父亲那里知道。现今众女伴，那个不被他玷污，他无非采阴补阳之功。幸亏日前山中采药，遇着吕纯阳，他知妖龙不正，故点化山鸡，冒替我身，前去与他侍寝三日。昨日我在店中正坐，外面来了乞丐二人。那女乞丐果有先见之明，知道女儿心事，恐怕女儿失身妖龙，赐我一支隐身草，事急含在口中，便不见形。不多时，妖龙果使人来叫女儿，及至洞内，那妖龙已存下不良心意，要与女儿求欢。女儿情急，便含了隐身草跑回家来。这妖龙不见了女儿身子，故吩咐群妖到家来找。女儿在洞中已知明白，回家之时，刚巧走至大门口，便遇见了吕纯

阳，果是真仙，与凡夫不同。临走时赐我金丹吞服，以此谢绝饮食，苦志修行。以待女儿功行完满，他便前来度我脱离凡尘。”白翁当时听得一切之言，才知那妖龙行为不正，也就不再深责于他。况此时他服了吕纯阳所赐的金丹，面上已是不同，变了一派仙气，大非往日可比。心中暗自欢喜，叫声：“女儿，既是你与吕纯阳缔结良缘，这是前世所定，向后好之修行，早得飞升，也不枉为父养你一场。只是惟恐黄龙真人闻知，不肯与你干休，这便如何是好？”牡丹说：“父亲不必忧心，纯阳临走赐了女儿一物，名降龙木杵，可以制住妖龙，怕他怎的。”说着把木杵取出，与白翁观看。白翁接了细细把玩，杵虽不大，却隐隐有万道祥光，就知是仙家至宝，心中想道：“此杵谅必黄龙真人所怕，吕纯阳故而留此，意欲保全女儿不使受污，实有夫妻恩义。但我与黄龙真人数十年交好，女儿又未被他所欺，一日与他决裂，面上似觉下不去。然又恐他不能忘情女儿，再行强硬手段，女儿一定用杵伤他，黄龙真人道法也不为弱，倘若被他逃出此杵，岂不是你们结下深仇。况且你与他亦有师徒之谊，他虽所为不正，不曾玷辱你身，依我说，你也不必伤害于他，只用隐身草保护身体，告诉他纯阳与你早已成了夫妻，女子当从一而终，待他如何回说。”父女二人正在谈论此事，黄龙真人又差人前来叫唤，说真人已知牡丹回家，快些叫他前去，不可违误。白牡丹此时两件宝贝在身，心中已有所恃、全无畏惧，便即时起身把山而进，要与黄龙评理。白翁见女儿进山，唯恐他惹下大祸，也就随后匆匆跟去，心想劝转女儿回家。那知牡丹早已进洞，见了黄龙真人便骂道：“你这妖龙太不自重，你要玷污于我，那是不能的。”且说黄龙一见牡丹进洞，只当是他前来陪不是，那知他口出恶言，心中大怒，说道：“贱婢，忘却前日恩爱，反面无情，如此出口伤人。”牡丹道：

“你莫在那里做梦咧。前日与你相处，乃是一只山鸡，已有三日三夜，你仍不知，尚夸道法高深。”黄龙一听，又羞又怒，喝令：“左右与我把贱婢拿下，打一百皮鞭，看他尚敢目无师长么。”群妖闻命，正要上前去拿，牡丹早已取出降龙木杵，祭起空中。真人一见大惧，恐杵伤身，忙把先天宝珠吐出，把杵托住，不能打下。自己早已现了原身，是一条黄龙，伏而不动。群妖趁势来捉牡丹。牡丹忙含了隐身草，收回宝杵，出了洞府，窃探消息。此时白翁正好进洞，黄龙复了本相，收了宝珠，命人把白翁拿来，问他为何助女为恶。白翁忙说：“请真人细细访查，我实不知其情。”真人不信，要重责白翁。旁边走上一个小妖道：“白翁实是不知，白牡丹与吕纯阳有私，方才的宝杵，就是吕纯阳所赐。他还有隐身草，是什么何仙姑所赐。”真人道：“你何以知得呢？”小妖道：“今日我去到他家中，是一个丫环说的。”黄龙真人道：“如此说来，虽不干白翁之事，也不能把他放了，必须白牡丹前来服罪，方可放这老儿回家。”白牡丹听了，心中无主，坐在山头痛哭。正好纯阳已到，忙问所哭何事，牡丹便诉说一遍。纯阳听了，大骂妖龙无礼，便立刻进洞，把袍袖一展，即刻把白翁救了出来。牡丹见了，便搀了父亲回去。黄龙真人随把宝剑抽出，怒气冲天，不问情由，向纯阳砍来。纯阳用剑一架，走出洞外，正要祭起他的砍龙剑，忽听空中有瑶琴之音。欲知此是何人来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老黄龙领妖追赶 斩腾桥大战群龙

诗曰：

八仙踪迹居龙华，不道黄龙一念差。

率领群妖来乱会，原来只为牡丹花。

话说吕纯阳正要祭起斩龙剑去伤真人，忽听空中琴韵悠扬，知是师父云房来到。连忙走上空中一看，果是云房，两旁还有曹、韩二人。云房喝道：“你下界做得好事，致令道友嗤笑，还敢妄开杀戒。你知黄龙真人也是玉帝敕令主宰中央土神，又与四海龙王是结义兄弟。凡事各相关照，你妄斩了他，四海龙王岂与你干休，快快同我回龙华会去。”纯阳不敢分辩，只得领命随师去。

列位，你道吕纯阳何以去而复返呢？只因他在牡丹处，一泄之后，不敢复至。因自念曾有度尽世人之言，今何不能，乃复游百草山采食灵芝，以补其内丹。忽听牡丹悲哭，不觉心动，遂出来救了白老翁，想用斩龙剑斩了黄龙，以除一方之害。既听云房如此吩咐，也就不敢造次，随师回上龙华，见张、蓝、李、何四友皆在。铁拐谓纯阳道：“嗜酒贪花，皆汝实事，大玷仙教，尚敢妄开杀戒。”钟离说：“你品质高超，今汝有何言？行将奏汝天庭，永堕不得化生之所。”纯阳道：“非是故犯仙教，妄想开此杀戒。说来这节事，众友皆知，牡丹本是与我有宿缘，故去度脱于他，功行完满，返归仙班。若说斩黄龙之事，他虽有玉帝敕封，不该任意作恶，专一采阴补阳，这也是他自取杀身之道，我也不算多事哪。”李铁拐听了大怒道：“任你下界如此作为，留下风流恶名，辱没八仙名誉。骂一声

放荡匹夫，真可谓犯法欺天。”说完拂袖而去。众仙忙向前相劝，张果老向洞宾说道：“汝既做了轻狂之事，便当小心领罪。乃竟饰词掩护，老仙安得不怒。可听吾言，上前谢罪。”果老乃引纯阳到李铁拐钟离之前，下拜请罪。众仙复为告免，湘子乃为开筵把盏，铁拐怒气乃息，然后相友如初，于是开怀畅饮。酒至半酣，互相猜枚为乐。

猛见一阵狂风，拂面而过，飞砂走石，十分利害。李铁拐道：“此处那有这样的恶风，事必有异。”云房连忙起身一望，说道：“原来黄龙真人率领妖兵，杀上龙华会来了。”此时李铁拐已有酒意，听说黄龙率领妖兵追赶纯阳来乱龙华，不觉大怒骂道：“妖龙何敢如此无礼，未免太也欺负我们了，这多是纯阳前去惹下只场灾害。若是使他乱了龙华，岂不貽笑众仙吗。”张果老道：“闲言切莫要讲，须得把他挡住，不可叫他到此龙华福地，乱我秩序。”云房说道：“此事不难。原是吕纯阳惹出来的事，可叫他去把腾桥斩断，止住他的妖兵，然后再与他或战或和，见机行事便了。”纯阳听了钟离之言，那敢怠慢，便手中拿了宝剑起身。原来这龙华会，虽在虚空之际，有一座腾桥，可以通连凡尘，彼等地仙，非得由此径过，不能上天。吕纯阳持剑来到了腾桥，抬头一看，只见黄龙真人已把妖兵领了前来，驾起狂风，正然要把腾桥而过。吕纯阳便把宝剑祭起在空，只听嗑叹一声，哗喇喇已把腾桥斩倒。这些妖兵就不能前进，虽黄龙真人他有道行，奈只是一人，明知龙华会上人多势大，自己有些胆怯，不敢一人前去。又见纯阳手拿宝剑，对面而立。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忽想起四海龙王，不免前去搬请他们前来相助。

想罢，就吩咐妖兵回山，他立刻到了南海，与敖闰相见，如此如彼的告诉了一番。敖闰听了黄龙真人之言大怒，骂道：

“八仙有何能耐，敢登门欺侮他人。”即时就吩咐夜叉，去请东西北三处龙王前来会议，要与八仙作对。不多一刻，只见三海龙王俱到，敖闰一一接进。三龙王见黄龙在座，齐叫：“大哥，原来在此。”连忙上前相见，礼毕落坐，众龙王因问敖闰相请何事。敖闰就把黄龙来请救兵之事，说了一遍。东海龙王连忙说道：“旁人倒还好惹，那吕纯阳神通广大，况有众仙相助，龙华会又是清净福地，此去唯恐不利。大哥与他有何深仇，想不过去。依弟之见，不如不开杀戒，与他和解了和。”黄龙听了说道：“吕纯阳私下凡间，嗜酒贪花，又奸戏我徒弟，两次三番，这也不说。他使白牡丹暗使降龙木杵进洞，要伤愚兄。多亏我用宝珠抵住，已现原身，出乖露丑。众手下相助，把白翁捉住，牡丹用隐身草逃走，纯阳又进洞劫去白翁，愚兄领人追赶，纯阳已随其师云房回上龙华会去。愚兄随后赶到，那知纯阳把腾桥斩了，使我兵不能到会，愚兄一人恐难敌众，故此前来，求众兄弟相助。”众龙王听得黄龙之言，叫喊连天，说：“我们可前去问问众八仙，如何这等下看我们。吾等也是奉了玉帝敕令。他如今斩断腾桥，我等也可到他龙华会。”众龙王就要前去，唯东海敖广在旁默默无言，也不好显然违背众人之意，只得也要同去。敖闰即忙点了兵将，要到那龙华会去战八仙。老黄龙在前引路，一霎之间，早过断桥。他五人原是正神。

无有风暴，只见阴云密布满天，李铁拐已知五龙来到，便命纯阳上前相拦。纯阳闻言，正要前去，张果老道：“我看钟离道友先去的好。你原是汉家大将，善于战斗，而且心性和平，此去若能把言语退了他，省却许多的事。”钟离子一听，手持宝扇，来到阵前，叫声：“黄龙真人请了，众位领兵前来所为何事？”黄龙真人见是钟离来到，早已怒不可遏，便把纯阳相

欺之话细说一遍。钟离道：“这龙华会乃清静之地，万不能容汝等前来此作战。”黄龙道：“你说此话，足见纵徒为恶，一味强词夺理。”说着想着，更是忍耐不住，取了宝剑杀将过来。钟离用宝扇架开，说道：“真人且莫生气。我徒弟虽然不好，只是他此次下凡，与白牡丹绸缪，也是完其劫数，纯系天意，你也不得怨他。只是你即为敕命正神，也该正道才是，为何妄行采补，有类旁门，若是上奏天庭，你也吃罪不起。依我之言，你不如收兵回山，洗心改过，两不相争。纯阳欺侮你，我叫他前来服礼便了。”黄龙真人道：“云房你不必与你徒弟护短。今日既来，我与你见过高下。”说着又是一剑砍来，众龙王指挥兵将杀上。云房一见，喝声：“妖龙休得无礼。”又向四龙王道：“你等镇守水府，未奉玉帝敕旨，私离汎地，妄动干戈，该当何罪？”又向东海龙王敖广说道：“吕岩为你请兵，夺回水晶宫，你不思报答，反来助虐。如此看来，那可怨不得我了。”说着抽出了剑，照着黄龙就是一剑砍来。黄龙便使宝剑架住，两下交锋大杀起来。杀得黄龙一时火起，就忙把先天宝珠祭起，但见祥光万道从空而下。云房就取五火宝扇，拿在手中，照了宝珠用力一搨，那宝珠就滴溜溜的落下红尘。心想就是一剑砍下，暗道且自留情，便说：“妖龙快快回山，不然送你残生。”四海龙王一见黄龙要遇害，大家一齐上前动手。钟离骂道：“众泥鳅休得逞强，待我取你性命。”说着，就把宝扇一连搨了两下，一片火烧死了多少虾兵蟹将。众龙王见火势难当，落荒而走。

钟离也不追赶，回到会上，细把交锋得胜说于众仙得知。张果老听了说道：“众龙虽败，必然心不能死，尤恐他整队而来。不如我等八人分作四面，各人变化了些军马，以迷人之耳目。但设中军令旗一面，摇动之时，四面齐上，以破众龙足

矣。”众仙各道：“此计大妙。”铁拐道：“虽分四路，仍须一人作主。云房本是善战之人，即以云房为主，吾等听他指示。”钟离道：“既然以我为主，汝等当听调度，则一可当百，百可当千，妖兵虽众，管杀他片甲不回。”铁拐道：“当战斗之时，安危所系，敢不唯命是听。”钟离乃命纯阳、湘子在左，采和、仙姑在右，国舅、铁拐殿后，钟离在前，独挡一面，分派已定。黄龙收拾妖兵，果同了四海龙王以及十万水兵蜂拥而来。钟离仗剑而出，当先杀入。黄龙见了，更不打话，挺剑直取钟离，二人又大杀起来。此回各尽其力，战至二十余回合，不分胜负。四海龙王带领兵卒杀上助战。果老见了，摇动旗子，左有纯阳、湘子，右有采和、仙姑，后有国舅、铁拐，四面呐喊杀来。五龙不知虚实，其兵不战自乱，自相残踏，死者无数。钟离督战愈急，八仙各施其宝，把五龙杀得大败。吕纯阳便使斩龙剑斩了黄龙。吕纯阳不道已犯了妄杀之罪。后来四海龙王奏本天王，要拿吕岩治罪，多亏遇一大善之家，把他相救。这人八十岁中上状元，五福全堂，一家荣显。玉帝敕旨斩了白牡丹，纯阳救之不及。牡丹被斩，花魂不散，投花府降生，又结尘缘。纯阳也获罪下界，白蟒又来复仇，下茅坑恢复仙体，仍归正，试斩头，削去道德，降下凡间。老尚书遣水求亲不允，杨思文想思成呆，又生奸，强逼牡丹成亲。铁拐李算卜点化，吕纯阳进房心慌错戏，闹新房假变柳香。花牡丹庵堂修道，吕纯阳二试真心，烧尼庵铁拐变法，纯阳投火相救牡丹，连三赶化身不免有三错，玉帝怒责纯阳，贬去海底千年修道，众道友力救返本还原，白牡丹救封花王，纯阳海底见徒，千年已满，三教主慈悲化身相救，度八仙仍到仙班。这一些热闹事情，请看下文，便知详细。

第十七回 纯阳子剑斩黄龙 铁拐李火烧东海

诗曰：

仙家妙法岂寻常，塞海移山本不难。

欲知道术无穷处，书中玄妙细参详。

话说前回书中，说的是黄龙真人约同了四海龙王，要到龙华会，去找寻吕纯阳与八仙赌斗，钟离使吕洞宾把那腾桥斩断，众龙王不能前进，八仙又设四面埋伏之计，把众龙王杀了一个大败，唯有黄龙真人心中不服，再与四海龙王，聚集些残兵败将，仍与云房众仙大战，此时两家胜败未分，奋力争斗，各施法宝，云房本想使动他的风火扇，善心一动，尤恐怕伤了黄龙之命，况且他也是万劫修行，好不容易的，才得玉帝封为中央土神，是以不肯用宝伤他，二人又战了二十余回合，黄龙真人渐渐的招架不住，四海龙王带领虾兵蟹将，一齐杀上助战，这边张果老见了，连忙摇动旗子，左有纯阳、湘子，右有采和、仙姑，后面又有曹国舅、李铁拐，四面呐喊杀来，五龙此时也不知虚实，其兵不战自溃、互相残踏，死者无算，钟离督战愈急，众八仙各施法宝，唯有李铁拐忙把他那神火葫芦祭了起来，烧得那一些虾兵蟹将逃得杳无踪影，四海龙王看见力不能敌，也就各自逃回东海，众仙随后追赶，唯有黄龙真人与钟离拚命相争，钟离不忍伤黄龙之命，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同了众仙友，正在追赶四海龙王，忽然心中一想，此祸皆由黄龙而起，若不治服于他，如何能罢兵息战。遂拨转云头，此时黄龙正把宝珠显出，映得如同水晶城一般，与钟离二人相持不下。吕纯阳看见，心中大怒，登时念了秘诀，

祭起了他那太乙斩龙神剑。只见半空中瑞气千条，霞光万道，虽然那黄龙真人道法深渊，怎奈此剑，已是尅住了他的本身，知道势头不好，正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恰要借土遁逃命。说时迟、那时快，不料他的先天宝珠，已被这太乙神剑之气，逼得光明变为暗淡，舍下之物，堕落于地。这也是黄龙真人修行不正，专以采阴补阳，故而该遭此劫数。那一颗宝珠落地之后，黄龙真人登时现出了原形，乃是一条三丈多长的大黄龙，口中尤自哀求饶命。吕纯阳与他乃是情中之敌，此时那肯罢手，便指着太乙神剑，从空中飞下。钟离见了正要拦阻，一时言之不及，只听的嗑叹一声，那一颗龙头，早已与身子两下分开了。

吕纯阳斩了黄龙，便收了太乙神剑，上前来与钟离相见。钟离曰：“你今私开杀戒，获罪于天，倘若上帝得知，必然降罪，如何是好？”纯阳道：“这黄龙修行不正，罪大恶极。杀之为凡间除了一害，何罪之有？”钟离道：“黄龙乃是玉帝敕封之正神，虽然他罪有应得，究竟我们不能把他斩却。原该奏明了玉帝，治他的罪方是正理。你如今先是把他斩了，那四海龙王岂肯干休，必然冒奏天庭，那时玉帝震怒，我等八仙岂能辞责？据我看来，你快到凡间，找一个积善人家，暂为躲避，以后不可做那非分的行为，以免失却本来面目，是为至要。”吕纯阳听了钟离之言，连忙答应“是的”，随即来到蓬莱岛，吩咐了徒弟椿精，好生看守洞府，自己又催云来到东海岸旁。只见四海龙王，正与众位仙友，杀得热闹。李铁拐祭起了他那神火葫芦，顷刻之间，把东海之水已是烧干。众龙王见势不敌，便领了东海龙王的家眷，一齐逃往南海，以避火灾。其余逃不及的，均被神火葫芦之火烧死。纯阳见了心中好不欢喜，上前见过了这六位道友，自己也把斩了黄龙告知众仙，互相庆贺。

且自不表。

再说钟离回到龙华会，知道众仙友未回，恐怕生出大事，随后也就架云，来到东海。众仙友相见毕，张果老道：“今日我等所做之事，倘若玉帝知道，降下罪来，如何是好？”李铁拐道：“此事虽为纯阳所起，只是那黄龙的恶贯满盈，修行不正，应该受此劫数。”钟离道：“二位仙友之言虽是有理，只怕这擅杀之罪，也是难逃。”蓝采和道：“虽然如此，我等必须大家商议，不能叫吕仙一人受过。况且四海龙王，也不该帮助黄龙行凶，妄动干戈，是必罪有应得。加以前次东海龙王敖广曾纵容白蟒妖，抢劫我的花篮，多亏吕仙把二郎真君请了前来，把白蟒妖捉住斩了，这事玉帝已是知道的。当初我们不肯奏玉帝，说那东海龙王有纵容之罪。他如今反助黄龙肆虐，岂不是以德报怨么？”张果老听了蓝采和之言，便说道：“我们且到龙宫内，去商量一个万全之计。”众仙齐声应道：“有理。”

于是众八仙一同来到水晶宫里，寻了个雅致的所在，各自坐下会议。钟离便首先发言道：“依我之见，仍叫纯阳去到凡间，找一个大善人家，暂为躲避。我等住在龙宫，听候四海龙王的消息，再行定夺。”众仙均各赞成，且自不表。

再说四海龙王，领了敖广的家眷，逃到南海敖闰那里，均各无精打采的坐下。西北二海龙王说道：“今日我们所做这件事，据我看来，真有些不值得。平日听闻那黄龙大哥的行为，很不正道，加以上洞八仙与我们毫无恶感，怎去与人寻事，如今这样失败，岂不是事不三思，徒贻后悔么？”敖闰只是长叹不言。敖广道：“已往之事，不必说了。只是目今八仙，把我的东海烧干，望三位贤弟，帮助为兄报了此仇才是。”敖闰道：“虽是我等一时冒昧，然而八仙做事，亦太绝情。但不知

黄龙大哥，此时胜败如何？可叫探子两名，去到东海与百草山，探听明白，再行设法。”

不多时探子回报，说“黄龙真人已被吕纯阳用太乙神剑斩了。百草山黄发道人，恐八仙捣乱他的山洞，已各处帮兵求救，众八仙均在水晶宫饮酒作乐。”敖闰道：“这叫作自送其死。”敖广道：“此话怎讲？”敖闰道：“今八仙住在龙宫，已失地利。我等可趁黑夜之间，决了四处之水，淹他一场，岂不是好。”敖广道：“此计大妙。”西北二海龙王也说道：“好，立刻传令调动人马，前去水淹东海。”众水卒答应，各自安排去了。

敖闰又与敖广道：“你可遣人召集部下，暗地埋伏。待今夜水淹龙宫之时，倘若八仙逃出之时，好与他接战。”敖广依言，使人埋伏去了。四龙王随即全身披挂，等候今夜行事不表。

再说众八仙，在水晶宫内，吃酒已毕，不觉天晚，众八仙已是困倦，大家在此住宿一夜，且待明早再赴龙华。说完，各自睡了。唯有张果老年纪高大，心中有事不能安睡。忽听得水晶宫外，人声鼎沸，似有水浪声音，心知有异，连忙叫起了众仙，说道：“外面人声汹涌，恐有敌兵来到。”众仙道：“彼已大败，安敢再来。”李铁拐道：“兵法有虚有实，不可大意。又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皆兵家最要之著。吾等身处龙宫，已在卑下之地，况有不善水性，倘彼决水一灌，岂不均成鱼鳖么。”

汉钟离一听，猛然省悟，忙令洞宾出去探听。言还未了，只见潮头汹涌，往水晶宫直射。众八仙欲逃无路，放出神火亦无效用，水已浸至八仙身旁，均各惊慌失措。唯有曹国舅腰中所系八宝带，嵌有避水宝犀，所到之处，均皆无水。众八仙见

了大喜，一齐跟着曹国舅走到岸山，奔至一个小山上去看望。
真个是：

任你波浪层层起，站在高冈不惹身。

话说四海龙王，决水灌了龙宫，不见八仙踪影，总以为溺死了，均各欢喜。敖广看宫中珍宝俱在，连忙备酒，敬谢三位兄弟，又犒赏了四海水兵，且自不表。

再说众八仙，在山冈看见水势滔滔，心中好不难受。纯阳道：“彼等如此心恶，以水淹溺吾等，吾何不以土掩之。”众仙道：“计将安出。”纯阳道：“如今四海龙王皆在东海饮宴，我等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将泰山推倒，填于东海之内。这也是还一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报水淹之仇了。”众仙道：“此计大妙。”于是众八仙，一同来到泰山。先将沙石尘土运动，然后八仙分作八面一齐努力，把座极大的泰山，移在东海上面，八仙各自松手，只听得哄咙一声，震天的响，那座山已倒入海中，霎时之间，真个沧海已变桑田。八仙看见拍手大笑。钟离道：“这也可以报那水淹之恨了。”又叫纯阳快到凡间而去。

再说四海龙王，正在饮筵，忽有水卒前来报说：“有许多沙石尘土翻于海面。”敖闰道：“莫非八仙不曾淹死，以土填海前来复仇么？”东海龙王敖广便吩咐夜叉前去探听明白。不一刻，只见水卒夜叉纷纷跑了入来，报说“不好，泰山已要崩下来了。”众龙王一听，各自心慌，连忙吩咐水官众人速速逃避。言还未了，只听哄咙一响，泰山已压了下来，不知众水卒和龙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众八仙移山填海 四龙王表奏天庭

话说四海龙王，正与众水官逃走，只听震天的一声响，泰山已是倒下，压死了水族无数。东海龙王敖广回头一望，只见宫殿已成平地，不觉放声大哭，口中吐出鲜血，大叫“气死我也”，倒在海岸不省人事。三位龙王看见，连忙上前扶起，同投南海而去。东海龙母听得这信，也哭倒宫内。敖广此时闷闷无言，涕泣不已。敖闰道：“大哥不必心焦，且自养好病体。待吾再施一计，管叫八仙死无葬身之地。”东海龙王敖广连忙问道：“吾弟有何妙计，快快说来。”敖闰道：“依我之见，八仙已是犯了四罪。”敖广道：“但不知那四罪？”敖闰道：

“擅斩命官，火烧龙宫，平治泰山，填塞东海，犯此四罪于理不容。倘若玉帝知道，必然降罪。我们如今写表奏闻玉帝，倘玉帝震怒，降下罪来，八仙怎敢抗命？倘若抗命，必至遣将征讨，吾以精兵助战，则八仙可擒而杀也。”敖广道：“吾弟果然神机妙算。就烦吾弟把那奏稿写好，奏上天庭便了。”西北二海龙王一旁说道：“不可。依弟等之见，此事不必如此。我想上八仙道高德深，乃是老子教下。我等上奏天庭，八仙岂不上本辩论。况且大哥从前纵容白蟒妖，占住水晶宫，抢夺蓝仙花篮，多亏吕仙，请了灌口二郎前来捉拿白蟒妖，奏明玉帝，把白蟒妖斩了，已把大哥之事，全不奏闻玉帝，也是他们的好处。只因我等误听黄龙大哥之言，动了杀戒，弄得家破人亡。据我二人说来，此时还是私和为上。只要他们仍把泰山移回原处，从此永息干戈，也免得到那玉帝面前去，多生这一番是非，岂不是好。不知大哥意下以为如何？”敖广说道：“三弟四

弟，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今日与众八仙，事已破裂，决不两存。”说罢，便叫：“二弟快些缮就稿本。”敖闰道：“大哥不必着急，且待我缮就稿本，大家再为斟酌行事。”随即提起笔来，写好一篇奏稿，送与敖广观看。西北二海龙王，也一同参观。只见上写道：

东海龙王臣敖广奏为八仙纵横擅开杀戒事：窃臣奉命坐镇东海，谨守天规，波浪不兴，鱼龙咸伏。海滨千种，不乏灌溉之功；良田万顷，全仗润滋之力。今有上洞八仙吕岩，不守清教，私下尘凡，三戏白牡丹，纵情极欲，黄龙相谏劝，反遭斩杀。适臣巡视该地，见彼肆志猖狂，谕令自行请罪。谁知恼羞成怒，更启擅杀无辜，纠合同党七仙，迫臣东海。臣出无奈，发兵自卫，被李铁拐用神火葫芦烧毁龙宫，施法移泰山，填平东海，使涓滴无归，水族失所，罪犯天条。望正法于不赦，事干切已，故上表以陈情，臣稽首顿首，敬候天裁，不胜屏营之至。

敖广及西北二海龙王看了奏稿，均极赞成。敖广立时更换朝服，上奏天庭。

玉帝阅表，果然大怒，便命：“天将赵元帅前去查看，若果有此事，可把吕洞宾擒来见朕。”赵元帅领旨，走出南天门，正遇南极仙翁，说道：“元帅此番前去查办，不可听信敖广一面之词。其中尚有许多委曲，必须凭公办理才是。”赵元帅口中答应：“遵命。”心内很不以为然，因他与黄龙乃同师道友，又与四海龙王交谊甚厚，适好玉帝命他查办，正要与黄龙报仇。别了南极仙翁，一直驾云，来至东海。降落云头，仔细一看，只见一座泰山，果然移去成了平地，东海已变桑田。不觉暗骂：“纯阳枉为上八洞之真仙，如此狠心毒意。玉帝命我查实，即行征讨，我不免传令天兵天将，到此会合，前去征讨便

了。”

正说之间，只见四海龙王已是前来迎接，把赵元帅请至南海款待，酒席筵前备诉八仙之事。赵元帅心存偏袒，不分皂白，即令值日神将，手持大令调来一万天兵天将，要去征讨八仙。便问四海龙王：“今在那里？”敖广道：“现今八仙均在龙华会上。”赵元帅听说，便别了敖氏弟兄，领了天兵，竟望龙华会而来。四海龙王见了大喜，各自点兵前来助战，且自不表。

再说众八仙，自纯阳二次下凡去后，七仙正在龙华会饮宴，忽然听得外面喊杀之声。众仙走至外面一看，只见许多天兵排开，为首一员天将，乃是赵元帅，立马捉刀，耀武扬威，口中大叫：“奉旨征讨八仙，快快将吕纯阳献了出来，汝等七人尚可原宥。若是执迷不悟，一概拿去治罪，休怪我赵某无情也。”众仙一听此言，俱各大惊。李铁拐心中一想：“此必是四海龙王冒奏天庭，所以玉帝听信龙王一面之词，发兵前来征讨。”张果老道：“如今天将既已领兵来到，我等可出去与他说清。待明日奏明玉帝，听凭治罪。”众仙道：“果老之言有理。”众仙便一同出到阵前，拱手说道：“赵元帅，你且先请回天。现今吕纯阳已下凡度人去了，我等明日早朝，一齐去见玉帝，奏明一切前情，听凭玉帝定罪。”赵元帅道：“此乃奉旨之事，岂可等待明日。快快同我前去便罢，若不然，我就要传令捉拿，莫谓赵某不看同班之情了。”众仙一听赵元帅之言，不觉一齐动怒，同声喝道：“赵元帅，你好不懂交情，怎见得我等罪恶重大，妄言‘捉拿’二字”。赵元帅道：“你等移山寨海，放火杀人，这样的罪恶还不大吗？”李铁拐道：“谁人见证？”赵元帅道：“东海龙王敖广有表奏明玉帝，玉帝故命我前来捉拿汝等。”李铁拐道：“玉帝怎听敖广一面之词，不细察情由，便

差兵将前来肆行猖獗，此是何故？”赵元帅道：“我只知听从玉帝命令，那问你等的是非曲直。”说完，手持大刀，向李铁拐砍来。李铁拐不理，钟离又见龙王领兵在后，心中大怒，便挺枪而出。赵元帅见钟离出马，便舍了李铁拐，来与钟离接战。两马相交，刀枪并举，二人大战百余合，未分胜败。只见天兵阵后敖闰出马，曹国舅出来敌住。西北二龙王见了，也持懿上前助战。蓝采和、何仙姑又向前迎住厮杀。随后东海龙王敖广领了兵卒杀上前来，韩湘子连忙出来敌住。十骑马上上下下，来往相持，足足杀了两个时辰，不分胜负。龙华会上，众仙友看见，暗暗喝采。忽听阵中一声响亮，钟离马失前蹄，已跌下战马来了。赵元帅一见大喜，便手举大刀往下直砍。李铁拐早已看见，就把铁拐飞去，打中赵元帅手腕，已把大刀弃落于地，拨马逃走。众仙乘势把四龙王杀败，追至南海，方才收兵。

七仙回到龙华会，众仙友持酒庆贺。张果老道：“我等这事，已成骑虎之势。今日虽胜，明日必有天兵前来，还望众仙友帮助才好。”当有齐天大圣孙悟空笑道：“众位道友不必心慌，只管任情饮酒。倘若天兵再来，只恐老孙这一根金箍棒，就要开荤了。”众仙知道老孙的性情，恐其惹出大祸，连忙谢道：“大圣你如今皈依佛道，还须慈念为本。但求大圣镇住这龙华会便了。”孙悟空听言，不觉哈哈大笑，说道：“究竟你们胆小，我不过是句戏言。你看这些天兵神将，还经得起我只根金箍棒么？就是他们再要前来，老孙定要出去，与众道友排解此事，才是道理。”众仙各自称谢，按下不表。

再说赵元帅被李铁拐伤了手腕，回至天庭，即时奏明玉帝，具说奉旨查勘之事，果然是一座泰山，已倒在东海之内，东海已是填为平地。又查得吕纯阳曾在洛阳，与黄龙真人门下白牡丹，三次宣淫纵欲，被黄龙真人知道，训饬白牡丹不该引诱吕

纯阳同犯杀戒，玷辱仙规。谁知纯阳暗地赠了白牡丹降龙木杵一柄，把黄龙真人打出原形，幸有先天宝珠抵住，不曾伤命。黄龙真人因此气忿不过，方才去到龙华会，与纯阳理论。谁知纯阳一味恃强，竟用太乙斩龙神剑，把黄龙真人杀了。因此东海龙王敖广，又出面理论。他同党李铁拐相助为虐，又用神火葫芦把龙宫烧毁，逼得敖广栖身南海，可见杀人放火之事，也是实在。臣遵旨率兵征讨，八仙仍复逞强，并说吕纯阳不在龙华会，已到凡间度人去了。臣当时就要他七人前来见驾，那知他竟敢违抗旨意，与臣交锋。铁拐伤臣手腕，有伤可证，逼迫龙王敖广即避南海。伏望我主，再派猛将前去剿除，以彰天威而伸法律，是为至幸。”

正奏完讫，适值四海龙王又上一表，玉帝登时看毕，不觉大怒，便要差派兵将。阶下走出太白金星，俯伏奏道：“陛下且慢发兵。臣想八仙，乃道德高深，万劫不磨之体，大道已成。现今之事，其中必有原故，望陛下不可听一面之词。依臣愚见，不如且待数日，看八仙可有辩本奏呈，如不然，再可差人去到凡间，把吕纯阳捉来审问明白，再为定夺。至于白牡丹他与纯阳本有宿缘，不知怎样又把黄龙斩了，闹出移山寨海的事来。问明之后，再遣天兵天将前去捉拿八仙定罪，也是不迟。”不知玉帝如何答应，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梁灏修造洛阳桥 观音显化成善举

话说玉帝，听了太白金星所奏之言，点头说道：“依卿所奏，暂不发兵。”便差托塔天王李靖前到下界查明，再为定夺。托塔天王李靖领了旨意，不敢迟误，竟到凡间而去，且自

不表。

再说吕纯阳奉了师命，二次下凡，回到蓬莱山，仍想把徒弟椿精带了，一同行走。吩咐山神土地看守洞府，椿精随即收拾，与吕纯阳下了蓬莱山。纯阳心中一想，此番不如先到洛阳地方，看看那白牡丹近日功行如何。仍以医病为由，同了徒弟椿精，一直望洛阳而来。不多几日，已到洛阳地方。只见三街六市，人烟辐辏，真可算繁盛之区。听见人说，这个工程不小。纯阳屈指一算，早已知其来历。原来是洛阳有一大善人家，姓梁名灏，自幼奋志攻书，年已八十，尚未得第。其妻蔡氏，极其好善，凡有地方善举之事，赞成提倡，毅力而行。凡亲戚故旧，沾其实惠，不胜枚举。梁灏之祖父梁士仁，曾为刺史之官，平生善政极多。其父家学渊源，身居显宦，亦是忠君爱民，是以家中田园万顷，广有金银。夫妻二人均是乐善好施，故时人皆以梁善人呼之。那知梁灏虽是好学不倦，而为人极其端正，不肯钻营运动，是以年至八十，偌大的家财，不曾博得一官半职。适值这年洛阳大遭干旱，民不聊生，梁灏欲想一赈济饥民之法。恰好洛阳桥坍塌下来，无人修理，因此桥工程太大，筹款非易。梁灏便呈明官厅，自愿独力修造此桥，以工代赈，救济这些饥民。谁知家中的金银已要用尽，这洛阳桥尚不曾修好一半，心中未免着急。常言道：善心一动，上天感应。当时惊动了南海紫竹林中观音大士，化身一个年老婆婆，来到洛阳桥边，把些木花丢入水内，变成了鱼。这班工人捕鱼吃过之后，做工更是勤力。梁灏看见，甚是惊异，便问此鱼何名？婆婆道：“此鱼名曰素蝗。”梁灏再看此鱼，并无肠杂与血，知这婆婆有些来历，便上前双膝跪下，请问贵姓何名，居住何处。大士说：“善士，你也不必盘问我的名姓。我因你修造这洛阳桥，工程浩大，知你的家财不敷应用，老身自幼学得些小小技

术，前来相助于你。”说完，立刻架起祥云，冉冉腾空而去。梁灏一见，知是南海观音大士前来点化相助，连忙吩咐排了香案，望空拜谢。拜过之后，立起身来，只见站了一位道者，生得五官端正，飘然有神仙气概，旁首立着一个童儿。那道士向了梁灏打一稽首，说道：“居士请了。”梁灏忙还礼，口尊：“道爷请了，不知那座名山洞府，到此有何事故？”道者答曰：“适才这一位年老婆婆，以木花变鱼，助工人之食料，有鱼无酒，极少佳趣。贫道久居蓬莱山岛，自幼学得一个以水变酒的法子，许久也不曾演试。今日值此大工繁兴之日，不妨试用一回，俾与众人吃个大醉，或者工得速成也未可知。”说完，便拿一个木圈，望水内一丢，但见那个圈中之水，便酒气芬芳，涌了出来。梁灏即叫众工人，各拿器皿来取酒。其味非常佳妙，况且吃酒之后，更是非常高兴的做工。梁灏知这道者定非凡人，连忙相请到家中，设素筵款待，请问姓名。道者仍以“同道”二字相答。原来这位道士，正是吕纯阳。他见观音大士，以木花变鱼餵饲工人，已是驾云回到紫竹林去，他便借著化酒，以与梁灏相见，一来要帮助洛阳桥成功，二来要指点梁灏成名。二人饮酒之间，说起经史文章，指悟梁灏无穷玄妙。后来八十二岁，仍中头名状元，至今传为美名。梁灏又言及“此刻桥工尚未一半工程，我家中金银快要用完，如何是好？”纯阳道：“居士不必着急，贫道自幼亦曾学得点金之术，我此番亦有意相助于你。”说完，便把桌上石砚用手一指，顷刻就化做黄森森的一块金子。梁灏见了，心中惊异，便问道：“此金日后还能返本复原否？”纯阳道：“此物若要返本还原，须待五百年之后。”梁灏道：“同道人，如此说来，这金子是万万不能用的。若是到五百年后，一旦这块金子还了本原，仍是一块石砚，岂不苦了这得金之人么？”纯阳听了把头一点，说

道：“居士此心，不但后来富贵延年，并且还可得证仙果。我如今暂且助你目前急用，到那五百年后，贫道自当设法收回，不使得金之人吃亏。”说罢，便叫梁灏吩咐家人，去到工程厂，把些石屑着工人拾几担回来。纯阳便大施法力，不到一刻工夫，把这些石屑全行化做黄金，大约有三四十万两之谱。梁灏见了，心中大喜，不愁这桥造不成了，便留同道人家中住下，无事之时，二人吃酒论文，梁灏自此学问日进。光阴似箭，不觉又是过了一个多月。那洛阳桥，七十二个桥洞，已是修好了三十六个，多亏了同道人之力。有一日，梁灏正与同道人饮酒，忽家人前来禀说：“洛阳桥下，来了一个美貌女子，在船上引人投银。”梁灏听了，心中纳闷。纯阳屈指一算，早已明白，知是观音大士化身前来，诓骗恶人银两，以为添助洛阳桥工程，暂时不肯与梁灏说明。

再说观音大士，一心要帮助梁灏完成这洛阳桥的善举，知道梁灏家财不能够用，回到紫竹林后，便叫善才龙女，把那莲花宝座，登时化做一只航船，护法韦驮，变做水手，把船来在洛阳桥下。大士便把龙女变做一个美貌佳人，打扮得千娇百美，令人一见心动神移，坐在船中，哄动了洛阳多少的人，前来观看，真个非常标致，但见他：

蛾眉带秀，凤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风，面似姣花插水。
体态轻盈，不让汉家之飞燕；风流性格，俨同吴国之西施。
正是蟾宫仙子谪人间，月里嫦娥临下界。

众人见了，个个称羨。内中有一个土豪，家财巨富，广有田园，家中已有十数个妻妾。此人名叫张横，今日来到洛阳桥下，看见这个女子，果然生得非常美貌，家中这些妻妾，并无一人能及此女，当时起了爱慕之心，非要得此女回家取乐不可。又听得这年老妇人道，只要能把银子投中女子身上，便把

这女子与他为夫妇，便吩咐安童去到家中，把银子取了十锭前来。他那里知道，这个女子，是菩萨叫龙女变的，特地来诓骗这些痴心妄想、以及得来不正之财，使他暗中消耗。

这也是梁灏的桥工该当成就，故此张横见色心迷。待安童把银子取到之时，这张横将银子接过在手，便拿了一锭元宝，照着这女子身上打了过去，远看以为打中，谁知离这女子身上尚有数尺，那锭元宝，已跌入船舱去了。一连十次，均是如此。张横气忿不过，又叫安儿回去，把库中的银子抬了前来，如不投中，誓不干休。不多一刻，银子抬到，张横便又拿着抛掷，只是不中。又吩咐安儿帮着来打，不料这银子掷去，好似蛱蝶纷飞，全落于船舱之内而去。张横更加大怒，又叫再去把库中银子抬来。

这话一哄传出来，不论远近村庄，城中富户，均各带着银子来到，要妄想中女子。连那七十二行，以及士农工商军政各界，起了妄想之心者，无不带了银子前来，希冀投中这美貌佳人。看官，你想这乃是观音大士叫龙女化身，故借此消耗这些不正当之钱财，肉眼凡胎的人，如何知道，那有一个能投得中的呢？这个张横迷心不悟，一连投了三十多日，把他家中那些造孽留下来的两库银子，丢得一个干干净净，仍然未曾打着，气得死去活来的。

忽听得船中，那个年老妇人，大声叫道：“张横，你的两库不正当来的银子，我都与你收在船中。你从此回心作善，日后还有好处，若是仍然任心妄为，欺压良善，尽做的不道德的行为，只怕日后死了，要打这阿鼻地狱。万世不得复转人形。”说完，便吩咐舟子开船，把一个张横唬得好似泥塑木雕的，眼睁睁望着他去了。这船走不多远，只见桥上跑来一人，口中大叫道：“好一个骗银子的婆娘，我也丢银子来了。”究竟不

知这是谁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吕纯阳梁府避难 白牡丹天宫受刑

话说船上听见有人叫喊，观音大士吃了一惊，知是吕纯阳有心前来戏耍。尚未开口，只见一锭银子，已打进船中来了，已把这女子打个正中。那知这日白牡丹因老父亡故，前去拜扫坟墓回来，其船正由此过，被观音大士运动玄功，用一金蝉脱壳之计，将牡丹的坐船摄至，把吕纯阳这锭银子，正打在白牡丹身上。大士已同龙女、韦驮化身去了。吕纯阳一见打中，不觉大笑。

那白牡丹正坐船中，只见一锭银子，打在自己身上，吃了一惊，听见有人发笑，抬头一看，原来是吕纯阳站在洛阳桥上，心中好不欢喜，便高声叫道：“那不是同道兄么？”纯阳闻得女子叫唤，仔细一看，原来是白牡丹。屈指一算，方知观音大士用法力把白牡丹摄来，自己用隐身术已是走了。纯阳便与白牡丹二人相见，且自不表。

再说南海观音大士，将这些银子运动神力，全数丢在梁灏后花园内，命韦驮化一道者，说与梁灏知道。梁灏连忙焚香，跪谢菩萨帮助之德。梁灏既得了大宗银子，更加日夜催促赶紧修造这洛阳桥。

且说白牡丹与吕纯阳见面，叙起离情，才知白老翁因黄龙之事，被黄发妖道捉去，囚在山中，忧愤而死，后来白牡丹盗出尸身，葬在山前。二人正在谈论，纯阳忽然心血来潮，屈指一算，不但牡丹有劫，而自己也要想一个避劫之法。向白牡丹说明，叫他好生在家修道，等劫至我再前来相救。白牡丹闻言，

唬得倒在纯阳怀内，只是啼哭。纯阳又再三谆嘱一番，方才分别。随后又到梁灏家中，梁灏把观音大士助银与他修桥之事，说了一遍。正说间，只见半空落下一张简帖下来，乃是大士告知吕纯阳说，是玉帝已敕托塔天王李靖同了雷部正神，下界捉拿于你，此乃天命，不能违抗，但临期设法躲避，便以后少为八门教场游戏之事，免失仙家雅教。纯阳看罢简帖，心想大士之言不错，若不遵从玉帝敕旨，岂不成了叛仙，何不就烦梁灏善人，与我解脱此厄罢。即时向梁灏打一稽首道：“居士，你知我为谁？”梁灏曰：“修善之道长也。某早料定非凡人，但不敢请问真实名姓耳。”纯阳道：“实不相瞒，某乃世间传说之吕纯阳也。”梁灏听了，连忙拜道：“某诸多冒犯，望乞吕祖海涵。”纯阳道：“居士，何必多礼。某正有事相求，望勿推却。”梁灏道：“吕祖若有用某之处，定当效力。”纯阳道：“待某把此事原委说明。只因前在上界，我与众道友打赌，说要度尽世人，李仙与我击掌，我便带了徒弟下凡，来到洛阳地方，遇见女子白牡丹，他原本月殿嫦娥降世，我因此暗传大道，把他相度。那知他曾拜黄龙真人为师，这黄龙所为非正，专以采阴补阳，是我相赠降龙木杵一柄于白牡丹，恐其黄龙肆行非礼，可将此木制他。谁知后来黄龙果然行强，被白牡丹一杵打去，现出原形。黄龙后知此杵，是我所赠，纠合了四海龙王，来到龙华会寻我报仇。我使用太乙神剑，把黄龙斩却，四海龙王心不甘服，决水淹我众仙，我等把泰山推倒，填塞东海，铁拐仙又用神火葫芦，将东海之水烧干，四海龙王便先上表，说我等八仙之过，玉帝命赵元帅查察，不料赵元帅偏袒一方，硬奏派天兵前来征讨，我等大怒，把他杀败，是钟离仙叫我下凡暂免其祸，谁知赵元帅回奏玉帝，此时差了托塔天王李靖同著雷部正神，前来捉我问罪，这雷部虽是正神，也抵不住

我的法力，若再把他们伤了，岂不罪上加罪，若随他们前去，又弱了上八仙的名头，左思右想，不如求居士与我救护一时，日后再行上表分辩。”梁灏道：“但不知用何法术，能以救护仙体？”纯阳道：“也不用什么法术，只于明日午时三刻，把贵宅的五福堂收拾出来，供在堂中。贫道在内奉诵道德真经，居士当门而立，雷部不敢入内，只要午时一过，雷部已回天复旨，则无事矣。”梁灏答应，立刻照办。纯阳又命椿精手捧太乙神剑，立在身旁，以防不测。梁灏也把五福堂供起来，单等吕祖前去避劫，且自不表。

再说托塔天王李靖同着雷部正神，来到凡间，细细访察，杳无踪影，心中甚是诧异。这日来到洛阳地方，听见人说一善士，修造洛阳桥，因银钱不敷，菩萨下凡相助，又有一个道士，在这梁善人家，帮助修桥之事。雷神等听了，连忙来至梁家查问，果然正是吕纯阳到了。次日正午，李靖同了雷部正神来至梁家，只见阴翳毫光，布满宅舍，不能入去。围绕多时，又见阴翳气内现出一道祥光，梁大善人当门坐下，头上一片红云罩顶，雷神不敢近前。又听纯阳在内高诵道德真经，遍地现出青莲，旁立一个丑童，手捧太乙神剑，现吐万丈毫光，千条瑞气，唬得众雷神等，焉敢近前，连忙离了梁宅，与李靖说道：

“这吕纯阳法力本高，况又在大善人家，不能用武。况且他那一柄太乙神剑，乃是道教中先天至宝，我等安能经受得起，不如回奏玉帝，另行设法捉他便了。”李靖见雷部正神如此说法，自想也不能与他较量，只得同上凌霄宝殿，奏明玉帝。

玉帝听了，也是作难，自思堂堂玉帝，屡次降旨，不能捉拿一个吕纯阳，这还算得什么天界，岂不是威信扫地了。赵元帅一旁看见玉帝心中不悦，他便乘机要与黄龙真人报仇，俯伏金阶奏道：“吕纯阳托言下凡度人，迷恋洛阳城一白牡丹，有

失仙体。因牡丹乃黄龙真人之徒，知得此事，略加申饬，谁知纯阳私赠牡丹降龙木杵一柄，把黄龙真人打出原形。黄龙知其来因，特找纯阳诘问，那知纯阳恼羞成怒，祭起太乙神剑，将黄龙真人擅行斩杀。如今他在洛阳，仍自私下与白牡丹相聚，结下不解之缘，以真仙如此行为，岂不有辱仙体。虽此时不曾捉获纯阳，不如先把白牡丹捉来，斩首示众，以警其愚顽之心。”赵元帅奏罢，玉帝当即准奏，便传下旨意，命值日丁甲神将，去到洛阳地方，把白牡丹捉上天曹，再行定夺。

丁甲神领了玉帝敕旨，霎时之间，来到洛阳百草山前白家村内。此时牡丹正在家中参修打坐，口念道德真经，一派的浩然正气，全无半点邪念。若要前去拿他，未免有些冤屈，若要去捉拿，尤恐违忤玉旨，其罪不小，心想此事，全是赵元帅要想与他师兄黄龙真人报仇，因拿纯阳不到，故奏玉帝，拿这白牡丹前去替死，我如若不忍拿他，自己就犯了忤旨之罪，只得把心狠了一下，领人上前，把白牡丹捉住，上了绳索。白牡丹不知何故，唬的心惊胆战，说：“我等乃是女流，身未犯罪，你们为何如此无礼。”丁甲神道：“你这娘子有所不知，现今有人在玉帝之前，奏你与纯阳私通，因此吕纯阳把黄龙真人斩了，推原祸根，皆是为你而起。玉帝传下旨来，要把你捉去，当殿审问。你如有什么冤枉不明，可到了凌霄宝殿，再行分辩去罢。”白牡丹道：“黄龙真人被斩，乃是自作其孽，怎好去怪他人。我与吕纯阳之事，亦是前宿缘注定，既然如此，就与你们同去，见了玉帝再说。”丁甲神便押解了白牡丹，不多一刻工夫，来到凌霄宝殿。

玉帝升座，叫把白牡丹带上。只见金阶上，姣姣嫋嫋走了一个女子上来。玉帝见了，心想这女子原来生得如此姣美，怪不得吕纯阳妒奸，擅把黄龙斩了。并不由分诉，便喝叫两旁武

士：“快与我推去斩首。”这也是白牡丹该遭其劫，两班文武并无一人解救。恰巧遇着这太白金星、南极仙翁二人最肯讲情的都不在殿上，岂不是天数吗？霎时天鼓鸣响，白牡丹人头早已落下。

赵元帅一旁见了，心中好不欢喜，想道黄龙师兄之仇，也可算报了一半。言还未了，只听殿外有人大哭。赵元帅走出一看，原来是吕纯阳。赵元帅便喝道：“好一个大胆的叛仙，怎敢来到凌霄禁地，痛哭情人，难道不怕王法？”说着就要上前拿捉。吕纯阳也不答言，就把太乙神剑使动，将赵元帅杀个大败。幸而剑下留情，不曾伤他性命。赵元帅连忙逃进宝殿。

看官，你想这纯阳怎么知道此事呢？原来他在梁灏家中避了雷劫，又帮助把一座七十二洞长的洛阳桥已造成功。当年梁灏中了头名状元，奉旨祭桥，梁灏又把吕纯阳帮助之功，奏明天子。天子亲封吕纯阳为妙通真人。纯阳自得天子封号，别了梁灏去看白牡丹近来功行如何。正要起身，忽听天鼓响动，屈指一算，知是赵元帅诬奏玉帝，把白牡丹捉去斩了。此时要救，已是来不及，便叫徒弟椿精回到蓬菜，看好洞府，自己亲上天庭，要见玉帝辩明此事。

来至殿外，见了白牡丹尸首，便放声大哭。赵元帅上前喝阻，看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吕纯阳也不答言，使动太乙神剑，只是乱砍。赵元帅那里敌得住，连忙逃入凌霄宝殿，哭奏玉帝。玉帝闻奏大怒，喝道：“快宣吕纯阳上殿。”吕纯阳随即上殿，俯伏金阶，便把赵元帅挟仇诬奏白牡丹，为臣本与白氏宿缘注定，可恨黄龙行为不正，专一采阴补阳，是以为臣才使太乙神剑将他斩了，赵元帅奉旨查察，也不细问情由，一味偏袒黄龙，硬领天兵前来征讨，不容我等上殿辩诉，此是何理。玉帝听得吕纯阳所奏之言，心中一想，原来如此，这吕纯

阳不过犯有擅杀之罪，那白牡丹果也死得无辜。又见值日功曹上殿，呈奏洛阳功过簿。玉帝展开一看，见吕纯阳以此次下界，功绩不少。要知玉帝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凌霄殿纯阳诉冤 尚书府凶神降世

话说玉帝见吕纯阳此次下凡，功劳不小，其中虽有与白牡丹有私，亦是宿缘注定。至于帮助梁状元，完成修造洛阳桥，以及舍药济人普度众生，尤有功德，当今天子，已封为妙通真人。又想那黄龙真人，既为中央土神，不该广收女徒，采阴补阳。白牡丹幸有法术护身，不致失节。彼不知改过，反迁怒纯阳，纠同四海龙王，大闹龙华仙会，被太乙神剑所斩，可谓咎由自取。这吕纯阳擅斩正神，虽然有罪，而四海龙王私离汎地，擅自动兵，其罪亦是不小。赵元帅奉旨查察，偏袒师兄黄龙，蒙奏朕躬，这也难逃罪责，此事必须秉公判断。正在踌躇之间，忽见殿外走了二人进来，原就是太白金星同着南极仙翁，玉帝心中大喜，连忙说道：“二位卿家来得正好，为朕正在这里难以分解。”便手指赵元帅道：“就是这个恶煞，蒙奏朕躬，致把白牡丹处斩。今有吕纯阳上殿辩本，方才明白此事，叫朕难以判断。二位卿家有何高见？”说完，便把洛阳功过簿，递与二位观看。

二仙接了一同看过，便向玉帝说道：“依臣等之见，赵元帅妄奏之罪，岂能宽恕，罚他下界投生，以偿白牡丹被冤之恨。至黄龙真人，亦是敕封正神，虽是有罪，吕纯阳理应先行奏明，不该擅行斩杀。如今罚纯阳下界，普度众生，将功折罪。其余四海龙王，妄动刀兵，八仙抗违玉旨，望陛下降诏，着他

们自行明白复奏，再行定夺。所有白牡丹冤魂，传旨阴司，令他投生积善之家，以平其披冤之忿，如能一生行善，仍然超升天界，归其嫦娥本位，不知陛下以为何如？”玉帝听了太白金星、南极仙翁所奏之言，甚是欢喜，说道：“二卿所议，可谓不偏不倚。”正要提笔判断。赵元帅心中不服，启口道：“既说为臣妄奏天颜，难道吕纯阳抗旨不遵，也是应该的么？”太白金星说道：“赵元帅不必强辩曲直。当日命你查察之事，我二人曾向你说，这事不可草率，那知你一味偏袒，领兵征讨八仙，以致惹出后来之祸。若依理而论，尚要抵偿白牡丹性命，此乃从轻发落呢。”玉帝听了，就用硃笔判写下来，命丁甲神押了赵元帅往下界脱生。赵元帅自知理屈，也不再辩。只是此番落了凡胎，稍一不慎，难以返回天界，自悔当初失了主意，不该一心偏袒黄龙，致受此一番苦恼。后来下凡投生，为杨思文，官至刑部尚书，作恶多端，被人刺死。此是后话，且自不表。

再说玉帝见丁甲神押解赵元帅下凡投生去了，又提笔判断，令吕纯阳下凡度世，将功折罪。纯阳奏曰：“微臣从今永不下凡，隐居龙华，与岁月终老，免沾染尘俗是非。”南极仙翁曰：“吕纯阳不必固执成见，其中是非，本有天意存乎其间，虽玉帝也不能转移。就是四海龙王以及众道友之事，日后三教自有公论。依我之言，还是下界去，以应你昔年度尽世人之言。到了功行完满，再行回到龙华，从此便与天地同休，岂不是好。”

纯阳听了南极子这番话言，便拜别玉帝与二仙，回到龙华，见了众道友，诉说一切。李铁拐道：“吕道友此次下界，仇人已伏四处，再不如前次贪好女色，惹起平地风波。”纯阳笑道：“好色二字，无非人间游戏，有何妨碍？”钟离道：“老仙之言，乃是好话。再不可任性而行，有损八仙名誉。”吕纯阳听了云房之言，也不言语。忽然想起白牡丹受刑之后，不知

真魂在于何地，便别了众道友，望下界而来。

到得阴阳界口，向那守界鬼卒询问白牡丹，鬼卒答应“不知”。想了一会，便一直来到森罗宝殿。鬼卒连忙通报，说“上界妙通真人吕仙来到”。慌得十殿阎君，忙整衣冠相迎，说道：“不知真人驾至，有失远迎，尚祈恕罪。”吕纯阳道：“不必客气。只因贫道前来有事相烦，尚希原宥。”阎君道：“不知真人有何贵事，且请说来。”吕纯阳道：“贫道此来，只为白牡丹。他在天庭无辜受刑，不知真魂可曾来此，望乞与我查看。”十殿阎王听了，一齐说道：“未曾有白牡丹到此。”正说之间，只见一个鬼卒前来报道：“玉帝有旨到来，叫将白牡丹真魂，速送往富贵人家投生，不可有误。”十殿阎君一听，甚是诧异：“原何此魂不曾到来。”说着，便命判官打开生死簿，仔细查看。原来白牡丹乃是嫦娥下降，因与吕仙有一段宿缘，经吕仙点化，今无辜被斩，那一缕真魂，飘飘忽忽，被一阵罡风吹落凡尘，正走在洛阳地方，花府门首经过，恰好花府太太临盆，他就真魂入窍，望花府投生。这花府也是花仙修成道果，与白富贵同是一样根基，白富贵此时已做了洛阳土地。吕纯阳听罢这些言语，连忙别了十殿阎君，要到花府去看白牡丹。一路之上，普度世人。

这一日来到长安地界，适见一家人户外，晒有一大缸酱，不知内中死了一条大毒蛇。纯阳见这人家一团瑞气，因这家人，平日好行善事。纯阳便拿了一块石子，将那酱缸打破，免得这人全家受害。纯阳打破了酱缸，便急忙逃走。这家的人见了，便喊叫起来，说：“不该将缸打破。”众人围拢前来观看，也说道士不该，大家要他赔偿。吵了许久，这吕纯阳只不做声。后来这家人家，走了一个老者出来，问起原由。这老者向这道人一看，到也生得相貌清奇，心想他乃修道之人，那有许多钱

来赔我们，便喝住家中之人，说让他去罢。再找另一个缸来，把他盛好便了。众家人听说，连忙拭缸盛酱。正在收拾，只见酱内有一条死了拳头粗细的大蛇在内，吓得众人个个吐舌摇头，说这个道士，无缘无故，把我们只缸打破，莫非他知道这缸中有蛇，故救了我们全家性命，想来必定是个神仙了，不然他怎能有未卜先知之明呢。那老者说道：“你看那破缸上，还有两个口字，果是神仙前来，救我全家性命。”众人道：“何以见得？”老者道：“这两个口字，乃是纯阳吕祖也。”众人一听，恍然大悟。这道人早已不知去向，众人一齐向空拜谢，且自不表。

再说白牡丹被丁甲神押上天庭，玉帝不由分辩，立刻推出斩首，早已吓得真魂出窍。及至身首异处，似觉一身飘忽不定，随了一阵罡风，坠落在地，仍然来在洛阳。此时白富贵已为洛阳土地，他知道女儿被冤处斩，心中着急，不能前去相救，眼望着天门，纷纷下泪。忽见一股真魂，从空落下，细看正是女儿牡丹，连忙招到土地祠内。白牡丹此刻昏迷不醒，白富贵向他呵了几口仙气，他才悠悠醒转，睁眼见他父亲在旁，叫声：

“父亲，女儿想已归阴，不然父女怎能见面？”白富贵道：“女儿呀，你虽受了无辜，吕纯阳已在天庭与你申明冤枉，赵元帅已罚下尘凡，吕纯阳仍要下凡度人，你夫妻还有相见之日。此地有一花府，乃是好善人家，你正应投生他处，待为父送你前去。”白牡丹道：“女儿不愿再投尘世，情愿在此侍奉父母。”白富贵道：“我这个小小土地祠堂，非你安身之所。况你此次身遭无辜而死，玉帝已准我儿托生富贵人家，以满未尽之限。况且吕纯阳也要下凡度世，将功折罪，他必到阴司查看吾儿生于何处。吾儿此番未到阴界，叫他何处访查。况吾儿又系奉旨降生，我若将你留在此地，必得违旨之罪，如其把你送往阴界，

又多受一番轮回之苦，不如就是为父，把你送至花家，免至阴司这番周折。况花家住在我所辖之地，倘日后吕纯阳来到此地，为父也可指引他前来见你，再度你反本复原，岂不是好。”白牡丹听他父亲之言，说得有理，便点头应允前往花府投生。白老翁听了大喜，把袍袖一展，白牡丹即时化成一朵牡丹鲜花。白富贵拾了起来，架起阴风，送往花家投生去了。

原来这洛阳东北角上，离城五六里之地，有一个花家村。这村中有一个善士，名叫花锦，取妻柳氏，夫妻二人均好行善，年将五十，膝下仍无儿女，更加广行阴德，往往拿了银钱，暗地去丢于穷人家中，得者亦不知此银从何而至。后来被人屡次窥见，皆是花锦所为，故乡人均以善人二字称之。

又过些时，这柳夫人不觉身怀有孕。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已是十月满足。这一日，柳夫人觉得腹内有些疼痛，想必是要临盆。花锦连忙叫人去请稳婆，自己就在书房闲坐，身子困倦，不觉已是睡着。方才合眼，只见一位老者，手中拿着一枝牡丹鲜花，笑嘻嘻的说道：“花善人，老汉与你结一善缘，将这一枝花，送在你府上，望你好生扶持。”说完，竟望内宅走去。花锦正要上前拦阻，忽然脚下一绊，吃了一惊，原来是南柯一梦。只见丫环前来报说：“夫人已生下一位女公子来了。”花锦听了，连忙焚香，拜感天地祖先。随后便至房中，安慰了夫人一番，就叫丫环把女儿抱来一看，果然不错。心中暗想此女必定有些来历，便向夫人说道：“此女可命名牡丹。”到了三朝，大筵宾客。众人见了这个女儿，个个欢喜。只饮到日已沉西，大家方才散去，且自不表。

再说那个白蟒女妖，自被二郎真君捉获之后，解上天庭。玉帝问明原由，发往斩妖台处斩。他那一灵未泯，来到陕西地界，有一座崆峒山，乃是人迹罕到之处，其山极为幽静，那白

蟒女妖，便在这山中潜心修炼，采取日精月华。忽一日，遇着一人，也在山中修炼，问起原因，乃是黄龙真人徒弟，名叫行云，二人便结拜为兄妹。行云又传了白蟒炼气成形的法术，白蟒朝夕练习。不上几年工夫，也就有了形体，与生人无异，遂成了鬼仙一道。他仍然静心修炼，又数年后，也不怕罡风，白昼亦能现形，仍旧化为一个绝色女子，各处游行。欲知白蟒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白蟒妖花园取乐 宗公子卧病牙床

话说白蟒女妖，炼成形体之后，他仍是故态复萌，专以采阳补阴，到处迷人。崆峒山附近一带地方，受其害者不知多少。山南面有一镇市，名叫新集镇，人烟很有数百家。内中有一个富户，姓宗名正，家财巨大，平生喜行善事，专一拯济困贫。年已六旬，只有一子，名叫焕章，已是十八岁，生得甚是聪明，况且颜如宋玉，貌似潘安，父母极为钟爱。而焕章学问又好，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已有大学程度。宗正为儿子读书，便在宅后造了一个极好的花园，奇花异草，水阁凉亭，各色俱全。此时焕章已定本镇王员外之女为妻，尚未过门。焕章便笃志凝神的在后花园攻书。时值仲夏之际，这日天色清明，只听得园中鸟声喧闹，焕章步出书房，赏玩园中的景致，但只见：

迟迟丽日，拂拂和风。紫燕黄莺，绿柳丛中寻对偶；狂蜂浪蝶，夭桃队里觅相知。假山石上耸奇峰，绿水池中添波浪。

焕章看过了一回园中景致，正在望空遐想。忽听得前面牡丹亭畔，有人吟咏之声，心中甚是诧异。好在青天白日，不知道害

怕，便越了石桥，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美貌超群的女子。生得是眼含秋水，眉是春山。髻挽乌云，恍如王嫱再世；轻描翠鬓，恰同西子重生。身穿着月色绸衫，系一条素罗裙子，脚下现出一对金莲，真个端正柔软，那一副神情，实是令人可怜可爱。

焕章看了一会，这三魂七魄，已不知飘于何处。呆了半晌，只听得这女子噗哧一笑，吃了一惊，方才回过神来，便向前问道：“你这位小姐，家住那里，姓甚名谁？为何来到我花园之内？”那女子便说道：“你可是问我吗？俺也不是无名少姓之人，只是因你园中百花开放，前来窥探一番春意。”说完笑了一笑，叫声：“公子，你究竟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宗公子道：“咱二人素不相识，叫我如何能以知道。”女子道：“我不说来，谅你也是不知。”焕章道：“你且慢慢说来。”那女子道：“我也不是你家东邻女子，西邻少妇。只为情丝牵扯，惹下红尘。”焕章道：“原来是一个妖怪。”登时便吃了一惊，就中念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快快另寻别处去罢。”

那女子听了，便啐一声道：“公子呀，奴家并非妖魔鬼怪，皆因你我二人夙世有缘。你的前生也不是凡夫俗子，乃是玉帝驾前的金童。我乃西池王母身旁的玉女。只因众仙庆祝蟠桃大会，玉帝命你前来称觞祝寿，我在王母身旁，不该动了凡念，向你笑了一笑，被王母看见，登时大怒，说我不该起下思凡之意，有污仙境，立刻把我谪贬下凡投生。我因怕受那轮回之苦，不肯投胎转世，便一直的来到崆峒山。看见此山极是幽静，真个人迹罕到之处，从此立意就在这里修真养性。谁知玉帝因你父母平生乐善好施，功积甚大，常言道积善降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行善之家，岂可绝其后嗣。故命你下凡投生他家，以为接续宗门香烟后代。我近日心血潮动，屈指一算，方知你降

生此地，已有十八载。因趁此春光明媚，天气晴和，特地下山前来把你探访，不期在此邂逅相逢。真所谓天缘凑巧，咱二人的姻缘，可算得是前生已经注定的了。”说到这里，那女子便望着宗公子微微而笑。宗焕章此时听了白蟒女妖这一番言语，信以为真，心中十分欢喜，便说道：“小生今日得配仙姬，实为万幸。现在你我二人说了许久，口也渴了，不如且到书房饮一盅茶，慢慢谈心罢。”白蟒女妖道：“如此甚好。”于是两人出了牡丹亭畔，走过茶蘼架下，弯弯曲曲，来到书房门首。宗焕章便领路先入，白蟒女妖在后相随。

到得书房里面，只见琴棋书画件件俱全，桌上摆设文房四宝，非常清洁，看不尽圣贤经典。宗焕章便递上一杯香茶，白蟒女妖接过手中，微微含笑。二人坐了一会，宗公子见此美色当前，拴不住心猿意马，启口说道：“仙姬既落红尘，趁此良辰，真个是：暂做洞房花烛夜，何必金榜挂名时。”公子说完，便依翠偎红挨了过来，相携玉手。白蟒女妖，秋波流盼含笑不言，做出姣羞无限的样子，引得个宗公子不能忍耐。便把白蟒妖抱上牙床，宽衣解带，成其好事。不一时，云收雨散，只恨相见之晚。

自此这白蟒女妖，便住在宗家花园之内，与焕章山盟海誓，十分亲爱，便终日颠鸾倒凤，朝夕欢娱。真个是乐极生悲，苦尽甜来，此乃世界循环一定之理。不到一个月，把那个宗焕章弄的已是卧病在床，不能行乐了。这白蟒女妖，仍要与他调情。公子到了此时，只得求他宽放，说道：“待我病体稍好，再为取乐罢。”白蟒女妖满口答应。从此白天别去，夜晚方来。

看官，你想这白蟒女妖，在宗家花园内住了一个多月，宗家这些人来来往往，以及送茶送饭，都没有人看见吗？原来这白蟒女妖，乃是炼气形成的一个鬼仙，凡人何以能看得见。

宗公子得病之后，唬得宗正老夫妻二人心中慌乱，虽是请了几次的医生，均说不出这病原由。是以服了些汤头，全无效用。也是宗公子合该有救。这日白蟒女妖，正在崆峒山与云行商量，要前去找寻吕纯阳报仇。回来之时，天色尚早。正好来到牙床之上，抚摩公子。恰好春香丫环送茶前来，走到书房门口，只听得公子房内，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心中甚是诧异，想到我们家中，那里来有女子呢？便把茶盘放下，轻轻走到窗子旁边，在那壁缝内，用目往里一看，只见一个美貌年轻的女子，斜着身躯，坐在床沿之上，与公子通身抚摩。公子虽是病体难支，被这女子温存抚弄了一会，又想偎红倚翠，正要把罗帐放下。

春香此时心中大怒，便三脚两步的，撞入房中，大声喝道：“那里来的不怕羞耻东西，青天白日在此瞎闹，还不快些滚了出去么。”此时白蟒女妖正在情兴勃发，不提防被这丫环一喝，吃惊不小，当即恼羞成怒，骂道：“好个大胆丫环，敢在家主面前如此放肆。”把口一张，只见一道白光，向春香身上冲来。春香哎呀一声，往后便倒，已是不醒人事。

真个命不该死，过了一会工夫，悠悠的回过气来，想到方才之事，连跌带撞扒了起来，往里飞跑，一直跑到堂楼之下，唬得面无人色，别的话也说不出，口中只是叫“打打打……”，宗正见了，连忙问道：“这是什么原故，如何惊慌得只般模样？”那丫环喘息了许久，方才开口说道：“老爷太太吓，这这这可了不得了。俺俺俺公子书房，有、有、有了妖怪了。”宗正道：“你慢慢说吓，怎的见着有妖怪？”又叫人倒一杯滚姜汤来，与他喝。春香喝了两口，定一定神，就把“方才前去送茶，看见一个美貌女子，把公子缠住不放，被我喝叫一声，那女子放一道白光，把我冲倒在地”。

老安人听了叫道：“这可怎么了呢？”宗正道：“夫人不必惊慌，你到床头，把那一口七星宝剑拿了出来，待咱前去看真假。”一时，剑已拿到。此刻天已昏黑，宗正一手提着一个灯笼，一手拿了宝剑，同了老安人，也不叫用人跟着，夫妻两口，便向花园内走。一路走着，安人说道：“怪不得前几天请的医生总说不出什么病原，所以吃药无效，原来是遇着了妖怪。”宗正道：“究竟不知道是个什么妖怪？”安人道：“讲起来还是老爷之过。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大不该叫他一人在花园中读书。”宗正道：“这大的孩子，既遇了妖怪，也该告诉我们才是，莫非被妖怪迷痴了么？”二人一行走着，一面的说着，不觉来到花园门口。安人似觉寒毛乍竖，心中害怕，忙叫：“老爷我不去了。”不知宗正如何答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宗员外聚众捉妖 吕纯阳诚心度世

话说宗正便问安人：“既到此，怎么不去呢？”安人说：“走到此地，觉得寒毛乍竖，心中有些打战。”宗正道：“安人不必害怕。自古道：邪不胜正。你跟着我后面来罢。”二人你仗我胆，我助你威，方才进了园门。员外拿着一把七星剑，已是唬的脚瘫手软，连宝剑也要拿不住。只听安人的牙齿，已同吃油酥豆一样的响。正好走到紫竹林中，忽然一阵狂风，已把灯笼吹熄，把个宗正吓得往外就跑。只听乒的一声，知安人已是撞倒在地，他也不知是撞倒何人，一口气跑了出去，便叫了许多佃户，点起火把灯笼，各拿扫帚铁锄之类，又跑入园来。只见安人还在地上躺着，员外连忙上前摸了一把，幸喜不曾伤命。便叫家人把他扶到上房而去。宗正同了众佃户，仗着人多

胆大，各执火把灯笼、扫帚铁锄，一齐拥入公子房内。宗正在前，抬头一看，不见儿子的踪影。

原来那宗焕章已是春香进来呼喝之时，他已吓得钻入被窝内面，加以病体虚弱的人，就昏昏沉沉睡着了，所以看他不见。只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坐在床上，也不则声。宗正便喝：

“你这个女子，到底是一个什么妖怪，来到我家书房何故，把我的儿子弄到那里去了？”白蟒女妖答道：“你们这些人，如何全无道理，擅自走到女子的闺房这样大呼小叫？”宗正道：

“此处乃是我儿读书的地方，何处来的妖邪，丧人道德，损人身体，一味的喧宾夺主，难道是没有廉耻的吗？”白蟒女妖道：

“自古常言道得好：礼义生于富足，廉耻失于贫寒。你既在新集镇中称为员外，这富足二字可以不言而喻，何以所做之事全无礼义道德呢？”宗正道：“你这个妖怪，怎见得我无礼义道德？”白蟒女妖笑道：“员外吓，你难道世上几句俗言，你都不知道么？从来说为官不入民家内，那里有为父却到子媳房。自古道：男婚女配为正礼。你因何棒打人间美鸳鸯。”那白蟒女妖理直气壮的说了一大篇，把个宗正员外说的哑口无言，也回答不出什么话来。

旁边站着一个佃户，名叫油嘴阿二，平日极喜爱说笑话的，今日听得宗正员外喊捉妖怪，所以跟了前来看热闹的，此时看见这个女子，生得如此美貌，便忘却了捉妖怪之话，便起下痴心妄想的念头，见那员外默然无言，他真个色胆如天，也不知道害怕，便向这女子说道：“你既是与这里小主人相好，人家老主人不愿意，要把你驱逐，你赖在这个地方，也无趣味。况且这小主人，已是定有亲事的。据你这等容貌，还怕没有人家要么？若不忍嫌，就跟了我回去罢，我还真正是个未曾扳亲黄花闺女呢？”那白蟒女妖听阿二如此言语，勃然大怒，喝骂道：

“好个大胆畜生，竟敢如此胡言，还不与我滚出去。”只见阿二已跌倒在地，也没有人动他，他就自己如同车轮一样，真个滚了出去。吓得众人连忙跟出来一看，只见油嘴阿二已跌得嘴青脸肿，成了猪八戒的样子。众人又是好笑。宗员外便向众人道：“你们不要玩笑，你看这个女子，仍在里面坐着没走，我看一定是个妖怪。你们大家齐心努力，与我把他捆起来，我自有重赏。”那些佃户听了员外之言，便各人拿了扫帚铁锄绳索之类，一齐呐喊，拥入书房而来。见那女子坐在床上，全然不理。众佃户正要上前捆捉，他便向着众人吹了几口气，这些佃户反自己打自己，乱了起来。登时就把这个书房，打得天翻地覆，众佃户一个个头破血流。宗员外看见众人如此，心中十分害怕，连忙提足往外就跑。只听女子又叫了一声“滚”，这些人就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一齐滚出花园之外。宗员外看见众人虽是受伤，幸而未曾丧命，即吩咐把园门关上，好生锁了。从此以后，亦无一人敢到园中而去。

只是宗员外夫妻二人思儿心切，又聘请僧道前来设坛把妖擒捉。无如捉妖僧道，均不是这个女子的敌手，一个个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也有打落门牙的，也有打瘸了脚的，也有打得头青面肿的，也有撕破法衣的，各自抱头鼠窜的逃命，连一切法器东西多不要了。

又一日来了一个游方道人，不知妖怪的利害，便来见过宗员外，要去捉拿此妖。宗正道：“此妖非常利害，如能捉得，自当重谢，倘有伤损，我不负责。”道人说：“员外不必耽心。莫说这个把小妖怪，算得什么事，你还未曾看见我的本事呢。日前在西山地方，一个水牛作怪，被我念动咒语，已把他收伏了。”宗员外道：“既是如此，便叫人把园门开了，领了这道人前去。”不得一顿饭的时候，只见这个道人如同水淋鸡子，

一身稀臭的滚了出来，已是头脑撞伤。众佃户看见发笑，道人羞惭无地，只得自往河中洗浴去了。从此更是无人过问这事，且自不表。

再说白蟒女妖，自与宗公子绸缪，不觉已有二月之久，他见公子病重，便日夜扶持，不忍把他伤害，因与他本有夙缘。虽是园门封锁，无人送茶送饭，他便各处寻些鲜果，与公子养命。自己也有怀孕在身，从此便不提那报仇之事。就在园中安心修养。

再说吕纯阳，自在长安地方把那酱缸打破之后，救了他全家性命，恐人看见毒蛇，必要前来缠绕，一时难以脱身，便用隐身法，急急走避。一路之上，又做了许多医病度人之事，也不能细载。忽一日来到山西地方，只见有一个人家，好行善事。家主姓周名全，每日设粥厂门首，以救济来往贫苦之人，为日已久，全无懈怠之心。吕纯阳要想度他，便化作一个游方道士，到得周家门首。抬头一看，只见一棵松树枯死多年，尚未伐去，正在大门左首。纯阳便坐在树下，口叫“布施”。周全看见一个穷道士坐在树下叫求“布施”，自己忙持斋饭与之。吕纯阳接来吃了一口，复又吐了出来，向周老道：“我一时忘了，礼云：主人设饌，必正席先尝之。今虽施粥，也该如此，仍请足下先尝。”周老见其口中吐出，未免齷齪，便不肯尝，说道：“不必说礼罢。”纯阳道：“你既不尝，我也不要吃，想必内中有毒。”说完，便站起身来，拿着这一碗粥，望了那一棵枯松的孔内倒了入去，又在那树上一连画了二个字，回身离了周家便自去。

当时周全并不在意。过了一会功夫，只见这枯树已发出枝叶，非常茂盛，心中甚是诧异，暗想这道士莫非是神仙下凡来点化我的么？见他临走之时，在树上画了两个字，待我前去看

看是什么字。便走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个口字，登时心中大悟，原来是吕纯阳仙下凡度人，可惜我有眼无珠，当时错过不曾吃得他那碗粥，不然也要脱胎换骨，超升仙界，如今懊悔也是迟了。

再说吕纯阳走离周家之后，又来到一座城池，乃是大同府。走进城去，只见三街六市，甚为热闹。来至一个市场，看见有个卖席的少年，坐在那里啜泣，知道他是个孝子，因寡母在堂，又多发病，每日以卖席觅得蝇头微利，回家奉养母亲，现已两日，不曾发市，手中无钱，便缺了娘亲甘旨，故此悲切。纯阳知他乃是一片诚心敬奉老母，便要使他得些金银，能够奉养高堂，这就是将来度他飞升之意。他就到无人之处，化作个流脓淌血的道人，一走一哼，来到卖席的跟前，说道：“求你善士发个慈心，今天甚热，望你借一张席，与我在背阴之处睡睡，以养病体。如走时，再为奉赵。”那少年满口答应，便揭了一张席与他，而且替他铺好，说道：“道长，这里来歇罢。”全不嫌他齜齟，无非是个方便之心。那道人睡了一会，起身致谢而去。那少年乃把席卷好。不一时席捆内异香冲出，远近皆闻，惊动市人前来观看。只见席上印出一道士形像，就同上八仙吕纯阳模样，这香气就由这像中出来。众人争相购买，不一刻工夫，已卖了一大堆银子。那少年早把道士铺的那张留下，拿回家去，供在神龛上，以答谢吕祖助他之恩。

再说纯阳一日走到一个闹市地方，忽然阴云四合，天公已落下雨来，他避雨心急，连忙走至一个人家门楼底下去躲。这雨落了好一会，方才停止。纯阳走出檐下回头一看，只见这个人家的妖气直冲霄汉。不知此家是何姓名，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重恩情夫妻难割舍 报仇恨顷刻起凶心

话说吕纯阳看见这个人家妖气冲天，屈指一算，早已知道。原来此处就是崆峒山南面新集镇宗正的住宅。纯阳知道白蟒女妖被斩后，练气成形，在此作祟。况且这家主人，心好行善，就想与他除了此怪。仍然坐在他家门首等他家有人出来，再为说明。那知等了许久，并不见有一人出来，又不好造次叫喝，正在思想，忽见一人在门内伸头一看，就缩了进去。纯阳仍是不走，坐在门首呆等。

原来这人，正是宗员外的家人，名叫宗信，他见大门外，坐着一个游方道人，连忙跑了入去，报与员外知道，说：“外面来了一个道人，身背宝剑，坐在我家大门之外，不知他可能捉妖怪么？”宗员外道：“你不要乱说，方才是天公落雨，人家不过走在这里避一避雨，你又想人家与你捉妖怪。你不要信口乱言，不然被你把人吓走了。你看天气已是不早，你可与我把这道人请进来歇歇。”说着，宗员外自己也来到门外。宗信先自叫喊，说道：“你这道长，我们员外请你进去。”纯阳尚未答言，宗员外已是上前作揖。他见这道者，果然与前次这些道人不同。只见他骨格清奇，精神满面，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连忙说道：“不知道长降临，有失迎迓。请至寒舍备斋，天色已晚，可在此歇宿。”吕纯阳抬头一看，只见这员外，真个满面慈善形容，连忙打一稽首，说：“贫道偶然避雨，多蒙员外优待，何以敢当？”宗员外说：“道长不必过谦，且请里面叙谈罢。”纯阳也不推辞，二人便一同来至书房，分宾主而坐。家人送上茶来，纯阳饮茶已毕，开口说道：“请问员外高姓大名？”

宗员外道：“老汉姓宗名正，乃是本镇人氏。请问道长住在何处名山洞府，是何法号，来在敝地有何贵干？”纯阳道：

“贫道号称同道，自幼在蓬莱山妙通观修行，尽日云游四海，普济世人，以修功德。适才村中遇雨，走在贵府门下暂避，似觉府中有一股妖气直冲霄汉。据贫道看见这个妖气虽然利害，此时尚能可救，若再拖延下去，则根深蒂固，更难为力矣。但此妖是几时起的，望员外与贫道直言无隐。”

宗员外听了吕纯阳这一番言语，果与寻常道士不同，知道他有些法力，想起儿子之事，自然要请他到园中捉拿此妖，然而又怕这女妖利害，左思右想，不觉眼中掉下泪来，说：“道长吓，不提起妖气之事尤可，提起此事，叫我这一番的苦情，也叫一言难尽了。”纯阳道：“如此说来，你不妨慢慢的说我知道，或者贫道尚有相助之处，也未见得。”宗员外听见这道人肯助力，连忙上前施礼说道：“如若道长能把此妖驱除，则合家感激无既矣。”纯阳道：“员外不必客气，你快把这妖怪的原由说来。”宗员外尊了一声：“道长请听。只因老汉有一个儿子，名叫焕章，年方十八岁，生得倒还聪明伶俐。特为孩儿性好幽雅洁净，便与他起盖了一座花园，俾其专心诵习经史，以图上进。谁知一到花园未久，便得了病。”纯阳道：

“既是有病，就该请医生与他调治。”宗员外道：“我儿之病，并非伤寒受热。”纯阳道：“是什么病呢？”宗员外道：“乃是被一女妖盗去他的原阳。”纯阳道：“如此何不请人把妖拿捉，难道任他伤人么？”宗员外道：“说起捉妖，一言难尽。前次已曾请过僧道数人，前去捉拿，均被他打得头破血流，甚有被他丢入茅厕之内的。后来众人知道这妖怪利害，就不敢前来惹他了。”吕纯阳道：“如此说来，只个妖怪这等难捉，到底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呢？”宗员外道：“老汉也是别无法子，

近来这一向把园门锁了，也无人敢进去，究竟我这焕章儿子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说着，便哭了起来。吕纯阳看见老汉偌大年纪，只此一子，心中好生不忍，便说道：“员外你不必悲切，这生死是有一定的，自古道：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你且免愁烦，待贫道与你捉拿此妖便了。”宗员外道：“若得道长相助，倘能救出孩儿，就是我宗门去世的先人，也就感德不尽。现在天已不早，我们话也说多了。”连忙吩咐家人，去厨房照呼办斋，快与道长充饥。

不多一刻工夫，只见家人已摆上一桌素筵上来。员外又问：“道长可会饮酒？”纯阳道：“略能饮得几杯。”宗员外又叫家人，把上好的美酒取了两瓶上来。一时，酒已取到。那吕纯阳平生最好此物。家人便把瓶上打开，一阵酒气冲了出来，芬芳扑鼻。纯阳此时馋涎欲滴，他也就不客气，拿起杯子，他就喝了起来。加以员外更是殷勤相劝，十分欢喜，便开怀畅饮，两瓶好酒快要喝完，真个忘了形骸，不觉顶上现出祥光瑞气，盘绕庭中。

凡事真有凑巧，恰好白蟒女妖正在后花园与宗公子谈心，“说起员外不能相容，况且你我二人姻缘本是前生注定，所以才在花园与你相会，你今日虽然得下了病，我何等的小心把你伏侍，你爹爹尤自把我当作妖怪看待，屡次叫人前来捉拿于我，不知此是何意？”宗公子道：“我的父亲，乃是年老之人，凡事不必与他计较。”正说之间，只见前厅一道红光冲起，祥云瑞气盘绕庭中，白蟒女妖当时看见有些害怕，说道：“不好，怎么前面已有太乙金仙到来，莫非又是员外请来捉我的吗？”心中一想，好生难过，便叫了一声：“公子吓，我与你相处将及三月，腹中胎气已成，前次众人虽被打伤，并且不曾损害谁人性命。这回你父亲又请金仙到来，伤我之命到不要紧，可怜

这腹中之胎，也遭惨死。”说完，便抱住公子哭起来。

宗公子听了，心中也是不忍，说道：“娘子，我看家父不过痛儿心切，并非忌恨于你。依我之言，你可暂为隐避，待我前去求情。我父看在小儿份上，或者能与相容，也未可知。”白蟒女妖道：“你且不必前去。待我看看这来的究竟是什么人。”便运动玄功，屈指一算，不觉怒气冲天，向公子说道：“原来你父请的不是别人，正是前生与我作对的吕纯阳这个妖道。此人与我有血海深仇，我与他誓不两立。我已屡次把他寻找，均不曾相遇，今日他自己寻了前来，岂不是自投罗网么？我凭著这条性命，定要与他见个高下。倘能得邀天幸，把他杀败，我们夫妻仍是相聚一处，若是被他杀败，性命决然不保，从此夫妻永无见面之期了。”说罢，把腰中绣带系了一系，脚下花鞋登了几登，手中提着宝剑，就要出园。公子看见吓得连忙一把拉住，真叫做：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说道：“娘子不可造次。我想吕纯阳乃是上界真仙，如何可去轻敌。依我之言，不如暂避一时罢了。”白蟒女妖那里肯听，一定要去。宗公子道：“既是娘子一定要去，还须听我一言。如若胜了，也不必伤他性命，想你修到这等地位，也非容易，望贤妻谨记吾言为要。”白蟒女妖听了宗公子之言，很为有理，说道：“为妻遵命。”

说完，登时驾了一朵青云，起在半空，望下一看，只见吕纯阳正在饮酒。谁知吕纯阳早已知道，叫声：“员外且避，妖精来了。”员外听说妖精来了，吓得三脚两步往里就跑。纯阳手提宝剑，走出前厅，喝道：“妖怪休得无礼，因何不在深山修炼，来到此处作恶迷人，是何道理？”白蟒女妖怒道：“吕纯阳吓，我与你有何冤仇？前次在龙宫劫我花篮、抢去蓝仙，

到还事小，又请出灌口二郎，破我巢穴，把我擒捉，致我身首异处。幸我修炼功深，复成人形。那知你又来此多事，拆散人家夫妻，真是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了。”说完，使剑就砍。纯阳连忙举剑相迎，二人便大杀起来。一来一往，战有三十回合，吕纯阳取出缚妖索来，祭在空中。白蟒女妖看见，连忙口中念咒，缚妖索不能落下。纯阳随即收回缚妖索，又祭起金棋子打来。白蟒女妖，口中吐出先天宝珠，抵住金棋子打不下来。纯阳此时因想他悔过自新，将来度他成为正果，故不肯使出太乙神剑来斩他。谁知白蟒女妖，见纯阳使出法宝，俱不能伤他，他便恶人先下手，暗中掏出一件极利害的东西，叫做先天迷魂网，乃是小儿胎衣修炼成形的，无论天兵神将，太乙真仙，若被此网一罩，就要堕落数百年的道行。纯阳一见白蟒女妖掏出这件宝贝，知道非常利害，必须齟齬之处方能躲避。他看见前面有一茅厕，便借土遁躲在下面，那迷魂网正好落在茅厕之上，已被污坏。纯阳一见，心中大喜，连忙走出土遁，祭起他的太乙斩龙神剑，喝一声：“妖怪，看我的法宝。”白蟒女妖抬头一看，但只见祥光闪闪，瑞气腾腾，把一个白蟒女妖吓得真魂出窍，早已缩成一团。不知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蟒仙难中遇救 花牡丹顿悟前因

话说白蟒女妖，知道太乙神剑利害，躲避不及，唬得缩作一团，想起宗公子之言，性命要紧，只得叩头哀求饶命。吕纯阳故意做出不肯容情，无非是要他诚意悔过。正要指点神剑落下，恰好南极仙翁走了前来，说道：“吕仙剑下留情，看我薄

面饶恕他罢。况且他此时腹中已有文曲星官，与那左金童，本有前生宿缘，待他分娩之后，再回深山修成正果便了。”吕纯阳见是南极仙翁说情，登时就把太乙神剑收回，便说道：“既是老仙说情，焉有不允之理。只要他从此真心皈依大道便了。”南极仙翁说道：“现在宗公子身得重病，且待他把左金童医好，再走不迟。”说完便告别回上天宫，且自不表。

再说宗员外，看见这女妖与道长二人在空中对敌，他就连忙叫了家人，去到花园之内，将公子寻着，便抬了回来。只见天空祥光万道，瑞气千条，知是真仙下降，员外安人均焚香叩拜。过了一会，云光收敛，见这道长领了女妖前来，员外见了莫明其妙，就要逃走。纯阳叫道：“员外不必害怕，贫道是领他前来拜见公婆的。”员外尚未回言，只见白蟒女妖早已跪拜在地，叙明已往情由：“蒙这吕仙劝我归正，只待儿媳分娩之后，再行回山修炼。我今此来尚要把令郎病体治好，第一要紧。”说完，便在口内吐出一颗先天混元灵珠，拿在手内，便问公子现在那里。员外安人便领了白蟒女妖，来到公子卧房，便把灵珠送于公子吞入腹内。不到一刻工夫，公子忽从床上坐起，已是神清气爽，毫无病容。员外安人一见，心中非常欢喜。宗公子问及吕仙现在那里？员外安人询明情由，方知这道长就是吕祖纯阳，便父子婆媳一家四人，慌忙来到前厅，要叩谢搭救之恩，原来纯阳早已走了，四人只得望空拜谢。后来员外安人，仍自叫家人把后花园收拾完好，待白蟒仙住在花园之内，安心静养。日用等件，均皆预备停妥，无事把园门封锁，不许闲人入内惊扰，单等分娩之后，再回山中潜修而去，从此白蟒仙就在宗家花园住下。只是宗公子夫妻恩爱情深，分离甚是不愿，也是无可奈何。到了十月满足，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夜间送于安人抚养。白蟒仙随即回到崆峒山，静心修炼，后得南海观音

大士把他相度，得成正果。此是后话，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自到宗员外家中走出，驾了祥云，要回到蓬莱山，看看自家洞府。顺便走东海岸经过，猛然一阵红光冲起，阻住了他的云路，不能前进。他便立住云头，用目往下一看，只见一个女子，不过六七岁，顶上冲出红光，正在那里玩水。仔细一看，原来是白牡丹真身转世，但走下，落在这个什么人家，我不免走下尘世，看他可曾记得前生之事。想完随即化一道士，便到他家门前募化。只见出来一位老者，满面慈容，纯阳知他是花仙转世，便上前打了一个稽首。花老连忙还礼，口称：“师父，但不知前来化银还是化米？”纯阳道：“也不化银也不化米，只要化府中的白牡丹。”花老道：“老汉家中花草虽多，这白牡丹实是未有。唯昔年小女降生之时，梦有一人手持白牡丹一枝相赠。”纯阳道：“如此说来，可请令媛一见。”花老道：“小女已有七岁，他初生之时，便叫了一声父亲，后来四下望了一望，再不说话，直到于今，仍是不笑不言，好是一个哑子似的。虽是他不会说话，又颇能解我两老夫妻之意，加以膝下别无儿女，就是生了他一个，所以十分爱惜。”吕纯阳道：“原来如此。请问老丈尊姓大名？”花老道：“老汉姓花名锦。请问道长在何处名山，法号是何称呼？”纯阳道：“贫道号同道人，自幼在蓬莱山出家，精通玄妙。既是令媛已有七岁，尚不能言语，何不叫了出来，与贫道一看，或者能施法医治，也未可知。”花锦听说大喜，连忙入内，把女儿领出。谁知这女子走了出来，一看见吕纯阳，便跑上前去，把他拉住，好似十分相熟的样子，只是急得说不出话来。纯阳见是白牡丹真身，就在他头顶上摸了一摸，说道：“从今悟彻前因事，莫做糊涂不语人。”只见花牡丹听了纯阳这两句话，忽然哇的一声，吐出许多涎沫，便开口叫道：“同道兄，苦了奴家也。”吕纯阳道：“你

的事我已尽知，你可不必悲苦，日后自然把你相度。”说完，便拿出一颗丹药，叫他吞服。花牡丹接了连忙吃下去。吕纯阳见花牡丹服过丹药，便说道：“百日之后，再为相见。”说完往外而去。此时花锦在旁，看见女儿已能说话，心中何等欢喜，连忙要把这道长留住，设席相谢，赶得出来，已不知去向。急问众家人，亦说不曾看见有人出去。花锦一听，心中好生诧异，想这道长莫非是仙人前来点化，与小女必有些来历。便回身入来，问花牡丹道：“这道长他是何人，你可说与为父知道。”花牡丹道：“爹爹吓，这是天机，此时不可泄漏，日后自然要明白的。”花锦也就不再问了，便入内来，告知安人，现在女儿已会说话。安人听了，也是非常欢喜，且自不表。

再说花牡丹自从服了吕纯阳这粒仙丹，身体非常强壮，陡然长了起来，不到一个月之久，已自长成十八九岁的女子一样。说也奇怪，长到这等地步，他也不再长了，并且美貌非常，真如一朵牡丹鲜花似的。花锦夫妇更是欢喜，急忙吩咐丫环与他另自收拾个洁净的香房，使他自己居住，便叫秋桂专在小姐房中伺候。秋桂听了非常高兴，就到小姐房中去了。

再说吕纯阳自离了花家，忽然想起白富贵现在洛阳为土地，何不去看他一看，随后再回蓬莱山，岂不是好？主意已定，便一直来至土地祠中。白富贵早已看见，连忙出门迎接，二人进内，各叙寒温，分宾主坐下，说了些黄龙真人之事。白富贵便告知纯阳说，已将白牡丹送至花府投生而去。吕纯阳道：“方才小婿已在花府与牡丹相见，约定百日之后再为前去看他。”白富贵道：“原来你已去过那里了。”随即吩咐整治酒肴，二人对坐谈心。饮酒之间，白富贵说起黄龙真人的徒弟不少，将来贤婿尚要留心他们报仇。吕纯阳道：“但不知他有几个徒弟？”白富贵道：“他头一个徒弟，名叫行云，变化无穷，道法玄

妙。第二个徒弟，叫做施雨，武艺高强，善于变化。第三个徒弟，叫青龙侍者，第四个徒弟，名叫雄虎大王，均有法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第五个徒弟，名叫赛诸葛，善于计谋，行兵布阵极其利害。还有那黄发道人，红须童子，均是异常骁勇，本事极高。现今在那百草山中，领了许多妖兵妖将，每日的在此操演兵法，一准要与黄龙真人报仇。依我之见，贤婿此番回到龙华，与众道友商酌，或是先行奏明玉帝，请旨发兵征讨，以免将来附近的人均受其害。又说起赵元帅，前因偏袒黄龙暗中作弊，玉帝亦已罚他下界，来至洛阳一个乡绅人家投生，现今已有十六七岁了。吕纯阳道：“是什么乡绅人家，姓甚名谁，他家的德性如何？”富贵道：“此子名叫杨思文，其父曾作过刑部尚书，一生毫无德政，贪赃枉法，刑戮无辜之事，不知做了多少。年将半百，方才生得此子，所以十分爱惜，故任他性情所为。藉他父亲遗下造孽之钱，不习正务，以图上进，终日交结一班淫朋荡友，肆行无忌。此时情窦已开，甚是好色，只恐后来亦难得良好结果。”纯阳叹道：“这种凶星恶魔，已生就如此性质，本不易纳于正轨，若不得其教育，只怕愈趋愈下，就要失却本来面目了。”说完酒席已散，吕纯阳随即别了白富贵，出得土地祠，驾起祥云，一直要望蓬莱山而来。正走不远，忽然飞砂走石，一阵狂风迎面而来，走出一人，相貌好生凶恶，大喝一声，叫道：“你往那里走？我已寻你多时了，不期在此相遇，真叫做：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究竟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犯咒神削去道德 见美色托媒求婚

话说这阻吕纯阳云路的人，原来就是黄龙真人的徒弟，名叫青龙侍者。他喝住了吕纯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那柄金钺板斧，照着吕纯阳的头顶劈了下来。那吕纯阳不慌不忙，便用拂尘轻轻一架，问道：“你是个什么人？如何这等逞凶。好好的退开，饶你不死。”只见那人听了哈哈大笑道：“你枉为上洞八仙，连我也认不得，我乃是百草山黄龙真人徒弟，名叫青龙侍者，特来与师父报仇的。”说完，又是一连几板斧。纯阳只得举剑相迎。二人战有几个回合，纯阳便祭起缚妖索来，青龙侍者就使挡仙剑将他斩断。纯阳又使金棋子打来，青龙侍者便用神盘托住，金棋子不能打下，纯阳又想祭起太乙神剑，恐怕再开杀戒，获罪不小。只听青龙侍者说道：“吕纯阳你用法宝伤人，不算本事。我与你另赌一种硬工夫，如能胜我，情愿拜你为师。”吕纯阳道：“什么硬工夫？”青龙侍者道：“与你赌砍头，你敢来么？”吕纯阳道：“砍头之事，岂有不敢？只要你先砍。”青龙侍者道：“要我先砍，倒也使得，只怕你暗计伤人，待我把头砍下，你把来藏了，岂不要上你的当么。你如能发誓，我便先砍。”吕纯阳道：“我若暗行诡计，叫我削去道德，堕落下方。”那青龙侍者，听见吕纯阳赌过了咒，就一手提着自己的头发，一手提着这柄金板斧，望准自己的颈项，就是喀哧一去。只见那个头，已是离了身体，滴溜溜在空中旋转，不曾落地，腔子内也不冒血，只是头来头来的叫。吕纯阳当时心中一想，这宗妖邪留在世上也是害人，他若把头叫了回来，到那时我也要砍与他看。如若不砍，岂不弱了八仙的名

头。正在思想，真个无巧不成词，忽然空中来了一只饿老鹰，纯阳用手一指，那只饿老鹰看见这颗龙头，竟把它啣到窝中去了。这个青龙侍者叫了一会，不见头来，过了一时三刻，腔子内登时冒出血来，身子也就栽倒在地。谁知神仙无戏言，吕纯阳犯了咒神，登时身子沉重，架不起云头了，且自不表。

再说七仙仍在龙华闲坐。钟离忽然心血来潮，屈指一算，知道纯阳之事，叹了口气。众仙问何故，李铁拐道：“我早知道纯阳犯咒，削去道德，堕落人间。我等可速忙前去搭救，若是迟了，再遇仇人，恐有性命之忧。”正说之间，老子法旨已到，令众仙去到凡间，每仙赠他五百年道德，众仙领了主教的法旨，一齐来到凡间。见了纯阳，李铁拐道：“我叫你不要久恋红尘，今日果然弄出事来。”纯阳不觉满面惭愧。钟离便把来意说明，纯阳道德仍是不减，便望空拜谢教主，又谢过了众仙友盛意，他才驾云回至蓬莱山。这七仙也回到龙华会，各寻乐境，且自不表。

再说那个赵元帅，自从被玉帝贬谪下凡，投生在洛阳地方杨尚书家中，取名叫做杨思文。虽生缙绅之家，不好读书务正，因他是个独子，父亲未免有些溺爱，不明之处，便养成他一派骄傲之性，并且生得十分凶恶，满面杀气，然而最好女色。所交者，无非均是一些淫朋荡友，不成家业之人。虽是一十七岁，他早已开了色戒，家中有姿色的婢女，无不被他所污。杨尚书夫妻二人虽有所闻，亦当作不曾知道，任他去做，只是不管，心想托人为他去说亲，只是说过几处，多不成就。无如杨尚书，虽是一位大员，休致在家，倒还事小，只是名誉不好，最为碍事，这些乡宦人家，多不愿与他家做亲。加以杨思文又是行为不端，生得全无文雅之气，相貌凶恶，性情粗暴，乡里之中，谁肯拿着娇弱的女子，送与他这残忍之人为妻呢。说是次一等

的，他家又不要，真个叫做高不成低不就。急得杨思文更是忍耐不住，凡事日久则生厌，家中这些婢女，他也看不上了，便终日走至外面，同了一班臭肉同味的朋友就往在花柳场中去寻起快乐来了。他父亲仍是不加管束。

大凡做坏事的人，胆子愈弄愈大，他若看见百姓人家稍有美色之妇女，他便赶上前去调戏。也有些下流女人，贪图他家有财，甘受其污，那也不说。还有些志气高尚的女人，不理睬他，他便行凶霸道，强抢回家。后来经人告到当官，那些贪官污吏，只知奉承尚书，往往与他敷衍。从此恶名四播，洛阳城中，个个见他有如老虎，远远走避。

这日杨思文闲暇无事，看见天色晴和，知道花家山獐兔野兽甚是不少，便叫家人架鹰逐犬，前去打猎。不一刻的工夫，众家人均已预备停妥，便一直望花家山而来，且自不表。

且说花牡丹自从服了纯阳丹药，已是长成，更加貌美。与他另自收拾一个绣楼，他这楼正靠大路之旁。这日天气清明，花牡丹正在倚楼闲眺，领略山中空气，也是合该有事，恰好杨思文正在楼前经过，猛然抬头一看，只见这家楼上，立着一个女子，生得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诗为证：

无暇堪比玉，有态欲羞花。

只少宫妆扮，分明张丽华。

杨思文便住了马，呆呆的望着楼上看去，好似失了魂魄的一般。花牡丹此时听得鸾铃之声，低头一望，只见有个骑马之人，仰面看他，驻立不动，不觉心中一惊，这个恶相的人，好似在那里与他见过的，连忙抽回身来，把楼门闭了。杨思文正在下面，看得真魂出窍，忽然被他楼门一闭，方才惊醒。他也无心去打猎了，一心思想这个女子，便看这个人家宅舍，知是个有钱之家，但不知是何姓名，也不知可有婆家否，看他的岁数，也不

过十七八岁，到与我正好相配。他正在思想，忽然看见吴良站在一旁，他便把吴良叫了一句。

原来这个吴良，平日勾引杨思文尽去做些无法无天之事，洛阳城中，无有一人不骂他的。只是可惜他走错了路，若论他这聪明机警，如能入于正轨，定能做好一番事业。他见杨思文叫他，早已知道小主人心事，便上前说道：“公子莫非看中了那楼上的女子吗？何不弄他回家受用。”杨思文道：“你这冒失鬼，又是说得这么便当。前次糊里糊涂的做过两回，已是弄得经官动府，费去许多唇舌。如今你看这个人家，虽是乡居，如此轩昂房舍，也不是平常人户，必定很为豪富，岂能容易弄他回家。但不知他家姓甚名谁，是什么人户，你去与我打听明白，再作道理。”吴良听了，连忙走去邻近人家询问清白，走了回来，叫道：“公子吓，这个人家姓花名锦，家财钜万。夫妻六旬以外，只生了这个女儿。”如此如彼，细细告诉一遍。杨思文听了吴良之言，心中大喜，也就不去打猎，立时回到家中去见父母。尚未开言，老尚书爱子心切，便问道：“吾儿前去打猎怎的又走了回来？”杨思文道：“孩儿有一件事情，特来禀知父亲。”老太太一旁叫道：“儿吓，你有什么事情，快快说了出来，你爹爹自能与你作主。”杨思文道：“孩儿今日前去打猎，走到花家村前一个人家经过，只见他家楼窗之上立着一个女子，年纪十七八岁，生得果然美貌非常。我叫家人前去打听，是个什么人家的。原来他家姓花名锦，颇有家财，只是膝下无儿，夫妻均在六旬以外，就是这一个女儿，名叫花牡丹，果然生得如同牡丹一样令人可爱。生下之时，只叫了一声父亲，以后就不言语，如同哑子一般。到七岁上，因遇着一个不知姓名的神仙，与他一粒仙丹吞服，登时就能言语，不到一月之久，已长成十七八岁的样子。可是奇怪，正好长得不长不短，不肥

不瘦，他就不再长了。此时尚未有婆家，望父亲请个媒人，前去他家求亲，孩儿如若得了这称心媳妇，从此发奋攻书，力图上进，永不在外游荡。倘后来得以扬名显亲，也不枉父母生我一场。”老尚书听了儿子之言，心想花锦无非是个有钱的员外，并非缙绅之家，很有些不愿意。无如儿子再三缠扰，非得此女为妻，情愿终身不娶。太太也从旁相助，老尚书方才应允。来到前厅，把个门客请了入来。这门客名叫卜善仁，来到前厅，老尚书把杨思文之事，与他说了一遍，要请他前到花家去说亲，事成定当重谢。卜善仁听了老尚书之言，心吃一惊，原来他与花家乃是亲眷，知道花老凡事认真，况他又晓得杨家的事，这场亲事岂能成功么？老尚书既然相托，只得满口答应。随即吩咐从人备马，立时来到花府，便使人通报入内。花锦听得卜善仁来到，连忙出迎。请入大厅，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茶毕，花锦便开口说道：“不知卜兄今日到来，有何示下？”善仁道：“小弟今日特地前来与仁兄贺喜。”花锦道：“但不知卜兄所贺何喜，请道其详。”卜善仁把杨府求婚之事说了一遍，便道：“这事岂不要贺喜么？”花锦一听此言，登时面现不悦之色，说道：“卜兄，我与你乃是亲戚，故敢直言相告。你想杨府做官的德政，可谓名誉扫地，就是他令郎这种品貌行为，亦算卑污粗暴，无一可取，洛阳城中，谁人不知。我若与他家做了亲，还要被别人唾骂呢，望卜兄善为我辞，此亲是万万不能允的。”卜善仁道：“小弟亦知此举，怕兄不允，但杨尚书为人心地奸险，恐一旦回绝这桩亲事，只怕于兄不利。”花锦听得此言，更是心中难受，说道：“卜兄此言差矣。这婚姻之事，必须两相愿意，难道也可以仗势逼人么。”卜善仁见话不投机，便别了员外，回到杨府复命，就把花老因无儿子，意欲招赘一女婿，以为养老之计，故而不肯高攀。杨尚书听罢

卜善仁回复之言，也似觉很为有理，只得作为罢论。谁知杨思文听得卜善仁回来，说花家不允这门亲事，身子登时觉得冷了半截，叹了一口气。回到书房，躺在牙床之上，想起那个女子，站在楼上那一种的神情，真是令人越想越爱，不觉口中胡言乱语，如同痴呆的一般，不吃不喝，终日昏昏迷迷，一味长睡。家人报了入去，把个杨尚书夫妻二人吃了一吓，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闻拒婚杨思文得病 趋势利莫士仁行强

话说杨尚书老夫妻一生只有此子，倘有不测，岂非香烟断绝，听得家人说道公子有病，连忙来到书房，叫人快把医士请来，虽是服了几剂药，亦是无效。后来知道是为花家女子而起，怎奈花家不允此亲，亦是无法。这日杨太太心想吴良当日曾去打听这事，便与老尚书说明，叫吴良进来问明详细。吴良说道：“这个女子，果然生得很美貌，难怪公子喜爱。老爷太太如若不信，可叫个女人去到他家，便可细看明白，方知真假。”杨太太说：“既是如此，你可领了梅嫂前去。”吴良答应同去。杨太太又吩咐梅嫂几句言语，便同吴良望花家而来，且自不表。

再说花锦送卜善仁走过之后，回至内堂，便把杨家求亲、如何回绝的话，向安人说了一遍。花牡丹一旁听见，他知劫数又至。想起那日在楼上看见一人，好生面熟，猛然想着，就是赵元帅，因获罪下凡，托身为杨思文，此番提亲，必有一场冤苦，只是不好说出。安人便问如何要回拒杨府的亲事，员外就把杨尚书平日如何为人，杨公子怎样的品貌丑陋，倚势横行，

所以不许这门亲事。只是一件，这杨尚书为人奸险，见我不允亲事，须要防他生出别的事来。安人道：“如此说来，就是这个道长害人了。他临走之时，说道：百日后再来相见。今已将及两月，待他来时，我要问他为何惹此闲气。”

正说之间，只见花牡丹在一旁流泪。太太道：“女儿不必惊慌，你父既不允他家亲事，想必不至再来缠扰，倘若再来，他这种人家，真个休想。”花锦也叫：“女儿不必悲切，那怕为父拼了这条老命，他要想这头亲事，只怕是万万不能的。”牡丹到了此时要说实话，便叫一声：“双亲吓，这是女儿大难到了。”花老夫妻听了莫明其妙，便问道：“不允此亲，怎的有什么大难？快说与我们知道。”花牡丹道：“女儿前生乃是百草山前开药店的白富贵之女，也是名叫着牡丹，与吕纯阳本有夫妻宿缘，蒙他点示，苦修大道，不幸被人诬害，屈斩天曹。蒙吕纯阳在玉帝之前辩本，把那害我之人贬谪下凡，令女儿亦投生人间。日前来的那个把丹药与女儿吃的，他便是上洞八仙吕纯阳。他为着女儿，已到阴司寻问根由，方才来到此地，与女儿相见，所以把仙丹与我吞服。百日之后，还要前来传授真仙秘诀，修到功行完满，连父母也可一同超升。如今杨尚书这位公子，日前我在楼上看见，就是被他蒙奏玉帝，害我无辜受戮之人。故孩儿思想原因，只怕冤冤不已，难免大祸临身。”花老夫妻听了女儿之言，方才明白。花锦道：“如此说来，吕纯阳乃是真仙，难道他不知杨思文之事么？”花牡丹道：“他说百日后来，或者就是来排解此难，也未可料。倘若无事便罢，若有事时，可到本县土地祠中，通告一声，那土地正神就是女儿前生的父亲白富贵。”花锦道：“我儿所说之言一些不错。只是你前生之父，既为土地正神，应该保佑女儿平安免祸。”花牡丹道：“此乃天意，土地正神法力有限，安能与造

化转移。倘事急时，无非通告于他，好去寻那吕纯阳前来挽救。纯阳念及夫妻宿缘，岂能坐视？”花锦道：“如此，女儿不必悲伤。你所说之事，为父记在心中，或者上天庇佑，从此无事便罢了。”安人道：“女儿吓，你从此不要愁烦。你父之言，说得不错，就是有些不顺，尚有白老亲家、吕纯阳仙，他们俱与女儿是个关系之人，岂有不相搭救之理。”说完，便拉了花牡丹往自己房中去了。自此也不见卜善仁前来，过了二三日，仍是无事，便把这事丢开。

一日花锦同安人、女儿方才用过饭，正在中堂闲话，忽见家人领了一个女人进来。花锦一看，这个妇人已有三四十岁，并不认识，只当做同村邻舍，便问有何事故。家人禀道：“他乃是杨尚书府中来的。”花锦尚未答言，那妇人已走上厅堂，向着花老夫妻口称“老爷、太太”，请了个安。见旁边坐着个美貌女子，心想必定是这位小姐，连忙道了个万福，牡丹也还了一礼。听说是杨尚书家来的，他也不爱听他们说话，回转身来，就往自己房中去了。花锦便叫这妇人坐下。这妇人道：“老爷、太太在此，怎敢就坐。”花锦道：“不必客气。”又叫了丫环倒了一杯茶，便问道：“但不知杨尚书叫你前来何事？”这妇人道：“只因杨尚书日前曾托卜大爷前来求亲，卜大爷回说府上要招赘女婿养老，又说女儿年小，杨尚书一时不得明白，故特叫小妇人前来问个真实。”花锦道：“小女七岁，本来年小。三朝之时，你们那卜大爷在这里吃过酒的，岂得有假？招赘女婿养老，我今膝下无儿，也是实在的话。”这妇人道：“小姐既是七岁，如何能这快长成？”花锦听得这话，便不耐烦，起身入内去了。

安人接口道：“说来这话很长。”就把遇着一个道长，给了一粒丸药，服过之后，便已长成，如此如彼的告诉了他一

遍。这妇人道：“如此说来，小姐必然是遇着神仙了。既然有此福气，就该与有福气的人家对亲。想这杨尚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公子年少青春，正在苦志攻书，将来必定高攀丹桂，况且他家又有这种根，将来不要做到尚书、宰相么？在小妇人看来，太太不要错过了。”安人道：“据你如此说来，到也很为有理，只因我们乃是乡村农户，焉能去与那些富贵缙绅之家结亲？这是决意不存这仰攀之心，以免乡邻笑我等卑鄙势利。况且我们主意，必定要招一个女婿养老送终，万不能把女儿嫁了出去。加以年纪又不相当，这门亲事，万万不必提了。”这妇人想再要开口，安人便止住道：“你不必三番两次多费唇舌。从来这姻亲之事，必须两下甘心情愿，难道这大一个洛阳城，除了我花家，就无别处可以去说亲了么。”说完，便也起身入内去了。丢下这个妇人好生难受，只得慢腾腾的立起身来，走出花府大门。

吴良在门外，已是等了许久，一见梅嫂子出来，便问道：“事情怎样？”梅嫂子道：“这个女子，果然生得美貌。他家说道只有七岁，我到有些不信。又说是遇着神仙吃了仙丹，这些事究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我便提起亲事，他便翻脸走了入去，令人难堪，叫我真真好气。”吴良道：“你也不要气，我如今同你回去，见了老爷、太太，只要如此这样的说上一回，说这门亲事，不允也要他允呢。”梅嫂子道：“这条计果然是好。”二人便一路谈谈说说，不觉已到了自家门口。

走入后堂，老尚书同着太太因为儿子胡言乱语，病势利害，正在那里盼望梅嫂子的回话，好定主意。忽一抬头，看见吴良、梅嫂子走了进来，面上现出不悦之色。太太连忙问道：“你们去到花家，现在事情怎样？”梅嫂子道：“太太不要提了。若说花家那个女儿，果然生得非常美貌，到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小妇人慢慢的就与花家太太提起亲事之话，那花家太太说道，他家不是贫素人家，用不着仰攀高门大户，只要郎君人品端方，学问超群，他就招他入赘。若提出我家公子，他说花员外已是见过，不要讲那学问，只他这副尊容，真叫做癞蝦蟆想吃天鹅肉，自己也不思量，便来到我家说亲，岂不痴心妄想么？”

杨老尚书听了梅嫂子之言，真是怒不可遏，便骂道：“他家竟敢如此放肆，待我自有法子摆布于他。”便问他这个女儿只有七岁，怎的能够长得如此快速，可是真也奇怪。太太道：

“闲言不说。现在我们的儿子，病得这样利害，难道他家不允这亲事，就算了么？”杨尚书道：“夫人不必着急，我自有主意。”随即吩咐家人，拿个名帖，去把洛阳县请来。原来这个洛阳县，名叫莫士仁，乃是杨尚书保举出来的。门上人拿了尚书帖子进去，说请他有事相商。莫士仁便吩咐打轿，登时来到杨府。见过杨尚书，行礼已毕，分宾主坐下。家人献上茶来，茶毕，杨尚书道：“今日请贤契到来，非为别事，只为小儿姻事。现已备下花红彩礼，特请贤契为媒，到那花家下聘。”莫士仁道：

“原来是世兄喜事，门生当得从命。”又说了几句闲话，便辞别回衙。登时叫人伺候全副执事，带领三班六房，鸣锣喝道，会同了杨府的家人，抬了花红定礼以及金银首饰果盘等物，吆吆喝喝，一直望花家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杨府太太，此时已知洛阳县前去花府下定，心中好不欢喜，连忙走到儿子房中。只见杨思文仍是痴迷的样子，好生难过，便想与他开开心，叫道：“你不要愁烦了。如今你父亲已请洛阳县做媒，前到花府下定去了。单等他回来，就要择定日子，与你成亲。”那知杨思文听了太太这一句，心中说不尽的欢喜，其病如有所失，正是：

今番喜信从天降，顿使沉痾顷刻甦。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花员外土地祠求神 李铁拐洛阳城下降

话说杨思文听说亲事成功，从床上一跃而起，说道：“母亲，可是真的吗？”太太道：“为娘的那会谎你呢？”杨思文登时跳下地来，喜欢的了不得，便要茶要饭，闹个不止。太太连忙说道：“我儿已是几日不进饮食，身子虚弱，快休息休息。”吩咐丫环去取来便了。杨思文道：“孩儿也没什么大病，只是想要与花牡丹结亲，如若亲事一成，儿的病就好了。”太太听说也是好笑。不一刻工夫，丫环已把茶饭端了进来。杨思文就如同饿鬼抢食一般，饱餐了一顿，真个已是无病。便同着太太，一齐来至厅堂，见过父亲。老尚书见了甚是诧异，太太就把方才之言，告诉了杨尚书一遍。老尚书知道他是相思病，说道：“你从此可安心念书，再不可出外任意胡为。待洛阳县下定回来，再行择日成亲便了。”此时杨思文知道是真的了，快快活活，等候做新郎，且自不表。

再说花员外夫妻二人，自那日杨家叫梅嫂子来过之后，花锦向安人道：“这个人，枉自做到尚书，做事如此不近道理，真是可气可笑。”安人道：“人家既然不允这亲事，便就罢了，何必三番两次缠扰呢。”花牡丹道：“爹娘吓，我看今日来的这个妇人，相貌奸阴，回去必定要搬惹是非。”花锦道：“我已立定主意，不问他怎样是非。常言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且自由他去罢。”过了几日，一家三口，正在厅堂，说起那吕纯阳之事，现在已要百日将到，大约快要来了。牡丹道：“他是仙家说话决不失信，至期必定来的。”

正说之间，忽见家人手拿一个帖子，匆匆忙忙跑了进来，禀道：“洛阳县莫老爷前来拜会。”花锦听说，我又不与人家打官司，又不结交官府，他来此何事？心中正在沉吟不语，家人又请道：“县老爷已在大门下轿了，请员外出去相迎。”花锦听得，只好整衣出迎。来至二门，只见莫知县走出轿来了。花锦便连忙上前躬身一揖，说道：“不知老父台驾到，老民未曾远迎，望乞恕罪。”莫老爷看见，连忙拱手还礼，说道：“老先生不必客气。本县今日前来，一者为老先生道喜，二者有事相求。”说罢，便叫一声“来”，只见跟随应道：“有”。知县道：“快把礼物抬了进来。”跟随应到“是”。忙出去招呼。顷刻间，只见花红彩礼，一个个的抬了进来。此时把个花锦茫然无措，不知从那一头说起。知县又开言说道：“本县此次乃是奉了敝老师杨尚书之命，为他令郎杨思文下花红定礼，聘老先生令媛为妻。因请本县为媒，想老先生必然谅情允许。本县现已代择定吉日，是九月九日，乃是天喜的吉期。此时尚有二十多天，谅来诸事可从容办理。”说完，便起身告辞，吩咐摆道回衙。只听得一阵叫喝，知县已身登大轿，鸣锣喝道的去了。

花员外看见这些人放下了花红彩礼，连赏封也不要，抬起空盒，已是走出，知县亦已回去，员外连句话也不曾说出，急得两眼睁睁，站在那里好象泥塑木雕的一般。家人们看见如此，上前把员外唤醒，搀扶回到后堂。谁知安人已是知道此事，正抱住小姐痛哭。员外一见更是难受，也放悲声。众家人仆妇上前相劝，止住了哭。花员外道：“世界之上，就有这样为民父母的知县，硬行与人做媒，真可谓无奇不有了。”正在心中焦躁，忽然想起白富贵来。想女儿所说之言，如今事已危急，何不去到土地祠中，祝告一番，看是如何。随即就与安人、女儿

说知。安人道：“如此快些前去。”花锦便命家人备了三牲祭礼，自己换了一套洁净衣服，便望洛阳城而来。到了土地祠内，便把三牲祭礼摆下，焚香点烛，祝告行礼已毕，方才立起身来。正要仰瞻神像，只见一张简帖从空落下，有偈言四句云：

寄语亲翁花锦身，些须小事莫愁心。

若要牡丹来避祸，尼庵之内去潜身。

末后还有一行小字，说道：“若是路遇丐僧，跪求心诚，必能相救。”员外把字看罢，心想：“我家原有一座尼庵，在此山内，本是一个潜修的地方，莫非我女儿应当出家。但是这个丐僧，只怕一时碰不着，不要管他，且回家再处。”想罢，便命家人把祭品之物抬回家去，自己随后慢慢的回家。

走至半路，只见有个疥癩和尚，浑身流脓淌血，睡在大路旁边哼叫不止。花员外看见，心想果是奇怪，莫非就是应在这人身上，便上前跪在地下，口称：“弟子花锦，只因家有急难之事，要求仙师搭救。”那和尚说道：“我自己都病得无有法子。只说出家潜修，可以免除罪戾，谁知弄出这疥癩之病，人人讨厌，还有什么法子能解救别人么？”花员外仍是诚心跪求，说：“弟子就愿跪到来年，也要求仙师搭救。”和尚见他乃是真心，便说道：“土地多事。”就从身上抓下一些脓疮疤，说：“你拿回家，叫你女儿吞吃，自有玄妙在内。”说完，化阵清风，不见人影。花锦知是遇着真仙，急急的回到家中。安人女儿接着，便问起土地祠中祝告之事。花锦便将柬帖上的言语，告诉了他们一遍。牡丹早已领悟。员外随又拿出脓血疮疤，递于牡丹。

列位，你说这和尚究竟是什么人，原来是铁拐李仙。因他这时正在游玩，忽然心血来潮，袖口一课，知道花牡丹有难，

吕纯阳正在潜修，恢复仙体，一时不能前去相救。李仙看在同道之情，故化一个疥癩和尚下界。谁知土地泄机，花锦诚心跪求，便抓了一把脓血疮疤，付给他牡丹吞服，仍化一阵清风，前往各处游玩而去。

再说花牡丹服过丹药之后，真是明心慧性，悟徹玄机，便与父母说之，要去出家潜修。安人听说，那里肯放。牡丹道：“母亲不必如此。孩儿出家，并非削发为尼，不过换去服式，暂避目前的是非。”安人听到避是非之言，只得点头应允。牡丹便换了道装衣服。员外、安人虽是心中不愿，也是无法挽回，只得叫人去到山中，把座尼庵收拾好了。又向牡丹道：“儿吓，你到出家去了，这杨家送来这些花红彩礼，如何交代呢？”花牡丹道：“父母不必忧心。我看至期定有人前来办理，决然不致误事。”花员外道：“纵至期无人，女儿已出了家，倘若他家相逼，为父便与他拼去这条老命便了。”花牡丹道：“决不致于如此的。”

且不言花家之事。再说洛阳县莫士仁，自那日硬行在花家下定之后，也不曾回到衙中，一直的就往杨尚书府中而来。老尚书听说洛阳县来到，连忙叫人请进。莫知县来到大厅，见了尚书，便上前请安道喜，尚书道：“有劳贤契了。花家之事已是怎样？”莫知县道：“门生奉命去到花家，说此亲事，已将花红彩礼首饰果盒等物，一齐当面交给花老员外。现已择定九月九日，令世兄前去亲迎。一切之事，均已交待明白，今特前来与老师道喜。”尚书听得花家亲事已成，定于九月九日亲迎，心中不胜之喜，说道：“真是有劳贤契了。”便吩咐厨房备酒，先谢大媒。莫知县道：“门生改日再来叨扰喜酒罢。”正在谦逊，恰好杨思文从外面走入，听说亲事已成，连忙上前谢过莫知县：“有劳费神了。”莫知县说道：“师兄喜事，理应

效劳，何得言谢。”正说之间，酒宴已是摆好。杨尚书便命思文陪坐，自己回到后面去了。于是杨思文便请莫知县入席，二人对坐，饮酒谈心。家人斟上酒来，恰好二人均好杯中之物，便你一杯我一盏，已是吃有几分酒意。酒席筵前，杨思文就说起花家女儿怎样美貌。士仁道：“幸亏我如此硬做，不然今生休想。”杨思文道：“虽是亏你，只奈还有二十日，未免太久，叫我如何能耐得下去？”莫知县听了，不觉哈哈笑道：“如此说来，世兄可也算得是个急色人，连二十日都等不及，何不另找一个杀杀火罢了。”说完，二人均各大笑。只见天色已不早，莫知县随即起身相辞，回到衙中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杨思文送莫士仁走后，回至内宅，他父母便向思文说了些亲迎之话。杨思文便分派这新房要如何收拾，以及各色物件俱要上等的，开了一个单子，交与管家去办，如若稍有不合意的地方，又要重新更换。真是他恨不得把一个尚书府都要重新翻造，来做他这个亲事，方才趁心。这也是他父亲做官，刮了些民脂民膏，定要出了这种后人，来与他散放散放，真叫做：

天理循环不可欺，为人莫使昧心钱。

倘若得来非分内，终须有日复还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花牡丹尼庵避祸 吕纯阳收伏三妖

话说杨思文乃是天宫恶煞凶神临凡，玉帝故派他到杨尚书家，耗散那些造孽之钱，这叫做悖入悖出，自是循环之理，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承各位道友相赠道德之后，回到蓬莱山，闭洞

潜修，恢复仙体。这日正然打坐，忽觉心血来潮，拈指一算，原来花牡丹有难，心想，我此番必须前去相救。便叫徒弟椿精：

“好生看守洞府，为师要下山而去。”椿精道：“师父莫非要到洛阳去么？”纯阳道：“你何以知道？”椿精道：“徒弟方才在洞外，遇见白富贵来到此处送信，说道花牡丹有难临身，特叫徒弟禀告师父知道，恰好师父正要下山，徒弟猜想大约总是为的此事。他还说李老仙此时也在洛阳呢。”纯阳道：“白富贵现在那里？”椿精道：“他现今已回洛阳去了。因有职业在身，不能久延，故叫徒弟代为禀告。”吕纯阳道：“一切之事，我早已明白。为师下山之后，你须静心修持，待到功行圆满自当领你同上龙华。”椿精道：“师父尽管放心前去，徒弟近来蒙师父指点玄机，已觉渐通大道，可谓心无障碍，四大皆空。”

纯阳听得椿精之言，已知他玄功已有八九，后来必可成为正果，便遂即收拾法宝，身背太乙神剑，驾起了祥云，一直望洛阳地方而来。便先到土地祠中，见过岳父。白富贵便把花牡丹之事，以及李老仙来到洛阳之话，细细告诉了一遍。纯阳听说，心想要去找寻李铁拐，便辞了白富贵，出得庙来。到处寻找一遍，均不曾看见。

原来道教中得道的，头上现有五色祥云，佛教中得道的，就是五色灵光，所以同道中之人，一望便知。李铁拐此时已知吕纯阳到了洛阳，故把头上五色云光掩住，好暗地点化，使他逃出情网。因此纯阳出得庙来，抬头四下一望，不见老仙踪迹，只当他已回龙华。此时老仙却已化做一个乞丐老者，龙钟情形，来到花锦门首乞讨。花家之人便与他些剩饭，他用手接过说道：“你们吃残了的东西再拿来把我，我虽乞化，也不要这残余之物。”说完便把那饭望空中一洒，转眼间，已化做无数苍蝇空中飞展。家人们看见，互相惊异，连忙入去报与员外知

道。

花锦听了，走出大门一看，原来是个老者，虽是龙钟，却有一派精神之气，便说道：“你这老丈，既到我家来乞化，又不要饭，是何缘故？”老者道：“我虽是个乞丐，然而善于测人祸福。因看你家中宅舍主有人口之灾，是以给我之饭，也不能吃。如员外信我之言，我与你代为设法禳解。”员外听了老丐之言，必定不是寻常之人，便连忙把这老者请入里面客厅款待。这老者也不推辞，便同了员外，一齐来至客厅，分宾主坐定。花员外叫人看茶。茶毕，员外道：“请问老丈尊姓大名，现居何处？”老者道：“老汉姓玄名空，住在虚无山下，平日不善营谋，专以乞丐为生。”员外心想，这老者姓名住处均是古怪，又吩咐家人备酒，不到一刻，酒肴摆上，员外便邀老者入坐，玄空随即坐下。吃酒之间，玄空问起员外，说：“你们家中可是目下有件疑难之事么？”员外便将女儿牡丹之事，从头至尾告诉了他一遍。玄空道：“如此，你可叫令媛速到尼庵之内躲避，今夜我到你令媛房中，代他除去不祥。”花员外一听更是诧异，心想他怎知道这尼庵之事，便连忙入内与安人说知一切。安人随即告之女儿，收拾应用之物，带着一个丫头服侍，立刻便乘轿望尼庵而来。安人也就陪在庵中，住了好几日，方才回来，且自不表。

再说玄空见花牡丹已往尼庵，便向花员外道：“我今夜且借令媛香房一宿。无论何人，不许前来窥探，亦不必点灯火，千记勿误。”花员外心知有异，不便追问，只得吩咐家中之人，照老者之言行事。此时天色已晚，员外便同玄空来到牡丹房中。员外说了几句闲话，已自出去。玄空四下一望，房中惟有钟磬与老子道德经卷，其余物件，均已搬开。

天已将及三更，就在牡丹床上盘膝打坐，闭目凝神。忽然

外面走了一人进来，到得床前，叫声：“娘子吓，不想你已两世为人，我等仍得相聚，何幸如之。”说罢，便走上牙床。李老仙就即照着来人脸上，一把掌打下床去，说道：“好瞎眼的东西，连我都敢调戏起来了。”原来这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吕纯阳。他因寻不见老仙，心想先来见了牡丹，与他说明，是来救他脱离大难，也好叫他放心，故此来到花家。到了房中，已是熄了灯火。想那牡丹谅已安睡，所以一迳来到床上。不想吃了一个巴掌。

细听声音，已知是李老仙，吕纯阳笑道：“你到睡得好。弟媳妇房中，你也睡起来了。”李铁拐哈哈笑道：“吕道友吓，我说你要谨防色迷二字。自从你瑶池酒醉，调戏嫦娥，众道友被你牵连，采和东海遇妖，被劫花篮，幸亏灌口二郎将白蟒收伏，得回至宝。你又至洛阳三戏白牡丹，惹得黄龙吃醋，开了杀戒，勾动四海龙王，大闹龙华，以致众道友移山塞海，故而四海龙王启奏天庭，赵元帅查办偏心，白牡丹遭遇屈斩。他虽重生人世，你应该度他早登仙班，不可再行堕入情缘。我此时已点化牡丹前往尼庵潜心修练，只是还有杨思文之事尚未办完。”吕纯阳正要回言，霎时之间，忽听狂风一阵，从东而来。二位仙人屈指一算，知有妖人前来。

列位，你想这妖人是谁？原来就是百草山黄龙真人的徒弟，行云、施雨、雄虎大王、黄发道人、红须童子等。因见青龙侍者去找吕纯阳报仇之后，杳无音信回来，便命小妖去到外厢打听。不一时回来报说，探得青龙侍者与吕纯阳二人赌下砍头之法，谁知青龙侍者把头砍下，已被纯阳用法使饿老鹰把头衔去窝中吃了。众妖一听，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登时要把吕纯阳捉来，将头切下，与青龙侍者报仇，方才甘心。黄发道人道：“众位师兄师弟，要与青龙侍者报仇，据我看来，吕纯阳

法力不小，我等难以制他。近来听得白牡丹，现已转生在花家山花锦家中为女，名叫花牡丹。我等众人，何不去到花家，把他抢上山来，遭塌他一番。况他乃是吕纯阳的妻子，如此也可出出我们这口冤气。倘若吕纯阳不来找寻便罢，如若来时，再设一个十面埋伏之计，把他擒捉便了。”众妖道：“黄发师兄之言有理。我等何不就是今晚，待至更深人静，前到花锦家中，先把花牡丹捉回山来，岂不是好？”大家均拍手赞成。于是待至三更之后，一同驾起妖风，径往花家山而来。顷刻之间，已到花锦家中。来至绣楼所在，只见灯火已熄，人声寂然，心想白牡丹此时谅已睡着，便一齐撞入房中。来到床上，行云施雨及雄虎大王每人背上驼了一个就走。正好出门，施雨见行云背上也是驼着有人，大家互相猜异。雄虎大王说：“花牡丹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三人背上各驼一个，岂不是有三个花牡丹么？”一句话尚未说完，只听嗑叹一声的响，已把这三人压在地下，动也动不得。其余之妖，早已吓得逃无踪迹。

原来这就是李铁拐、吕纯阳二仙，施用法力，运了三块大石，把三个妖魔压下。论起分量，每块足有三、四千斤。把三个妖人压得原形出现，只是在院中吼吼乱叫，又动弹不得。吕纯阳便同李老仙来到前厅，相请员外。花锦连忙点了灯火走出，只见前日拿丹药与牡丹吃的那个道长也在此。员外便忍不住的叫道：“同道长，我到被你害得好苦吓。”纯阳道：“怎的被我所害？”花员外道：“自从小女吃了道长丹药之后，身体长成，被杨尚书之子杨思文看见，前来求亲。老汉因事不肯允许，后来杨尚书便托洛阳县莫士仁到来，硬行下定。小女本要自尽，承洛阳土地指点老汉，跪求一位活佛，相赠小女两粒丸药。小女服过此丸，便是明心慧性，昨日又蒙这老丈指点出家，所以敝内已相送前去。这玄空老丈就在小女卧房，为我

驱除不祥，不知道长何时到此。小女虽是已经出家，但杨家已择九月九日前来迎亲，叫我如何应付？”吕纯阳道：“员外不必烦闷。这玄空老丈也是贫道同门之友，特来相救令媛，贫道也因此下山。今夜若不是我二人在此，只怕你令媛的性命早已不保。”员外闻言，唬了一跳，究竟不知是何原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丑椿精假装美妇 众怪物大闹新房

话说花员外，听了同道长之言，便问是何原故。吕纯阳道：“你可到前厅院中一看，便知明白。员外即叫点起灯火，一同来至前院。见三块大石底下，压住了三个妖物，原来是一牛一虎一豹。员外一见，心想这二位必然是真仙临凡，连忙跪下叩头。二仙说道：“员外不必多礼，请起来罢。”又见这老者叫声：“同道友，你可拿出斩仙剑来，把这三个怪物斩了，以免留在世上害人。”吕纯阳正要抽出太乙神剑，以下绝情，忽空中来了一个和尚二个道者，正是伏虎罗汉，同着茅真君、孙膺因坐骑走矣，知在此处，前来寻找。恰好与李、吕二仙讲了一个人情。二仙便叫：“道友带去，以后须要小心，免得下界害人。”三人道：“虽是如此，而亦该在劫难逃。”说罢，三人拱手辞别，各自回山。李铁拐亦是化阵清风而去。花员外一见，方知所遇尽是神人。

此时天色已明，只有吕纯阳尚不曾走。花员外道：“方才这几位神仙，是何姓名，望道长指示。”纯阳道：“跨牛者乃是孙膺，骑豹者是茅真人，那骑虎的便是伏虎罗汉。”员外道：“还有这玄空老者呢？”纯阳道：“此乃人间所传的八

仙李铁拐，而玄空者，是游戏之别号耳。”员外道：“然则道长可是纯阳吕祖乎？”纯阳道：“贫道何能及他，不过纯阳即我同道耳。”员外听言，也不再问，立刻叫人备酒。二人正在对饮，恰巧安人已是在庵中回来。家人们便告神人捉拿妖怪之事，现在众神仙俱已走了，只有前回来的那个道长尚在与员外饮酒。安人听说，便叫人把员外请了进来，说道：“趁这道长在此，你快把杨家之事与他商酌才是。”员外道：“安人不必耽忧。我看这道长，必定就是吕祖纯阳。他既然前来，已是除妖，更能相救女儿无疑。如今相隔重阳不多几日，便把他留下，看是如何。”说完，来至外面，向道长说道：“方才老汉失陪，万勿见怪。”纯阳笑说道：“员外吓，你家之事，我已尽知。可劝安人，把令媛这事尽可放宽心肠。且到九月九日，贫道自然相助，包你安然无事。现到吉日还有几天，我暂且回山，料理停妥，再为前来便了。”说完，便要相辞起身。员外也不敢强留。

且说吕纯阳出了花锦家中，心想花牡丹现在庵中，我不免前去先把他见见。使用隐身法，霎时来到尼庵。只见牡丹正在那里看经卷，纯阳故意上前相戏，牡丹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吕纯阳。牡丹正言道：“身既为仙，如何这等荒唐。”纯阳道：“夫妻聊戏何妨。”牡丹道：“我如今既已出家，正要苦志修炼。你我既是夫妻，应该教我些潜修秘法才是正理。”吕纯阳听了花牡丹之言，心想果然不错，他经老仙指点，已是明心了性，待我再教他些秘诀，将来未有限量。待他功行完满，再来度他脱离红尘，岂不是好。想完，便携了花牡丹之手，来至房中，告诉他一些修真要道。牡丹自服老仙丹药，果然明心慧性，一教便会。纯阳又赠他玉尺一柄，以做防身之宝，随即要回蓬莱。牡丹问道：“这杨尚书家之事尚未了结，如何你就回山？”

纯阳便把此番回山，是叫徒弟来替你出嫁，以了杨家这事。日后你自然明白。说完，即时别了牡丹，驾云回至蓬莱山。

椿精一见，便问师父洛阳之事如何。纯阳道：“我今回来，正要叫你前去，扮做花牡丹，待杨思文娶去，闹得他家不能太平，以警其愚顽之心。”椿精道：“师父之言，敢不从命。只怕那杨思文不肯甘心，日后难免再生别事。”纯阳道：“日后他如生枝节，为师自有法力抵抗。如今先把他戏耍一场，再作道理。”说完，便叫徒弟把洞门封锁，一同驾起云头。瞬息之间，已到洛阳花家山地方。按下云头，来至花员外门首，家人一见，连忙入内通报。花员外听得，迎出大门，说道：“道长来了，请进罢。”纯阳便叫徒弟上前见过员外。员外抬头看见椿精，果然生得相貌丑恶，到吃了一吓。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面黑浑如锅底，眼圆却以铜铃。痘疤密摆炮头钉，黄发松松两鬓。
牙齿真金镀就，身躯顽铁敲成。伸开五指鼓槌能，奇丑一言难尽。

员外当时把他师徒二人让入大厅落坐。吃茶已毕，吩咐厨房备酒。纯阳道：“且慢吃酒。今日已是九月初八日，赶紧叫人各处挂灯结彩，待我点化些妆奁，助助热闹，再为吃酒不迟。”说完，便把袍袖向空中一拂，转眼之间，大厅上面已是摆设了许多妆奁之物，箱橱桌椅，衣服首饰件件俱全。无非俱是一些幻化的东西，凡人眼内看去，无一不真。员外见了，心中大喜。不一时，酒筵摆好，便请纯阳师徒入坐，直饮至更深夜静。纯阳作起法来，即拘了些草木石块之类，又化为八个梅香。椿精立刻变成花牡丹。花锦此时心想，这样的丑鬼，怎么会化做美人，真个莫明其妙，连忙进去告知安人。安人听说，出来一看，真是也认不出。夫妇二人，一齐拜谢，说：“多

得道长前来相救，从此感德无已也。”吕纯阳道：“员外、安人不必多礼，此乃贫道一时游戏之事，何足挂齿。”又叫员外吩咐家人们，着人抬了这些妆奁之物送往杨府，先领他一个厚赏。说罢，员外就吩咐人预备抬嫁妆，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看见乡人已是前来抬送嫁妆，他即时运用玄功，指点乡人抬送。这妆奁摆有二三里路之远，把些看热闹的人，个个称羨，说花员外真是倾家嫁女了，倒便宜杨思文这个小奸种。不一时，妆奁已到杨府。老尚书便命家人点数，一抬一抬的，抬了入去。把那一座新房，真个已是摆满，还放了许多别处。尚书心中何等欢喜，便赏了八千银子的喜封，倒把这些帮忙众乡人沾了个实惠。老尚书便同夫人来看房中的什物等物件，也叫不出什么名色来。众亲友个个说道：“如此的嫁妆，若没有几十万银子，如何有此出来，不料乡间有这样财主。”有的又道：“这花家山只是花锦算得一个财主，他本就是一女，又无儿子。先前是主意招个女婿养老送终的，大约总是把家财拿来赔送女儿了。”有的又说：“并没有看见他家在外面买这些东西，哪里家中有这样现成。”又有人道：“俗话说得好：有钱使得鬼推磨。只要有钱，鬼都可以买得动，何况东西。”再说杨府收过嫁妆，把一座洞房，装扮十分华美。也算只有这个独子，初次娶媳，自然热闹。许多亲眷前来送礼，还有送戏文的。

到了初九这天，杨思文身披大红，头插金花，前到花府迎亲。这时花家真也热闹，款待新郎，酒席已完，把杨思文请入内宅，与新人上头交拜。新人头戴大红，杨思文拜过岳父岳母，手扯红绳。八个梅香，扶着新人，围绕了花轿。杨思文也就上马。三声大炮，鸣锣开道，一直的望杨府而来。不多时，花轿进了大门，扶了新人出轿，与新郎拜过天地祖先，然后又拜媒人。拜毕，把新人扶入房中，夫妻吃过交杯酒。罩红一揭，杨

思文看见，好不心喜。众亲友个个均皆称赞：“这样美貌，真是人间少有。”老尚书夫妻心中也是喜欢，果然娶得一个好媳妇。椿精只是低头暗笑。

过了一会，天已黄昏，各处点得灯火辉煌。莫士仁便拉了杨思文来到新房，众女眷均皆迴避。莫知县道：“我们今夜要闹洞房了。”众亲友因他是本地的父母官，都来凑趣。霎时酒宴摆好，莫知县便把杨思文推至新娘的旁边坐下，其余众亲友均各挨次而坐。莫知县就拿杯子斟满了一杯酒，送至新娘子面前，口称：“世嫂，下官前日为世兄、世嫂撮合，今值花烛喜期，预祝福寿双全，瓜瓞绵绵，螽斯衍庆。请饮此杯，以伸敬意。”说完，将酒递与新娘子面前，梅香上前代接，知县说道：“这要新娘子自己亲接。”椿精并不客气，伸出手来，接过一饮而尽。莫知县大笑说：“世嫂真是赏我媒人的脸。”于是又敬杨思文一杯，说：“世兄饮此成双。”杨思文也接来一饮而尽。众亲友亦均要敬酒，杨思文心中着急，说道：“如此的敬法，明日也弄不清楚。”莫知县笑道：“世兄发急了，我们不要误了他的佳期，不如大家公敬三杯罢。”众亲友道：“三杯太少，大家公敬六杯罢。”杨思文但求他们快走，也不推辞，便自吃了。于是众人便各大吃大喝，猜拳行令，闹了一个不亦乐乎。此时众人已是吃得大醉，杨思文与莫知县更是醉得厉害，杨思文已是倒在床上。家人们看见知县烂醉如泥，便把他搀扶出去。椿精见他们众人已是醉得如此，便照着莫知县脸上吹了一口仙气，顷刻之间弄得他合家颠倒。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莫知县受辱辞官 杨尚书悬赏捉怪

话说众家人正要搀扶莫知县走出新房送回衙署，椿精见了，便登时运用玄功，把自己身子隐了，向那莫知县吹了一口仙气，便化做花牡丹，又将杨家一只老黄狗，化做莫知县。这些肉眼凡胎之人那里看出，早已把一个老黄狗扶入轿内，吆吆喝喝的，抬回县署中去了，且自不表。

再说众梅香见假知县已走，便把这假新娘扶上牙床，将他衣服脱去，又把新郎的衣服也脱了个干净，拿了一床锦被，推他二人睡在一处。掩上了房门，各自走出，椿精又去作闹这些人。弄得杨尚书抱着狸猫当太太，太太又拿了丫环做老爷，仆妇使女厨子家人互相混闹，乱得不成模样。杨思文睡至半夜三更，摸着知县当新娘，莫知县又把杨思文做了姨太太，双枪齐举，杀了一阵。二人心中诧异，怎的床上会走出别的男子来，互相扭住打下床来。大家一看，原来是世兄世弟，二人一身脱得精光，新娘、梅香，均已不见。各自寻了衣服穿上。好生的羞愧。走至外面，谁知合宅男女俱皆惊慌，聚在一起、胡言乱语，连老尚书与夫人，均说怪异。尚书道：“莫非花家这个女子以及梅香，俱是一些妖怪？不然一夜工夫，弄得我合家颠颠倒倒。幸众亲友女眷，都已回家，不然这一乱，更是成了笑话。”莫知县道：“据门生看来，这新娘、梅香，分明是一班妖怪，你看这些妆奁物件，如今都成了草木石块。”正说之间，只听外面人声嘈杂，便叫家人进内查问，原来是县衙打发人来查问老爷的。因昨夜抬去的老爷在姨太太床上睡了一夜，今早已变做一只黄狗，所以合衙的人都惊怪起来，特地到这里来查

问的。莫知县一听，也不辞别尚书，随即回到衙中，问明一切原由，心想这番冤苦，全是为的奉承杨尚书，硬行下定，以致弄出此事。这个亏已是吃得说不出来，正是：

饶君掬尽西江水，难免今朝满面羞。

好端端一个姨太太，弄得陪狗睡了一夜。想罢，追悔莫及。从此便辞官不做，告职回乡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杨老尚书心中一想，这回亲事，被花家如此捉弄，羞念交加。便吩咐家人，“去到花家山，把那花锦老狗才与我捉了前来，待我问一个明白。”众家人听了尚书吩咐，便即忙一同来到花家山。走至近前一看，那里还有村庄房子，只见渺渺茫茫一片汪洋大水。杨府家人看见，连忙回去报与杨尚书知道。原来这是椿精前日回来，报告杨尚书及莫知县之事，吕纯阳听了，知道他们必不甘心，定要前来作吵，所以施用法术，把一座村庄房舍化成一片汪洋，以救花锦目前灾害。

再说杨尚书正在等候花锦到来，追问他这些原由，只见众家人回来说明原委。杨尚书听了，真是越想越气，这样的妖怪，如不把他灭除，心中那里容忍得下。便叫人各处贴出赏格，如有人能捉拿这些妖怪，问明实在，每名赏银五百两，决不食言。

这一日杨府有一老家人，名叫杨福，正在外面采访。只见有一道者，信口高歌，正由杨福跟前走过。杨福抬头一看，见这道者到也生得面貌希奇，连忙赶上前去，问道：“你这位道爷，不知可能捉拿妖怪么？”道人说：“你家的妖怪我已尽知，只是要见你家主人，方能说明。”杨福听道爷如此说法，喜之不胜，便连忙同着道人一路回府。来至门首。杨福道：“道爷请在此略候，待我去告知主人，再来相请。”原来这道长就是黄发道人。他日前探听行云、施雨及雄虎大王，均被吕纯阳用法将他三人压住，要伤性命，多被这三个人主人翁前来说

情，领了回去，气得忿火中烧，放声大哭道：“自我师与八仙冲突以来，吾师死后，相继又去四人。本应前去报仇，奈非纯阳之敌，若不报仇，心中实是不甘。”正在无可设法之际，忽又听得洛阳城内杨尚书家，因娶花牡丹为媳，闹得杨府合家颠倒，新娘杳无形影。现今老尚书出下赏格，四处招贴，请人前来捉妖，捉得一名赏银五百两。黄发道人一听，知又是吕纯阳的所为。奈自己非是纯阳的对手，不敢前去。因知杨思文乃是赵元帅转世，如今已昧前因，我不免去到他家，把杨思文点治病魔，使他悟明根底。说明吕纯阳一切原由，彼必定要与纯阳作对。若能胜他，万事干休，若不能胜，再令老尚书动本参他。

黄发道人主意已定，所以才到洛阳而来。此时杨福已入内通报，黄发道人在外等候。忽听里面喝一声：“请。”只见中门开放，杨思文早已迎了出来。老尚书立在大厅等候，见了道人，连忙拱手让入客厅。黄发道人打一稽首，各自坐下。家人送上茶来，茶毕，杨尚书便启口说道：“请问道长，住居何处名山洞府？是何法号称呼？”黄发道人说：“贫道住在百草山中，道号黄发道人。只因令公子前世与我有些瓜葛，为获罪谴下轮回，昧却本性。”尚书道：“既然如此，不知可能施治否？”道人说：“贫道此来正要使令公子悟彻前因，不但可以报却自己花烛被侮之仇，还可以将来返复本性。”说完，便掏了两粒红丸出来，递与杨思文，叫他服了下去。

不到一刻工夫，只听腹内有如雷鸣，周身骨节响动，出了一身冷汗，果然心地顿时明悟，方知自己前生乃是玉帝驾前的赵元帅，因为诬奏斩了白牡丹，获罪贬下凡尘，皆由吕纯阳一人而起。才知闹房之事，也是吕纯阳暗中点化椿精以及山精野怪所为。心想要去找吕纯阳报仇。怎奈不通法术，焉是吕纯阳的对手。左思右想，心中有些忍不下去。黄发道人见杨思文如此

情形，心中早已明白，便说道：“公子不须性急。现在你服了红丸，身体不比从前。如不相信，你可试一试看，力气也就大的多了。”杨思文一听此言，看见阶下花台前有一石墩，走上前去，双手一举，谁知毫不费力，连脸上也不发红。大约那石墩的分量，至少也有一二千斤，便轻轻的举了起来。杨思文此时心中好不欢喜，道人又说：“公子既有如此力气，待贫道再教你一些法术如何？”杨尚书听了，正想要报花家之仇，说道：

“既是如此，即叫小儿拜道长为师，指示法术。”忙叫人把后园收拾停妥，择吉拜道人为师，习练法术。黄发道人满口答应。

只见家人把素筵摆好，杨尚书便叫黄发道人入坐，杨思文也在旁边相陪。饮酒之间，杨尚书就把花家结亲之事说起，直说到后来草木石块做怪，吵得合家不得安宁，望道长设法施治。黄发道人道：“这些草木石块无非受了生人之血，日久得了日精月华，自能成精作怪，加以纯阳指点魂附其上，便可成形。可命家人举火焚烧，以灭其迹。”众家人一听，连忙把这些残砖碎瓦草木石块之类，搬运在一个空阔的地方，放起一把火来，只听烧得吱吱的乱叫，到得夜饭吃了，太平无事。自此黄发道人便住在杨尚书后花园中，安心教习杨思文武艺法术，准备日后去找吕纯阳、花牡丹报仇。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自叫椿精徒弟替花牡丹出嫁，又指点草木石块精魂化做众梅香，闹得他合家上下不安，糟蹋了趋炎附势的莫知县，又把花家房舍化为一片汪洋，以后就别了花锦，同着徒弟回到蓬莱山而去。

且说花牡丹自到尼庵之后，潜心静养，终日虔诵道德真经，研究至理，逐次功行渐深。忽一日花锦前来看他女儿，就说起吕纯阳叫徒弟椿精代替女儿嫁到杨府，吵得他家上下颠倒，如此如彼的细细告诉了女儿一遍：“现今吕纯阳已回到蓬莱

山，此刻杨思文在家中，请了一个黄发道人，在他家后花园内教习法术武艺，要找纯阳报仇。”花牡丹听了父亲之言，不觉心中一唬，暗想我的仇人今已在此相近，倘若将来知道我在此处，岂肯与我甘休。想到这里，不免有点害怕，又不好与父亲说明，只得含忍下去，就与父亲说了些看经悟道，玄妙无穷，许多的好处，把个花员外说得心中活动。回到家内，与安人商议，便把家中产业银钱款项，托付了一个诚实可靠之本家堂兄花英管理，他老夫妻二人，便在离牡丹庵中相近的地方，另行起造一个小小庵堂。从此夫妻二人便在庵中住下，安心立志修行。牡丹看见父母均如此潜心修养，更是喜悦。

有一日，在母亲庵中回来，忽然遇见一道士，触起了心事，想这黄发道人，与赵元帅俱在这附近的地方，心想很是危险，闷恹恹的来至房中，和衣睡下。恍忽之间，只见吕纯阳走入房内，相携玉手，坐在牙床，低低叫了一声：“娘子呀，你可想杀我了。我为你这一个人，弄出许多的事。我前次来到庵中，被你正言阻止，使我心中念念难忘，今夜特地前来相聚，望娘子宽恕则个。”说得个花牡丹面带羞惭，含情不语。吕纯阳更是情不能禁，起身搂抱，连叫“心肝宝贝。”此时花牡丹已被纯阳引得情思脉脉，春意融融，正欲迎合。忽听得狂风大起，一只猛虎扑奔前来，正是：

得意事成失意事，好姻缘变恶姻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铁拐火焚尼庵 花牡丹劈开情网

话说花牡丹正欲与吕纯阳成就好事，忽然一只斑斓猛虎扑

奔前来，唬的牡丹连呼救命。一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心想俱由我偶动虚心，致生幻境。便走至庭前，对天盟誓，从此以后，静心修道，若起妄念，雷殛火焚。明誓已毕，真个立志苦修，到得悟道的关头，连饥渴也不晓得。

再说吕纯阳，自别花牡丹，算来已是一年有余，他在尼庵潜心修养，不知近来功行如何，我不免下山去。看看，再度几个有缘之人。想罢，便叫徒弟椿精，好生看守洞府，自己便随即下山，仍以治病为由，各处游玩。走了几日，这天来到一个市镇地方，名叫榆林镇，是极繁盛的市面。镇西头有一个关帝庙，甚是灵验。这日适逢诞日，只见男男女女，人山人海的，均各手持名香，拿着镮锭，向着关帝庙而来。看官，你说这庙，怎样有许多人敬信呢，也是有个原故。只因初造这庙之时，有一个士人甚是异常贫苦，在此庙中来做土工。同伙之人，少去一条手巾，内中包有二百文铜钱，少钱之人，当时吵闹起来，说并无外人来此，必是我们同伙的人拿了。众人说：“我等好在大家俱不曾起开，钱到小事，名誉要紧，不如大家搜检一番，分个明白，免得糊里糊涂的。”大众均各赞成，便任这少钱的人挨一挨二，逐次搜检。搜到了这个士人跟前，他不肯被搜，众人十分疑惑。谁知他因为贫穷，连替换小衣都没有。昨夜换下来洗，因未曾燥，就把老婆的裤子穿了，因裤腰是红的，怕别人看见笑他，故所以不叫人搜检。众人见此情形，想这赃物必在他身上，大家指定是他偷的。这士人气得有冤无处伸，便说道：“你等实在要说是我偷的，我也难以分辩。如今现有关帝爷神像在此，我同你可前去赌咒。”失物的人说道：“很好。”二人便一同来到关圣神像之前。士人说道：“我如若偷了他人的物件，叫我左腿跌折。”那失物人也说道：“我若是诬赖了别人，我就马上生病。”二人罚过了誓，恰好走下阶

沿。那士人该有晦气，一个不留心，滑喇一交，跌倒在地。众人上前扶起，左足果已跌伤，不能行走，大家送他回去，均说他不该如此赌咒，便把一切原由，与他妻子说知，众人各自走了。后来哄传这事出去，人人都说这关帝神圣非常灵应，故而香火极盛，远近数十里俱前来进香。且说这士人回到家内，把那赌咒的始末细细告诉了妻子一遍，把个妻子气得也生起病来，睡在床上，终日怨天恨地的骂说，这菩萨也是如此不公允。

这一日吕纯阳恰好走此经过，见这家人怨气冲天，走到里面问明原故，就来到庙前。只见人山人海，非常热闹，俱是来进香的。抬头望庙内一看，已知内情，登时运用玄功，念动咒语，正是晴天烈日，忽然一个霹雳声轰轰，众人抬头观看，只见关公在云端，大家慌下拜。关公说道：“汝等众人不要迷信，此乃野狐假名惑众。若非吕祖告知，关某受罪多矣。”说完，一声霹雳，由屋脊而下，把神像劈做两半。神像底下，一个狐狸身首异处，还有一条手巾包着二百钱，亦在旁边，众人方知迷信之误。后来士人夫妻经此雷声一震，其病已愈，自此士人又复兴工修理，把吕祖之像另塑一殿，至今香火不绝。

再说吕纯阳离了榆林镇，这一日来至洛阳地方。白富贵见了，便把杨思文拜黄发道人为师，练习法术，预为报仇报知：

“现今学习已有一年了。”吕纯阳道：“这到不要紧的。”便问：“花牡丹近状如何。”白富贵道：“仍在庵中修炼。”纯阳听罢，便辞了白富贵，望花家山而来。到得尼庵门首，敲动门环。只见个女道童出来开门，见着纯阳说道：“我们姑娘净心修炼，不见外宾。”说完，仍自把庵门闭了。纯阳无奈，只得隐身入内。牡丹正在潜心养性，见纯阳入来，即叫女童看茶。女童一见心甚诧异，暗想我已把门闭了，他从何而入，莫非果

是神人么。纯阳见女童已走，便叫道：“娘子，我与你相别已是一年，今日前来，为何不设酒筵相待，以叙夫妻之情？”牡丹道：“只因奴学道心坚，所以断绝夫妻恩义。日前已盟誓愿，永不再生凡念。”吕纯阳道：“夫妻之道，原不得于修行。”花牡丹道：“虽是如此，奈我已设重誓在前，倘若犯了夫妻之情，万不返身。”吕纯阳见他如此苦修，将后定成正果，心中甚是欢喜。正在思想，只见女童送茶入来。牡丹便又说道：“我二人如今虽是断了夫妻之情，然而夫妻之义尚在。依我之见，你也不可久处红尘，被浊世缠绕，不如早日回到龙华，与众仙友同登大道，岂不是好。若说是度人有功，仍不免寻些烦恼。白蟒、黄龙之事未完，杨思文、黄发道人之祸又起，虽说祸由自召，亦无非贪恋恩爱所致，特而天公示罚，悟彻至此，心念俱灰。不但我从此铲去情魔，亦愿你以后打破情网，是为至幸。”吕纯阳听了花牡丹这一番道德之言，知他功业日进，便说道：“娘子若果如此修行不懈，将来功行完满，自然复返仙班。虽斩断恩爱，亦吾之所愿。”说完，便起身相辞。牡丹也不出送，叫女童把门关好，仍自安心修养。不在话下。

且说吕纯阳出了尼庵，想起花锦夫妻也在此山修行，离此不远，何不前去看看他的功行如何，随即取路来到花锦庵中。花员外夫妻一见纯阳来到，心中大喜，连忙请进，大家落坐，彼此慰问别了后一番之事。花锦便求纯阳指示修炼之功，吕纯阳见他夫妻均是诚心志定，便教给他一切苦修的玄机，花锦夫妻好不高兴。正说之间，忽见一派火光冲天，纯阳说声“不好”，连忙走出庵堂。花锦夫妻出外一看，原来是女儿庵中起火，吓的非同小可。见纯阳已跑在前，他夫妻随后赶来。到得庵前，此时正值西风大起，只见火光冲天，牡丹女儿已不知去向，心中好不着急。

原来这火并非凡火，乃是铁拐老仙放的。因他与纯阳捉住二妖之后，他一人便经各处游玩。后来又知道纯阳捉弄杨思文与莫知县，搭救花锦夫妻，已自回山，他就回到龙华。不觉又是一年，他因想起牡丹经他点化，不知近来功行如何，想去把他看看。即驾云来至蓬莱，要约纯阳同去。到了蓬莱，椿精说吕纯阳已往洛阳去了，李仙随后追赶到了榆林镇，此时正是关公立在云端显圣之时，他知是纯阳相约而来的，正在雷劈之际，他就顺便治好了那士人夫妻之病，待纯阳再来救时，已被老仙治好了。纯阳也就不追根由，随即来到洛阳相见白富贵，叙谈一切。此刻李老仙已往杨府，看那黄发道人与杨思文练法。后来知道纯阳已往花家山，李老仙便又随后追赶，到得庵门口正值女童回绝纯阳，不使进庵之时，及见纯阳隐身入去，老仙早已躲在牡丹静室之内，听他二人言语。听见牡丹说话，深得道中玄妙，心中甚喜，又见纯阳面有欢欣之色，知他亦是望其成道心甚切，老仙心中又想牡丹曾服我两粒仙丹，他便解下背上葫芦，望着那尼庵将神火祭起，一刻之间，庵中已是烧了起来。吓得女道童连忙跑入静室，报与牡丹知道。牡丹全无惊慌，说道：“既是发火，你可快些逃走，我已久厌人世，不要紧的。”不一时，火已烧至静室窗棂，牡丹仍然闭了眼睛，盘膝而坐，动也不动，唬得女道童拉住牡丹说：“姑娘既是不走，我也陪你葬身火窟罢。”霎时间火已烧到蒲团之前，女道童更是拖住牡丹不放。此时花牡丹，已把生死掷于度外，正在瞑目等死。

忽听一阵风起，似觉一人跳入屋中，提了他二人，冒烟突火而出。牡丹睁眼一看，只见那人所到之处，火皆两下闪开。那人就把他二人救至无火之处，方才放下。仔细一认，原来就是吕纯阳，当时便不把救他之命为然，亦不起身拜谢。纯阳道：“娘子，你可知道火之来历否。”花牡丹道：“到也不

知。”纯阳道：“这是他人试你修道之心可能坚持。我此时正在令尊之庵内谈说因果，见你庵中起火，若是见死不救，岂是神仙慈悲之道？只是目下尼庵尽化灰烬，无有安身之处。离此不远地方，有一个飞来峰，山虽不甚高，乃极其幽雅清静，正合潜心修养之地，山下还有一洞，名曰白云洞，内面尚为宽敞，乃是仙人旧址。我如今把你领至这个去处，娘子如若苦心修持，将来定成正果。”说完便头前引路，花牡丹便扶着女道童，一路跟来。

不多一刻工夫，已到飞来峰下。见周围苍松翠竹，古木参天，真是幽雅无比。再走近前一看，原来山石嵌有“白云洞”三字。及至洞内一观，果然奇花异草，芬芳呈列，并有石船一只。船中石凳桌椅俱全，左有藏经室，右有炼丹炉，果真是神仙福地。牡丹见了这样一个地方，心中不觉大喜，方才拜谢吕纯阳引入之功。自此花牡丹得了这个所在，更是诚意正心，毫无羁绊，一味的坚修，后来竟成正果。牡丹便又吩咐女道童，各处收拾洁净。纯阳见牡丹已无凡念，心中甚为欣喜，随即相辞而去，此是一结。后来花员外夫妻闻知女儿未曾烧死，在白云洞修行，夫妻二人相约寻了前来，均在洞中修炼，一同悟徹大道。花牡丹得敕旨，封为花王，尚有许多热闹之事，全在下文之中。诸君欲知究竟如何，且看下文便知明白。

第三十三回 白云洞牡丹修真 花家山纯阳通信

词曰：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

和非，青山绿水适意。

这一首《西江月》词，乃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被这酒色财气四字所迷，损却了精神，败丧了道德。正是“处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酒色财气四个字，仔细看来，还是这个色字利害，真个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首时牵肠挂肚，过后去失魄忘魂，即使路柳墙花，也未免伤风败俗。就是上八洞真仙吕纯阳，为了这一个色字，已被玉帝贬入海底，永不见人，若不亏众道友极力相救，怎能返本还原。闲言少叙，书承前言。

上回书中说的是，吕纯阳将花牡丹在花家山尼庵内火中救出，来至白云洞，花牡丹看见只个地方，真是神仙福地，心中大喜，登时拜谢了吕纯阳，便叫女道童各处收拾，从此便安心定意的在此洞内修真养性。吕纯阳看见花牡丹已是悟彻玄机，透明大道，心中也自欢喜，虽然断绝恩爱之情，亦是心愿，说道：“但得娘子修持不懈，后会有期。”说完，便即起身告辞。花牡丹也不出送，便命女道童前去关门，全无留恋之心，自己仍去潜心打坐。那吕纯阳出了白云洞，心中本要回到蓬莱山，回想那花锦夫妻二人，不知女儿的生死存亡，必定伤心痛哭，况他乃是年老之人，如何受得住这等惨切之事，不免前去告知他的女儿下落，也待他夫妻二人得一喜信，岂不是好。

且不言吕纯阳要去与花锦夫妻送信。再说那花锦夫妻，这日正留吕纯阳在庵中饮酒，喝到高兴之际，忽见东南角上一派火光冲天，照得满山皆红。吕纯阳当时看见，说声：“不好，那边尼庵失火了。”连忙把酒杯掬下，望外就跑。唬得花锦夫妻，魂不附体，倘是女儿庵中失火，如何是好，必须要前去救他性命要紧。见得吕纯阳已是飞跑前去，他夫妻二人，便三步拿来当作两步的，跌跌撞撞随在后面，也就赶到女儿庵中而来。

到得尼庵相近不远之处，二人举目一看，果然是女儿之庵失火，只见火势异常凶猛，烘烘烈烈劈扑乒乓，好似炸雷连炮之声，加以西北风又大，焉能近得前去，不但女儿的生死不知，连那吕纯阳亦不知道何处去了。过了一会，只见火势渐渐消灭，尼庵已是全行烧毁，不见女儿的踪影，想必定已葬身火内。登时员外与安人思想起来，二人一生只有此女，指望将来招一女婿养老送终，谁知女儿反先送了性命，向着尼庵，忍不住纷纷落泪。正是：

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头反送黑头人。

可怜花锦二老夫妻，向着尼庵思想女儿，越想越是伤心，悲悲切切，二人俱大哭起来。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离了白云洞，也不往别处，一直的望花家山而来，仍然是走那失火的地方经过，只听得有哭泣之声，忙走近前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花锦夫妻二人，在此哭他的女儿。吕纯阳便大声叫道：“员外、安人不必啼哭，贫道来了。”花锦夫妻正在那里哭得悲惨，忽听见有人叫喊，抬头一看，原来是吕仙，登时便把烦恼之心去了一半。花锦便开口问道：“吕仙你往那里到来，到把我们想杀了。”吕纯阳故意说道：“现在尼庵已是全行烧毁，你二老夫妻还不回去，在此做甚。”员外、安人听得此言，便一齐叫道：“仙长吓，此时尼庵已烧完，女儿杳无踪影，想必早已葬身火内。可怜我二人一生，只有此女，指望他后来送老归山，谁知他到先自死了，你说可惨不可惨呢？”说完，二人又止不住伤心，哭了起来。吕纯阳道：“如此的说来，员外、安人不必啼哭，且自回到庵中，待贫道慢慢的告诉与你，那花牡丹他还不曾死呢。”花锦夫妻听得吕纯阳说女儿不曾死，登时化忧为喜，心中快活起来，便随即邀请吕仙一同回到尼庵。彼此大家落坐，花锦便问道：“吕仙方才

说道花牡丹是不曾死，不知如今他在什么地方？”吕纯阳道：

“员外不必着急，待贫道告诉于你。原来此次庵中之火，乃是有人故意放的。”花锦道：“莫非是杨尚书使人前来放火么？”吕纯阳道：“并非是杨尚书家使人放的火，乃是铁拐李仙，前来试看花牡丹的道行如何，故把神火葫芦倾下，将庵烧毁。谁知花牡丹道行坚固，全然不惧。霎时之间，各处烧灼，吓得女道童拉住花牡丹放声大哭，要姑娘一同逃命。那知花牡丹不肯逃生，仍坐在蒲团上面，已把死字置于度外。那女道童看见姑娘不走，他也存心陪姑娘葬身火内。不多一刻，窗棂户壁均已烧毁，火势将近蒲团，是我登时看见，岂能见死不救，那也不是神仙慈悲之念了。故我运动避火神诀，从火中跑了入去，拉起花牡丹提着女道童，将他二人救出尼庵，送到一个极幽静的地方。”花锦道：“是个什么所在？”安人在旁听了，心中也是欢喜，问道：“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得么？”吕纯阳道：“这个所在，离此亦不甚远，名叫白云洞。内中很为宽大，乃是仙人的旧址，极合修真养性之处，将来令千金在此苦修，不怕不成果。洞外苍松翠竹异常幽雅，洞内奇花异草，石台石凳，各色用物俱全。左有藏经室，右有炼丹炉，以及仙桃仙果，均是无数，真乃神仙福地。安人如欲要去观看女儿，改日便可前去。”安人道：“既有这样的一个好地方，我们未曾去过，恐怕一时寻不着，敢烦仙长指引去处。”吕纯阳道：“只要出了庵门，一直向东，不过二十余里，有一小溪，上面驾有木桥。走过了桥还有三五里路，有一个小小山峰，到得相近之处，四面均有松竹围绕，十分幽雅。洞门口有一石碣，上镌着白云洞三个字，真是很好的地方。据我看来，此处这尼庵亦非善地，你们二老日后也可到那里去住，一同净心修行，岂不是好。”花员外夫妻二人，听了吕仙这一番言语，心中喜之不尽，并且

十分的感激，就叫女道童快些预备佳肴美酒，大家坐谈一会。吕纯阳平生最喜欢的是杯中之物，也就不推迟。不多一刻，女道童已把酒肴摆上，员外与安人便请吕仙入坐。此时吕纯阳酒入欢肠，甚是饮得高兴，在筵前谈及花牡丹，现在果是立志苦修，玄机均已通晓，以后如能工夫不懈，便可回归上苍。说完，又在身边掏出两丸丹药，付于员外、安人，各自吞吃一颗，以涤俗肠，从此便可绝去欲念，畅通大道。员外、安人连忙起身来，接了丸药，称谢不迭。吕纯阳也就告辞下山。员外、安人相留不住，送出庵门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白富贵在洛阳为土地已是多年，到也清闲自在。这日忽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听见路上之人纷纷传说，花家山尼庵失火，均言可惜好好一座尼庵全行烧去，一个人均不曾逃出。白富贵听了，心中甚是难过，想道：“我这牡丹女儿，日前在天庭被赵元帅诬奏受刑，虽是受了无辜之罪，也是大数应该如此。如今既已复转为人，为何又遭此火厄？”思想起来，止不住伤心落泪。哭了一回，暗想恐是传言，究竟不知真假，趁此无事，何不自己去到花家山探望一番，岂不是好。且不言白富贵要去询问牡丹生死下落。

再说吕纯阳，自别了花锦夫妻二人，出得庵来，心想回到蓬莱山，又走洛阳城经过。心中一想，这尼庵失火之事，不知白富贵可曾知道。我如今不免前去告诉于他，免得他心中挂念，顺便在土地祠中住上一宵，然后回到蓬莱山，看过徒弟椿精，再往龙华会去见见众道友，看看近来有无别事。一路走着，一路的想，不觉已来至土地祠门首。恰好白富贵正要出门，去到花家山，探望他牡丹女儿的生死。抬头一看，见是吕仙到来，心中十分欢喜，连忙相迎入内。彼此落坐，叙过了寒温，一面叫人预备佳酿款待吕仙，一面的问道：“贤婿此次由何处而

来？”吕纯阳见问，便将花牡丹之事，从头至尾细细的告诉，说他在庵中如何的苦志修真，铁拐李仙如何的放火烧他，试看他的道业，自己又如何冒火进庵把他相救。“那日发火之时，我正在花锦庵中饮酒，倘若救迟一刻，令媛早已葬身火窟。”白富贵听了，连忙称谢，说道：“我因看到山中火起，此时正想前去探望女儿。多蒙恩人相救，感德非浅，但不知牡丹今在那里？”吕纯阳道：“自那日贫道把他救出火坑，就将他送往白云洞中去了。”白富贵道：“这白云洞在什么地方？”吕纯阳道：“白云洞离花家山不远，日后你父女自有相逢之日。”说完，翁婿二人对坐饮酒谈心。白富贵又说起杨思文与黄发道人，近来专意在后花园操演武艺法术，预备日后寻你复仇。并且召集了许多兵马，说道将来与你分个强弱。依我之见，贤婿不如早日回到龙华去，与众道友大家谈论，看是如何设法抵制于他，免得后来受他所害。吕纯阳听白富贵这一番的言语，不知他心中是何主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土地祠演说仙机 古洞中相逢爱女

诗曰：

是非憎爱世偏多，仔细思量奈若何。
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磋磨。
若逢知己当投分，纵遇冤家必解和。
但能了结心中愿，自然得证蜜波罗。

话说吕纯阳，听白富贵说得杨思文与黄发道人，如何的利害，心中很不以为然，说道：“你老人家不必耽心。似他这等技术，岂能与我等神仙抗衡，真个有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耳。”白富贵道：“贤婿言及神仙二字，今日无事，我到要请问，如何方能修得到。”吕纯阳道：“若说只神仙二字，也不是容易讲的。不但要有仙神之根基，又要有神仙之福分，方才遇着仙师，授明神仙要道。若是容易得来，人人皆可为神仙了。”并道：“神仙亦有几等”。白富贵道：“但不知那几等？”吕纯阳道：“待贫道说来。其最上一等者，悟彻菩提妙理，明通造化玄机，道法可与天地同参，就是玉皇上帝，也不敢加之以灵明，西天古佛，也不能压之以神通，度人度世，法力无边，此之谓上仙；其次一等，修成金刚之体，呼吸五行之中，朝游于北海，暮宿于苍梧，大可超凡入圣，小则点石成金，此等之仙，有道可传，有教可授，就是我辈之仙。其余下一等的神仙，不过窃药偷桃，保全性命，养山中草木之年，也没有什么白日飞升的手段，济世度人的秘旨。如这杨思文，虽是赵元帅托生，然而灵根已昧，何能作为。其余黄发道人，真乃碌碌凡流，看他也不能扳倒老君炉灶，摘残王母灵苗，何足介意。待他来寻我之时，自有法子对待于他。”白富贵当时听了吕纯阳之言，真个异常欢喜，加之又得了女儿的音信，心中全无挂碍，又劝纯阳多饮几杯，二人均吃得酩酊大醉，各自安睡。到了次日，纯阳起得身来，梳洗完毕，就要起身回到蓬莱山。白富贵再三相留，纯阳仍是要走。白富贵自思地方狭窄，也不好过于勉强，只得相送出门而去。

再说花锦夫妻，自从得知花牡丹女儿下落，心中十分欣悦之至。这日吕纯阳走过之后，夫妻二人便商量要去到白云洞，与女儿同在一处修道。花锦道：“我如今既立意出家，不如改换了道装衣服吧。”安人道：“正要如此真心，方可前去。”于是花锦便登时走入房中，把衣服换了。你看怎样打扮，但见是：

头戴玄冠，身穿道服。黄丝带飘漾仙风，白玉环端凝法相。体清骨秀，望中识瑶岛形容，气静神闲，行处显蓬莱气象。

花员外把这道装衣服穿好，走了出来。安人看见说道：“如此甚好。我们此次去到女儿那里，一来可免杨思文同着黄发道人前来报仇，倘被他们访到我等在此住下，岂肯与我们善干罢休，虽是此时承吕仙施法瞒过，日后终要传扬出去，免不得仍然惹出是非。二来我们来到白云洞，与女儿同在一处，从此真个洗心涤虑了，了无挂碍，立意参透玄中道妙，也不负吕仙度了我等一番之心，岂不两全其美么。”花锦道：“安人之言，甚是有理。现在家业之事已有族人管理，我们既已立志修行，也不必去问他了。如今只座尼庵，也可交与道童经管，任他如何布置，我们便可收拾动身前去。”安人道：“既是如此，今日天已不早了，明日再走不迟。”于是当夜就摒挡停妥。

到了次日天明，二人起得身来，就把道童叫出，吩咐他一切之话。于是夫妻二人，随即出了庵门，依着吕仙之言，一直的向东行走。走有一二十里，那安人似觉身子异常困乏，已是走不动了，只因平日少有出外走动之故，稍走了一些路，似乎吃力得很，便问员外道：“不知还有几里路才到白云洞呢？”员外道：“我也不曾到过。据吕仙说来，是不多远，前面林子内有一村人家，待我走去问来。”正是：

欲知山上路，须问近村人。

花员外便弯弯曲曲，走入林子内面。抬头一看，果是一村很好的人家。但见：

三家临水，五舍沿山。临水的，杨柳风来门径绿，沿山的，松篁云绕户庭幽。有几家驱牧牛羊，自成村落，有几家闻驯鸟雀，飞啄阶除。乳臭小儿，鼓腹而肆嬉游；偃

倮丈人，倚树而趁日色。虽不比上古淳风，也可算人间乐士。

花锦走至近前，只见松阴之下，正有两位老者，在那里下象棋。花员外上前打个躬讯道：“老居士，贫道稽首了。”那二位老者抬头一看，原来是位道长，见他品格清洁，连忙起身还礼道：“请问道长，到此有何事故？”花员外道：“只因贫道要访问白云洞，会一同道之人，走到此地，已是迷路，不知还有多远，敢烦二位居士指引则可。”老者道：“原来道长要往白云洞去的。此处到白云洞，出了林子，一直向东而去。不过五六里之地，有一木桥，过了桥不多远，就看见一座小山，周围均是苍松翠竹，那就是白云洞了。”花员外道：“多承老居士指引。”老者道：“好说了。”于是花员外便就出林子，来与安人说知。安人听说不多远，鼓动精神，立了起来，又走不多一会，果然来到了一座木桥之处。二人走过了桥，就与那边气概不同，真有一派清幽的景象。此时安人也觉神气清爽些，便向前走，看见前面果有一座小小山峰，四围松竹参天，暗想此处定是白云洞了，心中不胜快活，便说道：“员外，你看只些松树，只怕是有千年多了，方能长得如此。”员外道：“这个地方很幽雅，怪不得吕仙说是洞天福地。”

一路走一路说，不觉走至洞口，只见石碣上写有“白云洞”三个大字，也没有人在洞口，他夫妻二人便走入洞中。两旁摆列着许多奇花异草，那女道童正立在石室门首玩花，看见了员外、安人来到，连忙跑入里面通报。花牡丹此时正在静室之内默念道德真经，听女童报说员外、安人来了，就登时放下经卷，相迎出来。安人一见女儿，想他乃是死里逃生，今日相见，忍不住眼流珠泪。牡丹看见父母均已来到，真个又悲又喜，喜的是今日父母相逢，合家欢聚，悲的是父母二人，年迈苍苍，

为了我这个女儿，受够了奔波惊唬，思想起来，好不悲伤，止不住纷纷落泪。虽是自己悲伤，到不要紧，尤恐年老之人哭坏了身子，即忙止泪上前，好言安慰父母。

大家止住了伤悲，便同着父母走至石室之内，各自落座。随叫女道童，拿了茶点上来，待父母洗脸之后，方用点心，就谈起吕仙事。花员外说：“吕仙此时，谅已回到蓬莱山去了。因他临行之时，说为父那座庵不是修行之地，特叫我父母来至白云洞，与女儿同住一处，悟参大道。”又说：“杨思文现今拜了黄发道人学习法术，操练武艺，将来定要寻仇，故此早日避开，以免再生是非。为父母的，近来承吕仙指点，红尘之事，心念已灰，家业一切事件，已托族人管理，以后不相闻问，从此便在洞中，修心养性，永不下山而去。”牡丹听了父亲所说之言，知他道行已坚，真个喜出望外，便立起身来，请父母同到各处去看。来至左边一室，只见石台石凳各样俱全，又藏有若干经卷。又至右边一室，乃是安放炼丹炉一座。走到后面园中，许多的仙桃仙果，真是无数，可算神仙福地。洞中尚藏有胡麻子若干，想必仙人飞升不久之处。花员外夫妻二人，看见如此一个地方，心中真是大喜，深感吕纯阳引入之情。看完之后，三人回至石室内面。花牡丹便吩咐女道童与员外、安人，收拾两间清洁房屋，以便二老参禅打坐。女道童领命，便去收拾完好。员外、安人从此就住在这里安居修行。且自不表。

再说铁拐李，自在花家山用神火葫芦烧去了尼庵，试验花牡丹的道行之后，他已知牡丹道业坚固，纯阳已把他救至白云洞内，修真炼性，心中甚是欢喜，以后他若能苦修不懈，不怕不成正果。随后驾起云头，自己乃回龙华会而去。众道友正在聚谈，忽见铁拐李由下界回来，大家起身让坐。汉钟离便开口问道：“李仙，你日前匆忙去到下界，做了一些什么事？”铁

拐李道：“我这日正在潜修功课，忽然心血来潮。袖占一课，原来花牡丹有祸临身。因那黄龙真人的徒弟，要找牡丹报仇，加以杨思文又要行强娶他为妻。那杨思文乃是赵元帅托生，所以有此冤仇不已。因奈吕纯阳自罚咒贬去道行之后，一时仙体未曾恢复，不能兼顾花牡丹。我因看在同道分上，原那牡丹乃是嫦娥后身，不能不前去相救。匆迫之际，不曾与众道友说知，遂驾云头，来到洛阳之地，化作一个疥癞和尚。谁知土地泄机。原来那土地，乃是花牡丹前生之父白富贵，指引花锦前来跪求。我便抓上一把疥疤，付于花锦，叫他给女儿吃了，使他明心慧性，便在花家山尼庵内出家。若能苦志修行，自成正果。以后我又到各处名胜之区，慢慢游玩。后来知得吕纯阳已自下山，要至花家相救花牡丹。是我暗地跟随，帮他降伏三妖，随后各自走散。到了杨府迎娶之日，吕纯阳命徒弟椿精化做牡丹嫁去，又使动草木石块成形，吵得杨家合宅不安，闹出许多笑话，把杨家父子气得更是不能尽言。”张果老道：“如此说来，这仇恨越结越深了。”欲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龙华会众仙谈往事 后 花园设宴酬师恩

诗曰：

凡事虽天定，人心实主持。
道家修性命，佛氏重悲慈。
儒者立名教，各行各所宜。
但愿世间人，唯善即为师。

话说龙华会众仙友，听了铁拐李之言，张果老道：“这样

的说，只怕仇恨愈结深了。”汉钟离道：“凡事看来虽是人为，而亦有天数存乎其间，只好且自由他，到了那里再说。”于是众仙友设下佳肴酒宴，请铁拐李入筵。大家吃一个尽欢而散，各自寻安乐的地方去了。且自不表。

再说黄发道人，自住在杨尚书府中，教习那杨思文的武艺法术，只待他精通之后，便要去寻吕纯阳报仇雪恨。原来杨思文本是赵元帅托生，因为他转入了六道轮回，便迷却自己灵明本性，自服过黄发道人两丸丹药之后，不但两膊长有千斤之力，并且还有降龙伏虎之能，心地异常通彻。就把黄发道人所教各样武艺，均皆学会，而且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种种的法术，亦已知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黄发道人不觉的已在杨尚书花园之内，整整住了三载。这日正逢中秋佳节之日，老尚书知道孩儿武艺法术均皆学会，心中何等欢喜，早已命人叫厨下备了一席极好的素斋，请黄发道人饮宴。不多一会，家人已把素筵摆好，十分丰盛得很。怎见得，有词为证：

鸳鸯鹤丽，先列饕餮。方胜金钱，后堆茶食。野芹家莧，小盘高压大盘；雪藕胡桃，干果接连水果。圆馒头，一层层如宝塔；长蒸捲，一路路好似仙桥。折葵作饔，采菲劝食。尖筍荐佳人之指，清香可食；红樱献美女之唇，异味堪餐。石上之花既姣且脆，木头之耳虽瘦能肥。蕨薇占首阳之高，莼菜尽秋湖之美。清淡沃心，似不经一毫烟火；酸咸适口，真费了许多盐梅。

杨尚书便请黄发道人上座，父子二人主席相陪。酒筵之间，便谈起武艺法术之事。老尚书道：“吾儿多承道长指教，功业幸已学就，感激何可胜言。”黄发道人说：“老尚书不必客气。这也是令公郎根基高尚，聪明过人之处，方能如此。”老尚书道：“现在吾儿虽是武艺学会，法术精通，尚恐不是吕纯阳的

对手。倘要寻他前去报仇，必须还要另请兵将前来帮助，或者方可制服于他。”黄发道人说：“老尚书不必焦心。我想那吕纯阳虽有法力，岂能怕他。前番斩了贫道师父黄龙真人，又用计致死我师兄青龙侍者，还有三位师兄亦被他收伏，此仇尚未曾报，终日耿耿在心，岂肯与纯阳善罢干休。如今思文既已法术武艺件件皆能，我意欲明日去到东海，与众位龙王商议，兴动人马，去到蓬莱山，与这纯阳去决一个高下。想那四海龙王，前因黄龙真人之事，已与吕纯阳结下了海大冤仇，必然应允起兵帮助，誓必与吾师父报了仇恨方才甘心。”杨思文道：“师父之言甚是有理。将来兴兵之时，愚徒定当领兵先行。只是这花牡丹之事，愚徒近日探得，原来就是白牡丹转世于花家。他前生本是吕纯阳妻子，我等此时，不如先到花家山，把花牡丹抢了回来，以报昔日娶亲之时受他侮辱之恨。加以吕纯阳，他若闻知花牡丹被我们抢了，必然前来找寻，那时我等设下四面埋伏之计，看他不死从那里逃。”老尚书道：“吾儿之言亦是有理，尚望道长相助，以雪往日之耻。”黄发道人说：“贫道自应帮忙。”于是三人欢呼畅饮，直饮至更深方才各自归寝。

到了次日天明，杨思文早已起身。因为昨日提着花牡丹，弄得他往日的相思病又行发作，一夜俱睡不着，恨不得登时把花牡丹抢了回来方才称意，所以绝早便起了身。梳洗已毕，便来到花园，走入师父房内，看见黄发道人尚未起身。只因他昨夜多饮了几杯酒，故而仍是在睡。杨思文心想不好惊吵于他，就独自一人，走入兵器房中，取了一把赤铜大刀，走到花园宽敞之地，演习了一回。此时黄发道人已是起身，洗过了脸，家人便告知杨公子已到房中来过了。黄发道人说：“公子现在那里？”家人道：“公子在兵器房取了一把大刀，今往园中操演去了。”黄发道人听说，自己就随便吃了些点心，慢慢的走到

操演之处。只见杨思文正在那里运动神功，使得那把赤铜刀呼呼风响。黄发道人此时看见，心中也是欢喜，暗暗的喝采，说道：“有如此的武艺倘若与人交锋对垒，何愁不胜。”杨思文使完了刀法，毫不喘气，抬头一看，原来师父走至近前，连忙把刀放下，叫声：“师父，小弟子承你老人家指点，不知这刀法可有什么破绽之处？”黄发道人说：“你如今刀法使得很不错，我们且到亭中歇歇去罢。”于是杨思文便跟了黄发道人，来到亭子内。

家人们送了茶来，师徒们方才坐下。只见老尚书由里面走了出来，黄发道人连忙起身相迎。大家重新入座，说了一些闲话。老尚书又提出花家山之事，黄发道人说：“如今这事，算来已有三年之久。何不先叫一个妥当的人，先到花家山，去侦探他们近来如何的情形。回报之后，我们方可前去动手。倘若冒昧前去，尤恐有疏失之处，那时悔之无及。”老尚书说：

“道长之言，说得不差。”便问杨思文，看叫谁人前去侦探。杨思文道：“孩儿看这杨禄年纪虽轻，做事很是可靠，并且伶俐机警，又知得一些武艺。”便吩咐家人：“去到外面，快把杨禄叫至花园内面来，说老爷有要紧的话呢。”家人领命，就跑至外面，将杨禄寻着，说：“老爷有要紧的事，叫你快些前去，在花园等你呢。”杨禄早晨起来，先喝了几杯茶，全然不急的样子，慢慢说道：“清晨早起，有什么要紧的事，如此大呼小叫。”家人说：“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快些去呀。”杨禄便喝了一杯茶，就同着这家人走入花园内来。到得赏荷亭上，只见黄发道人与杨尚书、杨公子均在那里，杨禄便走上前，向杨尚书请过了安，问道：“不知老爷呼唤小人有什么事？”杨尚书道：“叫你前来，非为别事。只因公子昔年娶亲之时，受花家只番侮辱，你也是晓得的，现在这事已是将及三年了。当

年也曾叫人去捉花锦，据说该处房屋已化作深潭，知道是纯阳作法，故也不去追问。我想花家你曾去过的，今日叫你前到花家山，看看他家近来情形，回来告诉我们，再为设法前去报复此恨。”杨禄听了老尚书之言，应道：“晓得”。随即出了花园，饱餐了一顿，方才动身。

那花家山离洛阳不过三四十里，那杨禄年轻力壮，不到三四点钟的工夫，已到彼处。四面一望，并不见什么房舍屋宇，果然一座深潭，碧水沉沉，心中一想，这吕纯阳的妙法，果真利害，苦大的房屋，怎么都会变成深潭。怪不得人说仙家有移山寨海之能。常言说得好：

眼见方为实，传言未必真。

今日一见，方知不是虚言。又走至邻近人家询问一番，俱说他家已不知那里去了，前年尚在山上尼庵之内修行，近来尼庵已被火焚，花家的人全然不知去向。杨禄听得邻人之言，亲自走到山上去看，果见一座尼庵，已是烧得七落八零，梁断栋摧。看了只种情形，只得走下山来，跑回府中，见了杨尚书，告知一切。老尚书听了杨禄之言，心中十分恼怒。究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报夙仇杨思文设谋 乞救兵黄发道入海

诗曰：

阴能死兮阳即生，阴阳生时岂容情。
白骸不属原无气，一窍相通便有声。
到底妖邪能胜正，从来奇怪不如平。
莫言诡计多机巧，毕竟修持大道成。

话说杨尚书父子二人，当时听了杨禄这番言语，心中甚怒。真个受的这回冤气，好比是寒天吃冷水，点点记在心，不觉已是含忍三年了。昔日因请黄发道人，在家中教杨思文习练妙法，如今幸已精通，所以与黄发道人商酌，要去报复昔年之恨。故欲先把白牡丹抢了回来，然后再行捉拿吕纯阳。谁知杨禄侦探回来报说，不但花家的房屋地方仍是绿水沉沉，连花家山上的尼庵已是被火烧了，花家至亲几口，已不知去向。杨思文便命家人去到后花园把黄发道人请来，再定主意。

不一会，黄发道人同家人来到书房内。相见已毕，各自落坐，家人送上茶来。茶毕，黄发道人便开口问道：“不知老尚书见召有何议论？”杨尚书便将杨禄前去探听花锦家中之事，如此如彼的，告诉他一番。黄发道人说：“如此看来，据贫道的意见，我们也不必去找寻那花家了。昔年只些事情，若是追本穷源而论，均是吕纯阳的祸根。如不有吕某从中施法相助，那花锦乃是一个诚实之人，如何敢与老尚书抵抗，追原祸始，非去报复吕纯阳不可。”杨思文一旁说道：“师父之言到也说得不错。只是吕纯阳法力甚大，恐一时难以与他争衡。况他又有同道八仙相助，昔年五龙大战腾桥，均为其所败，天兵天将，尚且不能胜他，如若我等要去同他对敌，必须师父前到各处，颁请些兵将前来相助，方可与他决一个胜负。不然失败下来，又徒贻一场笑话。”黄发道人说：“贤徒之见不差。为师如今回到百草山中，且去聚集兵将，邀同众师兄弟下山，再去东海与龙王敖广说明，请四海龙王出兵相助，大家同到蓬莱山，杀他一个出其不意。一来与你的师祖黄龙真人报仇，二来又可与贤徒雪了往年被他一番侮辱之恨，岂非一举两得么。”杨尚书一旁听得黄发道人说得如此热闹，心中很是欢喜，便问道：“但不知道长几时起身？”黄发道人随即屈指一算，答

道：“现今吕纯阳正在蓬莱山中潜心修养，恰好趁此机会，前去找他。贫道准于今夜动身，就要前到各处，颁请众位道友前来相助。事情完妥之后，再为着人前来知会令郎同到蓬莱山，去与吕纯阳见一个高下，未为不可。”杨尚书听得黄发道人说不夜就要动身回山，便吩咐家人去到厨下，赶紧办一桌酒肴与道长饯行。又问黄发道人，可要带人前去照应。黄发道人说：“贫道乃是云来雾去，何须他人照应。”正说之间，只见酒肴已是摆好。杨尚书即请黄发道人入坐，大家欢呼畅饮，直饮至日落西山，方才各自散开。且自不表。

再说黄发道人，是夜驾云离了洛阳。忽然想起有一道友，叫吴见刚，此时在法门寺出了家，已有多时，法号叫做悟尘，手中很有些法术。他便一径来到寺前，意欲邀他同往蓬莱山，去与吕纯阳对敌。登时按下云头，到了寺门。只见山门上横着六个金字，乃是“敕建法门禅寺”，果是庄严得很。但见：

山门雄壮，两旁松桧列龙虬；大殿巍峨，千尺旃轮张日月。仙坛法座，俨然白玉为台；丹阶云堦，疑是黄金在地。钟鼓楼高，严角动春雷之响；浮屠塔峻，天际飘仙梵之音。佛案前祈求夹杂，男女之簪履相加。讲堂中议论纷纭，贤愚之耳目共接。士夫车马喧闹，清幽不得；众僧袈裟鲜丽，果是奢华。

黄发道人进了山门，来到大殿之上，早有知客看见，连忙上前迎住问道：“你这位道长，到此何事？”黄发道人说：“贫道由百草山而来，特地到此访问悟尘禅师的。”那知客听说是来访悟尘禅师，便请入客堂内暂坐，并请问道长法号。黄发道人道：“贫道就叫黄发道人。”知客随即入内通报。

悟尘禅师正在禅房打坐，忽见知客入内说道：“外面来有

一道长，名叫黄发道人，是由百草山前来，特访禅师的，现在客堂内。”悟尘禅师听说黄发道人来到，袖占一课，知其来意。因这悟尘禅师，昔年也受过黄龙真人好处，此次黄发道人前来，邀他去到蓬莱山与吕纯阳对敌，替黄龙真人报仇，此事也不能推却。吩咐知客请黄发道人入内，自己随后迎了出来。只见知客引着黄发道人来到大殿后面，悟尘禅师连忙上前，邀请黄发道人入到禅室内面。施礼已毕，分宾主坐下。一面吩咐预备点心，便问：“道兄此来何事？”黄发道人说：“只因师父黄龙真人，被吕纯阳用太乙神剑伤了之后，众家师兄弟屡次前去报仇，均已失败。如今吕纯阳已回到蓬莱山，贫道心想与师父报仇，特来拜禅师相助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悟尘禅师道：“既是道长要去与师父报仇，贫僧岂有不肯助力之理。但不知在于何处会师，何时动手？”正说之间，只见摆上许多茶点上来。一面的吃着，黄发道人说：“贫道约过禅师之后，便去到东海与龙王敖广商议，约齐四海龙王，准于八月十五日均在蓬莱山下聚齐。贫道也就回到百草山，聚齐兵将，同往蓬莱山而去。”悟尘禅师道：“今日已是七月十五日，尚有一月之久，诸事谅必办得停妥。贫僧到时，自必前来。”黄发道人既与悟尘禅师约定之后，随即起身告辞。悟尘禅师也不相留，便送出寺门。临别时，黄发道人叮咛一番，说道：“望勿失言。”悟尘禅师道：“准于八月十五日，在蓬莱山下相会便了。”黄发道人就一径离了法门寺，驾起云头，又望东海而来。

不多一刻，到了海边，使了一个避水神法，念着诀，扑的跳入波中，只见海水二面分开，径到东洋海底。正行之间，忽见一个巡海夜叉，阻住去路，问道：“那推水来的是何神圣，说个明白，好通报入去。”黄发道人说：“贫道乃是百草山黄

龙真人的徒弟黄发道人，特因有事前来要见大王的。”夜叉听说是黄龙真人的徒弟，原来是自家的人，急忙跑入水晶宫报与龙王知道，说外面有个黄发道人，说是百草山来的，有要事求见大王。龙王敖广听说黄发道人求见，他知是黄龙真人的徒弟，便吩咐夜叉请入相见。夜叉领命，急忙走到外面，向黄发道人说：“大王有请。”黄发道人便随了巡海夜叉，直至水晶宫内。相见之后，各自落座。献过了茶，龙王敖广便开口问道：“不知黄发道兄到此有何见教？”黄发道人说：“贫道今日前来，非为别事，只因吕纯阳昔年伤害吾师，此仇未报，终日耿耿于心。日前师兄弟行云施雨及青龙侍者去复仇，又被他所害。还有那赵元帅因为诬奏白牡丹，已遭玉帝贬谪下凡，托生杨尚书府中为儿，现今从吾学道。日前我已指明他的妙诀，刻下前因后果，皆已透徹。前年迎娶花牡丹之时，受尽了花家的侮辱。后来访查明白，原来均是吕纯阳从中施法，又把花家房屋化作万丈深潭。听说花牡丹已在尼庵出家，近日派人再出侦探，尼庵已被火焚，邻近之家已不知其下落。如今杨思文也要去找那吕纯阳报仇，尤恐他法力广大，一时不能胜他。故此我等商酌，特来至东海恳求众龙王相助一臂之力。”此时敖广听了黄发道人之言，心中一时主意不定。

昔年因黄龙真人以及白蟒仙之事，均与八仙曾作对头。两次失败，未尝不想寻他们报仇雪恨，实在已是尝过八仙的利害，似乎自己本事低微，不能胜他，一时不敢冒然答应。便说道：“如此讲来，那杨思文既然是赵元帅托生，想他前在天宫之时，亦因查办我等与八仙对敌的事，被太白金星、南极仙翁二人参奏，说他偏袒我等，现在既已下界，又被吕纯阳如此侮辱，他欲要前去报仇，我等岂有不助之理。但必须邀请众龙王前来会议，大家参酌，再为定夺。”黄发道人说：“既承允

许，何不就叫人请了众位龙王前来，看是如何的决定。”敖广道：“既是如此，也不必叫人去请他们。我这水晶宫内，大殿之旁，有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凡有什么要事，只要撞得鼓响，撞得钟鸣，舍弟们就倾刻而至。”黄发道人说：“如此，就请龙王叫人快些前去撞鼓撞钟。”敖广听了，便吩咐巡海夜叉去到大殿上，把那铁鼓金钟撞起来。正是：

霎时钟鼓惊环海，惹动干戈不太平。

果然钟鼓一响，惊动了三海龙王前来。究竟如何议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水晶宫众龙王会议 崆峒山宗显祖寻亲

诗曰：

清升浊降自然当，岂可由人擅往还。

善恶谁人能假借，死生有定岂寻常。

看明道法原无法，走尽山头更有山。

多少参求称大慧，此中难与俗人言。

话说巡海夜叉奉了东海龙王之命，把金钟铁鼓撞响，果然惊动了三海龙王。不多一时，三人次第来到。南海龙王敖钦问道：“不知大哥有什么要紧之事，撞动钟鼓，约我们前来？”敖广道：“众位贤弟，且自宽坐，待愚兄慢慢的告知。”一面叫人看茶，一面把黄发道人请入水晶宫内，与众龙王相见。敖广便说道：“只位道长，就是黄龙真人的徒弟，名叫黄发道人。”众龙王道：“原来这位道兄就是黄发道人，愚弟兄久仰了。”大家见礼已毕，各自坐下。西海龙王敖闰道：“请问道长，不在百草山中安享自在，来到敝处有何见教？”黄发道人

尚未开言，东海龙王敖广便把黄发道人方才所说之话，细细告诉了众兄弟一番。西北二海龙王说：“依弟等之见，此事尚须从长计议。倘若我们去与吕纯阳交锋，那八仙一定前来相助。他们均是老子教下之人，岂是平常本领。昔年移山寨海之事，至今尚未了结，我们已是吃亏不小。就是黄龙大哥之事，只怪他自己荒唐，我等不该听他一面之词，动了杀戒，致弄得家破人亡，悔之已晚。虽说是天意，据弟等看来，不如两下私自说和，叫八仙设法把泰山提出了海，从此两下罢息干戈，岂不免了多少是非。”当时敖广听了西北二海龙王之言，心中很不以为然，说道：“三弟四弟，你们二人所说的话，真叫做长他人志气，减自己威风。愚兄虽是偏袒一方，也是势骑虎背，倘若含糊下去，岂不貽臭万年么？”说完仍是恨恨不已。敖闰道：

“大哥不必生气，三弟四弟也不必去与八仙说什么和。如今既是杨思文与黄发道兄，要去到蓬莱山找那吕纯阳报仇，况杨思文乃是赵元帅托生，又得黄发道兄指点，手中武艺必是不弱，何不叫他们先到蓬莱山去，与吕纯阳见一个高下。倘若不能胜他，我等再为率兵前去救援。”众龙王听了敖闰之言，说道：“如此也好。”黄发道人见众龙王均是赞成敖闰的计策，也就知道不能十分勉强，随即告辞起身，说道：“贫道现今回到百草山聚集兵将，约同杨思文与悟尘禅师，先去与吕纯阳对敌，倘不能胜，尚望众位龙王发兵相救，望勿失信为盼。”众龙王道：“道兄尽可放心，吾等兄弟决不食言。但不知何时方能前去？”黄发道人说：“贫道已约定他们准于八月十五日，一齐聚集蓬莱山下。”众龙王道：“如此静候佳音便了。”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且不言众龙王各自回到水晶宫，黄发道人去百草山聚集兵将。再说宗焕章，自从银鳞仙生下一个孩儿送与安人抚养，分

别之后，不觉已有数年，杳无音信。此时宗员外已是去世，宗焕章亦未曾另娶妻房。这孩儿取名叫作显祖。多亏老安人抚养成人，现在已是七岁了，日前送在学堂之内攻书。且喜此子聪明异常，过目成诵，真个人人欢喜，个个赞扬。那宗焕章见景伤情，想起银鳞仙前番夫妻的恩爱，未免伤感愁思，真是一言难尽。

且说宗显祖，那日正在学堂攻书，恰好先生有事出外去了。这一班小学生就找了些戏法来玩。内中有一个稍大的学生，名叫文必信，其人刁钻奸滑，学堂内称他为大王，专一毁谤人之短处。这日众学生各自玩耍，唯有宗显祖坐在书位上用心攻书，看也不看他们。内中有一个名叫贺生者，走过来与宗显祖说：“他们俱各玩耍，我们也去变一个戏法玩玩罢。”宗显祖道：“我不会什么戏法。”贺生道：“围六局呢？”宗显祖道：“也不晓得。”贺生道：“那么你只会读书，别的事你都不晓得。”此时文必信在旁听见，走上前来说道：“贺生吓，你还不知道他的来历么？他不是人养出来的怎么会玩耍呢。”贺生道：“他不是人生的，难道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那就是孙悟空了。”文必信道：“也不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听见我父亲说，他的娘是个蟒蛇精。”宗显祖道：“文世兄如何出口伤人，我的母亲是蛇精，你的母亲是个什么呢？”文必信道：“宗世兄你一向还在梦里呢，若不相信，你可回家去问问你的母亲在那里，便自然明白了，我也不与你争论许多。”宗显祖听得文必信这些言语，便拿了书本，一直的跑回家中。见了安人，便啼啼哭哭的问他母亲。安人道：“孙儿吓，你为何这般模样？好好的说与我听。”宗显祖道：“只因孙儿今日到学校攻书，先生有事出外，众学生各自寻事玩耍，孙儿仍是读书，被同窗之友毁骂，说我不与他们玩耍不是人生养的，乃是蟒蛇生的。故此无有面目在书房，特回家来寻问孙儿的母亲。”安人

道：“孙儿吓，好好的一个人，那里是什么蟒蛇生的，这也是他们一时的戏言，岂可作准，你还是快快回到书房。待先生回来，把言语禀明，自然先生要处治他们的。”宗显祖道：“祖母若不肯与我说个明白，孙儿定不回到书房而去。”安人道：“如今你爹爹又下乡收租去了，且待他回来去与先生说明，以后不准他们戏言便了。”宗显祖道：“孙儿今被学友羞辱，若不有母亲明白下落，还有什么面目去到学堂攻书？定然碰死在地。”说完便又哭了起来。真个把老安人到弄得一时无了主见。若说是死了，到底坟墓在那里？若说是还在呢，究竟在一个什么地方？又看见宗显祖在地下滚来滚去的，料想只回事情终久是瞒不住的，不如说了他听罢，免得哭坏了他的身子。便叫道：“孙儿吓，你不必啼哭，快快的起来，待我细说与你知道。”宗显祖听见老安人说与他知道，连忙就一轱辘扒了起来。

安人道：“孙儿吓，说起你母亲话也很长。昔年听见他人传说，东海龙王有一养女，就是白蟒成精。不知修炼已有数千年，这日正坐在水晶宫内，忽见一派祥光照得海底通明，不知何故，叫夜叉前去探望。回报说是八仙飘海，每人足下踏了一件宝贝，在水面而行，所以放出毫光。白蟒仙听见各人俱有宝物，便想抢了回来以镇水府。便立时同了虾兵蟹将来至水面之上。只见众八仙哈哈大笑，把海而过，唯有蓝采和足踏花篮在后而行，现出五色宝光。登时吩咐水卒上前抢宝，连采和一并劫入海中。后来八仙过海之后，不见了蓝采和，众仙知道是被海中之怪所劫，吕纯阳便领了徒弟椿精，入海相救。与白蟒仙大战一场，虽把蓝采和救出，花篮仍不肯还。众仙又责成吕纯阳二次入海取讨，也是无益。纯阳只得往灌江口，请了二郎真君前来，与白蟒仙大战海中，究竟白蟒仙被擒。真君随即启奏天朝，奉玉帝敕旨，将白蟒仙取斩。后来白蟒仙一灵不灭，来至

崆峒山，寻了一个幽静之处，潜心修炼，采日精月华，得了炼气成形的法术，居然复成形体，与生人无异，遂证了鬼仙一道，从此不怕罡风，各处游行。这日来到我家后花园内，恰好你父亲因怕闲人吵闹，在后花园静心攻书。那白鳞仙便走入书房，与你父亲谈论情由。原是前生有姻缘之分。因此二人便成了夫妇。从此日去夜来，家中尚不知道。后来你父亲卧病牙床，方才晓得此事。后来吕纯阳走此经过，你母亲想起昔年之仇，要去寻他报仇。你父亲再三相劝不从，就与纯阳大战起来，那吕纯阳又要祭起太乙神剑伤你之母。此时你母已是忏悔前愆，多得南极仙翁说情：‘这白鳞仙原与左金童有宿世良缘，只因金童年幼贪爱，身得重病，至今卧床未起，我等真仙皆以慈悲为本，如今白鳞仙既已皈依正果，待他分娩之后，去到崆峒山立志修真，将来自得南海观音大士度脱，以成正果。’纯阳便允了南极仙翁，并治好你父之病，方才回山。以后十月满足，你母在花园将你生下，夜间送入我房中，写下一封遗书，不辞而别，竟往崆峒山去了。你父亲已是前去访问几次，杳无踪影，至今尤其是思念不已。”宗显祖听了祖母这番之言，不觉伤心痛哭，腹中如同刀割，叫道：“娘吓，你因何一去七载音信全无，孩儿今日方知我母来历，亏娘十月怀胎，劬劳罔极之恩，全然未报。儿才离母腹，父母已是各散西东，现今既知亲娘在崆峒山，孩儿此次定要寻了母亲回来，方才安心。”安人说：“孙儿吓，现在你年纪尚小，万万去不得，且待你长大成人之后，再去寻找你的娘亲，也不为迟。”宗显祖此时年纪虽小，他已知道崆峒山离家不远，一心的要去寻母，老安人三番两次的阻拦，他也不曾答应。次日清晨起身，他独人竟自出门而去。究竟不知可能寻着亲娘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宗显祖发愤攻书 黄发道兴兵雪恨

诗曰：

花过太阳花色艳，子离父母子担忧。

罔报之恩未曾报，舍却家园往外游。

不惮深山寻古径，何妨跋涉路崎岖。

人生万般虽说好，看来唯有孝当头。

话说宗显祖听了祖母之言，说母亲已往崆峒山修真养性，即时便要去寻他的母亲，安人再三阻挡，他也不听。次日清晨，独自一人竟往山中而去。到了吃饭时候，老安人不见孙儿前来吃饭，叫人各处叫喊，均已不见，心想：“莫非真到崆峒山去了么？”正在焦急之际，忽见宗焕章已由外面回来，问道：“母亲什么事情如此着急？”老安人便把宗显祖在学堂内被人所说的话，一五一十说与儿子知道。宗焕章道：“如此说来，母亲也不必着急。待孩儿去到崆峒山中，把孙儿找寻回来便是。”且自不表。

再说那宗显祖，年方七岁，又不曾去过崆峒山，心中只是要寻亲娘。一路之上逢人便问，原本崆峒山相离不远，所以有人指引，他便匆匆一直向前而走。走来走去，不觉已到崆峒山下，人烟已是渐渐稀少，但见一派均是荒野之地，随即走上山坡，更是静寂得很。无如他寻母之心甚热，也不知道害怕，走到半山之中，那景况更是凄凉，思想娘亲，不觉伤心起来，便在一块石上，哀哀的哭了起来，叫道：“母亲呀，今日孩儿来此寻你，不知母子可能相会么？”哭了一回，毫无影响，又走过一个山头，仍是哭叫，说道：“若是母子不能见面，孩儿决

不回家。”正在放声痛哭之际，只见宗焕章已是跑上山来，走至近前，叫道：“儿吓，你到把为父的那里多寻到了，你为何独自一人来此。你看只万山重叠，你知道娘亲在那里，快快同为父的回去。”宗显祖道：“孩儿要见了亲娘，一同回去。”宗焕章道：“你这个儿子，一发痴了，如此的执性，何能有益。将来要寻亲娘，自有为父与你作主。况且家中祖母，也去了一番心血，抚养你有七载，如今不看见你在家中，十分着急，又累我寻到此间。你心中想想，自己也是难过。此时天已不早，还是快些回去的好。”宗显祖听父亲说的这几句话，仔细一想，却是有理，便回心转意，说道：“孩儿同了爹爹回去，明日还要来寻的。”宗焕章道：“好的，明日无事，我同你再来。大约你也走累了，待为父抱你回去。”宗显祖道：“爹爹不消抱得，孩儿走得动的。”只得硬着头皮，同着父亲走下山来。但见他：

眼望崆峒双落泪，三回五转叫亲娘。

人间孝子多多少，谁似宗家七岁郎。

于是父子两个人一同下山，走了好一会，方才到得家中。祖母正在倚门悬望，远远的看见他父子二人一路回来，如同得了无价之宝，心中好不欢喜，便叫道：“孙儿吓，你为何如此的胆大，竟自一人走了出去，害得我心中着急，以后不可如此。看来这学堂内，也不必去，明日待你爹爹去访一个明师，请到家中来教你。以后须要用心发愤，倘得上进，不但光显门庭，也不辜负我祖母抚养你一番之恩。”宗焕章在旁说道：“儿吓，你祖母之言，有如金石，须要紧记在心才是。”宗显祖道：“孩儿谨遵祖母、爹爹训示，以后自当用心发愤，攻读书史。倘若侥幸能得一官半职，孩儿岂敢望却祖母、爹爹养育之恩。”到了次日，宗焕章果然请了一个有名的先生，叫做郁成仁。自此

宗显祖便在家中发愤攻书。且自不表。

再说黄发道人，自那日在水晶宫与众龙王会议之后，众龙王叫他与杨思文先行出战，允其随后援应，他便回到百草山聚齐。兵将内有一女子，名叫胡芸娘，原是昆仑山狐精，修炼千年，能变化人身，来至百草山，与黄龙真人一同修炼。这黄龙真人专以采阴补阳。胡芸娘专能采阳补阴，二人志同道合，在百草山中已有多年，甚是相得。自黄龙真人被吕纯阳用太乙神剑斩了之后，少有相得之人，很是不惯，故此朝夕思念，屡次要想前去报仇。尤恐法术低微，非是纯阳对手，是以含忍下去，便躲在百草山中，潜心奋志，修炼飞刀九口，近已成功，利害非常，心想：“俟有机缘，定要与黄龙真人报了冤仇，方才满意。”恰好黄发道人回到百草山，聚齐兵将，要到蓬莱山，去寻吕纯阳报仇。胡芸娘听得黄发道人此举，正合自己心意，便投到帐前，自告奋勇，愿充前敌。黄发道人知其来历，连忙请入帐中，商议进兵之计，便说道：“贫道近日探得，吕纯阳自从与青龙侍者斗法之后，因犯了咒神削去道德，现在回到蓬莱山潜心静养。我等此时，正好趁此机会，约合人马将蓬莱山四面围住，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众人奋勇一齐杀入洞中，管叫他凑手不及，只怕他要逃走，也是不能了。”胡芸娘道：“但不知道长此时约合了那儿处的人马？”黄发道人说：“现今约有法门寺悟尘禅师，洛阳杨思文，我又与四海龙王言明，他们亦允许随后起兵援应，加以各人均是法术精通，此次看来，不致失败。”胡芸娘道：“但不知何日起兵前去。”黄发道人说：“我已与悟尘禅师约定，准于八月十五日，在蓬莱山下聚齐。只是杨思文尚未曾知道。”胡芸娘道：“既是如此，何不叫人就前去知会他一声，岂不是好。”黄发道人说：“不但要知会杨思文，连那四海龙王之处也要着人去通知，说明这进兵之

计。”正是：

安排搏虎擒龙计，要捉蓬莱洞里仙。

且不言黄发道人着人各处送信，再说杨思文与悟尘禅师，得了黄发道人的信息，便已收拾停当，就先到得百草山中与黄发道人聚会。黄发道人听得二人来到，欢喜之至，连忙请入帐中，胡芸娘亦迎了出来，大家相见。叙礼已毕，各自落坐。黄发道人道：“今日已是八月十二日了，正好在此休息三日。我们到得十五日，一齐进兵，杀他一个凑手不及，你等以为何如？”悟尘禅师道：“此计甚好。但四面必须分兵把守，一则恐其逃遁，二则要防龙华众仙的救兵。看来这东面的地方，乃是一个极要紧的关隘，最好可在此预先摆下一个恶阵。倘若能战胜于他，就不必说了，如若战他不过，可诈败引至阵前，用法擒他便了。”胡芸娘道：“如此说来，我可担任此事。近来我炼就一个阵法，名叫太阴迷魂阵，很是利害。任何金刚好汉，倘入了此阵，不消一时三刻，就是失魂落魄，由人拴缚。现在我等去与吕纯阳交锋，尚不知胜负，何不就把这个阵势摆在东面，阻住他的咽喉要路。”黄发道人道：“贫道久闻此阵利害非常。仙姑既然知此阵法，就是今日前去，察看一个地势，预先摆下此阵，以防他逃窜。”杨思文道：“这样说来，且待阵法摆好之后，我便去洞中擒捉于他。”悟尘禅师道：“如此，西北两方贫僧前去分兵把守，倘有遗误，自当负责。”

当下众人会议已定。黄发道人吩咐摆上酒来，不多一时，酒筵摆好，大家入坐饮宴。你一杯，我一盏，谈谈说说，真是快活。黄发道人道：“这回若是拿住吕纯阳，定要把他活祭黄龙真人。”胡芸娘道：“我想黄龙真人是被他所害，自古杀人偿命，乃是正理。”悟尘禅师道：“不但黄龙真人之死要他抵偿，难道青龙侍者就白白死了不成？是必也要他抵命。”杨

思文道：“此事算来还是为那白牡丹而起，把吕纯阳捉住报仇之后，再去寻那白牡丹，看他躲往那里而去。”黄发道人一面就吩咐头目潘武、曹文，先去蓬莱山下正东的方向，看可有平坦地势摆此迷魂阵，速来回报。

众人言来语去，不觉天色已夜。忽见潘武、曹文走回报，说道：“蓬莱山上，正东一面，乃是近海，平坦之处极多，请仙姑自己前去观看，方可定夺。”黄发道人闻听潘武、曹文之言，便向悟尘禅师、胡芸娘二人说道：“既是如此，我等今夜就可前去看看。”众人道：“如此甚好。”黄发道人便吩咐潘武、曹文，好生看守山寨，四人即行下山，驾了土遁，霎时之间，来至蓬莱山下。大家运动神光，四面一观，真是好一个平阳所在。胡芸娘仔细一看，便向众人道：“这个地方，正好摆此阵势。中间立一座土台，四面八方，如同九宫八卦。”当时说罢，喜之不尽。黄发道人见胡芸娘如此的说，便道：“仙姑，何不今夜就把这些神将召到，将此阵摆了起来。”胡芸娘应允，登时走上土台，坐了法位，叫众人且自回避，忙在身旁取出迷魂阵内所用之物，就把石灰周围画了阵式，四面留下门户，每门埋下十根钩杆，安排一切。又取出一面金牌，名叫拘神牌，胡芸娘手拿此牌，一声拍响，大喝道：“诸神恶鬼，快些前来伺候。”不多一刻，台下阴风惨惨，神光照耀，恶鬼凶神俱至台下，一齐叫道：“不知法官呼召吾等前来，有何使唤？”胡芸娘道：“现今本法官已摆下太阴迷魂阵，叫汝等前去各守方位。”诸神恶鬼齐道：“敬候法旨。”胡芸娘见众神鬼已至，便把此阵摆了起来。按南方乃是丙丁火，用红灯七盏，红旗七面，七个烧死鬼，朱雀星官把守，有一口朱雀剑镇守南门，倘有人撞入此阵，土台上看见敌人利害，便把迷魂幡展动，来将失却真魂，将敌人烧死在内。北方乃属壬癸水，亦用明灯七盏，

黑旗七面，七个淹死鬼，玄武星官把守，有一口玄武剑镇守北门，倘敌人撞入此阵，便把迷魂幡一展，来将失去真魂，把他淹死在内。东方乃是甲乙木，亦用绿灯七盏，绿旗七面，七个吊死鬼，青龙星官把守，用一口青龙剑镇守东门，敌人撞入阵内，土台上把迷魂幡一展摄去他魂魄，用绳索将他捆死。西方乃是庚辛金，用白灯七盏，白旗七面，七个血头鬼，白虎星官把守，有一口朱沙剑镇守西门，倘有敌人入阵，土台上迷魂幡一幌，敌人失去魂魄，定然落马，众鬼上前把他杀死。按中央乃是戊己土，用七七四十九盏金灯，黄旗四十九面，四十九个胭脂风流鬼，胡芸娘手执一口天仙宝剑，亲自镇守中央土台。左有迷魂幡，右摆有法水，倘敌人凶恶，便亲自带领胭脂风流鬼出马。阵势摆定，黄发道人一看好生利害，便向杨思文说道：“这回只怕要替你我报此仇恨了。”究竟不知可能战胜吕纯阳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胡芸娘山前摆恶阵 吕纯阳西方借宝旗

诗曰：

毕竟人心何所从，喜新厌故乱烘烘。

东方尽道西天好，及到西来又想东。

洪福高时思净土，枯禅坐寂望丰隆。

人生何必劳心计，到头均是一场空。

话说杨思文，听得黄发道人说这迷魂阵利害得很，心中甚喜，暗想此次初开杀戒如能得胜，也不枉我数年练术之功。且不言他师徒二人心中欢悦。

再说蓬莱山吕纯阳，自在花家山尼庵内火中救出花牡丹，

送往白云洞安身之后，就随即去与花锦夫妻送过了信，又到洛阳告知白富贵，在土地祠中住了一宿，自己便回到蓬莱山，潜心静养。这日正在禅房打坐，忽然间心血来潮，便屈指一算，原来是黄发道人邀合了法门寺悟尘禅师、昆仑山胡芸娘、洛阳杨思文，聚集兵将，来到蓬莱山，要与黄龙真人报仇。已在山下正东方向，摆了一个阵势，随即叫了徒弟椿精出来，告知于他，叫他一同前去，暗地里看他摆的是一个什么阵势。椿精此时莫明其妙，便问：“师父，你与我去看他的阵势，此时摆在那里呢？”吕纯阳道：“你不必多问，同我去到那里一看便知明白。”说完，师徒二人就悄悄的走出洞外。将要离那摆阵的地方不多远，只见一派阴风惨惨，杀气腾腾。究竟椿精道行低微，不能知其底蕴，便问道：“师父，为什么前面山脚下如此阴风凛冽，很是惊人的？”吕纯阳道：“我方才所说摆的阵势，就是这一个地方。你不要大呼小叫，惊动他人。待为师前去，看看是一个什么阵法。”椿精听了师父之言，便不敢做声，跟了吕纯阳，走至相近阵势之处一座小山上面。

师徒二人登高望下一看，只见这个阵法到很是有些凶恶。纯阳看完阵势，心中早已明白，故意试问徒弟椿精道：“你知此阵何名，要怎样的方能破得此阵？”椿精道：“愚徒不知此阵何名，焉能知道破法，尚望师父指教。”吕纯阳道：“此阵名叫太阴迷魂阵，内有四门、五行，按九宫八卦之义。四门均有凶神恶鬼把守，若不知道此阵利害，猛然撞了入内，必遭惨死。中央土台，安放七七四十九盏金灯，下面立有四十九个风流胭脂鬼，左首竖着一根旗杆，上面悬有迷魂幡，极是利害，必须司令法官，亲自掌管。倘若敌人撞入阵中，不死在这些凶神恶鬼手内，土台上看见，便把迷魂幡展动，这些风流鬼蜂拥上前，施出各种迷人手段，把敌人真魂摄去，任他们拴捉便

了。”椿精道：“如此说来，这阵要如何方能破得？”吕纯阳道：“要破此阵到也不难，只须前往西天清净道人处，借得青莲宝色旗，便可破得此太阴迷魂阵。现在事情已急，为师也不回山洞，就此前往西天，去与清净道人借旗。你回到洞中，可把我的太乙神剑抽出鞘来，挂在洞门之外，现出了万丈毫光。三日之内，必有敌人前来到我洞中袭击。他们若见了如此神光，自然心中害怕，不敢前进。待我借到宝旗之后，一同前去破阵。你千万紧守洞门，不可出战。”说完，便把太乙神剑解了下来，交于徒弟椿精。椿精看见连忙上前接过了太乙神剑，口中说到，“谨领师命。”于是椿精捧剑回山，依了师父之言，把剑挂于洞门，自己紧守洞内，等候师父借旗回来，再行一同前去破阵。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吩咐徒弟之后，便驾起云头，望那西方而来。顷刻之间，已到了极乐之地。果然这胜景，与蓬莱山大不相同，怎见得，有诗为证：

宝焰金光映日明，黄花奇立更微精。

七宝林中无穷景，八德池边落瑞纓。

素品仙花人罕见，笙簧仙乐且根清。

西方胜景真堪羨，真乃莲花瓣里生。

且说吕纯阳离了蓬莱山，驾云来至西天极乐之处，正在那里看玩景致，忽见一个道童走了出来。吕纯阳道：“童子，烦你通报一声，说蓬莱山吕纯阳相访。”童子连忙答应入去。不多一刻出来回说：“道人有请。”纯阳便跟随入内，早望见清净道人迎了出来。吕纯阳连忙上前稽首，道人还礼，分宾主而坐。清净道人道：“道兄不在龙华会逍遥乐意，来到此地有何见教？”吕纯阳道：“只因贫道日前犯了杀戒，斩却黄龙真人，今被他的徒弟黄发道人纠合了法门寺悟尘禅师。昆仑山胡

芸娘、洛阳杨思文，聚集的许多兵卒，把我蓬莱山四面围住，又在山下正东方向摆下了一个恶阵，要与那黄龙真人报仇。”清净道人说：“现在他们摆的是个什么阵？”吕纯阳道：“乃是昆仑山胡芸娘摆的一个太阴迷魂阵。因他那一杆迷魂幡，甚是利害，特至尊处求借青莲宝色旗前去破阵，不胜感激之至。”清净道人说：“这西方乃是清净无为之地，与贵道不同，以花开见我我见其人，乃莲花之像。今东南方杀气太重，此旗恐惹红尘，不敢从命。”吕纯阳道：“旗虽二门，其理则一，以人心合天理，岂得有二。总之东南西北，均在皇王水土之内，岂得划分而为二乎？古语云：

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来共一家。”

清净道人说：“道兄之言虽是说得有理，只是这青莲宝色旗惹不得红尘，恕难从命。”

二人正说之间，忽然后面出来一位道人。二人抬头一看，原来是接引道人。大家打了稽首，各自落坐。接引道人道：“吕道兄要借青莲宝色旗去破那太阴迷魂阵，若论只件宝贝，是借不得的，无如当今时势不同。前番我曾向清净道人说过，东南方面近来有三千丈红气冲天，与吾西方接近，是我道德池中五百年花开之数。西方虽是极乐，其德何日得行于东南。今日吕道兄前来借旗，何不就借东南大教兼行吾道，有何不可。”清净道人听了接引道人之言，说得很是不错，随至后面宝藏库中，把青莲宝色旗取出外面，交与吕纯阳，说道：“我这宝旗有一付对联，你须与众宣明，前去破那迷魂阵。其效如响斯应，决不被他束缚。其联句曰：

除烦涤虑 任他红粉当前 毋须动念

清心寡欲 那管风流妖娆 不受愚迷”

吕纯阳接过了宝旗说道：“谨领教言。”谢了二位道人，手捧

宝旗，离却西方，回到蓬莱山而来。只见满山均是人马，杀气连天的。

原来是黄发道人问着悟尘禅师、杨忠又领兵杀到蓬莱山。到得洞口，但见毫光闪闪，三人不敢近前，就在洞外纷纷乱闹。椿精遵了师父之命，紧守洞口不敢出战，任凭他们百般叫骂，只是不理。此时吕纯阳见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独力难支，不如仍至灌江口，把二郎真君请了前来，去与他们见个胜败。随即拨转云头，霎时之间，已至灌口。恰好二郎真君带领梅山七圣，正帮助武王伐纣之后，方才由西岐回来。纯阳便通名求见，二郎听说吕纯阳来到，连忙吩咐有请，自己便迎了出来。二人相见，分宾主坐下。献茶已毕，二郎道：“不知道兄来至灌口，有何见教？”吕纯阳便将黄发道人纠合了胡芸娘、悟尘禅师、杨思文等，要与黄龙真人报仇，现今领了兵卒，把我蓬莱四面团团围住，又在正东方面摆下了一座太阴迷魂阵，其阵甚是凶恶。贫道知这迷魂幡非青莲宝色旗不能破他，故此去到西方清净道人处相借，初时他尚不肯，尤恐此旗沾染红尘，后来多得接引道人从中帮忙，才把此旗借来。回到蓬莱山，见他人多势众，不能取胜，故此特到尊处，恳求杨道兄，下山帮助一臂之力。不知二郎真君如何答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灌江口杨戬兴师 蓬莱山黄发骂阵

诗曰：

水流滔滔日夜磨，不知乌兔似奔梭。
方看苦海成平陆，又见桑田化碧波。
熊虎将军全白刃，英雄豪杰饮干戈。

迟早只应天数定，空教血泪滴娑婆。

话说吕纯阳到得灌口，将黄发道人之事说与二郎知道，要求他下山相助，二郎真君听了纯阳之言，说道：“好大胆的黄发道人，竟敢如此横行，全不返躬自省，只怪他人，此是何理。道兄且自回山，吾等随后起兵前来便了。”吕纯阳听说连忙谢别了二郎真君，先自回山而去。二郎真君送吕纯阳走过之后，登时就传下命令，叫众弟兄带领人马前往蓬莱，去与黄发道人等交战。众弟兄领命，便带了人马，望蓬莱山而来。不多一会，已到蓬莱山下。只见山上果是人马纷纷，着实齐正。但见得：

一团杀气，摆一山铁马兵戈，五彩缤纷，列千杆红旗赤帜。密密钢锋，如列百万大小水晶盘，对对马灯，似排数千粗细冰淋尾。幽幽画角，犹如东海老龙吟；唧唧提铃，酷似檐前铁马响。长弓初吐月，短弩似飞星。锦帐围营如密布，旗幡绣带似层云。正是黄发道人逞凶日，蓬莱山下耀武时。

二郎真君就吩咐在山下扎了营盘，叫吴龙、杨显二人前去讨战。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自灌江口驾云回到蓬莱山，见四面人马纷纷扬扬，把山围住，使用隐身法，回到洞中。见了徒弟椿精，便与他说知，“已借得清净道人的青莲宝色旗前来破那太阴迷魂阵，又到灌江口把杨真君众兄弟请了前来助战。正好回山之时，适在半路之中忽见南极仙翁，为师便把黄发道人兴兵围山细细的告诉了他一遍。南极仙翁吩咐我等不可擅开杀戒，剑下留情，免得日后冤冤相报不已，只把他们杀退了便是。你可去到洞外把太乙神剑收下，我与你一同杀了出去。倘能把他人马杀退，然后你我再去破他的太阴迷魂阵，岂不是好。”话说椿精听得吕

纯阳说已是借到青莲宝色旗，心中甚是欢喜，说道：“自师父走后，果然黄发道人、杨思文、悟尘禅师带领了许多兵卒杀上山来，将洞中四面围住，只是在洞外叫骂，不敢近前，大约总是看见太乙神剑利害。师父既是又请了二郎真君前来，我们正好趁此杀出，做个内外夹攻，杀退他的人马。只是南极仙翁叫我等不可擅开杀戒，到了两军交锋之际，这到是一件很难之事。上了战场，你若不杀他，他便要杀你，那时如之奈何呢？”吕纯阳道：“这一句话无非是南极仙翁警戒我等之言，那有个拘泥成见。临战之时，只是随机应变，总以一个慈悲二字为主。古人有两句言语道得好：

可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椿精听师父所说之言甚是有理，于是随即走至洞口，把太乙神剑收下，准备前去杀敌。且自不表。

再说黄发道人见胡芸娘已把太阴迷魂阵摆好，心中不胜之喜，他想道：“如今的世界，均是阴盛阳衰，女子要想当政。恰好吕纯阳是按着一个阳字的名讳，这胡芸娘摆的太阴迷魂阵，偏偏有个阴字。常言说得好：大将怕犯地名，凡事必避忌讳。看来这一回，那个吕纯阳一定要凶多吉少，不能逃这一劫了。”所以更是大胆，同着杨思文、悟尘禅师杀上山来。到得洞口，只见洞口已是闭着，内中现出毫光令人惊骇，不知道是一件什么宝贝。众人到有些不寒而栗，不敢走近前去，只是在洞外叫骂。骂了一会，也不见有一个人出来答应，心中甚是诧异。大家正在议论，黄发道人道：“莫非吕纯阳躲在洞中，不敢出来么？”杨思文道：“或者吕纯阳不在洞中，已到外面去了。他的徒弟看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也是有的。”悟尘禅师道：“你们二人之言，不知谁人说得是，待我袖占一课。”随即说道：“原来是吕纯阳已到灌江口领兵去了。这放

毫光的，乃是太乙神剑。此宝果然利害，必须要设一个计策，能把他这口宝剑盗了，就可擒捉于他，不然是不能近得他的身呢。”

黄发道人听悟尘禅师说得吕纯阳已是出外领兵，又说这太乙神剑利害，心想：“此言真是不错。前次我师父黄龙真人亦是被这太乙神剑所斩，今日眼见果然不虚。”此时心内到有了怯战之意，只是口中说不出来。只有杨思文，他也不知道这太乙神剑利害不利害，此时仍是鼓着一勇之气，便想独自上前去，把这太乙神剑夺了过来，方显得他的本事。

三人正在议论之时，只看见山上人马纷纷移动，报说山下已来了一支人马，是前来援助吕纯阳的，黄发道人便叫人去探明，是那里的人马。不多一会，探子回说是灌江口来的人马。黄发道人听说，便与悟尘禅师、杨思文商议，分兵前去抵敌。悟尘禅师道：“既是灌江口救兵已到，想必吕纯阳亦要回山。我等虽是人多，只怕有好多不能与这些人对敌。看来如今只有我们四个人，尚可与他们分一个胜负。此时胡芸娘已在山前摆下阵势，不能分身，只有我等三人，看是谁人在此把守洞口，以防吕纯阳，谁人下山去敌那灌江口来的人马？”杨思文道：“灌江口的二郎杨戩，乃是梅山七兄弟。看来必须禅师帮同我师父前去，方可抵敌他住。至于把守这里洞门，我当负此责任。即吕纯阳亲自出来，我必定要与他见一个高下。常言道：来者不怕，怕者不来。既到此地，定然要分一个强弱，方才罢休。”黄发道人道：“贤徒之言说得不错。为师便与悟尘禅师去同那梅山七兄弟交战，你好生把守洞门。倘若我等胜了，再来与你杀入洞去，捉拿吕纯阳。如其失败，我等便同到太阴迷魂阵内躲避，再为设法抵制于他。”悟尘禅师道：“如此极好。”谁知究竟悟尘禅师法术低微，不能算到过去未来之事，只能算得眼

前事件，所以吕纯阳在西天借了青莲宝色旗，前来破这迷魂阵，他也不曾算到，故而要遭失败。此是后话。按下不表。且说黄发道人商议已定，便与悟尘禅师领了兵卒，浩浩荡荡，便望山下杀来。但不知谁胜谁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悟尘师力战二将 杨思文杀败椿精

诗曰：

玄门久练紫霞宫，暴虎无端性逞凶。

五压贪痴成恶孽，三花善果属欺蒙。

奇术随身终失败，金丹虽有亦无功。

神仙妄把疆场涉，劫数相逢岂异同。

八句诗文提过，书接上回，说的是黄发道人同着悟尘禅师，领了人马杀下山来，要与梅山七兄弟交战。霎时来到山前，将人马一字摆开，排成阵势。黄发道人手拿飞龙宝剑，悟尘禅师执着降妖禅杖，二人一同出马，来至二郎营前搦战。且说二郎真君见山上的人马纷纷移动，知是黄发道人下山来。正在观看，只见山上营门开处，走出两个人来，带领了许多兵卒。为首的乃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来至营前讨战。二郎真君便问帐下谁人先抵挡一阵，吴龙、杨显二人齐声应道：“愿往”。二郎真君吩咐：“小心这和尚道士。”吴龙、杨显应声“晓得”。便手持兵器，走出营门而去。二郎真君便吩咐众将紧守了营盘，收拾了鹰犬，看他们阵势如何，再行定夺。

且说吴龙、杨显走出营门之外，大声喝道：“这两个是那里来的游僧野道，能有多大本领，就敢前来围困蓬莱山，到我们营前讨战。你等若是知机，赶紧收兵回去，如其不然，快快

报上名来，好早些送你到阴曹地府，免做无名之鬼。”黄发道人说：“你等休要仗着梅山七怪的人多，竟敢口出大言。吾乃是百草山黄龙真人徒弟，叫黄发道人，你难道不知利害么。这位就是法门寺悟尘禅师，你若是知时达事，休管他人是非。自古常言道得好：

冤有头来债有主，免惹灾殃到自身。

早些收兵回到灌江口，安守本分。如其不然，死在我飞龙宝剑之下，枉作无名之鬼，悔也迟了。”吴龙、杨显二人闻言大怒，手持长枪铁棒刺打上来。黄发道人忙把飞龙宝剑接住杨显的枪。悟尘禅师看见，亦掣出他的降妖禅杖，上前抵住吴龙的棒。四个人就在山前赌斗起来，颇是一场好杀。但见：

两对敌头，四般兵器。两对敌头，对对逞英雄豪杰；
四般兵器，般般显利刃钢锋。恶以恶为强，将欲杀尽善人方遂志；善以善为宝，尽言誓除恶党始方休。故铁棒当头，银枪刺面，不曰杀人而曰慈悲；宝剑交飞，禅杖浑打，不曰行凶而曰应刦。战不容情，挡我锋者尽是冤家；杀难论理，血吾刃者谁非屈鬼。

四人两对儿，舍死忘生的，各不相让，一来一往，杀了许多时候。只杀得尘土冲天，烟云障日，两面兵卒各自呐喊助威，不分胜负。又杀了几十个回合，毕竟悟尘禅师手段利害一些，战到那要紧的关头，忽然卖个破绽，将身子一撤。那吴龙不知是计，总以为他战斗不过，连忙赶上前去，趁势就是一枪，望着悟尘禅师的咽喉刺去。谁知悟尘禅师不慌不忙，将身子往右一闪，让过了吴龙的枪，顺手就是一降妖禅杖，望吴龙拦腰扫来。那支杖足有二三百斤重，要是挡着，如何还能有命。唬得吴龙手脚无措，连忙往后一闪，几乎的落下马来，只得虚幌一枪，败下阵去。悟尘禅师看见吴龙败了，也不追赶于他，便回身举

起禅杖来，夹攻杨显。那杨显看见吴龙败阵，心中已是着慌，强打精神，与黄发道人再战几合。谁知黄发道人看见悟尘禅师胜了，勇气更加十倍，便使动一把飞龙宝剑，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尽望着致命之处尽力砍来。杨显已是渐渐支持不住，加以悟尘禅师又举着降妖禅杖前来夹攻杨显，那杨显焉能抵敌得住，便望着黄发道人面门假意虚搦一枪，也就败下阵来，落荒而走。黄发道人同着悟尘禅师，见吴龙、杨显二人败走，也不追赶，便打起得胜鼓，回营休息去了。

再说吴龙、杨显败下阵来，不见黄发道人与悟尘禅师前来追赶，便回到了自己营中，见过二郎真君，诉说兵败之事。二郎真君道：“这兵家胜败，乃是常事，何足介意，你等且到后帐中休息，待我等明日一同出战，看他如何的利害，再为设法拿他便了。”且自按下不表。

再说吕纯阳叫徒弟椿精把太乙神剑收下，整备停当，便开了洞门，领着徒弟走了出来。只见杨思文带领了许多兵卒，正在那里耀武扬威肆口大骂。吕纯阳上前大声喝道：“你这小子是那里来的，敢来到我蓬莱山如此撒野，快快通个名来，待贫道好叫冥王与你注册。”杨思文正在叫骂之间，忽然抬头，见一道人来至面前，心想这道者必定就是吕纯阳了，便说道：“吾乃洛阳杨思文便是。我把你这个野道，无故拆散我的婚姻到还是一件小事，为何施弄邪术，假扮花牡丹，戏弄于我。并敢侮辱洛阳县，又使法令土木石块成形，扰乱我合府上下不安，把花员外全家的不知摄往何处，房屋化作深潭，种种幻术欺人，可恶已极。我已隐忍数年，各处寻访已遍，不曾把你找着。今日既然与你相遇，谅来你的大限已满，岂能轻轻放过。”正是：

踏破铁鞋寻报复，今朝巧遇对头人。

杨思文说完，便举起赤铜大刀，恶狠狠的向着吕纯阳头上劈了下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得登时把个吕纯阳砍为两半，方才遂了心中之愿。谁知吕纯阳见杨思文举了大刀劈头砍下，他不慌不忙，便把身子往旁边一闪。背后椿精看见，连忙就把手中铁棍上前把刀架开，大声骂道：“你这无知的小子，焉敢如此的逞凶，伤吾师父。不要走，待我与你见一个高下。”说完，便抽回棍，拦腰就是一下。

杨思文手使大刀架开，抬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个闹洞房的丑鬼。他此时已知是那吕纯阳的徒弟椿精，便大喝道：“你这个丑鬼，昔年扮作女人，在我家中胆敢闹吾洞房，不曾把你捉住，被你逃走。今日冤家路窄，这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泄，焉能把你饶过。”便撇了吕纯阳，随即使起赤铜大刀，向椿精猛砍。椿精也不答言。用铁棍迎住，两个人一来一往，横打直砍，杀有五十余个回合。究竟杨思文乃是天庭赵元帅托生，根基本来不小，那椿精如何是他的敌手。杀来杀去，椿精手持铁棍，战得两膀酸麻，渐渐有些支持不住，就要败下来了。吕纯阳在旁见此情形，知道徒弟椿精不是杨思文的对手，便把太乙神剑抽出了鞘，杀上前来，登时现出毫光。杨思文凭着一勇之气，也不管这宝剑利害不利害，仍然使着赤铜大刀砍来，纯阳便使宝剑相迎。椿精到被杨思文杀得汗流满面，站在一旁喘息，看他们厮杀。但见他二人刀来剑架，剑去刀迎，一直杀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

看官，你想这杨思文怎能敌得过吕纯阳，不说那道行法术有天渊之别，就是那一把太乙神剑，若是认真起来，只要一剑砍下，莫说他那把赤铜大刀要分为两段，只怕连这条性命，也要照黄龙真人的样子分开两截了。只因南极仙翁曾与他当面说过，以后遇有仇敌，不可擅开杀戒，免得冤冤相报不已。况且自己

亦是真仙，处处皆以慈悲为本，不肯做此赶尽杀绝之事，不忍伤他性命。心想他原有根基之人，但能悔过安分，也可度他成为正果，复返天宫。

此时吕纯阳步步望后退让。不料杨思文心怀恶意，真叫做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他杀得一时性起，见不能擒捉吕纯阳，便暗暗的在身边，把他师父黄发道人交给他的那根捆仙绳掏了出来，念动咒语，抛在空中，叫一声“野道看吾宝贝来也。”吕纯阳抬头一看，只见空中祥光缭绕，望下落来，纯阳一见，知是捆仙绳，连忙口念真言，此宝不能落下。杨思文看见，连忙把捆仙绳收回，又祭起金砖打来。吕纯阳便使起他的太乙神剑。尽力往上一撞，剑与金相撞，只撞得火星迸裂，到底这块金砖敌不过这太乙神剑，已被砍为两块，落在地下。杨思文见吕纯阳破了他的金砖，心中更是大怒，便骂道：“你这野道，胆敢破吾法宝，我与你誓不两立。”说完，便手执赤铜大刀，没头没脸的只是拼命砍来。吕纯阳见杨思文如此猖狂，不觉心中恼怒，本想用剑伤他，实是于心不忍，便喝道：“你这小子休得如此逞凶，全然不忏悔自己过失，只道他人的不是。贫道本要把你斩了，尤恐失却真仙一片慈悲之念，今把你这一个头颅，拿你这把赤铜大刀来替了。”说完，就使太乙神剑，望着杨思文那把赤铜大刀的柄上一削，只见这刀头已不知去向，手中单拿着一根刀杆。心中吃了一惊，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吕纯阳剑下留情 悟尘师酒中作乐

诗曰：

妖孽频兴扰尘寰，大都天意使其然。

休言怪气侵牛斗，且俟精灵杀豸冠。

千载修持成往事，一朝被获竟羞颜。

当时不使神仙剑，安得愚人反至贤。

话说杨思文见吕纯阳砍落了他的金砖，心中大怒，手执赤铜大刀，没头没脸的只是拼命乱砍。吕纯阳又使太乙神剑把他刀头削去，使他警惕知悔。杨思文此时手中执着一柄刀杆，到是吃了一惊，心想这吕纯阳果然利害，怪不得黄龙真人遭了他的毒手，我若不走，倘被他再来一剑，只怕这条性命也要丧在太乙神剑之下。想完便把这柄刀杆也丢了，勒马头一直便望山下逃命。吕纯阳见杨思文如此狼狈情形，又可怜又可笑的，只得由他去罢。这些兵卒见杨思文败逃，便一哄而散，各自下山逃命而去。吕纯阳也不追赶，便同了徒弟椿精回到洞中，且自休息，然后再行前去攻打黄发道人。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杨思文被吕纯阳杀败，一直逃到黄发道人营内。此时黄发道人、悟尘禅师二人正在帐中饮酒作乐，因杀败了吴龙、杨显，心中很是快活，准备明日领了兵卒前去攻打二郎真君。如把梅山七兄弟杀退之后，再上山去，同着杨思文一齐杀入洞中，擒捉吕纯阳。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言来语去，真个说得高兴，忽见杨思文走入帐中而来。黄发道人见他那种狼狈情形，心中甚是诧异，连忙问道：“你不把守洞门，走下山来何事？”杨思文便把吕纯阳师徒二人交战之事，细细的诉说一遍。起首

是椿精上来，如何的被我杀败，后来吕纯阳接住厮杀，战了许久不分胜败，我又如何的祭起捆仙绳想把他擒住，那知他口念真言，此宝不能落下，是我见捆仙绳无效，只得收了回来，如何的又使起金砖伤他，他便将太乙神剑把我的金砖砍为两块，我又如何的手使赤铜大刀，与他拼命力战，怎奈他这太乙神剑果然非常利害，把我这把赤铜大刀又是削为两截，若不逃走得快，性命已遭了他的毒手。黄发道人说：“原来如此，我也早知道他这太乙神剑利害，况那兵家胜负乃是常事，且在帐中休息。待我与禅师明日杀退了灌江口这支人马，再去找吕纯阳算账不迟。”于是杨思文便坐了下来，又问起可曾与灌江口的人马会战否。黄发道人便将悟尘禅师杀败吴龙、杨显之事诉了一遍。杨思文听说，连忙举手向悟尘禅师道贺。悟尘禅师道：“何敢克当，此乃贫僧不过小试其锋。将来还有许多劲敌在后，尚望众人同心努力，方为有效。”说完便请杨思文入席饮酒。杨思文此刻乃是满怀心思，那有兴趣来饮酒。悟尘禅师劝道：“公子不必忧心。自古道：一醉能解千愁。我等正是：

诗酒只图今日醉，功名休问几时成。”

且不言黄发道人与悟尘禅师、杨思文三人饮酒之事。再说二郎真君见吴龙、杨显已被这和尚道士二人杀败，到了次日，已知吕纯阳杀退了杨思文，两下已是约定内外夹攻黄发道人、悟尘禅师的营盘。这日便聚集了梅山众弟兄，即点起本部神兵，驾鹰牵犬，带弩张弓，来到黄发道人营前挑战。兵卒见是真君领了许多人马，把山前齐齐整整的围住，好似盘龙阵一样，连忙走入帐中报知，说二郎真君领了梅山众兄弟在营前讨战。黄发道人与悟尘禅师、杨思文三人，此时正在饮得高兴。唯有悟尘禅师已是喝得八九成了，他听兵卒报说二郎真君在外讨战，他向二人说道：“莫睬他。我们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

非。”仍然的饮酒作乐。不多一会，又一起兵卒来报，说：“爷爷，那梅山七兄弟在外叫骂，如再不出去，他们就要打破营门，杀进来了。”黄发道人闻言大怒，便向悟尘禅师说道：“我等先去把这几个毛神杀退，然后再回来痛饮一场。”悟尘禅师听了黄发道人之言，随即立起身来，拿了降妖禅杖。杨思文另自寻了一把大刀。黄发道人手执飞龙宝剑，率领许多兵卒出营迎战。

看官，你说这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是一个什么根基？原来他二人乃是武当山玄天上帝真武祖师驾前龟蛇二将。说起这龟蛇二将，常常下界作乱。原当年玄天上帝在武当山修行将成正果之时，曾脱有肚肠于山中石岩之下，肚即变为龟，肠即变为蛇，二人便结为兄弟，就在武当山岩下水火洞中潜修，玄功通透，便能化成人形。后来渐渐神通广大，变化无穷。一日龟蛇二将正在洞中闲坐，蛇将曰：“我们如今功行完满，只少一位夫人同乐，心下十分不悦。”龟将说：“道兄说得有理。我们何不去打探谁家有貌美女子，拿两个到洞中来享用便了。”二人登时便走下山来，到得一个人家后花园之内。看见有两个女子，果然生得非常美貌。原来一个叫金菊小姐，年方二九，生得唇红齿白，体态动人，乃是曹州太守林彪之女。这一个名唤姣娘，年方二八，乃推官赵谟的女儿，亦生得眉清目秀，姿容妍美。这日二人正在后花园中玩花，被龟蛇二将看见。此时二怪何等欢喜，登时显出神通，念动咒语，霎时狂风大作，走石飞砂，对面不能见人。众梅香俱被唬倒，二位小姐登时相携走避。龟蛇二将趁这时候，各抱了一个，驾云回到水火洞中而去。不一时风停雾散，众梅香不见了小姐，各自大惊，连忙报知林太守、赵推官知道，说小姐被狂风吹去。当时林太守、赵推官听了梅香之言，心想必是被妖怪借风摄去。二人便商议，叫礼房写一文牒，二人亲自去城隍庙烧化，然后回府静听消息。

城隍得牒，即时传本府各处山神土地前来询问。不多时，各处山神土地来到，叩问城隍有何吩咐。城隍便把林太守、赵推官两个女儿在后花园玩耍，不知被何方妖怪借风抢去，汝等所管之地，不知有何妖怪，故叫汝等来问。土地山神禀道：“我等所管地方，俱未有甚妖怪。近来武当山下有二妖，想必被他抢去也未可知。”城隍便问是何妖怪。土地山神道：“此乃龟蛇二怪，是昔年净洛国王太子玄元在此山修成正果之时，换那肚肠在岩下，年深月久，受天地之灵气，成为龟蛇二怪。”城隍道：“如此，你可与我拿来，叫他还了林赵二家的小姐。”土地山神道：“这龟蛇二怪神通广大，岂能依允。若要他还女子，除非天兵前来则可。”城隍闻言十分忧闷。武当山土地禀道：“小神日前闻玄天上帝，玉帝命他下凡除妖，今在城中三清观中住歇。如去投告此人，必然收得二妖。”于是城隍便至三清观叩见玄天上帝，投告龟蛇二将一切之事，要求上帝早发慈悲之心，救了林赵二女子之性命。上帝听罢，便叫城隍回去，“吾即到水火洞中把他擒伏便是。”登时手拿七星宝剑，念动真言，驾云来到水火洞前，大声叫道：“二妖不得无理，速将林赵二女送出，免遭天戮。”二妖道：“汝在上界，我在凡间，与你何仇，前来作对。”上帝道：“汝抢人子女，离人骨肉，该堕入地狱为畜，尚敢强辩么。”二妖闻言大怒，持枪杀来。上帝手持七星剑相迎。战了许久，方才收伏龟蛇二将。便走入洞中，把林赵二女寻着。上帝叫他闭了双目，随即念动真言，驾起两朵祥云，送二女回到曹州府花园而去。金菊见过父亲，说明被武当山龟蛇二将捉去，多得吾父牒告城隍，城隍请得玄天上帝将龟蛇二将收伏，女儿方才得命回家。太守听了女儿之言，心中大喜，便问上帝形象如何。金菊道：“上帝形象，生得唇红齿白，发披于后，白面三须，紫袍玉带，手执七星宝剑。”太守听完，

即请推官相见，告知金菊所言之事。推官道：“令媛之言，与小女所说相同。今得上帝救护，当立一庙以谢之才是。”太守道：“此言有理。”随即吩咐人在北门外建一庙宇，所塑神像与女儿之言一般无二，至今香火流传不绝。若有人烧香祈祷，如响斯应。

这一日，上帝适赴瑶池饮宴。那龟蛇二将，已是私自走下界来。这蛇怪投在百草山黄龙真人处为徒，名叫黄发道人。这龟精就在法门寺为僧，叫悟尘禅师。二人盗了上帝几件宝贝，到得下方，便做些不法之事。

闲文少叙，书归正传。再说二郎真君，同着众兄弟，来至山前讨战，不见他们出来。正要率众踏营，只听见里面闹烘烘，营门开处，走出许多兵卒，为首的乃是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杨思文。三人出到阵前，二郎真君大喝道：“你等无故兴师，擅开杀戒，有伤天地好生之德。依我之言，好好收兵回去，安守本分，如其不然，死在我三尖两刃锋下，悔之已晚。”黄发道人说：“你这无知匹夫，口出狂言。自古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我与吕纯阳作对，干你甚事。常言说：冤家有头债有主。你强自出头管人是非，岂不白来送死么。”说完，就是向着二郎真君劈面的一剑砍了过来。二郎真君望后一退，随即举起三尖两刃锋接住厮杀。欲知谁胜谁负，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现法身真君破恶计 临凡世上帝收龟蛇

词曰：

善恶一时忘却念，枯荣何必去关心。

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的饥餐渴饮。

静坐蒲团休妄想，昏愚定有邪魔侵。

忽然意动惹红尘，险些受三尖两刃。

话说黄发道人因在帐中多饮了几杯酒，与二郎真君不曾说得几句话，就是举起他的飞龙宝剑，劈面的砍来，二郎真君忙举三尖二刃刀接住厮杀。这边悟尘禅师看见，拿了降妖禅杖，杨思文执着大刀，一齐杀上前来。这袁洪、常昊、杨显、朱子真、吴龙、金大升、梅山众弟兄见了，也一齐杀上，大家混杀一阵。果是利害，怎见得，有词为证：

只杀得愁云惨淡，红日昏沉。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刀枪密摆，千条瑞彩满空飞。双板斧上下纷纭，八楞槌流星荡漾。紫金枪如蟒蛇出穴，五爪抓似疾藜飞扬。降妖杖劈头盖顶，飞龙剑左右交加。刀架斧斧劈刀，叮当响亮；叉迎刃刃接叉，叱咤声音。只杀得征夫马上抖精神，刮地寒风真骇怕。

这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杨思文与梅山七弟兄，十个人一场混战，人人奋勇，个个争强。战来战去，到底杨思文先自支持不住，已是败阵逃走。只剩得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拼命的力战。随后吕纯阳也领着徒弟椿精杀下山来，恰好遇着杨思文败阵，又被纯阳阻杀一阵，险些送了性命，只得逃到迷魂阵中躲避去了。吕纯阳也不追赶，便来到山前夹攻黄发道人、悟尘禅师。他二人看见吕纯阳师徒来到，心中更是着急。悟尘禅师便祭起他的混元珠，照着吕纯阳打来。黄发道人便祭起捆仙绳，向着二郎真君抛去。二郎真君口念真言，将他捆仙绳收去。吕纯阳又把太乙神剑将混元珠打落尘埃。黄发道人、悟尘禅师见宝贝已被他人伤了，连忙落荒逃走。二郎真君见黄发道人、悟尘禅师已是败阵，便向吕纯阳说道：“你可同着众兄弟先到迷魂阵

四面围住，不要放那胡芸娘逃走。待我收伏这二人之后，再为破那太阴迷魂阵罢。”吕纯阳听说，亲与椿精、梅山众兄弟把这兵卒杀散之后，便到那太阴迷魂阵前四面围困起来。且自不表。

再说黄发道人、悟尘禅师被二郎真君杀败，心中十分恼怒，回头一看，又见二郎真君手持三尖两刃刀紧紧在后追赶，二人便商议一个计策，悟尘禅师道：“不如我变作一渡船，你变作一个舟子，等二郎真君追来之时，骗他渡江。待舟至中流，然后沉入水底，再为擒他岂不是好。”二人登时运动玄功，就在江中变好，等候真君来到。

再说二郎真君把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杀败，叫众兄弟同着吕纯阳先去把守太阴迷魂阵，不要被胡芸娘走脱，自己复来追赶这二人，追来追去，追到一个江边。黄发道人、悟尘禅师忽已不见。二郎真君忙睁慧眼一看，见二人变作渡船舟子，微微冷笑，便上前渡江，跳入舟中，船至中流，正想动手。二郎真君早已知觉，便上前一把将舟子擒捉。舟子大惊，连忙翻身跳入水中去了。龟怪即时现出本像，要把二郎真君沉入水底。二郎真君登时显出神通，头顶三十三天，脚踏五湖四海，将龟怪一脚踏在江底，不能动弹。蛇怪看见，连忙腾上半空，尽平生之力，用枪尖望真君腰间一刺。此时虽不伤着，吃了一唬，脚下一松，那龟怪已自逃走了。二郎真君知是中计，悔之不及。当时二怪走脱，便躲入一个古井之内。二郎真君不见了龟蛇二怪，便念咒拘得山神土地前来询问。山神土地便引二郎真君来到井边。二郎真君念动真言，手持三尖二刃刀，望井中一指。龟蛇二怪登时走出井来，手举兵器，要与二郎真君对敌。二郎真君知道龟怪属水，便念动咒语，向南方一喷，霎时南方丙丁火即至。龟怪一见三昧真火烧来，不能逃走，便现出本相，足有千

斤重的一个乌龟。那蛇怪乃是属火，见了真火，更是加倍的精神杀来。二郎真君口念真言，向着北方一嚬，北方乃是壬癸水。顷刻之间，神水淹来，一时不能抵当，亦现出本相，是有几丈长的一条大蛇。蛇怕水，龟怕火，一时难禁火烧水淹，只是叫苦连天。二郎真君亦现出三头六臂，手持三尖两刃刀，正要结果他这两条性命，免得留在世上害人。

言还未了，只见空中祥云缭绕，落下一位神仙。二郎真君抬头一看，原来是北方武当山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上前打一稽首道：“道友请了。只因吾往瑶池赴宴，二怪私走下山。尚望看贫道薄面，饶他一死罢。”二郎真君答礼道：“既是上帝亲来讨情，焉有不允。好在二怪虽是下界多年，尚无十分大恶，不然定难返本还原，以后尚望小心才是。”上帝道：“真君之言甚是有理。只是冥冥之中，凡事皆有一定。”说完，便念动真言，用七星剑向着龟蛇二怪一指。霎时之间，仍然复成人形，侍立在上帝左右。便拱手辞别，驾了祥云，回到武当山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二郎真君见玄天上帝领了龟蛇二怪驾云已回武当山，自己即驾起云头，望蓬莱山东面而来。远远的看见一股杀气腾腾，阴风惨惨，冲上九霄，令人可怖，原来就是太阴迷魂阵。此阵虽是利害，二郎真君毫无惧怯之意，心想昔年助武王伐纣之时，见过许多的恶阵，均已攻破，何况这小小一个迷魂阵，又有何难。当时便在云端略看了一眼，见着梅山众兄弟的营盘，便按下云头，来至营内。此时吕纯阳师徒亦在帐中，正好商议攻打太阴迷魂阵之事。看见二郎真君已是来到，大家连忙起身相迎，各自落坐。吕纯阳便问起追赶黄发道人、悟尘禅师二人如何的下落。二郎便将他二人如何的被我杀败，追得走投无路，如何的他们变作渡船舟子，要想把我沉入水底，谁知被我识破，

险遭我手，如何的逃入古井之内，被我用真火烧那悟尘禅师，神水淹那黄发道人，霎时现出本相，乃是一龟一蛇，我正要把他结果，如何的玄天上帝亲自来到说情，乃他部下龟蛇二将，我便叫他领了回去，如何的我方驾云来到此地。“汝等可曾知道太阴迷魂阵怎样的动静？”

吕纯阳与梅山众兄弟闻得二郎真君之言，才知这黄发道人、悟尘禅师，乃是武当山玄天上帝座前的龟蛇二将，便问真君可知道这摆太阴迷魂阵的胡芸娘，他是何等之人。二郎真君道：

“这个胡芸娘乃是昆仑山下，一个数千年得道的狐精。因他劫数已至，昔年凡心一动，来自百草山与黄龙真人聚在一处，互相研究采补之术，暗中已是犯了天条。”吕纯阳同梅山众兄弟说道：“原来如此。我等方才到此，扎营未久，正在商议等候真君到来，攻打他这太阴迷魂阵。”二郎真君道：“我适才来此之时，在云中已曾观看此阵。四门虽有凶神恶鬼把守，我等以正气临之，谅不足为患。故语云，一正压三邪，自是一定的道理。看来此阵不难攻破。只是那中央土台前，那一杆迷魂幡稍为利害。好在吕道兄已把西方清净道人的青莲宝色旗借了前来，到得破阵之时，自能克制于他。今日乃是九月初八，明日便是初九，俗称九月初九日为重阳日。常言道，阴盛则阳衰，明日恰好有两重阳气添助，加以吕道兄又是纯阳为号，岂不是三阳开泰么，看来这太阴迷魂阵明日准破无疑。今日且自休息，明日调兵分路去破阵便了。”吕纯阳同梅山众弟兄，听得二郎真君这一番谈论，各自心中欢喜，于是命人摆上酒宴。不多一时，酒筵已是摆好，大家便挨次的坐下，连椿精共是九人，传杯递盏，欢呼畅饮，直饮到：

日落西山沉海底，月移花影上栏杆。

但不知明日如何的破阵，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胡芸娘施用迷魂幡 朱子真入阵遭擒获

诗曰：

青莲宝旗产西方，道得根深妙莫量。

荷叶有风生色相，莲花无雨立津梁。

五行道术痛堪并，万劫轮回共此方。

须知妙法无先后，大限来时命必亡。

话说梅山众兄弟同着吕纯阳师徒二人，大家欢呼畅饮，直饮到夜已更深方才各自安寝。到了次日天明，众人起得身来，梳洗已毕，便商议攻打太阴迷魂阵之事。二郎真君道：“我想这太阴迷魂阵，乃是按五行九宫八卦之义，内分东西南北四门。按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则为五行。又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以及东南西北，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则为八卦。又加中央之土台，则化为九宫，其阵变化无穷，玄机莫测。倘若根基浅薄道行低微，入此阵中，定遭不测。现在我们等众兄弟与吕道兄师徒，恰有九人之数，必须立一主将前去攻打土台，把左首迷魂幡杆斩断，夺毁迷魂幡，以乱其阵，使这些凶神恶鬼无所适从，又把土台右首法水泼去，使这一班风流胭脂鬼不能施其伎俩，然后再擒拿胡芸娘，此阵自破矣。”吕纯阳道：“既然如此，就请真君点兵破阵便了。”众人听言，俱各赞成，齐声愿遵号令。二郎真君道：“虽然如此，但这中央土台左首之迷魂幡，非吕道兄亲自前去劫夺不可，况有西方青莲宝色旗保护在身，万无一失。倘若胡芸娘前来接战，他的劫数已至，尽可祭起太乙神剑把这狐精斩却，以免遗害世人。”吕纯阳道：“谨遵号令。”于是二郎真君方

才登了土台，手执令旗，便叫一声：“袁洪、朱子真何在？”袁朱二人听得，连忙上前道：“主将有何使令？”二郎真君道：“命你二人带神兵二百，领着草头神，架了鹰犬，前去攻打太阴迷魂阵东面，撞入阵中，把那一口青龙剑夺下，然后再与凶星恶鬼对敌，至中央聚齐。”袁洪、朱子真一齐应道：“得令。”二人便下了土台，领着神兵攻打太阴迷魂阵东面而去。二郎真君又叫：“常吴、杨显何在？”常杨二人应道：“真君有何使命？”二郎真君道：“命你二人带领神兵二百，领着草头神，架了鹰犬，前去攻打太阴迷魂阵的南面，撞入阵去，用神法将朱崔剑夺下，杀散这些凶星恶鬼，至中央土台聚齐。”常吴、杨显二人一声“得令”，下了土台，便领着二百神兵，攻打太阴迷魂阵南面而去。二郎真君又叫：“金大升、吴龙何在？”金吴二人齐声应道：“有。主将有何使唤？”二郎真君道：“命你二人，带领神兵二百，领着草头神，架了鹰犬，前去攻打太阴迷魂阵的西面，撞入阵中，先把那口朱砂剑取下，杀散一般凶神恶鬼，亦至阵中土台会齐。”金大升、吴龙二人一声“得令”，便下了土台，领神兵架鹰犬攻打西面去了。吕纯阳也就左手抱着青莲宝色旗，右手拿着太乙神剑，别了二郎真君，前去太阴迷魂阵内，中央土台前，夺取迷魂幡，与胡芸娘会战而去。这二郎真君又叫一声：“椿精何在？”椿精连忙应道：“有”。走上土台，便问真君：“有何使唤？”二郎真君道：“命你带神兵二百，前去攻打太阴迷魂阵的北面，大胆撞入阵内，把那一口玄武剑夺下，这些凶星恶鬼便容易杀散，随后再至中央土台会齐。”椿精一声“得令”，便领着二百神兵，手拿铁棍，便去攻打太阴迷魂阵的北面去了。二郎真君分派已定，自己随后下了土台，领着神兵，架起鹰犬，手执三尖两刃刀，前往太阴迷魂阵各处接应。且自不表。

再说杨思文失败，逃到迷魂阵中，见了芸娘，将如何战败的情形细说与胡芸娘知道。芸娘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介意。你且在阵内看守中央土台，待他们前来破阵之时，再为报仇便了。”于是随即命人去到山前，探听黄发道人、悟尘禅师的胜败如何。不多一刻，探子回报：“黄发道人、悟尘禅师被二郎真君杀败，现出原形，乃是龟蛇二将，已被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亲自到来，收回武当山去了。”当时胡芸娘同着杨思文听得探子之言，不觉心中吃了一惊，登时默无言语。过了一会功夫，探子又来报说：“梅山众兄弟同了吕纯阳师徒二人，已在太阴迷魂阵前扎下营盘，预备前来破阵。”此时胡芸娘听得探子报说，梅山众兄弟同着吕纯阳师徒已是要前来破阵，便请杨思文看守中央方位，自己率领一众风流胭脂鬼，来至土台，分列两下，亲自走到迷魂幡下，登了土台，手执天仙宝剑指挥一切。

话分两头，再说袁洪、朱子真领了二郎真君之命，带着草头神，架了鹰犬，前来攻打太阴迷魂阵的东面。那袁朱二人不知利害，撞入阵去，便想要夺那一口青龙剑。谁知此剑乃是青龙星官把守，看见有人前来破阵，要夺此剑，连忙口中念咒，青龙宝剑起在空中，霞光万道，望着袁洪、朱子真二人砍来。加以土台上胡芸娘见宝剑起在半空，知是有人前来破阵，就把迷魂幡展动，七个吊死鬼便一齐拥出。话说袁洪、朱子真撞入太阴迷魂阵中，正要上前夺剑，忽见此剑起在半空，霞光闪闪，望他二人头上落去。袁洪举起托天叉，朱子真拿着九齿钉耙，往上一迎，只听喀咤一响，两股兵器分为四下，登时唬得二人魂不附体。亏得青龙剑道行尚浅，若是天仙剑，这二人的性命早已不保了。真个是：

死生皆有命，半点不由人。

胡芸娘看见二将失败，连把迷魂幡展动。袁朱二人失去魂魄，七个吊死鬼一齐拥上，把他两个人绳捆索绑的扛上土台缴令。胡芸娘便吩咐绑在阵后，待捉了吕纯阳、二郎真君前来再行发落。众凶星恶鬼领命，仍回各人方位而去。

再说常吴、杨显二人，领了神兵望太阴迷魂阵南面杀入。到得阵中，只见阴风惨惨，杀气腾腾，鬼哭神号的。朱雀星官看见有人进阵，连忙取了朱雀剑上前相迎。战有二三十个回合，土台上看见，便展动迷魂幡，霎时之间，杨显觉着头昏眼花，坐不住雕鞍，登时落下马来。常吴见杨显落马，心中害怕，一时魂魄无主。七个烧死鬼一齐上前捉住，将他二人解上土台。胡芸娘吩咐仍绑在阵后，听候发落。且自不表。

再说金大升、吴龙领了二郎真君之命，二人带着神兵杀入太阴迷魂阵。白虎星官看见，取了朱砂剑上前迎战。阵中一股阴风，吹出鬼哭神嚎，满阵迷雾，对面看不见人，金大升连忙在身上取出一件宝贝，名叫金钢圈。此宝道行最大，曾在太上老君炼丹炉中，有九九八十一次水火既济之功，所以能避满阵中妖气黑雾，但只一件，此宝虽亮而不能远，只在这太阴迷魂阵中，并且还不能杀敌破阵，无非可使各种邪气不得近身。吴龙见此情形，忙叫道：“金道兄之宝不能降阵，如何是好。”言还未了，只见阵中忽然狂风大起，飞沙走石。二人抬头一看，满阵渐渐昏迷，原来是胡芸娘在土台上，看见来将使用宝贝，便手取天仙剑，念动咒语，口喷法水，霎时迷雾狂风，走石飞沙，阵内鬼哭神嚎，阴风飒飒，现出许多的恶鬼，一个个披头散发，焦头烂面，赤身露体，七孔流血，形像凶恶，十分令人害怕。吴龙连忙叫道：“金道兄快些出阵去罢。我此时头昏眼花，你可把手中兵器伸来拉我，我才好出去。”金大升听言，忙把手中金枪递与吴龙带出迷魂阵外。土台上胡芸娘望得明白，

见阵中西面逃走二将，心中大怒，便用天仙剑向阵西一指，那一口硃沙剑起在空中。金吴二人将出阵门，尚未定神，忽见阵门上飞起宝剑，早已心慌意乱，又不敢奔回大营，忽催坐马扑正南落荒而走。那口硃沙剑，一道霞光，风声响亮，随后赶来，惊得他二人头也不敢回，拼命的望前跑，那口剑也紧紧的在后追。二人被剑赶得情急，吴龙道：“金道兄，你何不把金钢圈挡他一下，看是如何。”金大升闻言，便将圈祭起放上一搪。只听得乒乓一声响，早把一个金圈斩为两开，他那圈的道行，比剑差一辈，所以抵不住。明公，此时虽未破剑，也就耽延了工夫，那马又逃跑多远，所以不曾送命。看官，说书的只有一张嘴，说不得几处的事。编书的一支笔，也写不了几处的事，必须要挨一挨二的说来。只是那攻打迷魂阵之时，各方面的人马都是一齐杀入阵去的，不过椿精方向远些，稍为缓了一步。且自不表。

再说二郎真君，调动人马攻打太阴迷魂阵后，自己便往各方接应，恰好金吴二人败阵下来，被硃沙剑追赶，看见那剑光是红色，必然属火，忙在身旁取出五行混元石，对着发黑的那一块念念有词。那石见风就长，黑气迷空，按黑属水，红属火，取其水能剋火之义，登时照住那宝剑的霞光不能发现，便在空中乒乓乒乓，二宝相斗。究竟混元石利害，碰得那硃沙剑七损八缺，已失效用，落下尘土去了。喜得金吴二人手舞足蹈，那旁椿精正好前来，四个人便一路的回身，攻打太阴迷魂阵西北两方来了。正是：

险遭三尺龙泉丧，死里逃生复又来。

究竟如何的破阵，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纯阳大破迷魂阵 真君放走杨思文

诗曰：

清水池边明月，绿阳堤畔桃花。

别是一般风味，凌空几片飞霞。

野外清风拂拂，阶前红日西斜。

借问安居何地，白云深处为家。

话说二郎真君，用五行混元石破了硃沙剑，救了金大升、吴龙二人。恰巧椿精已是来到，四个人聚在一处，便来攻打太阴迷魂阵西北两方。且自不表。

再说吕纯阳左手抱着青莲宝色旗，右手拿着太乙神剑，从太阴迷魂阵东南方面杀了入去。这些凶星恶鬼上前阻挡，吕纯阳便挥动太乙神剑，只见霞光缭绕，瑞气缤纷，把阵内一些阴风黑气，化作瓦解冰消，霎时之间，阵中大放光明。一班凶星恶鬼无处藏形，又知道吕纯阳太乙神剑利害，不敢逼近，只得闪开一条路，任他杀入。胡芸娘在土台上，看见阵内忽然天清地朗，一派祥光，仔细望去，原来是吕纯阳手执太乙神剑前来破阵，这些凶星恶鬼挡他不住，已杀近土台来了，便连忙把迷魂幡左右翻腾的展动。顷刻黑雾迷空，狂风大起，飞砂走石，那宝剑的霞光已被他掩住，登时就渐渐黑暗起来。吕纯阳知事不妙，随即口念灵文，将青莲宝色旗展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幌了一会，真是仙家至宝，果然利害非常，仍是天明气清，不但风息雾散，黑风全消，连一切凶星恶鬼也不知逃到那里去了。吕纯阳便要走上土台来夺这杆迷魂幡。胡芸娘在土台上面，看见吕纯阳破了他迷魂幡，心中大怒，便把天仙剑向东南

二方一指，登时那青龙剑、朱雀剑均起在空中，毫光闪闪，这两口剑比硃沙剑稍为利害。恰好吕纯阳还未动手，二郎真君此时已由西北破阵杀了入来，见了这两口剑，连忙又把五行混元石祭起，也抛在空中。二宝相斗，只打得两口宝剑七损八折，敛了毫光，入地三尺。胡芸娘看见四口宝剑均被二郎真君破了，只气得肝胆俱裂，怒气冲天，举起天仙剑乱砍，那五行混元石，已被他砍得七零八碎。吕纯阳见了，急忙驾云起在空中，拿着太乙神剑迎战。二人便在云端之内，一场好杀。二宝相斗，好生利害，怎见得，有诗为证：

天仙剑，空中王，最难破，不能当，瑞气千条遮日光。
太乙剑，气数长，论道行，在他上，青气遮住剑霞芒。二
宝斗，响乒乓，胆量小，不敢张，好似上方塌天堂。剑碰
剑，好几镗，天仙剑，受了伤，一道金光上西方。

话说二郎真君，见吕纯阳与胡芸娘二人在空中相斗，他便趋势来至中央土台，把迷魂幡用火烧毁，唬得四十九个风流胭脂鬼望后面逃跑。此时杨思文看见真君烧毁迷魂幡，唬走这般风流胭脂鬼，他也不知二郎真君的利害，便手举赤铜大刀，迎了上来。二郎真君抬头一看，知他乃是天庭赵元帅托生，大限未尽，不能伤他性命。轻轻驾开，也不还手。杨思文不知进退，只道是二郎真君怯战，愈杀愈勇，刀刀均在致命的地方砍来。杀得二郎真君火起，大声喝道：“你这无知小子，好不识抬举，愈让愈进。本当一刀了结你的性命，想真仙皆有慈悲为本，天地亦有好生之德，快快的回到洛阳，安分守己，以图上进。如若不听我忠告之言，只逞你一技之能，妄自行凶，倘若死在别人手里，那时悔之已晚。”此时杨思文正在一股盛气，那里肯信他这些言语。正是：

忠言逆耳妄思逞，灾祸临身悔已迟。

二郎真君正说之间，那杨思文劈头就是一刀。二郎真君骂道：“你这小子，不到黄河心不死。待我拿个榜样与你看。”说完，就举起三尖两刃神刀，向着他那把赤铜大刀望上一挑，这杨思文那里还能够抓得住，早已不知飞去多远了。登时唬得三魂出窍，七魄离身，两只乌眼珠，只是白瞪瞪的望着不动，如同痴子一样。二郎真君又一声喝道：“你这小子，还不快往西北逃命，等待何时。”那杨思文自出娘胎以来，不曾吃过如此惊唬，前番已受了吕纯阳一次教训，把刀削为两截，今又如此，焉有不怕。他听二郎真君喝叫他快往西北方逃命，他此刻已是魂不附体，那里还分得出东南西北，他偏偏的望着东南而走。二郎真君看见心中不忍，走上前去，伸手将他衣领一提，喝道：“你这小子走错了，这东南方乃是一片大海，无有去路的，快快转身而走，方有生命。”杨思文听言，如梦方醒，便回转身来，抱头鼠窜，望西北方逃回洛阳而去。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二郎真君放走了杨思文后，返身走入太阴迷魂阵，后将袁洪、常昊、朱子真、杨显四人解了捆绑。各人谢过真君，寻着自己的兵器。梅山众兄弟聚在一处，把迷魂阵这些凶星恶鬼一齐驱逐净尽。

且说吕纯阳与胡芸娘在空中相斗，天仙剑已被吕纯阳损伤。胡芸娘此时更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在身上掏出一件法宝，叫做混天绫，乃是女人月经所用之布修炼而成的，无论太乙金仙，若遭此绫打在身上，就要损去千年道行。吕纯阳一见此宝，知是非常利害，不能被他沾身，连忙运动神功，便将三昧真火望上一迎，登时混天绫化为灰尘。胡芸娘吃惊不小，吕纯阳见烧毁了他的混天绫，心中好不欢喜，随即祭起他的斩龙神剑，喝一声：“妖狐，你看法宝到。”胡芸娘抬头一看，但只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雷鸣电闪，好不惊人，此刻

又无法宝抵挡，便吓做一团，坠下尘埃，现出原形，乃是昆仑山下修炼数千年的一个九尾狐狸正要逃走。恰好二郎真君看见，知他大数已定，要遇此一劫，连忙就放出他那哮天犬。狗见狐狸，自然要咬，上前就是望着腿上一口。那狐狸腿上受伤，不能行走，凑巧斩龙神剑落下，把一个九尾狐狸斩为两截，一股魂尽，仍往昆仑山下而去，后文自有交代。按下不表。

再说吕纯阳见斩了九尾狐狸，随即按下云头，收回斩龙神剑，便与梅山众兄弟相见，椿精亦上前见过了师父，大家慰问一番。纯阳便叫椿精先自回到洞中，预备佳肴美酒，以谢梅山众兄弟前来相助之德。椿精领了师父之命，便先回到洞中，整備酒肴去了。这梅山众兄弟也不推辞，就同着吕纯阳一共八个人，你言我语，慢慢的回到洞中而来。不多一会，已到洞内，只见酒筵已是摆得齐正。纯阳便请梅山众兄弟入席，众人便依次而坐，纯阳、椿精便坐在末位相陪。酒席筵前，纯阳便提起杨思文之事，二郎真君便说道：“我因见他命不该绝，已在阵前教训他一番，叫他回去安分守己，以图上进，切不可再起歹心害人。”吕纯阳道：“我想杨思文乃是赵元帅后身，其人生性凶恶，定然必有是非在后。”二郎真君道：“此乃冥冥之中亦有定数，且到那时再说。”大家又谈了一些闲话，你一杯我一盏，吃得十分高兴，直饮到月已东升，方才散席。梅山七弟兄随即起身辞别吕纯阳，带领草头神，驾起鹰犬回到灌江口去了。且自不表。

再说杨思文，当日同着黄发道人、悟尘禅师、胡芸娘众人领兵来至蓬莱山，指望捉拿吕纯阳师徒二人，以报昔日之冤仇，谁知事与心违，真叫做：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反被吕纯阳颁了灌江口梅山众兄弟前来，将黄发道人、悟尘禅师杀得现出原形，被武当山玄天上帝真武祖师收了回山，又借西方青莲宝色旗破了太阴迷魂阵，便将斩龙神剑斩了胡芸娘，自

已多亏二郎真君放走，逃得性命。一路的走，一路的想，不觉回到洛阳城，来至尚书府门首，无精打采，走入府门。众家人见少爷如此情景，也不敢相问，杨思文便一直走入内堂。此时杨老尚书正好用过午膳，坐在那里喝茶。看见杨思文垂头丧气的走了进来，老尚书便问道：“吾儿，你们蓬莱山之事，现在胜负如何？”杨思文听得父亲相问，忍不住双泪流，便将黄发道人、悟尘禅师以及胡芸娘摆阵之事，从头至尾，细细的告诉了父亲一番。当时老尚书闻听此言，真是气得怒发冲冠，骂道：“吕纯阳如此行为，未免欺人过甚。我明日定然写本启奏当今，再行申奏玉帝，必须要将他谪贬方才心服。”但不知老尚书奏本如何的写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四十六回 老尚书写本奏当今 丑椿精入海见师父

诗曰：

五道玄功妙莫量，随风化气涉苍茫。
须臾一遍阎浮世，顷刻遨游泰嶽印。
绿水流残人世梦，青山消尽帝王才。
军民安堵干戈息，将士多灾异术催。

话说杨老尚书听了杨思文这番言语，心想吕纯阳真是十分可恶，施动幻术离间他人婚姻，侮弄朝廷命官，扰乱我家庭，败丧人德行，似此种行为，那是仙家济世度人之理，若不奏明当今，请旨谪贬，将来更加肆行无忌了。想完，便起身走入书房，叫家人研浓了墨，铺下一张宣纸，杨老尚书就提起羊毫笔，将吕纯阳在洛阳百草山白家村内相戏白牡丹之事说起。如何的与黄龙真人相妒，擅敢将中央正神用太乙神剑斩了。如何

的仍是私自下凡与牡丹相会，后来被赵元帅查出启奏玉帝，将白牡丹取斩。如何的吕纯阳又上凌霄宝殿，辩明是非，玉帝将白牡丹冤魂传旨阴曹，着他投生富贵之家，以平其被屈之气，此断似欠平允，若据理而论，玉帝亦被其蒙惑，焉有真仙修道之体，下界私贪女色已属不合，尚敢与黄龙真人妒奸，互相仇杀，此是何理，若不严行谪贬，何以惩其将来。如何的白牡丹投生花家以后，凭洛阳知县为媒，许配臣子杨思文，谁知吕纯阳又私至花家蛊惑花牡丹的父母，实行拆散他人婚姻，以图遂其私欲，到得临娶之时，施用法术，着徒弟椿精假扮牡丹前来替嫁，洞房合卺之夕，百般侮弄洛阳县，羞辱朝廷命官，致洛阳县无颜服官，告职回里。如何的又使幻术运动土木石块，化为人形，扰乱臣合宅不安，上下互相淫乱，败坏纲纪，丧失人格，莫此为甚。追原祸始，皆由吕纯阳嗜酒贪色之所致。肃此奏陈，伏乞圣上转呈玉阙，以伸天讨，臣不胜感祷之至。写完，随即命人星夜入京，进呈御览。当今天子看了杨尚书的本章，一时也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便将原本抄录一份以备查访。即时将杨尚书本章，放在通天炉内焚化。

值日功曹接得此本，连忙送上南天门，温关二元帅转呈凌霄宝殿。玉皇上帝就在龙案之上展开，从头至尾细细阅看，想起当年斩白牡丹之时，过后吕纯阳亦曾上殿辩本，朕躬果被其蒙混，谁知他仍是旧性不改，下界依然肆意胡行，若不严行惩治，不足以警效尤。登时就发下一道敕旨，将吕纯阳谪贬东洋海底，三千年后，方准返本还原。便命托塔天王李靖同着哪吒，父子二人，与那温关二元帅，四个人一同领了敕旨，去到蓬莱山宣读，将那吕纯阳擒捉，送至东洋海底，交与四海龙王敖氏兄弟看管，不得有误，如吕纯阳再敢违抗敕旨，定然加重处治。旨意一下，恰好太白金星、南极仙翁二人均不在面前，玉帝正

值盛怒之下，并无一人敢上前讲情。李天王、哪吒同着温关二元帅，四人登时领了敕旨，辞别玉皇大帝，一同走出凌霄宝殿，到得南天门。温关二元帅便向托塔天王父子二人说道：“我等此番领了敕旨去到蓬莱山，尤恐吕纯阳违抗不遵，如何是好？那又要照昔年赵元帅之故事，反惹灾祸临身了。”李靖道：“昔年赵元帅，奉旨查办黄龙真人与吕纯阳二人之事，皆由他自己不秉公办理，偏袒黄龙真人一方面，致以惹动四海龙王，兴动干戈，塗炭生命。若是光明正大，毫无成见，也不至于谪贬下方了。如今我等众人去到蓬莱山，见了吕纯阳，先礼后兵，倘能就我等范围，那也无须多说，如其仍是往日性情，抗不遵旨，那时我等尽可回奏玉帝，再行请旨定夺。”哪吒在旁说道：“此事我等乃是奉了玉皇大帝的敕旨，到得蓬莱山，把吕纯阳呼唤出来，宣布他所犯的事由，如俯首无词，定须领罪前到海底，交于四海龙王看管，我等然后复奏天庭，就算了事。如若他有违抗不遵的行为，也不必先行回奏玉帝，往返多一番事，我便与他见一个高下，把他擒捉便了。”李靖道：“吾儿休要说的如此容易。那个吕纯阳非是好惹的，况又有八仙为其一党，后来怎肯干休，必须寻你报复，那时他人多势众，吾儿怎生抵挡得住。为父看来，还是和缓的好。”哪吒道：“父王不必多虑。莫说吕纯阳一人有多大本领，敢与我做对，就是那八仙齐至，孩儿也是要杀得他一个个弃甲丢盔。”温关二元帅道：“既是如此，我们也不必调动天兵，且自前去见了吕纯阳，看他服从不服从，再为定夺。”说完，四人便起云头，望那蓬莱山而来。

顷刻之间，已到蓬莱山顶。四人按落云头，走至蓬莱洞口，恰好椿精看见，连忙跑入报知师父。此时吕纯阳正在潜修阁上运动玄功，参求大道，忽见椿精进来报说：“外面来有四人，

内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着儿子哪吒，还有二人不知是谁，请师父前去迎接。”纯阳见说，随即袖占一课，早已知其来意，实因自己为度白牡丹一事，亦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只得起身迎出外面。当时托塔天王李靖等四人见吕纯阳迎了出来，李靖便手捧敕旨，来至中堂，宣读一遍。吕纯阳听了，均是自家实曾作过之事，一时难以争辩，只如遵旨谪贬，去到海底领罪去了。托塔天王李靖等四人，见吕纯阳俯首无词，便叫他登时起身。纯阳便吩咐徒弟椿精：“好生看守洞府，潜心养性，修炼成功，为师之事，乃应气数如此。日后师徒自有相会之日。”椿精听言，忍不住双眼落泪。正是：

世上万般愁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吕纯阳吩咐了椿精之言，随即同着托塔天王李靖等四人一齐离了蓬莱山，径往东洋大海而来。瞬息之间，已到海岸。巡海夜叉看见，连忙报入水晶宫，说：“托塔天王李靖，同了温关二元帅以及哪吒、纯阳，不知有何事故，均到海岸来了，特来报与大王知道。”话说东海龙王敖广，这日正在修整水府。因昔年为着黄龙真人之事，与龙华会众八仙相斗，被吕纯阳移山塞海，好好一座水晶宫已成为平地。近年来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水晶宫旁另造一座水府居住，此时尚未完工。听得巡海夜叉前来报说，托塔天王李靖同着温关二元帅、哪吒、吕纯阳等众，已来至海岸，敖广心想不知所为何事，便连忙起身走出水府，相迎入内，分宾主而坐。茶罢，敖广便开口说道：

“不知众位来到东海有何见教？”托塔天王李靖答曰：“我等乃奉玉皇大帝敕旨而来。”就将吕纯阳之事细细说了一番。原来是杨尚书写本，将吕纯阳所为之事申奏天庭，玉帝见了杨尚书的本章，方知吕纯阳在下界所为一切，实属不合仙家的道理，登时大怒，便将纯阳谪贬到东洋海底，俟三千年后，方能

返本还原，恢复其自由行动，并交与四海龙王敖氏兄弟严行看管。敖广当时听得这番原由，心中暗暗欢喜，说道：“既是有敕旨到来，焉敢不遵。”并吩咐巡海夜叉，领着吕纯阳到东洋海底而去。随即叫人摆下酒筵，请众人入座。大家欢饮了一会。托塔天王李靖，便同着众人一齐相谢起身，回到灵霄宝殿复旨而去。且自不表。

再说椿精，自那日师父吕纯阳同着托塔天王李靖等走过之后，自己在洞中安心静虑，修玄炼功，不觉已有数月之久。这日闲坐无事，忽然想起师父待自己一番的恩义，现今遭了玉帝贬谪，发在东洋海底，交与四海龙王看管，不能自由行动。我想这四海龙王，昔年因为白蟒妖抢劫蓝采和之花篮，曾与我师父伤了和气，后来为着白牡丹，与百草山黄龙真人结下冤仇，四海龙王因偏袒黄龙真人，以致兴师动众，与八仙大战藤桥。吾师祭起太乙神剑，把黄龙真人斩却。四海龙王要与黄龙真人报仇，更是奋力恶斗，致被众八仙移山寨海，将一座水晶宫已是填为平地。四海龙王气忿不过，设谋表奏玉皇大帝。玉帝便差赵元帅查办，赵元帅同那黄龙真人乃是旧好，要想与其报仇，加以四海龙王暗中怂恿赵元帅，假做威福，欺压八仙，所以八仙不服。赵元帅兵败龙华，四海龙王与吾师仇恨愈深，后来赵元帅回到天庭，诬奏玉帝，说吕纯阳私逃下界，可先把白牡丹拿来问罪。玉帝听信赵元帅一面之词，便将白牡丹拿来取斩。以后吾师亲到灵霄宝殿，面见玉帝辩明一切冤枉，又有太白金星、南极仙翁二人为证，玉帝方将赵元帅谪贬下界投生。谁知事到如今，酿出许多祸来。那杨尚书纵子为非，不思己过，一味均说他人不是，所以上本申奏玉帝，致把吾师谪贬东洋海底。吾师虽曾与我道气数为然，奈我做弟子的眼睁睁看见师父如此，焉可袖手旁观，不免今日去到东洋海底，见过了

师父，然后再到龙华会，通一个信，看众仙念在同道之情，可能设法将吾师救出否。主意已定，随即起身把洞门掩好。此时椿精玄功已有八九，登时驾起云头，便望东洋大海而来。不知见了师父，有何话说，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龙王趁势害纯阳 众仙同心救道友

诗曰：

一无真元万事休，无为无作更无忧。

心中白璧无瑕疵，世上黄金我不求。

石上溪声说梵语，涧边山色咽寒流。

有时七星滩头坐，新月垂江作钓钩。

话说椿精想起师父吕纯阳待他如何恩义，要到东洋海底，先去见过师父，然后再往龙华会，与众仙送信，请他们设法救出师父。于是即时驾起云头，不多一刻，已到东洋海旁，便捻起避水仙诀，跳入海中。只见海水分开两面，望前直走，心想这东海龙王敖广，与我师父乃是冤家对头，偏偏玉帝要发交四海龙王看管，今日我要去看望师父，必须禀告龙王，方可放我前去，但不知龙王肯与不肯，且自前去看是如何。正想之间，只见巡海夜叉上前拦阻，大声喝道：“来者何人，擅自撞入水府，有何事故？”椿精道：“吾非别人，乃是吕纯阳弟子椿精是也。今特前来看望师父，望祈禀告龙王知道。”巡海夜叉听说是吕纯阳的徒弟，知得是大王的仇人，便喝道：“你且站着，待我禀告大王，倘若准了，方能放你前去。”椿精闻言，只好听他回信，便站在水晶宫外立着等候。巡海夜叉入去许久，方才出来说道：“大王吩咐，吕纯阳乃是玉帝敕旨谪贬到

此，焉能自由行动，无论何人，均不准前去看望，叫你快些出去。”

椿精听了巡海夜叉之言，知是龙王定然记念前仇，不准他去看望师父，若是如此，将来师父定遭其害，更加要想别法，去到海底，与师父商量一个计策才好。便口中答应，连忙退了出来。到得海岸，左思右想，不如变一水族，去到海底，见了师父再定主意。登时运动玄功，摇身一变，变作一尾金色鲤鱼，跳入海中，仍然混到水晶宫内。巡海夜叉只道是自家人，所以不曾拦阻。椿精走入水晶宫内面，正想探听龙王有甚消息，真是事有凑巧。常言道，无巧不成词。偏偏那东海龙王敖广，正与龟丞相鳖军师商议，要想报复昔年吕纯阳剑斩黄龙、移山寨海之恨。龟丞相道：“现在要报此仇，极是容易。如今吕纯阳，受玉帝敕旨，谪贬在东洋海底，又交与大王严行看管，他的性命，已是我们掌握之中。”鳖军师道：“依我之见，亦不必许多计议，即以他人之法，还制他人之身。此时东洋海面，有一座飞来山，我等可运动神功，将此山移来，填于海底，出其不意，把他压一个粉身碎骨，岂不是好？即使后来有人查问，这山崩海裂之事，也是有的。”敖广道：“军师之言甚是有理。且待我等众弟兄会议之后，再为定夺。”谁知他们所定之计，已被那椿精站在窗外，已是听得明明白白。真叫作：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椿精便连忙走出水晶宫外，寻至东洋海底。远远的望见师父在那里瞑目凝神坐着，随即走至近前，叫声：“师父，弟子来也。”纯阳把眼睁开一望，原是椿精到来，便问道：“你如何来到此地作甚？”椿精道：“我别了师父许久，心中很是记念，特地前来看望。谁知东海老龙不许徒弟到来，我想他们定是记念前

仇，心存不善，所以又变化一尾鲤鱼，复返身来至水晶宫内。恰好他们正在商议，要把海内一座飞来山移来，将师父压在海底。幸而徒弟听见，特来禀知师父，好做准备。据徒弟之见，他们既是起了相害之心，必须另自设一良策，离却了这个险地方为妥当。”吕纯阳道：“既是如此，你可去到龙华会，见过众位师伯叔，细把为师的事情告诉他们一番，看众人如何的主意。”椿精听了师父之言，正合着自己心意，随即叫道：“师父好生保重，徒弟去到龙华会，见过众位师伯叔，看是如何设计，再来禀知师父。”说完，便辞别起身，仍变作一尾鲤鱼，混出海面而去。到得海岸，仍然复成人形，就登时驾起云头，望那龙华会神仙胜境而来。

不多一会的功夫，已是来到。只见众位神仙围棋的围棋，饮酒的饮酒，踢球的踢球，打弹的打弹，各自寻事消遣，唯有汉钟离、张果老二人，坐在石登上闲谈。椿精见了，连忙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师伯。”汉钟离抬头一看，见是椿精，连忙问道：“你不在蓬莱山跟随师父，来到此地有何事故？”椿精见问，便将“杨老尚书写本启奏当今，转奏天庭，奏说师父离间他儿婚姻，侮辱朝廷命官，扰乱他家庭，败丧人德。玉帝据一面之词，便下敕旨谪贬，着托塔天王李靖、温关二元帅、哪吒等来至蓬莱山，将师父押至东洋海底，交与四海龙王看管。谁知东海龙王心怀不善，要报复昔年剑斩黄龙、移山寨海之冤仇，想把海面一座飞来山将师父压死海底。徒儿探听明白，师父特差我前来，禀知众位师伯叔，看是如何的主意。”正说之间，李铁拐、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均走上前来，当时众仙听得椿精这一番言语，李铁拐便说道：“当日纯阳下界之时，我曾与他说过，谨防色字之误。谁知三番两次，惹出之祸，皆为白牡丹一人而起。追本穷源，岂不是色之害

么。”汉钟离一时未便回言，张果老道：“若据实而论，纯阳本有不合之处，尚望众仙念在同道之情，必须设法将他救出才好。”韩湘子、蓝采和一同说道：“我等若不前去相救，岂不弱了八仙名头。”曹国舅道：“不知者不罪。如今既是椿精告知，焉能袖手旁观，岂有不救的道理。”何仙姑道：“救虽是要救，似觉三番两次兴师动众，无非为的白牡丹一人而起，未免太难为情。依我之见，屡次兴动干戈，终非善策，还须设一和合之计，方为正理。”汉钟离道：“何仙姑之言，甚是有理。若长此纷争，冤冤相报，何能了结。不如另想一法，把海中之山移出原处，与四海龙王众兄弟言归于好，永息干戈，岂不是好。”李铁拐道：“现今这事已经闹大，若要议和，须得不卑不亢，方为合格。如若我等自去求和，倘其不允，岂不貽笑后世。据我之见，莫若去到西天，请得如来佛祖，以及太上老君、观音大士前来和解此事，两方从此永息争端矣。”汉钟离道：

“看来这件事情，唯有如此办法，方为妥善。只是要请三位教主前来解和，非得李老仙亲自前去相邀，只怕不能有效。”李铁拐道：“念在同道之情，岂能推诿他人。”于是便叫椿精先去到东洋海底，告知吕纯阳，说如此的办法。椿精领命，随即别了众仙，离却龙华会，回到海底。仍变作一尾鲤鱼，跳入海中，混至海底，见了师父吕纯阳，告知龙华会众仙相议，前请三教主前来解和，以免久争之事，细细说了一番。吕纯阳当时听得椿精之言，心中也是欢喜，便叫：“徒弟，可先回到蓬莱山，不必在此守候。待为师事情完结之后，再行与你同至龙华会便了。”椿精听言，便叩辞师父，出到海面，仍然驾云回至蓬莱山，安心守候。且自不表。

再说宗显祖，在崆峒山回家之后，被祖母父亲一番的劝勉，便在家中发奋攻书。那个郁成仁先生，也十分用心教训。

到得十四岁上，适值次年朝廷开科取士，各省士子纷纷赴考，这宗显祖也随众入场考试。他乃天赐文才，文章有中锦绣，试官取中了显祖。到得殿试之日，天子当殿考试，取中了宗显祖一甲第三名探花，其余论才擢选。此时宗显祖与着一班同年鼎甲，身骑骏马，头插金花，游街三日，奉旨回乡祭祖。宗显祖当时写下一道陈情表章，到得次日正鼓，捧本上朝。只听得龙凤鼓响，景阳钟敲，文武排列两班，天子临朝。黄门官带领鼎甲三人，俯伏金阶，细陈始末。君王览过表章，降旨下来，跪听宣读。诏曰：“今据新进一甲三名探花宗显祖所奏情由，朕心甚悯，今特加恩赐奖。母亲白氏，虽是修炼成人，却为义妖降世，念在宗门传留后代，生子成名，着礼部尚书传旨一道，着地方官在于崆峒山下，起造牌坊一座，永志不朽。祖母恩赐恭人，并给龙头拐杖一根，以示优异。其余祖父、父亲，皆有封赠。钦赐还乡，一年限满，来京受职，钦此。”宗显祖奉旨荣归，回至陕西地方。文武官员纷纷前来迎接。这一日到得家中，祖母、父亲以及郁先生，均各相见，欢喜自不必说。一面择了吉期，兴工起造牌坊。这些东邻西舍，前来道喜，以及仕宦乡绅，均来恭贺。车马盈门，纷纷热闹。正是：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大抵人情势利，一时难以改移，宗显祖均行辞谢。次日备了名帖，便去答拜邻舍乡绅，又登门叩谢郁先生教授之恩。回到家中，排下香案，三声炮响，宗显祖身立绒毡之上，三跪九叩，望阙谢恩已毕，又到祠堂，恭拜了宗氏祖先，然后又请祖母、父亲上坐，拜谢当年养育之恩。祖母满面堆花笑说道：“难得孙儿如此发奋成名，可算宗门有幸。”吩咐大排筵宴，合家庆贺。且自不表。

再说那东海龙王敖广，自与龟丞相、鳖军师商议，要把一

座飞来山将吕洞宾压在海底，以报他昔年移山寨海之恨。只须请得三位兄弟到来，再定宗旨。于是便叫巡海夜叉就把那殿旁金钟铁鼓敲了起来。巡海夜叉领命，即时撞得钟鸣鼓响。那三位海龙王听得钟鼓响亮，连忙来至东海。不知如何计议，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解怨仇大士移泰山 得敕旨牡丹封王位

诗曰：

春到爱观杨柳绿，夏来喜看菱荷青。

霜降鸡肥当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

冬寒日上还沉睡，数九天高送暖云。

名利心头无算计，只将诗酒任陶情。

话说三海龙王听得钟鼓响动，一齐来到东海。见了敖广，便问道：“不知大哥呼召我等前来，有何议论？”敖广道：“相请众位贤弟到来，非为别事。只因吕纯阳，昔年为着黄龙真人之事与我等兄弟结下许多冤仇，还有我那义女白蟒仙，亦被他害了性命。后来竟至移山寨海，将我水晶宫已是填为平地，伤害生灵无数，致使我盘古至今之基业，一旦化为乌有。日前黄发道人，相邀我等前去攻打蓬莱山，此时众兄弟，亦允其随后接应，谁知不数日间，吕纯阳领来梅山七兄弟，已将黄发道人、悟尘禅师等均皆杀败，我等未曾救援，甚悔失约，这也是纯阳恶贯满盈。幸有杨尚书本奏当今，转呈玉阙，玉皇大帝览表大怒，知纯阳所为之事，情真罪实，便将他谪贬东洋海底，交与我等众兄弟严行看管。现今纯阳在海底已有许久，我想起昔年受他许多委曲，今日偏偏落在我们手里。岂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恢，疏而不漏。况此时泰山乃压在海，这事尚未了结，可谓目击伤心，若不趁此报复，更待何时。昨日我们龟丞相、鳖军师二人商量一计，欲以其人之法，还制其人之身，将海内一座飞来山移来，将吕纯阳压在海底，以报复他昔年移山寨海之恨。特请众位兄弟前来商议，不知以为如何？”西北二海龙王齐道：“今日这一件事，依小弟之见，看来不必如此的做法。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此时吕纯阳既遭谪贬，交与我等兄弟看管，这事正有和解之机，免得冤仇愈结愈深。不如办一筵宴，叫巡海夜叉去到海底，将吕纯阳请了前来，酒席筵前，大家好言相说，解铃还问系铃人，仍是着事相请众八仙前来，把这座泰山移还原处，复我们水晶宫的旧观，从此两下永不相争，岂不是好么。”南海龙王敖闰道：“三兄四弟之言，说得太是柔弱。我等众兄弟被八仙欺负，已不止一次，损失生命无数，并且黄龙大哥亦丧在纯阳手内，他们八仙毫无伤损，此仇终日耿耿在心，终须寻他报复，方才了却心愿。不意事有凑巧，偏偏谪贬纯阳来到海底，无论如何，把他送却残生，抵偿黄龙大哥的性命，然后再慢慢寻这七人报仇，才是正理。”敖广道：“二弟之言，正合我意。”便叫人摆酒款待三位兄弟。吃酒之间，就商议调动人马，四面把守，不要被吕纯阳逃走。到得夜深，四弟兄一齐运动神功，来移这座飞来山，填塞海底。此时西北二龙王，看见大哥二哥均要如此做法，也不便十分违拗，只待至夜深行事。且自不表。

再说龙华会众八仙相议，要请三教主前来解和，均皆拍手赞成。李铁拐随即驾云，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见过释迦如来佛祖，说明一切原由，要请佛祖前去解释此事。佛祖应允随后便至。李铁拐又拨转云头，去见太上老君，道明根底，求请两下和解。太上老君亦已答应。李铁拐又驾云至南海紫竹林中，相

求观音大士，恰好大士云游下界去了。铁拐李便与木吒道其来意，倘大士回来，望祈转致一声。木吒应允。铁拐李便驾云回至龙华会，与众仙告知明白，一同来到海岸。不一时，老君、如来俱到，唤八仙、龙王问故。此时适值四海龙王正在饮宴，见巡海夜叉报说，太上老君、如来佛祖在海岸相唤。四海龙王闻听，不敢怠慢，连忙来到海岸相迎。老君又叫夜叉去到海底，把纯阳唤了出来。正说间，忽见一朵祥云飞至。众观之，原来是观音。如来、老君二人问道：“大士来得正好。”观音道：“何事？”如来道：“八仙与龙王之争，欲大士同为之分解。”大士道：“此事不敢如命。”老君、如来相问何故，大士笑道：“那吕纯阳很是轻薄。我向在洛阳造桥，彼尚敢多方调戏。”老君、如来大笑道：“今有我二人在此，却不妨事。”三教主坐定，龙王、八仙各陈说其理由，互相争论。如来听了，口念“阿弥陀佛”。老君只说：“也罢也罢，无是非之可言。”大士十分心急，便向老君、如来言曰：“此事如何处置？”老君、如来答曰：“凭大士如何主张。”大士道：“依弟之见，必须先见玉帝，然后处之。”于是三人同见玉帝，说明和解龙王、八仙之事。玉帝道：“八仙十分无礼，移山寨海，证据尚在。纯阳所为之事，亦非虚诬。”三人道：“八仙固然有罪，然其事皆起于白蟒仙劫夺蓝采和花篮而起。现在白蟒仙应劫，忏悔前愆，毋容置议。其余黄龙真人、赵元帅等，被斩投生，冥冥之中，均有定数，皆由于自己贪嗔痴爱之所致。至于白牡丹，乃嫦娥后身，平生所为，尚无过失，现在白云洞，与花锦夫妻一同潜心修炼，不日成其正果，尚望大帝谥其封号。”玉帝道：“既然如此，听凭三位处置。”

于是三教主复回海岸，谓八仙、龙王曰：“天下无久争不和之礼。吾等已见过玉帝，特来与汝等和解，须听吾言为幸。”

八仙、龙王同声应道：“大士处得其平，无有不听之理。”观音问道：“昔日事起原由，皆为花篮而作。现今花篮何在？”

龙王敖广道：“八仙相争之时，早已劫夺回去。”大士道：

“如此”。即命八仙将花篮内之花两半平分，赔与龙王，以偿损失。龙王敖广道：“此事理应从命。但龙宫已被八仙移山所毁，虽在旁首草创房屋数椽，亦是权且安身，终非久远之计。尚望大士何以处置。”大士闻言，默然半晌，请之于如来、老君。如来、老君答道：“前事已是处得极为平允，此事还望大士主张则可。”大士闻言便答道：“如此，当得从命。”说完，随即驾起云在半空，运动八九玄功，用手向着海中那座泰山一指，口中念念有词，霎时之间，已把很大一座泰山，轻轻放回原处，海中之殿宇，宫室景物仍复旧观，丝毫不改。众仙看见，均皆拍手称赞。大士便叫将花篮取出之花摆于水晶宫外，以作纪念。众仙俱各悦服。老君、如来二人见大士如此的和解，亦欢喜之至，便说道：“今日若非大士至此，吾二老全无主张矣。”说完哈哈大笑。

于是三人就登时领着八仙以及四海龙王敖氏兄弟，一同驾起云头，齐至灵霄宝殿。八仙、龙王见过玉皇大帝，一齐谢罪。玉帝便问：“三教主如何处置？”老君、如来二人，便将观音大士判将蓝仙采和花篮内之花分去一半，以偿敖氏兄弟损失，并将此花摆于水晶宫外，以为和平纪念，又把泰山一座归还原处，从此山高海深，仍然如故，众八仙以及四海龙王均皆悦服。玉皇大帝听得老君、如来二人之言，登时便命温关二元帅前去观看。温关二元帅领命，来到南天门望下一看，只见泰山高有千仞，东海深不见底，连忙回奏玉帝。玉帝闻言亦大笑曰：“人言观音大士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今见所为果然不虚。”当即谕八仙 龙王曰：“汝等无故兴师动众，扰乱乾

坤，论理本宜重罚，但看老佛、老道、大士分上，皆从宽恕。四海龙王罚奉一年，众八仙议降一等，待一年限满之后，复还原职。又查得花牡丹在白云洞静心修炼，忏悔前愆，临凡二世，皆无过失，敕封牡丹为百花之王，命洛阳地方官在花家山起造祠宇，岁时祭祀。”至今香火不绝。其余白富贵、花锦亦封为真人。当时太上老君、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均皆辞别玉帝而出。八仙、龙王亦谢罪下殿，赶至外面，拜谢老君、如来、大士，随即一齐分别，各自驾起云头，望着本处而去。

诗曰：

八仙踪跡居瑶岛，会罢蟠桃过海东。
只为天仙遭滴贬，致惹纯阳斩老龙。
移星换斗真虚幻，塞海推山世罕逢。
大士不为施法力，万年淹没水晶宫。

第四十九回 白云洞纯阳探牡丹 花果山铁甲请石猴

上回书中说到，吕纯阳滴贬海底，众仙具保出外，吕纯阳设席宴请众仙以作酬劳。大家欢呼畅饮，铁拐李说道：“世间之上，凡事都为财色二字而起。且看吕仙长为了牡丹致开色戒，伤失元阳，数次三番大动干戈，惊天动地，滴贬海底，险遭性命之忧，自今以后，吕仙长可莫再犯色欲了。”说罢哈哈大笑不止。吕纯阳说道：“吾度牡丹本非因色而起。谁要你费心教授他法，吸我元阳，至今想起，而竟恼恨，因在同道情面，难以发作。你今反来讥诮于我，是何道理。”汉钟离说道：“李仙长之言，虽近讥讽，却也至理，你亦不用气恼，我们大家上龙华会去罢。”吕纯阳因欲回转洞府，即与众仙分别，驾云来

至蓬莱山，徒弟椿精接着进内。吕纯阳四周察看了一回，吩咐椿精道：“徒弟你好好看守洞府。为师因欲看视牡丹近日道行如何，不久即回的。”椿精应声“遵命”。吕纯阳出了洞府，重驾云头，直赴花牡丹修炼之所而来。不多一会工夫，已至白云洞。按落云头，步行进内，只见花牡丹身靠石台，手持经卷，独在彼流泪哭泣，一见纯阳进内，急忙起身相迎。吕纯阳即就石凳坐定，不由诧异道：“修真养性，参道悟禅，极应隔断七情，并绝六欲，能成正果，你今因何悲伤哭泣，非是修道人所宜之事。”花牡丹闻言，仍止不住落泪道：“此事说来话长，容奴一一告禀。”列位，你道花牡丹因甚悲伤，且莫性急，待在下慢慢表来。

却说杨思文，得知众仙具保天庭，放出吕纯阳，父子二人十分气忿。杨尚书即就气出一场大病，百药罔效，眼看无救，后来还亏杨思文请到黄发道人师兄，铁甲大仙方才诊治痊愈，父子二人非常感激。杨思文因欲报泄仇恨，定要扳倒吕纯阳，害死他性命，聘娶花牡丹成亲，方能称心。故而数次三番被吕纯阳斗败，终不甘心。当时便与铁甲大仙，同至花果山，相请小石猴下山帮助，与八仙战斗。

列位，这小石猴的根基，却也不浅。即是当初盘古氏开天劈地之时，天缺东南，地陷西北，女娲娘娘炼石补天，造下的两块顽石。大的即孙悟空。这小石猴即是一块小顽石，年深日久，受着日月精华，生此二猴。孙悟空在花果山为齐天大圣，小石猴在他手下做先锋。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下吵地府，撕去生死簿，所以他们花果山的猴子猴孙，阎王不能管理，所以有“千年不死老活猴”的谚云。自从孙悟空被观音大士压服泰山之下，唐三藏路过山前救出，保上西天取经之后，这花果山没了齐天大圣，那些猴将、猴相、猴官、猴兵，即公举小石猴为

王，持理山事。因知他是与齐天大圣一般来历，故而大家悦服他的。小石猴作了猴王，每日操练猴兵，仍与齐天大圣在日无二。又不时往阴府查看生死簿册子，可曾补填花果山猴子之命。不过不敢上天，与齐天大圣似的去闹天宫。因此那些猴子猴孙更觉悦服，这也不在话下。

那日小石猴正在山操练猴兵，猛见铁甲大仙同着一人到来。小石猴吩咐停操，立即上前迎接道：“铁甲仙长，好久没有来小山走走了，这位却是谁人？”杨思文在侧很觉诧异道：

“怎么猴子能说人言？这活猴谅必有些道行。”慢言杨思文心中暗想。且说铁甲大仙向小石猴说道：“贫道只因预备赶上蟠桃大会，故而无暇来至宝山看望大王。我来与你介绍，这位即是杨尚书的公子杨思文，乃天庭赵元帅临凡。”回头向杨思文道，“此位即是花果山大王，过来相见。”杨思文应声“晓得”，上前与小石猴见礼，彼此各道寒暄。小石猴便请二位进洞，来至殿上，重又见礼坐定，当有猴役送上香茗。杨思文观看两旁的陈设，却与凡人所用不同，正是少有得见之物，所用的茶杯，却是与人间无二，这是小猴往人家偷来的。杨思文端杯饮喝那茶时，只觉得一股清香赏心开怀，温和甘醇，世间上从无如此好茶叶。此种茶树生长在高山深崖，人迹不得走到之处所，唯有他们猴子可以上树采取。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小石猴说道：“仙长同杨公子来至小山，有甚见教，请道其详。”铁甲大仙说道：“贫道与杨思文到来，一则看望大王，二则有件疑难忿人之事难以办理。只因素知大王重义，故来恳求帮助一臂之力，泄此忿恨，望勿推辞。”列位，那猴子专喜戴高帽子，故而铁甲大仙首用此言奖他。小石猴问道：“究因何事？仙长可速明言。”铁甲大仙便将吕纯阳与白牡丹的因果，以及赵元帅被贬下凡托生为杨思文之

言，细细说了一遍。又道：“那八仙仗着人多，大闹水晶宫，围战四海龙王，吕纯阳剑斩黄龙真人，你想这不是欺人太过么。此番吕纯阳，又将胡芸娘杀死，请灌江口杨戩，将我师弟并悟尘禅师打现原形，被杨尚书启奏皇帝，转奏玉皇大帝震怒，把吕纯阳谪贬海底，三千年不得出世。谁知又被七仙请到佛祖如来、道教老君并大士等，共上天庭，具保吕纯阳出海。杨尚书闻知此言，气成一病，险遭不测，杨思文即来邀请贫道，泄此仇恨。贫道根行浅薄，难与八仙争斗，故来相请大王下山，诛绝恶仙，非但杨家父子感激，即就百草山处人与贫道，亦是感恩不绝的。”小石猴闻了这番言语，竖起双眉，挤着眼睛，大怒道：“有这等事么？怎奈我法力低微，恐难与敌。前次黄发道长曾来请我数次，坚辞不允。今既大仙前来，岂敢推却，待我把十八洞主请来，方可胜得八仙。”铁甲说道：“全仗大力。”杨思文闻他允承，十分喜悦。不知小石猴如何与八仙斗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杨尚书设席宴妖 小石猴计害花锦

话说小石猴将山事交与猴丞相掌理，自己随同铁甲大仙、杨思文，驾起妖云，离了花果，一直来至杨尚书家。下落云头，走进大门，行至内书房。此时杨尚书病已痊愈，一见儿子和铁甲大仙，同一猴子，身穿人衣之人进内，暗暗诧异，料是小石猴了，便起身迎接道：“老朽乃凡夫俗子，不知大仙光降，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小石猴问铁甲仙道：“此位是谁？”杨思文接口答道：“即是家父。”小石猴上前见礼道：“原来是老尚书，失敬了。”杨尚书见他礼貌周全，更觉奇怪，

便让小石猴上坐。小石猴谦逊推让一回，只才坐下。铁甲仙与杨尚书依次落座。杨思文坐在末坐。杨尚书说道：“久仰仙长大名，如雷灌耳，今幸相见，足慰生平之愿。”小石猴说道：“老尚书言重了。我自齐天大圣拜从唐三藏为师往西天取经之后，即掌领山事，无有空暇于闻大事。今日铁甲大仙偕同令郎来至敝山，说起八仙无礼，很为忿恨，故而愿助令郎与八仙争斗，打一抱不平。但不知老尚书有何见教，当用何法，挑动八仙让他们先来动手，然后与他决一雌雄。倘若战胜了，也不消说得，倘若失败，再与他们争理，朝参玉帝，听候判断。那时他们理亏，必遭天谴，不知老尚书意为如何？”杨尚书闻言，暗暗称赞道：“不料这猴子，却有如此计谋，正是灵敏过人了。”便说道：“老朽庸夫俗子，怎及仙长灵敏，谅有妙谋，可胜八仙。”小石猴说道：“我也无甚计策。”那杨思文心中此刻不忘花牡丹，终想娶他回家，成为夫妇，怎奈数次三番，均未到手，如今闻得小石猴与父亲无计挑动八仙，他便接口说道：“大仙吾有一计在此，不知可能用否？”小石猴问道：“公子计将安出，请道其详。”杨思文说道：“那花牡丹自从花家山尼庵焚烧之后，即行失踪，不知去向，兼且连花锦夫妇，亦不知在于何处。我的意思先行探听花锦夫妇住在哪里，打听明白，把他们捉来禁押一处，然后与牡丹说知，如允订亲放他父母，如若不从强抢他来家，逼勒成亲。花牡丹前生却是纯阳之妻，吕纯阳闻知此信，焉有不来搭救牡丹之理。那时全仗大仙之力，与他决一雌雄，即就失败争理，亦是他理亏了，仙家不该来管凡间之事，不知大仙意为如何？”铁甲仙拍手称赞道：“此计甚妙。但是打听花锦夫妇躲在那里，这却是件难事。”小石猴说道：“这却不难探听。”铁甲仙问道：“莫非你能算准阴阳么？”小石猴说道：“我却不会算阴阳。”铁甲问道：“既不知阴阳，怎能探听花锦夫妇

下落？”小石猴说道：“我往阴司地府走一遭，查看判官执掌的生死簿，即知明白。除去我们花果山猴子猴孙，并上界仙佛，不属阴司东岳帝管理，余下未脱凡胎之半仙，以及五湖四海海类兽属、羽甲等物，皆由东岳帝掌管，生死都有定数，不能挽回的。凡人将死，必飨派阴差到来，拘拿魂魄，纵然那人入了海，或是搬迁在深山怪崖，无人得到的所在，也有那本方土地，报告东岳帝，命判官注明在生死簿上。所以我只消往阴司，向判官一看生死簿，即知这花锦夫妇如今住在那里了。无论他上天入海，亦能知晓的。”杨思文闻言大喜道：“如此就请大仙往阴府走一遭，观看生死簿，探听花锦夫妇下落。”小石猴说道：“甚好，我即去观看一回。我想趁此烦托判官，将花锦夫妇拘拿往阴山背后，禁押在寒冰地狱之内。那寒冰地狱，寒冷透骨，人人难受，那时再命花锦夫妇劝他女儿嫁于公子为妻。花牡丹得知他父母受此痛苦，必须允许与公子成亲的。”杨思文闻言，喜得手舞足蹈，浑身酥麻，恨不能立刻把花牡丹搂在怀内，成其美事。当即说道：“多承大仙费心与我办理此事，没齿不忘大德，将来定然终身焚香朝拜，以酬大仙之恩。就请明日速行。”小石猴说道：“冥司与阳间却是一般的。今欲烦劳判官促成此事，须先给他些好处，方可办理。”杨尚书说道：“不错不错，凡事无钱而不行。大仙可要带多少银子前去，待老夫命人拿来。”小石猴说道：“老尚书，凡间的银子阴司却是不通用的，那冥司只用纸币的。老尚书可命人预备五十万串纸锭烧化了，我即可带至阴司，托那判官办事了。”杨尚书应声“晓得”。回头吩咐左右，速去预备十万串纸锭，等着使用。仆役领命前去办理。却有一时耽搁，杨尚书问小石猴道：“大仙用荤呢茹蔬，请吩咐了，待老夫命人备酒。”小石猴说道：“我在山上专食瓜果之类，今已来至凡尘，却要食

些烟火之物了。不论荤蔬，都可使得。”杨尚书连声称是，急忙命人摆设上号丰盛酒宴，多设糖食水果，意为猴子嗜好水果，故命多备。左右一齐答应，即去预备。霎时按设杯筷，摆出酒席。杨思文执壶敬酒，先斟了一杯，递与小石猴，依次铁甲大仙与父亲，然后斟了门杯。杨尚书执杯，让请小石猴，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猴子从不饮酒，几乎咳出来了。铁甲仙说道：“这是烧酒，必须一口一口慢慢喝饮，不能饮茶似的喝饮。”小石猴方才晓得。杨思文又与他斟了一杯，小石猴一手抓着筷子，向菜碗中乱挑，却拈不到菜。铁甲仙又与他说了，方才知晓。小石猴吃得美味，连声道好，却忘其所为，现出猴子本相，将身一踪，跳在椅上蹬着食饮。铁甲仙不好意思再与说，只得任其性为。这猴子本来从未吃过这般好东西，今日杨尚书吩咐备的上号丰盛酒筵，故而格外味美。正是：

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

不知小石猴怎样往阴司贿赂判官，拘拿花锦夫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烧纸锭贿送鬼差 赵阴府石猴逞能

话说杨尚书设席，宴请小石猴与铁甲大仙，自己与儿子陪饮。小石猴从未饮过这般美酒，吃得十分高兴，非常满意。大家开怀畅饮，席间谈论吕纯阳之事，如何戏牡丹，剑斩黄龙，如何与五龙战斗，以及胡芸娘摆设迷魂阵被斩情由。小石猴此时已饮得有些醉意，便说道：“老尚书，非是我夸口，莫言这八仙，那怕三十三天神将，四大元帅，道佛教主一齐全来，皆不在我的心上。当初齐天大圣大闹天宫，你们谅必知晓的么？”

杨尚书说道：“不错，谁不知闻。”小石猴说道：“他打进南天门，直闯凌霄宝殿，却有谁人是他敌手。我的道法，亦不弱与齐天大圣。当时灌江口杨二郎，才与他战个平手啦。这些叫化八仙，更是无用之物，有甚惧哉。我不允承下山便罢，今已来此，要把这伙叫化八仙道行削绝，方显得我的手段呢。”杨思文说道：“大仙的法力果然广大，我也素闻黄发真人道及，只是无缘得见，今蒙铁甲仙长介绍，请大仙到来，足慰生平之愿，定代我报此仇恨，以出胸中恶气。”小石猴将胸脯拍了两拍说道：“包在我身上，与你报仇出气，娶得牡丹为妻，若有一事办不成功，我即不算五行之中。”杨思文闻言十分喜悦，杨尚书亦是欢喜，彼此饮得尽欢而散。左右收去残席，泡上香茗，大家饮茶。又等了一刻工夫，仆役上前禀道：“启禀老大人，已将五十万串纸锭办好，请老大人发落。”杨尚书问小石猴道：“但不知仙长如何处置？”小石猴说道：“公子可书明一张字条，年月数目夹在纸锭中，当天焚化。”他即可带往阴司使用了。杨思文说道：“此时天已将晚，大仙明日起身罢。暂在府中耽搁一宵，不知大仙意下如何？”小石猴摇头说道：“你们岂不闻阴司与阳间是反面的么？阳间天明，阴司天黑，此时阳间天晚，正值阴司天明，正好前去办事，为何要等明日清晨，若至次早，地府中又多睡觉了，我反去空跑一趟了。”杨思文说道：“原来如此，我却不明白这个意思。”于是便亲笔写了一张字条，命人放在纸锭之中，即在庭院把五十万纸锭点着焚化，一时尽烧成灰。小石猴说道：“行了，我可带着银子起身，你们耳听好消息罢。”说毕辞别众人，驾起妖云，往着阴司而去。铁甲仙说道：“他的道法比我强胜。我却不识黄泉地府，而未去过。他能直赴阴司，查看生死簿，正是胜我十倍。”杨思文说道：“若无大仙之力，我也不能认识小石猴，故

而我感激你的心，比小石猴还胜十倍啦。”铁甲仙闻言，很觉得意。暂且搁下杨思文父子与铁甲大仙谈话慢表。

再说小石猴驾着妖云，悠悠荡荡，来至冥司地府。他知这生死簿却由东岳大帝掌管的，故而直奔东岳府衙而来。到得衙前，但见静悄悄一无鬼卒，不觉暗暗惊疑道：怎么东岳衙署无人的，难道今日阴司放假不理公事么？想时便一路走进衙来，却有一个看门鬼卒，见着小石猴进内，不由得现惊慌之状，唬得战战兢兢，缩成一堆，不敢开口。列位，你道为何？原来这看门鬼卒，却是老差役了。他一见小石猴，只当他是那年大闹天宫的孙行者，曾来地府撕去生死簿，无人敢难为他，故而惊慌。小石猴见了倒觉诧异，暗道：我一路来至地府，却撞见不少鬼卒，无一见我骇怕的，怎么这鬼差见我畏惧，莫非阴司鬼差没有阳间差役凶么。且莫管他，待我问他一信，判官在于何处。想定主意，便瞪着眼上前喝道：“呔，我问你一信，快快与我说明。”那鬼卒见他瞪喝，唬得齐齐乱叫道：“大圣不要发怒，小鬼没有得罪你老人家。”小石猴闻言，方知他会错了意，不由噗哧一笑，道：“我不是齐天大圣，你莫认错了人。”那鬼卒闻他不是孙行者，方觉胆大，暗道悔气，便也将脸沉下道：哇，你这小猴子，为何瞎闯乱跑，走至这里来了。你晓得此处是什么所在，可以任意乱闯的么。还不与我滚远些。”小石猴见了他这般形状，又气又好笑，暗道怪不得世上遇凶即怕，见善便欺，原来阴司中亦是风行这理的。于是竖起双眉，大声喝道：“小鬼，我虽不是齐天大圣，乃是他的兄弟，现为花果山大王，只因来阴司打听一件事儿，故来问你一信，怎么反来骂我，我不把你这小鬼打作鬼里鬼，不知我的利害。”说罢，伸手向耳内一挖，掏出一根金箍棒，举起欲打之状，那鬼卒又唬得双膝跪下道：“大王不要生气，小鬼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大

王，望你高抬贵手，饶恕小鬼，你老问什么信，小鬼如若知晓，定然告诉你老人家的。”小石猴见他跪下，哀哀求饶，只才将金箍棒重又塞在耳内，道：“我问你一信，与我实言才饶你性命。今天东岳帝为何不理公事？”鬼卒说道：“今天大帝因奉玉帝圣旨考试城隍去了，所以不在衙署办公。大王若要见他，可等三天来，大帝即回衙了。”小石猴问道：“阴司也有考试的么？”鬼卒说道：“这是阴阳一体同行的。阳间有一事，阴司也有一事。阳间有一物，阴司亦然有的。”小石猴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却不用见东岳帝。判官家住在什么所在？”鬼卒说道：“判官即住在本衙。但他也随着大帝考试去了。亦须三天才回。”小石猴闻言，暗道来时不巧，只好等候三天再来了。想罢，便向鬼卒说道：“既然如此，我等三天再来。你可不必禀告东岳帝，待我来时再说。”鬼卒应“晓得”。小石猴起身出了东岳衙署，驾起妖云，回转杨尚书家。来至门首，落下云头。恰巧天明，小石猴进内。杨思文尚未起身，闻他回来，急忙披衣下床，胡乱梳洗毕，出外见了小石猴，问道：“仙长辛苦了，所谋之事如何？”小石猴说道：“事不凑巧。”便将鬼卒之言说明，等过三天再往阴府。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参天帝土地撤差 奉玉旨考试城隍

话说小石猴回至杨家，向杨思文说道：“我正去得不巧，恰逢阴司在彼考试城隍，东岳帝做考试官去了，判官亦不在署，随考而去，必须三天才回，故而未得看视生死簿。”杨思文说道：“既如此，只好等候三天再去了，但是多费大仙之力，为

我辛苦。”小石猴说道：“不妨。我既允承于你，定然与你报雪仇恨。”杨思文连连称谢。此时杨尚书同铁甲大仙亦都起身，大家共用早膳。

列位，你道那阴司怎么考试城隍来了？此事却与本书攸关，亦须细细表述。原来那白牡丹之父白富贵，死后在洛阳做土地，倒也消闲自在。吕纯阳亦不时到他土地祠中歇足耽搁，这也不在话下。谁知否极泰来，事之常理。忽然有一值日功曹，得知白富贵在生时身作药业，却是无功名白衣人，便上凌霄宝殿，参奏玉皇大帝道：“微臣闻得洛阳土地白富贵，在生时身无功名，不能死后为神，有失官箴，谨请天帝圣裁定夺。”玉皇大帝闻奏说道：“既然洛阳土地白富贵身出白衣，不应即作阴官，可着功曹调查其生前死后事迹，再行定夺。”功曹应声领旨，即去调查。一时回奏天帝道：“查得白富贵生前虽是商贾，平生却无过失，死后为神，尚堪称职。微臣查得南京城隍无人接受，天帝可将白富贵暂撤洛阳土地差缺，重行补试。如有实学，即放选南京城隍差缺，如此办理，以循官阶，可服众神之心。”玉帝准奏，即下一道圣旨，飭差送至东岳大帝衙署。东岳帝接受玉旨，不敢怠慢，立下一道牒文将洛阳土地白富贵撤差，重行考试南京城隍。白富贵接得牒文，立将公务印绶交与候补土地接受，自己便候东岳帝圣驾到来应试。不日东岳帝带领判官，往各处出巡。来至洛阳，白富贵便迎接大帝，至东岳庙行辕住节。东岳帝向白富贵细细一看，见他生得相貌诚实，不似刁滑之流，心中却有几分爱意，便出一题目，命白富贵作文。白富贵虽是白衣，倒也深通文字，颇明事理，作了一篇文章，呈交大帝观看。东岳帝展卷，从头至尾看了一回，点头道：“虽是商贾，文理尚通。如今南京城隍差缺，无人接受，你可上我衙中，向判官领取牒文，往南京上任。”白富贵叩

谢大人提拔之恩。次日东岳大帝即行回至衙署，批了牒文，交与判官，待白富贵到来给他赴任。

列位，那判官却是贪赃污吏，无论何人接受差缺，城隍须纳二十万串纸锭，土地亦欲十万串。白富贵那里晓得阴司也要行贿的，打听得东岳大帝已回衙署，便来领取牒文上任。判官朝他把眼一瞪道：“你既知道出来作官，谅必晓得例规，快些拿出来。”白富贵说道：“什么例规，我却不知。请你明示。”判官大怒道：“你莫装痴作呆，假作不知。我赚你们的例规却只一次，你们上任收刮百姓的钱财，却是没有底的。居心自问，也不该不化这例规。”白富贵说道：“我真不晓得什么例规，并非假装痴呆。”判官更觉怒不可遏：“既然不晓得例规，也不用作城隍了。大帝牒文也没有发出来，你快些回家去抱孩子罢。”白富贵秉性至诚，不曾与判官发怒，只得回至家中住了一天。心中烦闷，忽然想着白牡丹，暗道：“我好久没见牡丹女儿之面，莫若趁此无事，往白云洞走一遭，看望女儿，聊解愁闷，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出门驾起阴风，飘飘然来至白云洞。只见女儿独卧一房，花锦夫妇在外面一房歇觉。白富贵向牡丹呵了一口气。花牡丹睡在床上，昏昏沉沉，见前生父亲来至床前，唤声“女儿”。花牡丹急忙坐起身子，唤声“爹爹，今日怎么有暇到来看望女儿。但不知爹爹近日景况如何？”白富贵叹了一口气道：“儿呀，为父正是命苦。平生只有你一女，倒也罢了，多亏遇见上仙吕纯阳屡次度你，将来不愁超凡脱尘，得成正果。只是苦死为父孤单乏嗣，无人奉祀。”花牡丹说道：“爹爹现为洛阳土地，接受万民香火，亦是一般的。”白富贵说道：“为父深赖上仙吕纯阳之力，得作洛阳土地。岂知近日被值日功曹参奏天庭，言为父乃身出白衣，不应死后为神，玉旨准奏，降旨东岳大帝撤去为父差缺，重行应试，考取南京城隍。

那日考试深蒙大帝奖许，准授为父南京城隍，命往衙署领凭，赴南京接印上任。”花牡丹问道：“爹爹可曾前往领凭？”白富贵说道：“为父怎不前去。谁知那判官却是污吏，为父到衙向他领凭，他问我要例规，为父不懂，问他什么叫作例规，他即大怒道：‘你既不知例规，也不用出外做官了，快些回家抱孩子去罢。’儿呀，你想他提着此言，触动为父心事，异常气怒。那判官又道：‘我赚你们的例规却只一次，你们搜刮万民的钱财却是无底无限的。’女儿，你想欺人不欺人。为父碰了这钉子，便赌气不要做官，回家去了。因思想好久，没有见着女儿，故来看望你。但不知近日吕纯阳上仙可曾来此？”牡丹说道：“他自在花家山救出女儿到此之后，却未来过。闻说杨思文又与他作对，摆一迷魂阵大起干戈。后闻请得灌江口杨真君并梅山七圣，八仙聚会，方破此阵，斩了胡芸娘，赶走黄发道人与悟尘禅师。怎奈杨思文心还不死，他父亲身为尚书，奏闻当今天子，具言吕纯阳欺负于他，八仙妄开杀戒。天子不察善恶，立上天表，奏闻玉帝，把吕纯阳谪贬海底三千年。又被四海龙王欲报前仇，设计谋害纯阳。多亏徒弟椿精送信，铁拐李请到佛祖如来、道教老君并观音大士，下海与龙王解和，后至天庭具保，救出纯阳。这些情由，都是椿精路过此间告诉女儿的。吕纯阳却未来此。”白富贵闻言点头叹道：“都是杨思文这冤家，为了女儿惹出这番事来。”父女二人叹息不止。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白富贵梦示女儿 李林甫贿受城隍

话说白富贵与牡丹梦中谈了一番言语，叹息不止，说声

“女儿保重，为父回去了。”说罢，将牡丹一推，飘然而去。花牡丹惊醒转来，口叫“爹爹”。花锦夫妇在睡梦之中闻得女儿叫唤，急忙起身唤道：“女儿女儿，醒来，莫非梦魇了么。”花牡丹坐起身子，觉得满额流汗。花锦夫妇问道：“女儿梦中见着什么了？”花牡丹说道：“父亲。甚觉奇怪。”花锦问道：“你父说着何言？”花牡丹说道：“此事很觉奇怪，冥司中亦有贪赃枉法之事。我父在洛阳为土地，素称职守，谁知却被功曹参奏天庭，言彼是白衣人，故令东岳大帝撤去差缺，重行应试南京城隍，这也不在话下，岂知东岳帝台下判官，向我父亲索贿，才能上任。我父向他理论，以致被斥，不得上任。我父气怒烦恼，故来托梦与女儿晤谈哀曲。”花锦说道：“原来为此。这也难怪，阳世污吏贪赃，阴间亦有这等之事，岂非笑话。”这且按下花牡丹父女谈话慢表。

再说判官斥走了白富贵，心中倒有些着急起来。只因那东岳帝已将文书批出，着白富贵接任南京城隍差缺，今白富贵不去上任，岂非是城隍差缺虚悬，无人接受了么。所以判官很为着急，便出了东岳衙署，四处找寻可有适当的闲鬼，派去唐突一回。这也是事有凑巧，判官正然找寻，猛见对面一人，头戴一字相冠，身穿红袍，腰围玉带，一望而知，乃是在生宰相的鬼魂。列位，你道这来者鬼魂却是谁人？原来即是唐朝宰相李林甫，缘因他在生之时，陷害忠良，把持朝政，作恶多端，故而死后受尽罪孽，此时才得出罪，在阴司并无正事可为，东荡西流，作一游鬼。判官一见他，暗暗喜悦，正中机会，便问道：“李林甫，你往那里去？”李林甫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公正吏爷。我因闲暇无事，到处玩耍，以作消遣。”判官闻言，心中大喜道：“李林甫，你今没事可作，我有一件宝缺，烦你前去办理，不知可情愿否？”李林甫说道：“吏爷如肯栽培于

我，没世不忘大德。但是何方差使，请速示明。”判官说道：

“方今有一南京城隍差缺，牒文凭证都在我的手内，本是白富贵的花名，只因该员没有二十万串银钱，难以上任，故而无人接受此缺。你若要干此事，只消费二十万串银钱，即可上任。”

李林甫说道：“这二十万串银锭到是小事，待老夫回家取来便了。”判官说声：“甚好”。即与李林甫分别，回转东岳衙署。

李林甫回至家中，取了二十万串银锭，重至东岳衙署，悄悄来至判官房内，将银钱点交判官收执。判官点数无错，便把文凭递与李林甫道：“你速速冒着白富贵之名上任接印，署理南京城隍。内中一切，皆由我与你张罗，决不坏的。”李林甫说道：“全仗大力包函，若有出头之日，断不忘你的恩德，日后重重酬劳。”说着辞别判官，出了东岳衙署，带领手下仆役，赴南京上任去了。接任之后，该处地方鬼魂受尽冤屈苦楚，后文再行交待。

且说小石猴过了三四天，辞别杨思文、铁甲大仙等，带着纸条驾起妖云，出了尚书府，直赴地府而来。不多一会工夫，已至冥司东岳衙前。下落云头，举目观看，只见今日与那天大不相同。衙前鬼头挤挤，来来往往，皆是些新死之鬼与鬼卒差役人等，也有与阳世一般赶买卖的小贩，也有提篮，也有挑担卖水果食物。小石猴亦无心观看风景，一直走进衙署而来。那看门鬼卒一见他进门，慌忙起身招呼道：“今天大帝在衙了。”小石猴说道：“我不用见大帝，只消找判官说话就是了。”门役说道：“判官即在左侧东首房内，你自进去便了。”小石猴把头点了一点，依照那鬼卒指言，行至东房，推门入内。判官正然得了李林甫的贿银，在彼打算使用。猛然闻得咚咚门响，抬头观见，唬一大跳。原来判官亦只当小石猴是孙行者，故而惊唬，便说道：“大圣因何光降，有甚见教？”小石猴说道：

“我不是齐天大圣，你莫要认错了。”判官闻他不是齐天大圣，心胆放宽，说道：“你既不是齐天大圣，因何来至冥司？”小石猴说道：“我乃悟空之弟小石猴便是。”判官说道：“到此何干？”小石猴说道：“我今到此非为别事，特来查看你的生死簿。你快快取将出来，待我观看。”判官说道：“你们花果上的花名那年早被齐天大圣撕去了，此时也不用观看。”小石猴说道：“你可肯给我看否？”判官说道：“实是没有你们花果山猴子的名字，不用观看。”小石猴圆睁绿眼，竖起双眉，勃然大怒道：“你当真不给我看么？”说着便伸手向耳内掏出金箍棒，举起欲打。判官见了大吃一惊，急忙双手乱摇道：“你莫发怒，有话慢慢商量。”小石猴说道：“你若知事者，好好将生死簿交出，待我观看，自有你的好处。”说着，将焚烧纸锭的字条取出，指与判官道：“我今来托你一事，若能办理成功，即以此作为酬劳。”判官闪目观看字条，却是五十万串纸钱，不由心中勃勃乱跳不住，暗道：不知烦我办着何事，竟有如许重金，不知我可有这福运，待我问他一声，看是何事。便问道：“你有甚事托我，可速速言明。”小石猴说道：“今有花家山，花牡丹之父母花锦夫妇，前遭焚烧尼庵，不知迁移在那里，谅必生死簿上定然注明，故来查看生死簿。”判官说道：“原来为此，这却容易查明，待我将花名册子找出来与你观看。”说着翻出生死簿，交与小石猴观看。不知小石猴见了生死簿，怎样陷害花锦夫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阴山后拘禁花锦 东岳庙牡丹告状

话说小石猴接过生死簿，展开一看，只见写着花锦夫妇年

岁，由花家山迁移白云洞居住，花牡丹亦在该处。观罢，便问道：“这白云洞却在何处？”判官说道：“白云洞即在花家山东南有一座山洞，却是神仙飞升处所。”小石猴说道：“你可能把花锦夫妇拘禁来此收押起来，我即将五十万串银钱酬谢于你，作为酬劳。”判官闻言，心中一动，抓耳摸腮，暗思计谋，低头沉思了半晌说道：“待我把鬼差往白云洞，将花锦夫妇拘来，收押在阴山背后，寒冰地狱，不怕他飞上天去了，不知你意下如何？”小石猴说道：“你只要能把花锦夫妇拘押起来，别的事情不用你多管。五十万串，由你到手。”判官说道：“既如此，我明日即命鬼差前去，依计而行便了。”小石猴闻言，即将烧化字条交与判官，叮嘱速行。判官连声答应。小石猴辞别判官，驾云回至杨尚书家。

杨思文与铁甲大仙接着问道：“仙长查看生死簿，可曾明白花牡丹与父母住在何方？”小石猴点头道：“我今观明白了，花锦夫妇与女儿牡丹由花家山，迁至东首白云洞居住。”杨思文说道：“这白云洞却在何方，我从未听说有此山洞。”小石猴说道：“这是人迹难到、仙人飞升之所，故而凡人知者甚少。我今与判官商议定当，他允承把花锦夫妇拘押在阴山背后，寒冰地狱。”杨思文说道：“如此甚好，待花锦夫妇拘押地狱之后，即去抢牡丹来家，成为夫妇，岂不美哉。”说罢命人预备酒宴，款待小石猴与铁甲大仙。这且按下慢表。

再说花牡丹，那晚父亲托梦之后，每日坐卧不安，寝食俱废。这晚直三更时分，还未睡熟，猛然听得外面吱吱鬼叫之声，顿觉毛发直竖。忽又听得开门声响，走进二鬼，行至花锦夫妇房内，取出铁练，望着他们二人颈项中一套，拖着要走。花锦夫妇从梦中惊醒，睁眼看时，但见二夜叉鬼相貌狰狞，一执着钢叉，又一拿铁练，套在他们颈项，拖他们起来。花锦见了，

吓得魂不附体，连话都说不出口。花牡丹闻此声响来得奇异，便起身出房，来至他父亲房中，但见二鬼拖着父母要走。花锦与他们倔强，那里争得过二恶鬼。花牡丹道行坚，虽然当时惧怕，过了却不畏惧了，便说道：“你们是那里来的，怎么拖我父母？”二鬼同声说道：“我们乃奉东岳大帝之命。有人在大帝台下告发你们，故而大帝命我们捉拿尔等前去质审。”花牡丹说道：“从无此理。向来阴差只有拘人魂魄赴阴曹审的，断无拖着凡胎一同去的，这却如何缘故？”二鬼说道：“我们却不知道理不道理，只晓得上命差遣，准行办理。你们有甚言语，可上东岳大帝堂上伸言，自然明白。”说罢拖着花锦夫妇，犹似鹰拿小鸡一般，如飞而去。花牡丹急忙赶出白云洞来，那里赶得上去，一路啼啼哭哭，直往东岳庙寻来。

且说二鬼叉叉奉着判官之贿，故而不问青红皂白，拘着花锦夫妇来至阴司。也不进东岳衙过堂，一直拖至阴山背后，寒冰地狱，将花锦夫妇推入地狱而去。花锦夫妇说声“苦也”。只觉得寒风透骨，冷气逼人，实在难受。这也是他们该受这地狱之灾。

且说二鬼将花锦夫妇推入寒冰地狱，即悄悄来至判官房内回复前情。判官问道：“你们可曾看见有人追出否？”二鬼答道：“却有他的女儿牡丹追赶而出。他足小伶丁，不能追上，想必他要赶上东岳庙告状，却要早早防备。”判官说道：“不妨，待我往近处东岳庙如此这般，把他唬退了就完了。”二鬼拍手道：“如此办法甚妙，可作速施行。”判官点头称是。出了东岳庙，驾起阴风，来至相近白云洞的东岳庙，躲在里面。不多一回工夫，果见花牡丹连跌带滚走进庙来。焚香祝告，敲鼓呼冤。判官躲在东岳帝身后，便问道：“你这女子，有甚冤枉，来此阴庙鸣冤，可细细供来。”

列位，若是凡间女子，魂都唬得出窍了，这牡丹却是有根基的人，兼且救护父母心切，所以毫不畏惧，便叩头哀诉道：

“女子名花牡丹，与父母同住白云洞修真养性，参道悟禅，素来安分，并不敢为非。昨晚忽来二鬼差，声称奉大帝之命，特来拿我父母。从来阴差只有拘人魂魄，绝无拘拿凡胎之理。小女子追赶不上，不知二鬼将我父母拘往何处。小女子只得来大帝台下鸣冤，伏祈大帝附念小女子孤单伶仃，放我父母出狱，感恩不绝，终身焚香祷祝，以答厚谊。”那判官高声喝道：“你这女子一派胡言，显系诱供。那有鬼卒拘人赴阴司之理，自古也没有这事。”花牡丹说道：“大帝明览，二鬼差既不将我父母拘赴阴府，我父母往何处去了呢？”判官喝道：“你一派刁言，意欲欺诈大帝。谅那二鬼卒必是假装东岳衙署差役，亦未可知。你怎不明察其理，来到胡乱鸣冤，快些与我滚出庙去，若再在此兹闹，命人打你出去。”花牡丹闻言，心中惊疑道：“这东岳帝因何不讲道理，一味蛮言威逼唬人？”于是重又叩头恳求大帝伸冤。判官大怒，喝令武士把这女子赶出庙去。不知花牡丹可能与父母伸冤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花牡丹城隍庙告状 东岳帝寒冰狱私访

且说一众鬼差推推拉拉，把花牡丹赶出了庙门，当时即将庙门紧紧闭上。花牡丹亦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想，啼啼哭哭，一路上回家而来。走到半路之间，实因脚小伶仃，况且路又是高高低低不大好走，走到此地一个凉亭之下，就在那石头上坐了下来，休息一刻再走。恰巧从那首来了一个樵夫，在此走过。那樵夫见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一人孤另另的坐在荒亭之中，泪

痕满脸，甚是奇怪，遂即将担子放下，走上前来问道：“你这个小姑娘，因何坐在此荒亭中啼哭？倘是迷了路途，待老汉来送你回去。”花牡丹抬头一看，见是一个老樵夫，鬓发苍白，连忙立起身来，对樵夫道：“樵翁贵姓，府居何处？”樵夫道：

“我叫李如仙，就住在前面山足之下。小姑娘有言请说，不必悲伤。”花牡丹道：“只因奴家父母被鬼卒拿捉到阴司去了，奴特地至东岳大帝跟前告状伸冤。那知不但不准，反叫鬼差们将奴家赶出。奴今只得回至家中去，只因路途遥远，故此在此歇息片时，慢慢再走回去。”樵夫一听，不觉诧异道：“阴差只能捉魂魄，岂可以捉活人的道理。我年已七十多岁，从未听见鬼差捉活人的道理。依我看来，你也不用啼哭，跟我到我家中，我同你一同到城隍庙内去告状便了。”花牡丹一听说得有理，随将泪痕拭干，跟了樵夫。一路上树木丛丛，走过了几个大树林，到了山足下，转了一个弯，已到了樵夫的家中。

只见樵婆在门首，见樵夫回家来，背后跟了一个美貌的女子，不觉问道：“这一位姑娘，如何同你一起回来？”樵夫随将告状的一节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樵婆一听不觉笑道：

“反了，反了，鬼反弄起人来了，真是怪气。”一面说，一面取了一只凳子，请牡丹坐了。然后再到厨房去，端正了青菜黄米饭，拿了出来，叫牡丹同樵夫吃。牡丹心中悲伤，那里咽得下去，只得勉强吃过了。樵婆随收拾起来，再预备了床铺，叫牡丹早些安歇，“明日一早去城隍庙告状，只是我家地方狭窄，又齷齪，有屈姑娘贵体。”牡丹道：“老妈妈，说那里话来。奴家叨扰尊府，何以报答？”樵夫遂在旁说道：“你们不必多客气了，早些睡罢。”牡丹答应，然后樵夫樵婆亦然去睡了。

一宿无话。直至来朝，吃了早饭，樵夫同了花牡丹二人，

一路儿望城隍庙而来，不多时已至庙前。走至大殿上，见香柜上，有一个道士在彼，随即将情由说了一遍，托这道士写了一张疏状文。然后点好香烛，牡丹跪下去叩头，口中默默祷告。那知这城隍生前在此作官，正直，所以封为城隍，到是一个正直之神。铁面无私，明如镜，清如水，并不逢迎上司，谄谀长官，亦不欺负小民。如今接到疏状一看，不觉拍案大怒道：

“东岳衙内的差役，胆敢如此舞弊，那还了得。”城隍重又望牡丹一看，见牡丹是仙体有根基道行之辈，亦不曾吊他魂灵，遂即叫文判官下去，同他说知。那牡丹跪在拜毡之上，不觉迷迷蒙蒙，似睡非睡的。只听耳边有人说道：“你且同樵夫回去，待本县亲自去调查属实，再行核办便了。”牡丹一听，遂即谢恩。心中亦然清醒，重又叩谢城隍。立起身来，将方才所听之言一一诉与樵夫知晓。樵夫一听大喜，随即出了庙门，一路循原路回家。樵婆一见二人回来，忙问：“城隍老爷可准否，未知判决吗？”牡丹将城隍所说的话一一告诉樵婆。樵婆道：

“这叫作诚心则灵，虔能通神哩。”樵夫道：“你陪姑娘谈谈，我要上山去砍柴了。”那樵夫遂取扁担斧头，一路出门上山砍柴去了。这且不提。

再说城隍接到了牡丹文状之后，立刻命文判官写了一封文书，派两名得力的心腹鬼差将文书送往东岳庙。二鬼差答应，立刻前往。不一时到了东岳，见了值日鬼差，交于值日鬼差。值日鬼差一见冯城隍来的文书，素知这冯少华城隍是不好惹的，立刻送至里面。东岳将文书拆开一看，不觉心中冲冲大怒，骂道：“这班鬼役，胆敢在外徇私作弊，如此胡行，若非冯城隍文书到来，我还在鼓内，被他们所蒙哩。”即刻吩咐鬼役把判官唤来。

判官见东岳唤他，心中不免有些胆小，诚恐一旦花锦事

发，如之奈何。只得硬着头皮，进来见东岳。东岳道：“花锦夫妇之事你晓得吗？”判官战战兢兢的答道：“小吏全然不知。”东岳吩咐：“把三班鬼差一同传齐见我。”霎时，鬼差俱到案前。东岳把三班一个一个问过，俱说不晓得。东岳只得叫他们出去，吩咐县差道：“尔们姑且回去，待查察明白，再行究办。”三县差遵命退出，回去报与城隍知晓。不表。

且说东岳大帝心中思想此事；判官三班俱皆抵赖不知，不如待我到五宫阎罗王处各地狱私访一番。心中主意打定，遂即来至后堂，叫丫环至里边，问太太取了一件便服中鞋。不一时便衣取到，东岳立刻改扮，私自出了衙门，一路望五殿而来。不多时已至五殿，东岳并不过去，先至望乡台，见许多鬼魂。一个个皆问过，并无花锦夫妇在内。然后在望乡石畔望西走去，来到寒冰地狱而来。再一个个问过，只见一男一女，在彼啼哭，东岳问道：“你二人叫何名字？”那男的说道：“我叫花锦，他是我妻子。”东岳一听，亦不多言，回身问小鬼道：“此二鬼魂是何人送来的？”小鬼道：“此二人是张忠、李义送得来的，来了已十八天了。”东岳问明白，遂即回衙而来。不知回衙后如何道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还魂丹救活夫妇 坐大殿审讯判官

话说东岳大帝，将花锦之事访问明白，立刻回去。立刻升坐大殿，传“张忠、李义来见我。”不一刻，二人已至案下。东岳问道：“你们将花锦夫妇押在什么地方，从实讲来，免得受刑。”张忠、李义齐齐说道：“花锦夫妇不夫妇，我们并不知道。”东岳大怒道：“不用刑，谅不肯招顺。”吩咐夜叉将

他二人拖下去，各各重责五十大板。张忠、李义一听要打，二人发了急，只得急急道：“愿招。”东岳吩咐且慢用刑。张忠、李义说道：“王爷在上明鉴，此事并非我二人作主，乃是王判官受了人家五百两银子的贿，故叫我二人，将花锦夫妇二人摄到荒山背后，乃将二人魂魄拘来。王判官亲自写了公文，叫我二人将魂灵送至寒冰地狱的。花锦的女儿牡丹前来告状，被判官大骂一顿赶出山门”。东岳又问道：“花锦夫妇尸首在何处？”李义道：“在云梦山紫霞洞口。”东岳随即派了赵升、王欣二个心腹鬼差，东岳在身旁取出一粒仙丹，其红如火，名曰“还魂再生丹”，交于二人，叫二人至寒冰狱，取了他夫妇魂灵，带至云梦山紫霞洞，如此如此，救他夫妇二人还阳。

赵升、王欣二人答应，立刻至寒冰狱取了魂灵，一路望云梦山而来，不一时已至紫霞洞口。二人将花锦夫妇之魂拍入二人尸首的泥丸宫内，又将仙丹在自己口内一咬，每人口内放半粒。这仙丹上至天庭，下达涌泉，直透十二重楼。不一刻，花锦夫妇二人些微有些活动起来。二鬼差见二人将醒，遂即回来见东岳回话。东岳听了点头，二鬼闪过一旁。然后派二名小鬼，把王判官提来。小鬼一听不敢怠慢，至外边。

原来这王判官平时有些仗势欺人，将小鬼们不放在眼里。今日二个小鬼公报私仇，戏弄于他。二小鬼至外面，见王判官坐在那里，二鬼说道：“判官爷，王爷请你上堂办公。”王判官一听，心中暗暗吃惊，暗想道：“莫非花锦之事发觉了吗？否则今日又非放告之期，要办什么。”心中有些胆小，不敢上堂。被小鬼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催迫，判官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跟了小鬼。到了大堂上，跪了下来。东岳一见大怒，将惊堂一拍，道：“好大胆的判官，竟敢得贿害人，将花锦夫妇私押寒冰地狱，将二人尸首弃于荒山。”判官闻言，只是伏

在丹墀求恩。东岳又问道：“你得何人的贿，共多少，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判官沉吟半晌，即招道：“此事因小石猴亲到地府要生死簿看，吾不肯，他拿了棍子要打，我无奈与他看了。他就在簿子上翻来翻去，查到花锦夫妇的名字，他叫我花锦夫妇弄死，送我五百两银子。我不该一时见银子昧了心，答应下来。谁知事情做了，如今罪也犯了，银子一分一毫没有看见。”东岳笑道：“贪心鬼遇了刁猴子。”东岳吩咐无常，把判官暂且收监，待捉到小石猴一齐定罪核办。无常将判官上了刑具，带去收监。暂且不提。

再说花锦夫妇二人，在云梦山紫霞洞口悠悠苏醒。夫妻一见，方知已还阳世了。二人坐在洞口休息休息，欲要回家，又不知路途。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从那首来一个白发银须的老人家，向二人说道：“此地豺狼虎豹山魑魍魉极多，天色一晚，就要出来伤人。你们要想回家，只消过来，在我袍袖上紧紧抓住，闭了眼睛。吾叫你们开眼，你们方可以开，倘若不叫你开，你开了跌死了，我不管的。”二人答应，走上前抓住了袍袖，闭了眼睛，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不一刻风息身上，老者叫他们开眼，二人睁开一看，已至自己家前。夫妇大喜，正要拜谢老人家，一看老人家已不见了，地上一个纸柬，一看乃是紫霞洞的山神特来救他的。夫妇二人望空拜谢，然后立起身来，走还家中。到屋内一看，只见房门紧闭，又至经堂一看，亦然无有，不知花牡丹到哪里去了。夫妇二人不觉大哭起来，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小石猴醉酒伤性命 杨思文游春遇佳人

且说花锦夫妇到了家中，见房门紧锁在彼，经堂之上，亦不见牡丹踪迹，急急到左右前后乡邻人家一问，俱道不知。花锦夫妇大哭起来，后来被众乡邻劝了一番，方才回家，把门闭上了，然后弄了些夜饭吃了，归房安睡，心中挂念女儿。夫妇二人睡在床上，翻来复去，一夜何曾合眼。直至雄鸡报晓，东方发白，窗棂上有些亮光了，二人遂即起身。梳洗已毕，即弄了些早饭充饥。然后二人出了家门，把门关上，叫邻居们代为照看。夫妇二人外出找女儿去了。不提。

再说花牡丹住在樵夫家中，不知不觉忽忽已经有一旬有余。这一天樵夫问牡丹道：“明日早些起身，一同到城隍庙去。倘若城隍理不清楚，再到都天堂去再告状子。”二人商议停当，各归房安睡。一宵已过，直至来朝。花牡丹梳洗已毕，樵婆摆好了早饭，二人吃好了。樵夫恐牡丹走远路不便，即唤了一辆车子与花牡丹坐了，不一时到了城隍庙门首。花牡丹与樵夫下了车子，开发了车钱，二人走进庙来。直至大殿，亲自点好香烛，跪在拜垫之上，默默通诚祷告。停了一刻，忽然似前次一般似睡非睡的，有人在耳边说道：“如今尔父母已经还阳，赶速回去，与父母相见。”说罢，牡丹醒来，向城隍叩了三个头，然后立起身来，告诉樵夫：“吾父母已经还阳。”一路说，一路出了庙门。叫了一辆小车，二人坐了，一路向花牡丹家中而来，一路留心，看可有父母的踪迹。走到将近家中，尚有三四里光景，只见父母二人泪痕满面，一步一瘸的走过来。

牡丹一看，不由泪如雨下，谅必双亲是前来找寻我的。牡丹连忙下了小车，走至父母跟前，叫一声“爹娘”，跪了下去。母女二人抱头大哭，花锦劝了一番，二人收泪，然后花锦叫母女二人同坐一车，且先回家去。花锦请樵夫至家中坐坐，樵夫道：“因家中只有老婆子一人，少人照顾，不日再来拜望罢。”花锦见他决不肯去，亦不能勉强，然后父母等三人拜谢了一番，各自分别，樵夫回家去。不表。

且说杨思文，自小石猴把花锦夫妇害死之后，心中甚喜。今日间，向小石猴道：“如今花牡丹父母已死，你可以带了家将，把花牡丹抢来。”小石猴道：“公子不必耽忧，包管在我身上。不是我夸口，只要我一人前去，包管将牡丹抢到家来。”杨思文大喜，遂即吩咐安摆丰盛酒肴，款待小石猴。二人谈谈说说。语云“酒逢喜气千杯少，事不投机半杯多。”那小石猴不觉吃了一个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杨思文派二个手下，把石猴扶至床上睡去。

且说那小石猴因酒醉过度，根行功夫尽皆失散，不省人事。小石猴睡在床上，忽见牛头马面二个鬼差走至床前说道：“你所犯的罪你自己知道，如今我等奉命前来拿你，速速好好跟我们走，免得动手。”小石猴欲待发作，无奈身不由主，又见那牛头马面手中高擎火票，小石猴仔细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叹道：“原来是花锦之事发作了，这叫做自作自受。”只得跟了牛头马面一同而去，不提。

再说那杨思文，到了次日清晨，即派了一个家人去请小石猴吃早饭。那家人走至房中，喊之不应，问之不管。那家人走至床前一看，见小石猴直僵僵的躺在床上，动也不动。家人用手一摸，已经冷了。家人大惊，急急走至外面，报与杨思文知道。杨思文一听大惊，急忙走至房中一看，果然已经呜呼哀哉

了。思文遂吩咐家人去买了一口上号棺材，办了几件衣服。古云：有钱不消周时办。不多一刻，俱已办齐，立刻将石猴入棺成殓好了。雇几个杠夫，把棺材扛至义冢地上葬了。总算将他入土为安，然后再请了几个和尚，做了三天斋事。

杨思文为牡丹身上，为小石猴用去二三百两银子亦不介意，况且家资巨万，不损于事。但是花牡丹不能到手，事成画饼，心中甚是昏闷，不时唉声叹气。旁边有个家人名唤杨能，甚得思文之宠，今日见思文唉声叹气，谅有什么心事，遂即开言道：“公子既然在家昏闷，何不至外面游玩春景一番，以解烦闷。”思文正中下怀，遂即换了一套华丽衣服，同了杨能一出门来。正是：杨花飘荡呈春景，柳絮飞舞迎游人。其时正直三月上旬，桃红柳绿，山明水秀，况又节届清明，家家户户祭扫坟墓。思文一路走来，留心观看可有佳丽美人。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一眼瞥见那首坟墓之旁一块石上，坐一个年轻女子，坐在那里啼哭，旁边一堆纸钱焚化。思文见那女子虽则一身皓素，愈显得雅淡宜人，看他年纪亦不过三九光景。思文一见，不觉立在那里呆看。背后一个穷人，一看思文衣服华奢，而且又有家人跟随，谅必是个富贵公子。女子一见，也立刻住了哭声，二只眼睛不住的望思文瞟着。杨思文见女子有些意思，遂即走上前去，作了一个揖道：“大嫂，小生有礼了。”那个女子立起来，还了一礼。思文问道：“不知你哭的何人？如此伤悲。”那女子答道：“乃是我家丈夫。”思文一想，乃是一个寡居，又问道：“你家还有何人？”那女子道：“婆家没有人了，奴现今住在娘家，娘家只有老母一人而已。”思文道：“人死亦不能复生，哭死亦无益。也罢，待我来送你回家去罢。”女子答应，立起身来，同了思文一路回家而来。不多一会儿工夫，已至家门，推门入内。那女子请思文至里边

坐坐，思文道：“怎好讨扰。”遂至里边客堂坐定，杨能在门口等候。

那女子即至里边拿一杯茶出来，送至思文面前，然后在下首的一只凳子上坐下来。二人眉来眼去，彼此心照，眉梢眼角，各各传情。思文的魂魄早已不在，并不开口。那女子害羞，亦不开口。二人呆呆坐着之际，由里边走出一个老婆子来，向思文说道：“这位相公尊姓？”思文道：“姓杨”。老婆子道：

“杨公子，我家只有这个小女，去年他的丈夫死了，孤另另只存小女一人，又无儿女，难以度日，故此回来住在吾家。我家姓李，母女二人相依度日。但我一人尚且敷衍糊口，岂能顾他，故此欲思另配一个丈夫，至今尚无户头。如若公子不嫌小女丑陋，侍奉公子，铺床叠被，不知公子意下若何？”思文一听，正中下怀，答应道：“倘若肯下醮与我，衣服首饰我家中应有尽有，不知令媛可肯俯就否？”说时望那女子一看，只见他红云满面，飞赤过耳，越显得美而又媚。老婆子道：“小女是岂有不允，方才就是他同我说的。但不知公子几时下聘？”思文道：“我是心性素急。既如此，明日就来下聘何如？”母女二人俱各点头应允。思文立起身来告辞，母女二人再三慰留，然后送至外面。思文同了杨能回家，母女关门入内，不提。思文一路同杨能回转家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娶寡妇前夫作祟 讨鬼妻王婆为媒

且说杨思文同了家人杨能到家来，日已斜西。一到家中，在书房坐定，觉得腹中有些饥饿了，随即叫杨能到厨房去搬了饭菜及一壶状元红，然后自斟自饮。原来思文自小石猴一死，

牡丹不能到手，心中烦闷，饭食天天少吃，今日游春，遇了美人，心中兴致勃勃，不觉吃了一个醉饱。然后走至内房厅，来见父母，说明今日配亲之事。杨尚书说道：“只要我儿看中，为父母的决不违拗，败吾儿之兴的。”思文大喜，谢了父母，回书房安寝。一宵已过，直至来朝，梳洗已毕。思文立刻叫杨能去挽了二个媒人。不一时，媒人到来，思文将二百两纹银、四样首饰及茶果另星等物，送至李寡妇家中。老婆子要摆酒款待媒人，媒人再三不肯讨扰。然后李寡妇母女客气了一番，媒人告辞回到杨府，报知思文。那思文一听，满心喜悦，恨不得今日就娶了过来。乃叫媒人拣日迎娶，愈近愈好。媒人一看，过三天就是好日。思文大喜，遂叫杨能到李家关照，过了三日就要来迎娶，叫他们预备预备。然后就叫媒人住在杨家，专候过了三天就去迎娶。那媒人就住下，不提。

且说时光易过，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觉已过三天。一到吉日，杨府门前挂灯结彩，热闹异常。六轴吹手，喜娘宾相，俱已到齐。然后吉时一到，立刻来轿迎娶。到了李家，新娘上轿，迎娶过来。喜娘扶了李寡妇，至堂前同杨思文参拜天地，送入洞房。挑方巾，坐花筵，撒帐吃团园夜饭，诸事已毕，宾客散去。夫妻叫喜娘仆妇等人退出，然后共入罗帏，享那于飞之乐，这是周公之礼，著书的亦不便多说。

且说那李寡妇睡到三更将近，忽然由床上大跳起来，口中说得胡言乱语。思文立刻起来，问他何事。那李寡妇定了一定神，方才说道：“吾方才开眼，欲思起来小便，忽见床前立一个男子。我仔细一看，乃是我前夫，面上很凶恶，实是可怕，故此我叫喊起来。”说罢身子抖个不住。正在说的时候，忽然杨思文大叫一声，口吐白沫，身子往后欲倒。幸得李寡妇急急上前扶助，拼命喊叫。外面众人尚未全睡，急忙进来，一面去

报知杨尚书夫妇。杨尚书夫妇素来爱子如同珍宝，今日喜气冲冲，一听儿子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急得面容失色，急忙走至新房之中。李寡妇也顾不得害羞，就将看见前夫之事说了一遍。杨夫人一听，连忙在旁祷告许愿，道：“千怪万怪，只怪我儿子不该娶了尔妻。但是如今生米已成熟饭，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要你放松了我儿，明日请了高僧高道超度你，再另烧些纸钱，请你在阴间另娶一个。”杨夫人祷告一番，杨思文方才悠悠苏醒。然后叫新娘子将他扶至床上安睡。一夜闹事，如今东方已经发白，大家亦不睡了。杨尚书立刻叫杨能到玄都观请道士，叫杨兴到广福寺请和尚。不一刻，僧道齐集，拜了三天经忏，焚去了纸钱、冥衣等无数，果然思文痊愈起来。不过被鬼上了一回身，精神疲倦得很。歇了几天，重行看了日子，调了一个房间，然后再为二人成亲。暂且搁过一边。

且说那李寡妇的前夫，姓张名唤秀文，乃是一个读书人。因为妻子再醮，被他去闹了一闹，平白地得了这许多银两，否则这张秀文在阴间亦是一个穷鬼。如今得了这许多银两，与前大不相同。俗云：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道理是人鬼一般的。这张秀文一想，我妻子在阳世再醮，我在阴司孤凄凄的怪没趣，况且今非昔比，须要有个女人主持内政才好。遂即东托张三做媒，西托李四为妁，诚心要娶一个女人。

事有巧合，却巧对门。有一个开茶铺子的王婆，乃是一个马泊六，专门替人家为媒作配，拉马说合。却巧风闻张秀文诈了许多银子，有些眼红，如今风闻他要娶一个女人，正中下怀，一想不如我前去作媒，多少要拷他几十两银子。原来王婆斜对门有个女儿，名叫倪凤英，年纪才二十二岁，到也生得如花似玉。王婆将秀文如何多才多财，说了一大套的话。果然那凤英被说得心中忐忑，有些活动，又被王婆说了几句风情的言，那

凤英立刻答应，叫王婆去说亲。王婆大喜，出了门，一路望秀文家来。三脚两步，至秀文家中，走进里边一看，只见张秀文一人，坐在书房之内闷坐。见王婆到来，连忙起身让坐，彼此坐定。张秀文开口问道：“不知王妈妈有何贵干来至敝舍？”王婆带笑说道：“一则前来拜见相公。”秀文道：“不敢。有其一必有其二，这正事却在其二哩，请教其二则。”王婆道：“休得取笑。二则闻听相公欲思讨一位夫人，故此老身亦留心物色。如今却巧有一个对头的小姐，故此前来作伐。”秀文道：“不知何处的千金，那家的小姐？”王婆道：“远则天边，近则眼前。就在老身小店斜对门，有一个女郎，年纪二十二岁，品貌端丽，人亦温和，针线等亦甚来得，故此前来作伐，欲思配与相公，不知相公意下如何？”秀文道：“既然如此，谅必人品亦不差，如此就请妈妈前去说合。若成就了亲事，定当重酬妈妈。”王婆道：“多谢相公，包在老身身上就是了。”秀文道：“只消明日待我到妈妈店内来吃茶，然后待我看一看这姑娘如何？”王婆道：“你只消明日买了些衣料送我，待我去叫他来做针线，你与他见面可也。”秀文答应，王婆辞别出来，笑嘻嘻回至店内。只见店内许多厉鬼、恶鬼、冒失鬼、刁滑鬼、奸滑鬼，围着一个赖债鬼在那里吃茶。因赖债鬼欠了他们会钱不还，故此吵闹。后来经和事鬼出来讲开，先行写立票据，然后各鬼散去。王婆亦无心做生意了，老早就打了烺去斜对门，同倪凤英女鬼谈话去了。

且说张秀文见王婆一走，满心喜悦，立刻到绸缎店中去买了衣料回家。一夜已过，一到明日清晨，就将衣料送与王婆。王婆假意客气了一番收了，打开来一看，嘴笑得合不拢了，说道：“这种衣料不要说没有穿过，连见也没有见过。”乃包好了拿到房中去了。然后叫鬼堂官泡了一碗雨前茶，放在秀文面

前。然后王婆道：“相公且坐片时，待我到对过去去就来。”秀文道：“有劳妈妈。”王婆道：“好说。”说罢出店门，直到女鬼倪凤英家中。那女鬼还方才起身，如今在那里梳妆，见王婆到来，遂说道：“妈妈早。”王婆道：“只因老身买了些衣料，要做几件时式衣服，故此欲烦姑娘手脚。”女鬼道：“若不嫌粗陋，请拿来便了。”王婆道：“拿来拿去怪烦的，不如请姑娘到我家中去做罢。”女鬼道：“既如此，我梳好头随后就来。”王婆应了声，立刻别了女鬼倪凤英，回店而来。不知那件鬼亲事可成就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因回家怪风失妻房 为妖魔高山请真人

且说王婆回至店内回报秀文，说那姑娘立刻就来。秀文点头，在那里吃茶等候。那女鬼倪凤英把头梳好，收拾收拾，居然拍了些粉，然后关了房门，出了大门，到茶铺而来。王婆一眼瞥见姑娘来了，连忙接入内。那张秀文见女鬼娉婷而来，急忙两只眼睛不住向他看，自头上看至足上，处处看到，一无缺点。然后见女子到房中做衣服去了，然后暗暗待王婆出来。不一时王婆到来，张秀文同他说道：“明日送聘礼金银等前来，隔十天前来迎娶。”王婆道：“日子太近了，叫他办物亦不及。”秀文笑道：“衣服首饰另星什物，吾家中件件皆有。若他家中无有，待我送来就是了，何必要他烦神。”王婆道：“既如此，再好也没有。请相公赶紧回去采办罢，休得再耽搁了。”张秀文别了王婆，回家办理去了。暂且不提。

再说杨思文自从请僧道超度前夫之后，精神已复原，重又看了日期，换了房间，再与李寡妇重拜天地，再进洞房，成为夫妇，

到也无事。一天天光阴易过，已经满月。夫妇二人欲要双双回门，即唤了二乘轿子，带了家人抬了礼物，一路而去。走至半路之间，忽然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烟雾迷濛，众人一个个俱睁不开眼睛。约有一刻工夫，风静声息，轿夫睁眼一看，轿帘大开，只见新娘子已不知去向，众人大惊。思文急急下轿来看，果然人影全无，心中大惊，立刻同了轿夫人等一直找寻。直找了五六里路，全无影响。杨思文不觉一阵心酸，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心想我杨思文怎的命犯孤鸾，抢牡丹石猴会死，后来幸遇李寡妇，第一次前夫作祟，弄去了许多银子，想总以为安宁了，那知如今满月回家，半途曾被怪风吹得尸骨无存，越想越懊恼，愈加捶胸，大哭起来，引动了许多轿人前来观看。内中有一位老者，问那轿夫道：“你家公子为什么在此大哭悲伤？”轿夫就将怪风将新娘子吹得不知去向说了一遍。老者一听，说道：“在此痛哭亦属无益于事。只因离此三里，有一个土地堂，年久未修，荒芜已久。四面房屋，大半墙塌壁倒，故此并无僧道在内。今有一个狐狸精在内，已成人形，专喜女色，专门使一阵怪风将女人吸去，已不知多少了。”思文在地上一听此言，立起身来，亦不哭了。将眼泪揩干，辞了众人，坐了轿子，立刻回家。众人见思文已去，彼此谈谈说说，俱各散去。

且说杨思文一到家中，立刻至内房厅，将怪风之事告诉了父母。杨尚书夫妇亦皆惊疑不止。思文立刻喊集家人打手们等，各执长短兵刀，思文亦然取了一柄扑刀捧在手内，然后一路望那土地堂而来。不多一回工夫，已至那庙。跟首一看，只见这庙实是破败不堪的了。走进庙来四面一看，只见大殿背后有一个大洞。杨思文伏在洞外听了一刻，只听得里面隐隐有女子啼哭之声。思文一想，谅必吾妻了，心中大怒，即将身一

踊，跳进洞去，将刀护了自己身体，一路找寻进来。走至洞内一看，只见一个人面狐身的妖怪坐在那里，一见有人进来，拔出一把三尖刀来，思文一见妖怪坐在那里，即跳上前去，一刀砍下。那妖怪用三尖刀照架，二人大战起来。战了有六七个回合，只见狐狸精嚎了一声，由里边出来许多小妖，各执刀枪剑戟，将思文一围，厮杀起来。思文在里边大叫：“众打手前来帮忙。”无奈那些打手唬得目瞪口呆，那里还敢来帮忙呢。思文见众打手一个不来，只得拼命的杀出洞来。众狐精亦不追赶，回进洞去。杨思文一到外边，见众打手似木偶一般立在那里，思文大骂：“你们无良心。常言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我常日间如何恩待你们，一旦我有事，你们袖手旁观，是何道理。”打手们道：“公子亦不好单怪我们。常言道：“力不斗功，功不斗法。我们就是上去，亦是空送性命。公子若要除这妖怪，非要有道术的人不行。”思文被他们一提醒，恍然道：“你们姑且回去，待我去请毛真人到来除此妖怪。”家丁们先行回去不提。

且说这毛真人，乃是五云山玄真洞内修炼，亦有千年道行。只因那一天下山来云游，却巧在杨家门前经过。思文立在门首，这道士见思文面上有一道黑气，知道他必遭无妄之灾，故此上前打一个稽首，说道：“公子印堂有一股黑气，此日内必遭无妄之灾。你若逢了急难之时，你到五云山玄真洞，找毛真人便了。我如今教你一个土遁的法诀，若要来找我，就借土遁来便了。”说罢，化一阵清风而去。当时思文亦不在心上，今日被打手一提醒，故此想起毛真人来。随即将真人教他的咒语一念，果然身不由主的动起来，心中已经佩服毛真人了。不多一会觉得不动了，一看面前一座高山，走到山足之下，只见那首有一块高巍巍的青石碑，上面三个大字“五云山”。思文

心中大喜，走上山来，转了几个弯，不见毛真人踪迹。

正在为难，只听那西首有弹琴作歌的声音。思文一想，既有人声，不免待我去问个讯。遂依了这找来。原来被山峰遮住了不看见，只一转弯，只见那毛真人坐在蒲团之上弹琴作歌。上面石上，斗大“玄真洞”三字。思文遂上前跪倒身躯，行了一个礼。思文正要开口，那毛真人说道：“公子不必说了，贫道已经尽行知晓的了。”思文大喜，只见道士立起身来，带了几样随身法宝，然后同了思文出了玄真洞。只见道士用手将洞一指，喝声道：“疾”，那玄真洞霎时不见了，只见白云深锁，寒雾迷濛。思文问道：“这是什么法术？”真人道：“此叫白云锁洞法。恐怕妖魔鬼怪前来偷盗法宝，故此锁住了。”思文点头。然后二人各借土遁，一径来到那土地堂跟前。毛道士叫思文一人进去，将妖怪诱出，然后待我来收他。思文答应，拔出宝剑，大啸一声，杀入洞去。那狐精见思文去而复来，心中大怒，怪叫一声，同思文大战起来。思文且战且退，那怪不知是计，拼命追出洞来。思文见怪已出洞，望真人背后一闪。那怪直冲上前，被毛真人喝一声：“孽畜，妄称修道，暗劫女子，还要仗术侮人，还当了得，还不速速受缚。”那怪见真人如此，将三尖刀望真人劈来。真人大笑道：“畜生还敢倔强。”将手一放，一个掌心雷，口中一念收妖咒，那怪三尖刀脱手，只在地下乱滚，口中不住求饶。真人喝道：“否则用斩妖剑将你斩掉。念尔修几百年道行，亦非容易，尔只消将众女人放出，以后诚心修道，贫道亦好生之德，恕尔一命。”那怪连声答应。真人将咒退去，放他起来。那狐精立起来，至洞内将众女子放出，共有二三十人。内中思文妻子，因今日才进洞，故未被污。然后真人叫他们各自回家去讷，那怪回进洞去修炼。不提。然后思文同了真人、妻子三人一路回来。真人要回去，思

文请他到家盘桓几天。真人答应，遂一同望杨府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杨思文拜师学艺 毛真人被请捉怪

却说杨思文同毛真人、妻子三人，一路回家，不一会已至家门。思文叫妻子到房中养息去罢，自己同毛道士来至书房坐定。思文拜谢了一番，然后问真人吃荤吃素。真人道：“贫道修心不修口，世人修口不修心，我是吃荤的。”思文吩咐摆一席丰盛酒肴，与真人开怀畅饮。席间谈谈说说，甚是投机。思文要拜真人为师，真人亦不推辞，立刻摆好香烛，思文就拜毛真人为师，自此变作师生了。这一天二人吃得尽欢而散席，二人就在书房中安睡。一宵已过，直至来朝，天色微明，毛真人即刻下床。其实毛真人一夜，亦不过跌坐在床上而已。真人下了床，走至天井之中，呼吸炼功，吞清吐浊，然后将大小功夫各练习一遍，然后进来。那知思文听真人下床，他亦随起身，并不声张，在书房内看真人练功夫等。真人炼好进来，然后思文说道：“不知师父所炼的那些拳棒等，可能教授小徒否？”真人道：“那到容易，唯有一樁难处。”思文忙问道：“那一樁？”真人道：“大凡炼功夫，要至成功极顶，非远女色不可。我看尔此事恐怕不行罢。”思文道：“若要功夫，一世不近女色都可以。”立刻叫杨能至里边对少奶奶说一声，自此思文在书房安睡，果然不到内房了。一连三个月，真人见他诚心要学艺，遂即将罗汉拳、风魔棍、十八路童子、鸳鸯连环腿等教授思文。思文用心学习，不多几月，五遁俱全，本领高强了。真人接连在思文家中住了有五六个月，这一天要回山去

了。思文道：“既来之，则安之。师父请再盘桓几月，过了残冬，再回山不迟。”真人经不起思文再三慰留，又住下来。这一天思文同真人说起：“那一天妖怪如此凶勇，如何被师父不多一会就收服了呢？”真人道：“这是全靠符法。还要把咒语炼熟，修心养性，到后来自会降龙伏虎，驱妖伏怪。”思文一听，心中十分羡慕，再三恳求真人传授。真人见思文心诚，也就把符篆咒语一一传授了思文。思文会了符咒，自此心满意足，不思多求的了。

一天天的过去，光阴真快，将仲冬之际了。那一天思文同真人正在饮酒，忽然外面有一个家人进来禀道：“外面来了一人，请道长看病。”真人一听说道：“我们出家人方便为本，慈悲为门，叫他进来就是了。”家人出来，同一人进来，亦是家人打扮，见了真人思文请了安，然后说道：“我们是紫金街王府之中。员外王芝恒所生一位小姐，如今因被妖迷住，弄得声名狼藉，奄奄一息。请了许多医生等全无效验，员外急得寻死觅活。幸得昨日此地一位门上老伯同我说了，我去禀知员外说，杨府上有一位毛真人，法力无边，曾救过杨府少夫人，收服土地堂的妖怪的。家主人一听大喜，故此今日特地遣我到来相请，伏望真人开慈悲之心，劳驾到我主人府中为小姐看病。”真人一听，说道：“出家人方便为念，常存于心，既如此，待贫道同你一走便了。”说罢，立起身来，别了思文，就同那王府家人一同而去。不一会到了王府，只见员外已经翘企在门首等候了。真人一见王员外迎接，到里边厅上，只见许多文质彬彬的医生在那里议论病由，员外即请真人至小姐房中去看病。真人点头，员外在前引道，绕回廊曲曲折折，直至小姐闺阁之中。只见小姐直僵僵的睡在床上，眼睛似开似闭，气息只存一丝，面黄肌瘦。真人把脉一按，知道尚可救治，但是须要先将那

妖怪除去，然后医治，方才有效。员外一听说道：“如此，就费真人法力将妖收了，然后再替小女诊治。不知要应用什么东西，请真人吩咐好去办来。”真人道：“只消今夜二更以后把前后门紧闭，尔等只管安睡，让贫道一人在小姐房中作法。待那妖怪到来，我自有处置之法，但不可一人在外偷看。房间四周围用三百六十五粒米、三百六十五瓣茶叶洒在地上，按三百六十五周天之数，然后只消端正黄纸十八张、银硃少许，阴阳水一碗，余无别物了。”员外一听，只要女儿身体痊愈，说怎样就怎样，各样东西俱已备齐。不多时，已经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到了一更多天，茶叶四周洒好，黄纸、银硃、阴阳水皆放在小姐房中桌上，然后众人去安睡，那房中只有真人同小姐二人。歇了一会，只听樵楼已经三更鼓时候了，不知毛真人如何捉妖医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毛真人捉怪法力无边 狐狸精报仇自投罗网

却说毛真人因王小姐被妖怪所迷，故用此法，将房四周围洒了米与茶叶，然后房中只存毛真人同小姐二人。然后真人在身边取出一把桃木宝剑，有一尺二三寸长，一面宝镜，黯黑无光，二物放在桌上。然后将银硃磨好，用阴阳水一和，画好了九道符，一道贴在房门上，一道贴在眠床上，一道放在小姐头发之中，余下四道，在四周焚化。然后就在床前枕子上一坐，使了一个隐身法，坐在那里专等妖怪到来。不一会，约有三更光景，忽听外面一阵风甚大，又听得窗上咕咯一声，由门口进来一个白面书生，面目姣好，年纪尚轻，约有二十三四岁光景，

手中执一把书画扇儿，象一个文生公子模样，小姐是在床上不知不觉。那毛真人见少年进来，运用慧眼一看，只看少年头顶上一道黑光，真人就知定是此妖在此作怪了，立刻将隐身法退去。少年已经走到床前了，真人喝一声：“孽畜，擅敢迷害人家闺女，天理难容，速速现了原形，或者尚可饶尔一命。”那妖怪正要上前与小姐温存，忽然旁边走出一个老道人来，口中不住的“孽畜，畜生”，不觉牙根紧咬，火心直冲，骂道：“那里来的无知老道，大胆前来管你家大仙的事。只因此处小姐美貌，况且与我有缘，故此大仙与他成其美事，与你这贼道何干。如今你来管大仙的事，莫非你活得不耐烦了么。”说罢，将手中的扇子一肋，变了一把单刀，望真人迎面一刀劈来。真人一见，哈哈大笑道：“畜生，尔死在目前，还敢如此大胆妄为，在吾面前行凶。”说着将桃木剑一指，那单刀落在地上，并无声响，一看乃是一根芦柴。那狐狸欲思逃遁，将口中一股黑气望准真人迎面一喷，自己回身欲思逃走，谁知窗口已经被真人遮住了，正欲夺门而出，真人将咒语一念，忽然那门上及床上的二道符放出二道金光，将狐精罩住。那狐精被金光射在身上，如同针刺一般，欲思借土遁而逃，谁知那泥土比铜铁还硬，原来被真人化了四道指地金刚符，恐他借土遁，所以预先布置。真人见他还是硬忍在彼不肯现原形，立刻在桌上取了阴阳水，将手掐了一个诀，然后喝一口阴阳水，望准狐精身上喷去。只见那狐精实是忍不住了，就在地上几滚，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狐狸，伏在地上，口吐人言，哀哀求饶。真人道：“贫道本当饶尔，实因尔如此凶恶，幸得是我，否则早被尔所伤了，不能饶尔。”说罢祭起桃木宝剑，将狐狸断为二段。收回桃木宝剑，只见地上鲜血直流，而剑上血丝全无，正至宝也。

且说毛真人斩了狐精，出房门，把员外等唤醒。王员外并

未睡着，如今听见妖怪已除，心中大悦，立刻出房来至小姐房中一看，只见地上狐精尸首横卧，血流满地。员外道：“原来此物作祟。如今幸亏真人仙法无穷，除此妖孽，否则小女性命难保。”立刻命人：“抬那狐尸至门外悄悄然焚化，勿可声张，免得貽笑于外人，倘此事哄动四方，将来吾女恐无人下聘了。”众家人答应“晓得”，大家静悄悄扛至荒郊用火焚化。那狐精焚化之时，臭味难闻，有一股骚味直透鼻中，众人皆欲作呕，方才回至里边，将大门紧闭。不多一会工夫，那尸首烧为一堆枯灰，被那朔风一吹，四散飞去。不提。

且说王员外见妖怪已除，然后向真人道：“小女之病，亦烦真人大力治之，则感德不尽矣。”真人道：“你们将阴阳水及桌上我画好的符拿来，焚化在水中。”说时在身边摸出一个小葫芦来，去了塞子，倒出一粒丹药来。颜色洁白，清香扑鼻，有梧桐子大小，交与员外道：“将此丹一同化在阴阳水内，灌在小姐口中，包你立刻就愈。”员外大喜，遂即将符焚化在阴阳水内，再将丹丸化入水中。这丹上达天庭脑筋，下至涌泉足趾。然后将小姐扶起，依法灌入小姐口中，直透十二重楼，横贯四肢百节，真是仙丹妙用。不多时，只听得小姐腹中咕噜咕噜一阵响，员外遂在小姐肚上揉了几揉，只听小姐悠悠苏醒，大叫：“暖唷，痛死我也。”员外叫道：“女儿，如今觉得好些么？”小姐道：“如今轻松得多了，请他们回避，女儿要大便了。”员外遂叫一个小丫头进来，服侍小姐大便。自己同了真人出来，至书房坐定。员外问道：“如今小女谅必无碍了。”真人道：“不过身体虚弱，只要好好调理，就可以痊愈的。”员外拜谢了真人一番，然后吩咐摆酒，与真人饮酒谈心。

不一时，酒席俱已端正，然后二人入席，谈说那狐精之事。

真人道：“此等妖狐，必定聚族而居。如今这一个被我所除，他们那些狐子、狐孙、狐朋、狐党，一定要来报仇寻事的。待我在此耽搁几天，倘有淫狐的党羽前来兹事胡闹，待贫道一鼓而除之，捣巢灭穴，斩尽诛绝，以绝后患，免得再贻害于后人，谚云：除恶灭凶，即是为善。”员外感谢不已。那知言还未毕，只听得外面一声喧扰，员外与真人俱吃一惊。不知何事吵闹，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照妖鉴众妖狐就擒 阴司府小石猴收监

话说王员外同毛真人正在饮酒谈心，忽听得外面一声喧扰，俱在那里嚷道：“不好了，狐精成群来了。”毛真人连忙放下酒杯，走出书房来一看，只见那首栗栗陆陆，足有七八十只，俱已修得头顶日月，二足可走路的了。手中各执了长短兵刃，其势甚是凶勇，蜂拥而来，有的乱踊乱跳，有的把碗盏什物、摆设古玩花瓶等，乒乒乓乓一阵子乱打。王员外一见如此光景，吓得躲在真人背后，口中不住的叫：“毛真人救命，毛真人救命。”口中一路叫，身子一路似筛糠般抖个不住。真人道：“员外不必惊慌，有贫道在此。”说罢，口中将收妖咒一念，用手一个掌心雷，只听得霹雳一声，将小狐精打死了十几个。其余见不是头路，各各吱咧吱咧逃走了。真人欲思追赶，已经不及，只得叫家人们将死在地上的狐烧化了，然后又回至书房坐定。

王员外已经惊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真人安慰一番，方才有些定神。然后真人向员外说道：“这一班妖狐，此刻虽去，晚上必定再来，缠扰不清，此仍是狐妖的故智。须要捉尽

斩绝，方可高枕无忧。如今贫道有一计在此，待等天一晚，你们预备一口极大鱼网张在门口，网上我先画好了符，然后待我一人坐在厅上，待等狐妖一进府来，即下设地网，上布天罗，四方用符锁住，然后逼他们入那鱼网之中，连网一并烧去，所谓一网打尽也。”员外闻言大喜，立刻叫家人至渔家处，借了一口大鱼网来，真人在网上画好符念好咒。不多一刻，天色已晚，然后叫人将网张在门外。家人们皆早早去安睡，但不可睡着，一听呼唤立刻就来，众家人答应去睡。

且说众妖狐一路逃回洞内商议道：“报仇不成，反伤弟兄。”内中一只刁狐道：“大家不必吵闹，只消今晚二更时分，悄悄然到王家，把王家不分老幼一同杀绝，连贼道毛真人亦同杀死，然后放火焚烧。”众狐一听，俱各赞成。不一刻已经二更光景，众妖狐俱各执了兵刃，一路至王员外家而来。到了那里，俱各在那里东张西望。毛真人见狐精已来，立刻上面布好天罗，地下布设地网，四面用符锁住，然后口中将锁妖咒，不住声的念。那些妖进了府中，只见灯火全无，息静无声，正在疑虑，一眼瞥见厅中毛真人端坐在彼，正欲思一拥上前，谁知身不由自主的动也不能动，众妖狐知道又中了毛真人的法术了，心中懊悔不及。毛真人见众妖狐已经大半锁住，内中有几只道行较深的未曾被锁妖咒所锁，欲思驾妖云逃走，那知往上一冲一碰，直跌下来，跌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欲思借土遁，地网阻隔钻不下去，四面无路可遁。正在左右乱窜之际，毛真人由身边取出一面同镜子一般的東西，名曰照妖伏魔鉴，口中咒语一念，忽然间那宝鉴上放出万道金光。真人将宝鉴望众妖狐只一照，那些妖狐怎经得起，俱皆伏在地上，吱吱乱叫。真人将宝鉴的光望外一提，将众妖狐一齐吸入大鱼网中去了。然后将宝鉴收好，即一声呼唤，众家人起来，真人吩咐将网口收

好，扛至外边都去焚了。众家人一声答应，扛至外面，点了一把火烧起来。只因早被真人用符锁在网上，众妖狐一无可遁，只得吱吱乱叫，到了一个时辰光景叫声渐息，一股臭味难闻，不多一刻，俱成灰烬。

可怜众妖狐修炼人形殊不容易，也有六七百年，也有四五百年，起码有一百多年，皆不归正路，一旦化为乌有。谚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旨哉斯言。这一班狐狸，亦因贪淫，虽有数百年根行，亦不免葬身火窟，此乃报应，不爽毫厘哩。闲言少叙，且归正传。毛真人除尽了妖狐，亦回至书房休息。一刻天色明亮，员外至书房拜谢真人。毛真人要辞别动身，员外再三慰留不住，然后至后边，取出二百两银子及绸缎等物酬谢真人，说道：“些些微礼，祈真人哂纳。”毛真人笑道：“员外差了，贫道非世上之道者可比，口内口口声声说行方便，心中牢牢切切要银钱，甚或行欺作骗者有之，借佛敛财者有之，道术全无，为人治病者有之，假募缘之名，供己之挥霍亦有之。贫道是下山来，一以济世救人为怀，于名利二字皆无所欲。以出家人饥食松果，渴饮涧水，暑有清风，寒有烈日，于财帛皆无所用之，请员外收藏，贫道与君暂别，后会有期。”说罢，员外送至门外，彼此将手一拱，真人一路扬长而去，员外怅怅而别。那小姐之病已痊愈，不过身子虚弱，调养几天之后，精神亦有复元了。暂且不提。

再说小石猴被阴差捉去，一路直到了东岳庙内，二个阴差至里边禀知东岳大帝，大帝立刻吩咐伺候，升坐大殿，然后将小石猴带至殿上。东岳一看，猛吃一惊，心中想道：怎么把孙行者去带了来呢？遂问道：“你叫小石猴么？”小石猴道：“正是。”东岳问道：“那孙悟空是尔何人？”小石猴道：“他是石中生的，我亦是石中生的。我与他相隔不远数十年，他是我

的前辈罢了。”东岳知道他同孙行者全无关系的，心中稍为一宽，乃又问道：“你如何贿差害命，叫王判官私害花锦夫妇，从实招来。”小石猴道：“并无其事，”东岳道：“你休得抵赖。”立刻吩咐白无常至监中，提王判官前来质对。小石猴一听，将嘴一尖，不声不响。不多时，王判官提到。王判官见小石猴跪在一旁，知道事情不好了，人证已实，难以抵赖，只得推上堂来跪下。东岳问判官道：“害死花锦夫妇，果是此小石猴叫你做的么？”王判官道：“是。他定要叫我做的，我不肯，他拿棒要打，他又许我五百两银子，到如今分毫未曾到手。”东岳一听判官一番言辞，并无虚假，况且看那翻眼猴子不是好东西，故此又问石猴道：“你曾有银子交他吗？”石猴道：“事情做妥了，我自然要酬谢他的。倘先交银子，事情不成，岂不白白花了银子么。”东岳笑道：“你可称为刁獠了。”立刻吩咐张根、李武二个鬼差，好好将石猴押去收监，王判官仍交白无常带去收监，东岳退堂，各鬼差侍役人等退出不提。且说张、李二鬼差带了小石猴来至监牢门首，叫开牢门，将石猴交与牢头鬼禁卒，二鬼差回话去不表。

牢头禁卒名字叫做史耀荃，因为他贪财如命，故此人家叫他死要钱，与东岳有些关系，所以格外胆大，真是无法无天。凡犯人进牢，先要进门规矩，如若无钱，则私刑拷打，无所不为。不知小石猴进监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杨尚书阴曹对案 王判官阳世投胎

却说小石猴到了监中，死要钱开口问道：“进门规矩有么？”小石猴道：“我不懂规矩的。”死要钱道：“若是没有

规矩只要你吃得消就是了。”当时把石猴上了脚镣手铐，将石猴送上轧床之上。石猴被他如此一来，猴性大发起来，用一用力将镣铐拆开，跳下轧床，只几扭把轧床撒开。跳出来一把将禁卒抓住，骂道：“我与你有何仇隙，将私刑如此辱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罢，将禁卒一记巴掌，只打得禁卒半片脸肿了起来。见小石猴如此凶勇，镣铐轧床均粉碎，死要钱无奈，只得跪下讨饶。那小石猴是吃软不吃硬的，见禁卒如此苦苦哀求，也就放了手。禁卒立了起来，立刻叫伙计办些酒来，请小石猴吃了。然后骗石猴到房间中坐定了，同他说：“许你自由行走。”自此每日好酒好饭供他，猴子安安逸逸在牢内过度了几日。

这一天忽有两个差役进来向禁卒道：“快将小石猴带出去复审。”禁卒走至房中，向石猴说明，然后同他上了铁练，牵将出来，交与二鬼差，带至大堂跪下。东岳问道：“尔同花锦夫妇有何深仇宿怨，要置之于死地。”小石猴道：“我与他并无仇隙。只因为杨尚书之公子名杨思文，要把花锦夫妇弄死，然后再抢他女儿牡丹。”东岳问道：“此事杨尚书知道否？”小石猴道：“岂有不知。”东岳大怒道：“他既为朝廷命官，总知法律，强抢闺女，纵子行凶，罪犯家教不严，况且人命有关。”立刻唤白无常、黑无常二人：“快将杨尚书三魂带来见我，况且生死簿上，杨尚书禄寿亦已终了。”黑白二无常领命来至杨府。

却巧杨尚书同夫人坐在书房内闲谈，旁边家人侍立。白无常走上前去，将尚书坐的椅子一扳，杨尚书跌了一交，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一霎时呜呼哀哉。二无常将尚书魂灵带了就走。且说杨夫人见尚书一交跌倒，快嘱家人扶起来，已经断气了，急捶胸大哭起来，哭得险些儿晕去。家人在旁劝了一番，

然后夫人叫思文前来料理丧事。自有一番忙碌不提。

且说那黑白二无常带了杨尚书魂，直至殿上跪下。杨尚书见了两边鬼差凶恶异常，心中有些害怕。东岳问道：“你是杨尚书么？”尚书道：“然也。”东岳拍案大怒说道：“亏尔是个堂堂尚书，怎么不约束子弟，反而纵子为非作歹？”杨尚书道：“卑职所生一子，他母爱如珍宝，连卑职亦不能管教于他。”东岳道：“好莫廉耻，堂堂尚书，极品大员，尚怕妻子，安能治国，岂不羞死。”尚书道：“强妻逆子，无法可治。”东岳一听，也不加罪于他，再将功过簿一查，杨尚书曾经捐过山左水灾，赈银二千两，活人二百余口，有此一功，因此延寿一纪，立刻叫二无常送他还阳。幸得那尚书尚未入殓，有两个家人坐于尸旁，忽见尸身动起手来，二人暗暗吃惊，忽然挣坐起来，二人唬得魂不附体，口中乱嚷道：“不好了，老爷变了僵尸了。”夫人等一听，急急前来看觑。忽然尚书开口道：“快拿茶来吃，可怜我两只腿都跑疼了。”大家见尚书不是僵尸，乃是还阳复活了，方始放心。立刻将尚书扶至书房，将衣服与他换了，吩咐家人们把丧事中之物件一概卸去。杨尚书休息片时，再将阴府之事细细说了一遍。杨思文一听父亲之言，心中想道：“真是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上若雷。”思文心中有些欲弃家修行之念。正在思念之间，恰巧毛真人由王府捉妖回来。思文欲与真人一同回山，随真人修炼，真人应允，二人入山修炼去了。这且慢表。

且说东岳大帝，吩咐鬼差把王判官革去考成功名，罚他重转轮回，至南京王黑心家中投胎，限二十九岁夭亡，再至阴府定夺。原来王黑心夫妇年已四十，没有儿子，叫判官到他家为子，把黑心的家产田房挥霍一空，叫黑心夫妇二人死于路途，但地方保甲等收尸。看官们看到此处，必定要拍案叫奇，以为

判官必要办重罪，为何反叫他投人，岂不便宜，以为此案办得不妥。岂知内中有一个缘故，只因王判官虽则害死花锦夫妇，究属被小石猴威迫所至，故此派他重经轮回，夭寿身亡。如此说来，为何要把王黑心牵涉在内，将他家业挥霍呢？因为王黑心是一个地痞，俗名叫作流氓，专一在外欺骗敲诈，吃白食，包揽词讼等，无恶不作。手中倒也积蓄了有几千两银子，虽不能称大富，亦可为小康，丰衣足食的了。岂知贪心不足，为富不仁之理一体，还要重利盘剥小民，放印子钱等，如今足有一二万家私，尚是昏迷不悟。故此派判官投生他家，将他不义之财挥霍一空，王黑心夫妇老来受苦，还要路毙，此皆是盘剥小民、贪财作恶之报。故观音大士有二句偈语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此二句人人都知，可惜能知不能改。闲言少说，且归正文。且说那鬼差将判官送至王黑心家投生之后，东岳吩咐大头鬼张铤、小头鬼施泰，把小石猴带至五殿阎罗王那里讯办。二鬼立刻牵了猴子就走，一路望五殿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小石猴遁走阴司府 南北斗对弈终南山

却说大头鬼张铤、小头鬼施泰，将小石猴送至五殿，交了公事，回来消差不提。且说那五殿阎罗王，就是宋朝贤臣龙图阁直学士、武英殿侍制包拯。生性铁面无私，在生忠直，死后封为阎罗王。如今见东岳大帝送来的犯人，立即升坐大殿，将小石猴带上殿来。阎罗王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如何又去把闯祸的孙悟空带了来呢？因思此猴子须要用软功。想定主意，遂问道：“来者莫非孙悟空否？”石猴一想，这一回须要借借他的

威名，不知可能还阳否。遂答道：“吾是他嫡派子孙，叫孙小圣，又叫小行者。”阎王又问道：“大圣有一根如意金箍棒，曾遗传你否？”小石猴一听，暗想道：“他恐怕假冒哩。”遂即在耳中取出，晃一晃，有碗口粗细，望准那阎罗王头上打来。阎罗唬得两手捧住了头，口中说道：“小圣不必生气，有话好讲。”阎王立刻退堂，然后请孙小圣至后堂饮酒。山珍海味，熊掌驼峰，还请了其余九殿阎王来作陪客。小石猴甚是得意，乃开口道：“今日却巧十殿王爷俱在，我有一事奉托，未知可否？”众罗王道：“不知何事？”石猴道：“请把生死簿拿来，替我多加几年寿。”阎王道：“小圣，并非我等作难，只因这加寿等事不是我等所该管的。”石猴道：“阎王不管生死寿夭，管些何事。”“内中一殿秦广王是管那尝善罚恶、轮回投生等事。若要生死寿夭，是南北二斗星君所掌管，我等无此权衡。小圣要加寿须要求南北二斗星君的。”小圣一听立起身来，告辞道：“如此，我去找二星君去。”五殿阎君着急道：“倘要东岳问我要孙小圣三魂，如何说法？”石猴道：“如若他要我，有我一人承当，不管尔事。”说罢，迈开大步，一路出了冥府。魂灵找至义塚地入了躯壳，将棺材打开跳起来，直奔杨府而来。

不一回到了杨府门首，众家人一见石猴，又加失惊，说道：“猴子僵尸走进屋来了。”尚书在里面听见，心中诧异，立刻走至外边来观看。那小石猴一见杨尚书，作了一个揖。尚书还了礼，问道：“不知你是人抑是鬼？请说明了，免得唬人。”石猴道：“我被阎王拘去，被我在阴府大闹一场，阎王唬得反而请我吃酒，然后又叫二鬼差送我还阳的，我的寿数已经问过，阎王不能作主，叫我去求南斗星君。”尚书一听，也不惧怕了，即叫家人摆酒。尚书与石猴入席同饮，然后将东岳

提魂灵，亦然送我还阳之事，说与石猴听了。石猴又问道：“杨世兄到何处去了？”尚书又将前后之事说起，请毛真人捉妖，直说至如今小儿跟毛真人回山修道去了。石猴点头。不一刻，酒阑席散，石猴告辞道：“如今因求寿一事，要紧去访南斗星君去，改日再会罢。”尚书送至外边，一拱而别。

且说小石猴出了杨府，一路上访问，并无南斗踪迹。这一日走至荒山之下，只见来一个白须老者，形容古怪，小石猴遂上前访问南斗的所在。那老翁道：“你要访南斗，随我来。”说时用手一指，来一朵祥云，叫石猴踏在云头，两眼闭紧。只听呼呼风声，老者停了云头，不多一刻，叫道：“开眼到了。”石猴开眼一看，自己立在山顶之上。老者道：“你至里边山洞口，有二人在树下着棋，就是南北二斗，你求寿便了。我乃太白金星李长庚，因汝求寿心诚，故此前来引领的。”说罢，化一阵清风而去。石猴望空拜谢，立起身来，望里边走去。有一里路光景，只见两旁极大松柏，极高的峻山，真所谓别有洞天。再进数步，但见一个石洞，洞口大树底下有二人坐在石上弈棋。只见上首者是红脸长须，相貌威武，下首者是白面，三绺长须，容貌慈善。石猴遂至白面跟前，双膝跪下。原来红脸是北斗，专注死，白面是南斗，专注生。二人对坐弈棋，石猴亦不开口，只管跪在地下。二人弈好了一盘，回头来见一个猴子跪在那里，南斗问道：“你来作甚？”猴子道：“特来求寿。”南斗见他是个猴子，晓得猴子是寿长的，遂信口说道：“与天同寿。”石猴听了此四字，大喜过望，即叩头谢恩。南斗问道：“你如何得能到此终南山？”石猴道：“是太白金星指引的。”北斗道：“李长庚最喜多事的。”南斗向石猴道：“在外不可泄漏。若是乱言，罪犯天条。”石猴诺诺，连声不敢。遂叩谢。即驾了云头，回至花果山而来，霎时到了。小猴

见石猴回来，欢呼之声震耳，众猴子奉花献果，忙碌异常。石猴坐了一刻，即坐水帘洞与通臂仙去谈心去了。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现金桥古明月作法 游月宫杨思文观舞

且说石猴回转花果山，至水帘洞与通臂仙谈心而去。这且不提。再说杨思文自随毛真人学道，忽忽已经半年有余，如今是降妖捉怪，驾雾腾云，件件皆能了。这一日，正是那中秋佳节，杨思文同毛真人在彼饮酒赏月，思文偶然问途：“吾闻月内有人伐树，此是何人？”毛真人道：“此人名吴刚。若非他在彼伐去此树，只怕要撑穿天了。”思文道：“我们可能到月宫游玩否？”真人道：“有一位剑仙，名叫古明月，根行深渊，可以带人上天。”思文道：“何不前去访他？”真人道：“他就在此山清风洞内。”思文道：“我们到他洞中去拜访他，或者他肯同我至天上一游，亦未可知。”真人应允，遂同思文收拾停当，一直来至清风洞口。

见一个童子立在洞前游玩，真人走上前问道：“令师可在否？”童子道：“原来是毛师叔。我家师父正在昼寝。”真人遂同了思文走进洞去，只见古明月睡在石床之上。二人见他未醒，不敢惊动，只得侍候旁边。等了有一个时辰，古明月一觉醒来，看二人站在床前，慌忙下床，说道：“不知二位驾临，有失迎迓，望乞恕罪。”真人道：“因见师兄正在好睡，不敢有扰清梦，败兄睡兴呢。”说罢，二人大笑。古明月即请二人至清风阁上坐下。思文看了阁中的摆式，皆是珊瑚玛瑙等件，真所谓是仙境与凡间不同。不一刻酒席摆好，三人谦逊一番，依次坐下。酒至半酣，毛真人道：“今日拜访非别，因我小徒慕师兄

之大术，欲思附兄冀尾，至天上月宫一游，不知兄有兴否。”古明月道：“令高足欲去，岂有不允。况且今日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等一同上去一游便了。”彼此谈谈说说，饮好了酒。

然后古明月吩咐童子，在外焚起一炉上号的清香，古明月走至里边，换了一身道装，手执拂尘，即邀他二人立在那里。只见古明月将手往上一指，忽然现了一条金桥，自天而下，就问二人道：“请随我上去罢。”思文不敢上去，古明月将思文一看，见他凡心尚重，遂道：“你双目闭了，叫你开，你方可以开。”思文遂闭了眼，将手拉住古明月。只听得呼呼风响，如万马奔腾之声，脚底下如腾云驾雾一般，霎时古明月喊道：“已到了，可开眼罢。”

杨思文听说已到了，遂将双目睁开，只见水晶作砖，碧玉为阶，好大一座月宫，上面白玉底玛瑙嵌的三个大字“广寒宫”。三人走进宫来，只见里边奇花异草，灵鹤山鹿，常闻异香扑鼻。那一首一柱大桂树，古明月说道：“这就是俗云吴刚伐桂的桂树。”下边一只白兔子，手中捧了一个杵，在那石臼之中捣那长生不老之药，三人看了一回。走至前边，只见一个月洞门，上面水晶底翡翠嵌的四个大字，是“清虚仙府。”走至里面，只见一座宫殿，高巍异常，甚是华丽。正中坐一位月宫娘娘，旁边董双成等一班仙女侍立两旁，手中各拿乐器，是笙箫鼓笛等件。另有二仙女在觥罍之上对舞，口中还在彼唱曲。思文问道：“这舞与曲是何名？”古明月道：“此即是霓裳三舞，唱的是那霓裳曲。”思文恍然。正说之间，但见换了二位仙女，在那里跳舞，身上穿的舞衣如鹤氅一般的舞起来，如仙鹤翻飞，甚是好看。古明月道：“那二位一名是许飞琼，一名是董双成，舞的曰散花白鹤舞。”思文见了，真所谓一广眼界，见所未见哩。

然后三人慢慢的回来，思文见回去之路，皆非来时之路。走至金桥边，思文仍旧闭了双目，同古明月、毛真人等一同下来。顷刻之间已到了清风洞中，三人乃至小阁，古明月叫童子预备房间与二人安歇。思文住在洞内，乐而忘返。自此思文住在洞中不提。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南京城判官投胎 东岳拜本上灵霄

且说南京王黑心夫妇二人，年逾四十，没有儿子传祖接代，所以如此求子之心甚切。东也拜佛，西也求神，想生一个儿子，亦可接王氏香烟。应得他要有个儿子，他夫人忽然有孕了，不觉已有五个多月。王黑心非常欢喜，重的事情一概不叫妻子做的，仍恐他小产了，仍然枉自欢喜，当他活佛一般。一天到晚就是睡吃，一点事都不管。直到十月满足，这一天隐隐有些腹痛，王黑心立刻至街上请了一个收生婆到家来。只见痛势一阵紧一阵，不多一刻即产下一个小儿来。收生婆揩洗干净，一看说道：“恭喜，到是一个男宝宝。”王黑心一听是男，只一喜，喜得嘴多合不拢来，连忙至外边装香点烛，拜谢天地。当时拿出八百文，外加喜封钱二百文送收生婆。到了三朝，替孩子取了名字，叫桂生，因为是八月中生的。其奈这个产妇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初次生产的，所以一点乳也没有，只得雇了一个乳娘。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觉这个桂生已经七岁，黑心遂将他送至学堂读书去了。那知这桂生读了三年，连一本《千字文》都不曾念全，专同邻家的小孩、同学的弟兄吵闹打架游戏，口中闲食不停，银钱看得甚轻，时常惹事。人家来告诉黑心，黑心并不责问，反把人家臭骂，如此护短。所以桂生的日大一日，

一到了十三四岁，各种赌博样样精明。王黑心非但不去责备他，反而说他聪敏。那知后来胆愈加大了，竟把家中的钱偷至外面去赌，连衣服首饰都偷去变卖，不到十数年功夫，败得家中一无所有，黑心夫妇二人气得病倒在床。那桂生因为亏空太大了，外边人家要催逼债项，家中无物变卖，自己又无恒业可以赚钱，况且亦无面目见父母，遂即取了绳子一根，走至僻静之处，在一棵大树上吊死。后来幸有乡下人看见树底下一人吊死，近前视之，方知王黑心之子，即至其家报之。黑心夫妇知道儿子已吊死，可怜衣衾棺木一无所有，只得将所住房屋变卖，与桂生儿子买棺成殓，葬在义塚地上。如今黑心夫妇为了儿子，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后来夫妻二人就在古庙安身，与叫化无异，皆因平素重利盘剥贫苦之辈，所以如此收场。曲礼云：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斯意云乎。

且说王桂生吊死之后，阴灵不湮，一道魂至阎罗台下。阎王因他贬限已届，亦不将他再行定罪，仍旧将他送至东岳衙中。东岳亦谅他是受小石猴之愚，故此亦不去罚他，仍叫他在殿中办事，同阳间革职留任一般。阎王再将小石猴遁走一事禀知东岳，东岳一听大怒，说道：“好大胆孽畜，竟敢如此斗法，带罪脱逃。”又问道：“可晓得到何处去了？”阎王奏道：“他因卑职等不肯同他加寿，所以他往终南山求北斗去了。”东岳问阎王道：“你等为何不将他拦阻呢？”阎王道：“并非不拦阻他，只因石猴神通广大，殿上牛头马面及鬼差等皆非他的对手。再则他临行时说，倘要大帝向你要人，自有他自己承当，不干你们之事，说着便走。”东岳听道：“这事待我上达天庭，奏闻玉帝，然后再发天兵天将，拿捉畜生便了。”阎王一听，亦不多言，即告辞回五殿。东岳立刻命文判官将小石猴逃走一事，作了一道本章，立刻换了朝服，吩咐排道望南天门而去。不知后

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东岳帝奏本朝金阙 小石猴大战邓天君

话说东岳大帝因小石猴负罪脱逃，故此升辇，随从等护从，驾了祥云，直上南天门，见玉帝奏明根由，请天兵天将定将石猴拿捉到案讯办。云程捷快，不多一会，已抵南天门。停了云头，有王灵官值日在彼把守。东岳大帝与王天君见过后，吩咐随从们在南天门外等候。东岳大帝驱辇，直入南天门而来。只见瑞气森森，紫雾萧萧，真是天境金阙，宫殿层层，加之异兽奇禽，回翔凌空，一时亦观不尽许多。东岳大帝到了宝德门下，将本章在身边取出，进宝德门坐定。但见朝房中端坐一位天将班头，众帅领袖，即是协天上帝关帝圣君。东岳大帝上前见礼，坐下问道：“不知圣驾临殿否？”关帝道：“尚未临朝。”东岳大帝遂坐在朝房等候。不多时，文武天神天将、真人仙长等齐集朝房。只听得凌霄宝殿上仙乐幽扬，香烟燎绕，龙凤门开放，细乐齐奏，玉帝登殿。东岳大帝随众天将、众真人等上殿，三呼已毕。卷帘大将唱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左班中闪出东岳大帝，俯伏金阶，奏道：“臣执掌幽冥使者东岳神启奏陛下。”说罢，由身边取出本章，双手高擎。旁有接本金童接了呈上，铺在龙案上。玉帝展开御目，将本章一看，见是因小石猴贿差害命，负罪脱逃，欲求发天神天将拿捉小石猴一事。玉帝看罢道：“小小石猴如此猖獗，何必奏明朕躬，只消卿飭差拿办就是。”东岳大帝忙奏道：“并非臣不遣差拿办，实因小石猴本领高强，众差役非他对手。二则彼已逃至终南山，求南北二斗星君处求寿，闻得南斗星君已许

他与天同寿，故此臣无力擒拿，所以奏达天听，伏望万岁明鉴圣裁。”玉帝闻奏，因鉴于孙悟空之旧事，故即准奏。东岳大帝谢恩，归班候旨。玉帝立刻召殷、马、温、朱四位元帅，及雷部中邓、辛、张、陶四天君。不一时俱至殿前，三呼万岁毕，八人问道：“不知万岁传唤有何旨意？”玉帝道：“今有东岳神奏道因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不法孽猴贿差害命，又在阴司负罪脱逃，实属目无法纪。你等各率本部天兵，至该处将不法孽猴拿来，待朕躬亲自讯办，不得有违。”八位天将领旨退出，玉帝退殿不提。

且说八位天将与东岳大帝见过了，然后殷、马、温、朱四元帅各带本标天兵，邓、辛、张、陶带了雷部兵将，整顿队伍，与东岳大帝各驾祥云，出了南天门，浩浩荡荡，直望那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而来，不一时，已抵花果山。东岳大帝遂吩咐停下祥云，择地安驻，然后请邓天君邓忠出去叫小石猴出来受缚。邓天君遵命出营不提。

且说那小石猴自从阴府遁走、至终南山求寿以后，遂回转花果山，心中亦不胜欢喜，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山上众猴子见大王回山，俱各送花献果欢迎，小石猴回山之后，将各事料理停当，即至那水帘洞与那通臂仙闲谈去了。原来这通臂仙亦是天生四大奇猴之一，即是通臂猿猴。因自孙大圣皈佛教之后，即在此水帘洞中修行，直至如今，只修得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众猴子遂敬他为通臂仙，即是小石猴亦敬服他。所以一回山头，即去拜望闲谈哩。

且说这一天，却巧小石猴又在水帘洞闲谈，正说得投机，忽地见一个小猴忙忙张张的跳进来，禀报道：“启禀二位大仙，大事不好了。”小石猴忙问：“何事大惊小怪？”小猴道：“因此刻山上，从天而降无数天兵天将，不知何故在此山上驻扎，

恐与吾山不利，特来禀知，请令定夺。”小石猴一听，到也有些害怕，遂喝令小猴子退出，遂问通臂仙道：“如今天将忽临吾山，定是我在阴司负罪脱逃一事发作了。依你高见，将如何对付？”通臂仙不慌不忙的说道：“尔且莫忙，听吾一言。想昔日孙大圣因服从玉帝之旨，好好跟从至天庭，岂知玉帝只封他一小小弼马温，到后来大圣大闹天宫，吵得天翻地复，反依从大圣为齐天大圣。如此看来，亦不可太软，亦不可太刚，依我愚见，只消观他等之来意若何，则若何对付。”那小石猴否则尚有些胆小，如今被通臂仙将这个孙悟空的旧事一提，小石猴听了，心中不免有些欣羡。自思那孙大圣，他亦不过是石中受天地之灵气而生，我亦是如此，他有七十二变、金箍棒，我亦能变，亦有金箍棒，不过我的毫毛不能变化，这一来我就稍参一筹了。既然如此，岂可为了小小一阴司逃遁一事而辱没家风耶。再者南斗已许我与天同寿，尚何惧之有哉。小石猴如此一想，胆也壮了，所以敢拒敌天兵，此皆通臂仙一言之罪也。谚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斯言实非河汉也。闲言少叙。

且说东岳大帝教邓天君至彼叫战，那邓天君遂即提了九环象鼻紫金刀走将出来。将至洞门口，只见那些小猴子挤挤嚷嚷，如蜜蜂般塞满洞口。邓天君站定身驱道：“喂，你们这班猴子听着，只因小石猴在阴司负罪脱逃，如今东岳大帝已奏达上苍派天兵天将前来，我看还是叫小石猴速速出来下跪受缚，免动干戈，若不然难免全山化为灰烬。”众小猴一听，急忙至洞中禀报。那小石猴一听，暴跳起来道：“他们既然如此妄自尊大，难道大仙就怕了你不成？”遂问通臂仙说道：“烦仙长紧守洞门，为我督阵，待我出去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方不负与大圣同宗之威名。”说罢，在耳中取出如绣花针般的一根金箍棒来，迎风晃一晃，有碗口大小，执在手中，然后将身子一蹲，

使一个猴儿蹦跳出洞来。众猴子见小石猴出洞，立刻闪在两旁，口中齐叫：“大王来了。”小石猴吩咐：“尔等站立在此，不许喧扰，且听后边通臂大仙约束。”通臂仙立在洞口，督阵观看，然后小石猴走将出来。邓天君见一形猴人行的猴子，手提金箍棒，连跳带蹦的走出来，谅是小石猴了，乃唱道：“来者莫非是负罪脱逃的小石猴否？”小石猴立定答道：“然也，尔是何人？”邓天君道：“孽畜听了，咱乃太乙雷神普化应运大帝座下、四大天君首座、执掌风雷印信邓天君是也，今日特奉玉帝敕旨前来拿你，我看你还是早早受缚，免受苦恼。如敢倔强，难免金山玉石俱焚。”小石猴一听，说道：“且慢，此事并非我要干的。我好好儿坐在山冈，要贿什么差，害什么命。皆因杨思文请我没法，故此我才做这些事情，如今你等昧昧然全不明晰，反来拿我，难道我是好惹的吗？”邓天君一听，不由心头怒起，口中喝道：“哼，好言好语，谅你不从，定要动手。”望准石猴顶梁就是一刀砍来。小石猴见邓天君动手，他也不慌不忙的，见刀砍来，将金箍棒往上招架，只听得当啷一声，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通臂仙暗放牙环弹 许真人奏召二郎神

却说小石猴将金箍棒往上一架，只听当啷一声响，邓天君的刀直荡出来。小石猴进一步还手一金箍棒，邓天君急忙收回刀招架，战了有七八回合。邓天君实在勉强支持不下，只得虚砍一刀，借土遁而逃。小石猴亦不追赶，立在阵前等候别将交战。

且说那邓天君至东岳大帝前，告罪道：“小石猴胆敢拒敌，

恃艺逞凶，末将实非其敌。这小石猴不改当年孙大圣的威风。”东岳大帝一听，心中到有些踌躇起来，暗想：这石猴怪不道敢在阴司脱逃，如今这许多天兵天将前来他尚敢拒，若再蹈昔年孙大圣之复辙，则费事矣。遂问殷、马、温、朱、辛、张、陶七将说道：“请尔等七位一同上前协力，务须将小猴擒来，不可懈怠，须要小心。”七人答应。只见殷元帅荡动三尖两刃刀，马元帅举起八楞紫金爪，温元帅舞动金崔宣花斧，朱元帅手捧太极铤金铛，辛天君手举流金锤、霹雳钻，张天君使开白银蛇舌矛，陶天君高举双股钯，七位天将各将自己家伙轮动，飞步出来。到了洞口，并不答话，将小石猴团团围住。那小石猴到也不慌不忙，使开金箍棒，使得来水息不漏，一支棒敌住七件兵刃，只战得天昏地暗，日月不分。那七位天将是各显技能，兵刃如雨点般望准小石猴上中下三路打来。小石猴运动玄功，只留心头上天庭穴不被他们打着，手中的金箍棒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招架，空当中还打几下，到也与七天将战了一个平手，而且七天将亦未见占上风。

那知正战得紧随之际，忽然辛天君口中啊呀一声，身子晃几晃，险些儿栽倒，见他忍了痛，展开双翅飞逃而去。四位元帅与张、陶二天君见如此光景，不知何故，只一慌被小石猴望准朱元帅肩上一棒，朱元帅不及招架，负痛而逃，其余五将亦无心恋战，只得各各虚晃一家伙而走，回去见了东岳大帝说道：

“这孽猴甚是利害，某等非其敌手。依某等愚见，不如暂回去，待玉帝再遣别位能将到来掠剿，不知大帝意下如何？”东岳大帝一听，便道：“此言正合我意。”旁边温元帅问道：“辛天君如何正在酣战之际摔然啊呀一声飞逃回来，我等一慌，却累了朱元帅吃了一金箍棒，不知因何故？”辛天君说道：“我正在交战之际，不知从何而来一件暗器打在我肩膀上，所以我才

回来的。”

看官们，你道这暗器何人所放呢？原来通臂仙在后面督阵，见小石猴战败邓天君，心中到也不急，后来见七天将将小石猴围在中心，恐怕小石猴有失，故此遂在身边取出一粒弹子，往口中一丢，觑得准切，望准辛天君咽喉打来，幸亏辛天君躲过，着在臂膀首，尚无大碍，不过浮伤而已。本来这通臂仙练就的绝技，就是这口中能打弹子，名曰连珠牙环弹，百发百中，在三百步内重则损命，轻则带伤。今天辛天君是一则路已远了，况且在硬处，故此不妨。闲文表明，且归正传。且说东岳大帝遂吩咐众元帅天君等，各各驾了祥云，回南天门而去。暂且慢表。

再说那小石猴等了一歇，无有天兵天将前来应战，后来见东岳大帝驾云去了，心中暗想，谅必是去另请别人到来。一路想，一路走回洞。来至洞口，吩咐众小猴：“尔等留心紧守洞门，若再有天将等到来，速速报我知道，不得懈怠。”众小猴答应，然后通臂仙上来迎接，同至里边坐定。通臂仙吩咐摆酒，与小石猴贺功。且慢，彼山上何来酒呢？喏，这酒是百花之露与天落雨水所酿，名曰“百花仙露”，这菜肴乃是众兽及禽鸟之肉并树头鲜果。那通臂仙吩咐摆酒，不一时石台上已经摆好，小石猴遂与通臂仙二人入席饮酒。席间，通臂仙将暗放牙环弹之事说与小石猴知晓。小石猴听了拜谢一番，说道：“如今虽则把他们暂时杀退，然则他们难道就如此罢了不成，定要另调个别能者前来，如之奈何？若调别人前来，我到也不怕，只怕调那三只眼的二郎神到来，则恐非彼对手。”通臂仙说道：“你休长他人之锐气，灭自己的威风。尔请放心，昔年杨戩亦曾与孙大圣战过，亦未见若何通天手段，艺高技强，不过他能七十二变，比孙大圣多一变罢了。他不来便罢，他若来亦不怕他，待我前去会他。”小石猴一听，就将心放下，遂在水帘洞中耽

搁，日夜与通臂仙在一起等候，可有别个天将到来。不提。

且说东岳大帝与八天将众天兵等驾了云光，回转南天门而来。不多时，已抵南天门。殷、马、温、朱吩咐亲标兵丁回至自己汛地而去，邓、辛、张、陶四天君亦教雷部兵丁回雷部本汛而去，然后九人一同进了南天门，至紫霄宫，见过了玉帝。三呼已毕，东岳大帝奏道：“臣奉旨率领四位元帅、四位天君，至花果山掠拿小石猴。无奈彼猖獗异常，自恃技能，顽不服法，恕臣之罪。”玉帝闻奏说道：“卿家平身，恕尔无罪，此实彼妖猴之顽冥，目无法纪，非卿等不力也。”东岳大帝等一听，各各谢恩起立。然后玉帝吩咐邓、辛、张、陶、温、朱、殷、马各回本汛，毋离职守。八人遵旨退出不提。那玉帝闻听小石猴如此无法无天，须要另遣勇将前往，方能掠获。想定主意，遂开口问道：“今彼猴如此猖獗必要另委能将前往剿拿。依众卿等看来，何人能胜此任？”言犹未毕，忽从左班中闪出一人，俯伏金阶奏道：“依臣愚见，昔者战斗胜佛孙大圣闹天宫，众神将俱非其敌，祇灌口二郎神杨戩与彼相等，至后被御外甥所掠，解至天宫，发往兜率宫太上老君那里，才被他重又遁去。今日既然小石猴如此狂猖，谅必较孙大圣尚差一筹，陛下只消降旨灌口，请御外甥至花果山剿掠，伏望陛下详察恩准。”玉帝视之，乃执掌天库使司玄觉宣化真人许华阳是也。玉帝听许真人所奏甚喜，遂准奏。许真人谢恩归班。玉帝遂即降旨一道，着递文使者律令齐往灌口，召杨戩来朝，不得有误。律令领旨退出。玉帝退朝。那律令背了圣旨，出了南天门，立刻纵祥光，直往那灌口而去，霎时间已抵灌口。原来上苍送递公文御旨，赶路事最敏捷者无过于律令，所以瞬息之间，即至灌口。目下僧道讽诵“急急如律令”，即是此意义也。不知到了灌口如何，目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召山神密授掌心雷 通臂仙急施混元袋

且说那律令奉了玉帝旨意，纵祥光直抵灌口，下落云光。有那鬼判等得悉，立即报知杨戩。正巧那杨戩正与梅山七弟兄在里边闲谈，忽见鬼判进来禀报道：“玉帝敕旨到。”杨戩得报，急忙换了朝服，排了香案接旨。律令开读旨意毕，遂与二郎神见过了礼，即辞了杨戩，回转凌霄宝殿，见玉帝复旨消差去了。

且说灌口二郎神杨戩见律令去后，即将旨意供奉中央。至里边问梅山七弟兄说道：“今有玉帝旨意到来，召我至花果山擒捉小石猴。想我昔日亦曾至花果山一次，因捉孙大圣一事。如今又要去走一遭也。尔等仍紧守衙门，我去不多几天，即要回来。尔等不可走至外边造事生非，我回来知晓，定要重责。”梅山七弟兄齐声答应。杨戩遂至内堂，脱了朝服，换了一身武装扎束。只见他头上戴一顶二龙戏珠黄金獬豸盔，盔缨倒垂。身上穿一件锁子连环黄金宝甲，甲齐龙鳞，前后护心镜光华闪烁，左右甲襕裙金钩吊挂。足上穿一双虎头云豹皮靴，手提三尖两刃刀，腰间悬挂豹皮囊，囊中暗藏哮天犬。杨戩扎束停当，梅山七弟兄同至外面相送，各各将手一拱。杨戩驾了祥云，一路直望那南天门而来。云路敏捷，不一时已抵南天门，与王灵官见礼。停了云头，直进南天门，至宝德门，见关帝圣君端坐在彼。杨戩上前行礼，然后说道：“奉召来朝，不知圣驾在于何殿？”关帝圣君道：“在光明殿，尚未退朝。”杨戩遂辞了关帝，直望光明殿而来。走至殿门跟首，有奏本金童上

殿奏明，说镇守灌口正牌杨戬奉召来阙在殿外候旨。玉帝吩咐：“宣进殿来。”杨戬一听领旨，至殿上三呼毕，玉帝吩咐平身。然后奏道：“顷奉玉旨飭臣至花果山擒不法孽猴，恐臣力不胜任，万一不能擒捉，伏望万岁恕罪。”玉帝道：“以卿之勇，定能克服孽猴，手到成功。尔祈好为之，擒获孽猴，解至金阙，待朕亲讯定罪。”杨戬领旨，立即退出殿门，走至南天门跟首，然后驾了云头，亦不带一兵一卒，独自一人，直望那花果山而来。

不多时，已至花果山，遂下落云头，走至那水帘洞跟首。只见众小猴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杨戬伸手一指，喝道：“众猴子听着，尔等速至里边，快唤小石猴出来俯首受缚。我乃灌口二郎神杨戬在此。”众小猴一听，立即至里边报与小石猴知晓，说道：“外边来了一个三只眼人，自称灌口二郎神杨戬，请大王答话。”小石猴一听“杨戬”二字，心中一惊，向通臂仙道：“如何，我知道定是此人前来，我等无噍类矣。”通臂仙立起来说道：“你怕他，我定要见他，分个上下。”说时顺手在案上取了一个混元袋，六粒连珠牙环弹。那混元袋乃是他自己项内的一个皮袋，修炼至久，才能取出来。再用符篆咒语炼好，用时只要诵动咒语，便能将人神装入。一时三刻化为血水。那两件宝贝藏在身上。小猴子献上五股托天叉，手中执好，走出洞来。

且说那杨戬见小猴子进去禀报多时，即掐一个诀，念动真言，召地方山神土地。不一时，前后山神土地俱到，口称：“山神不知真人驾临，失于恭候，不知真人有何法旨，乞道其详？”杨戬道：“某临此山，奉上帝旨意捉拿不法小石猴，恐彼漏网，今着尔等四人，在东南西北四方守候，切切不可放走。”前山土地说道：“无奈小神等无此法力阻止。小神等素悉该猴

道行甚深，恐被猝脱，如之奈何，伏乞真人原谅。”杨戩说道：“不妨，尔等各将手伸来。”四人将手伸出，杨戩就在四人手中各画了一道雷符，吩咐道：“尔等不论见何猴来，若要出境逃遁之意，尔等只消将手一放，将有一声霹雳，连放连有不绝。彼若腾云，云光即可震破矣。”四人一听遵旨，各各退下，往东南西北四方镇守不提。正吩咐毕，只听得众小猴呐喊一声道：“通臂大仙来了。”杨戩一听甚是诧异，举目一看，只见一个猴首人身，浑身似道非道的打扮，迈开大步，连蹦带跳而来，手提五股托天叉。杨戩一看喝道：“来者人不象人，猴不象猴，是何怪吓？”通臂仙遂站定身子，说道：“若问你大仙，乃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洞主通臂大仙是也。”杨戩一听不是小石猴，忙说道：“尔原来不是小石猴。我劝你速速回去，叫小石猴出来受缚。你若强自出头，我看你乃千年道行，一旦化为乌有。”通臂仙一听，怒气冲天的说道：“杨戩，你休得多言，与大仙分个上下。”说罢举起托天叉，使一个雪花盖顶之势，望准杨戩左肩就是一叉。杨戩见他动手，不慌不忙说道：“既要用强，莫悔之不及。”说罢，举起三尖两刃刀，就往叉上一迎。二人就此大战起来，只见刀来叉迎，好似毒蟒进洞；叉去刀架，犹如猛虎扒岭。二人战了多时，有二三十个回合。不分上下。通臂仙心中暗想：常言道，先下手为强，慢下手遭殃。不如待我送他一弹。想定主意，卖一个破绽，便落荒而走。杨戩见他叉法未乱，突然而走，定有暗器、或妖术，早已留心，喝道：“妖猴，你望那里走，某来也。”说道，往前追赶。追了有一里之遥，通臂仙见将要接近，忙在身边掏出三颗弹子，望口中一丢，回转头来，望准杨戩迎面嗖嗖嗖连珠三弹。杨戩见他回头，知道定有暗器来了，即运动八九玄功，也不躲避，三颗弹子噗噗皆着在脸上、肩尖上。杨戩若无其事，

祇顾追赶，通臂仙正在暗喜，见他若不知一般，只管追来。看看将至身边，只离得四五十步了，心中着急，忙在身边取出混元袋，望空中一丢，诵动咒语，见那袋在空中磨动，有半间房子大小，通臂仙用手一指，那混元袋底朝天、口朝下，望准杨戩罩来。杨戩一看，不知是何法宝，忙运正中的慧眼睁开，亦看不出是何东西。原来那物是通臂仙身体内之物，如何看得出呢。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霹雳一声，杨戩已被罩在内了。通臂仙大喜。不知杨戩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将计就计混元袋被破 自投罗网小石猴遭擒

且说杨戩被混元袋罩住，通臂仙大喜，口中笑道：“小石猴说得杨戩如何利害，今日一见，亦是平常，被大仙罩在混元袋，虽是神体，亦难免化为血水。”遂念了咒语，将袋缩小，提在手中，一路上回水帘洞而来。走至半路，只见众小猴已在彼寻踪而来，乃是奉小石猴之命，恐通臂仙有失，故此前来探听。遂与众小猴一同进洞，见了小石猴。小石猴听见杨戩被罩在袋内，心中反而不欢，有些心惊起来，暗想：此事愈弄愈大了，倘玉帝得知，必定倾天人马到来，我山将作墟丘矣。小石猴正在如此思想，通臂仙是将混元袋供在石案上首，等待化血水之后，将血水倾去。谁知坐了不到一刻，只听得那混元袋砰的一声，一股青烟忽然爆裂，由袋内跳出一个三眼杨戩来了，手执三尖两刃刀，口中大叫：“孽猴，还不受缚，等待何时？”吓得通臂仙目瞪口呆，小石猴手足无措。

且慢，这杨戩怎的又会跳出来呢？只因小子笔祇一支，书

分两处。且讲那杨戩，运动慧眼，亦看不出是何法宝，遂心生一计，故意被他罩住，然后将自己身子及三尖两刃刀等俱缩小了，待至里边一觑究竟如何。谁知罩住之后，只闻得一阵血腥气，其味难闻，因思待彼进洞之后，再行刺破了袋出来。那知到了洞内，觉得不动了，遂用三尖两刃刀刺那袋，岂知如象皮一般，柔软异常，然后情急智生，因思用火焚烧，遂运动三昧火将袋焚烧，所以有一股青烟顿时爆裂。通臂仙见混元袋已破，知道不是头路，欲思逃遁。杨戩此时已如方才一样长大了，见通臂仙要逃，遂走一步上前，将他抓住。通臂仙欲思挣脱，被杨戩运动了玄神，镇住在彼，那里挣得脱。然后杨戩望空中口念六字真言，并唤道：“黄金力士何在？”见空中下来四个黄金力士，杨戩遂吩咐四将：“先将此猴解往南天门，交与王灵官看管。待我捉了小石猴，一并解往玉帝驾前讯办。”黄金力士齐声答应，领法旨，平空将通臂仙提去，至南天门，交与王灵官不提。

且说小石猴见通臂仙被擒，心中大惊，因思通臂仙尚且被擒，何况我。只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想罢，抓了一把土，驾土遁而逃。杨戩因四面俱已布置，故亦不急急追赶。待黄金力士去后，走出洞来。那时小石猴已经弄得乱耸乱跳，无路可逃了。原来小石猴抓了一把土，驾了土遁，望西而逃，欲思去找杨思文，那里知道遁不多路，忽然见一位山神挡住去路，口中喝道：“小石猴还不受缚，尚要逃遁。”小石猴一见，怒气冲天，心中想道：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了，你小小山神也要来挡我去路。想罢，便要往前冲去。山神见他要冲上来，遂将手一放，只听得霹雳一声，一个掌心雷把小石猴打落尘埃。原来此雷乃雷部之正雷，五雷之精髓，所以如此利害。那小石猴在地上，重又在地上抓一把土，望东而来。那知东南北三面俱

是如此，连驾云亦不能，仍被打落，正在连连吼叫，乱耸乱跳之际，却巧杨戩由洞中出来，见小石猴如此，遂喝道：“尔罪犯迷天，还敢拒敌天兵，此时不受缚，更待何时？”小石猴尚思背城一战，回思通臂仙尚且遭擒何况我乎，遂双膝跪倒，苦苦哀哀，口中说道：“可怜我，苦苦修行千余年，修得能头戴日月，口吐人言，与人无异，颇非容易。”杨戩由身边取出捆妖索，将小石猴四抓攒蹄缚了个结实，然后问小石猴道：“你休得求我，待解至上苍金阙，由玉帝亲自讯判。”说罢，问众小猴子道：“罪魁祸首皆系小石猴，与尔等无涉，但是尔等不可乱窜。”众小猴答应，回洞而去。然后再唤山神土地到来，叫他们在此看管众小猴子，不可放走一个，土地山神俱各遵命。

杨戩吩咐完毕，然后将小石猴提在手中，足驾祥云，一路望南天门而来。不多一刻，到了南天门。停了云头，王灵官见了，急忙上前，迎接贺功，然后将通臂仙交与杨戩。乃将三尖两刃刀等放在外面，然后提了二猴，直入南天门。至宝德门，见了关帝圣君，说道：“二猴暂交帝君看管，待我先行奏明玉帝提讯，烦劳解上殿庭。”帝君点头。杨戩乃进朝房，换了朝服，至凌霄殿见驾。三呼已毕，奏道：“臣镇守灌口神杨戩，奉旨至花果山剿擒小石猴，幸不违旨，已将小石猴及从凶通臂猴一并擒获，现在宝德门，候皆提讯。”玉帝一听大喜，说道：“足见御甥法艺超群。”杨戩道：“此皆赖万岁之威，微臣之侥幸也。”玉帝遂加封杨戩为真君。仍回灌口原任，杨戩谢恩退出。至南天门取了三尖两刃刀，仍足驾祥云回灌口，与梅山七弟兄镇守灌口去了，待后有事再提。

且说玉帝吩咐值殿大将军及捆绑侍卫、刀斧侍卫，执戟銮衣尉等，先将小石猴押上殿来。众侍卫等一齐答应，出殿至宝德门，关圣帝君即将小石猴交于侍卫，然后侍卫过来，将小石

猴高高擎起，口中报道：“不法孽猴进进进。”三呼三喝，直至没面石上首，侍卫喝令小石猴跪下。小石猴说道：“圣帝在上，东邦么畜见驾。”玉帝吩咐抬头，小石猴抬起头来，玉帝往下一看，只见小石猴眼光无定，闪闪烁烁，显系刁滑之类，遂喝道：“大胆孽猴，如此猖獗，胆敢贿赂阴差，谋害性命，负罪脱逃，朕派兵将前来拿你，你胆敢抗拒天兵，罪在不赦。”吩咐推出斩妖台，斩讫报来。”小石猴一听着了慌，遂即叩头求饶道：“请圣驾暂息雷霆之怒，略罢闪电之威，容小畜一言，虽死而无怨。”玉帝吩咐：“且慢动手，容他奏上来。”不知小石猴说出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小石猴金阙供罪状 杨思文设计哄师尊

且说玉帝见小石猴有言奏达，遂吩咐：“且慢动手，容彼一言。”小石猴奏道：“小畜本则在山修道，不预尘世烦事。忽于前月，有杨尚书之子杨思文至小山，谈及因彼欲求花牡丹为妻，而花牡丹之父母不允，故欲烦小畜至彼将牡丹之父母害死，然后可将牡丹强逼成婚。小畜一时天良湮没，私至东岳衙门，与王判官接洽，将花牡丹父母谋死。后来花牡丹诉状于东岳衙门，被王判官逐出不准。不知后来又至县城隍衙告准，行文将小畜拿到阴曹，收禁牢中。岂知禁卒私刑拷打，小畜无奈隐忍，后阎君提审，小畜乘隙而遁，此皆已往实情，不敢虚伪唐突，伏望万岁开天高地厚之恩，免小畜一死，以后再也不敢干预世事了。”说罢，叩头如捣蒜。玉帝尚未开言，由左班闪出真仙，俯伏金阶，奏道：“臣启陛下。”玉帝一观，乃费长房是也。费长房奏道：“小石猴虽一时不知顺逆，罪犯迷天，

念如今花牡丹之父母已还阳，况且南斗星君已许彼与天同寿，请陛下恕彼一死，从轻定罪罚责，亦系上天好生之德也，伏望陛下鉴察而行。”玉帝闻奏，心忖：彼猴虽如此不法，尚情有可恕，亦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知顺逆耳。遂降旨，将小石猴大拇指内之主筋挑去，罚彼子子孙孙世代大指无力，不能持物，再将小石猴降罚去五百年根行。小石猴尚欲求恩，玉帝吩咐“行刑”。旨下，侍卫们不由分说，将小石猴拖下殿庭，至行刑台，将小石猴四肢绑定，然后用金刀将小石猴二前爪大拇指内之主筋割断挑去，然后用金刀仙丹补好皮肤松绑，再至殿前谢恩。小石猴叩头道：“谢陛下不斩之恩。”玉帝道：“并非朕不斩于汝，因念汝修炼之苦，朕好生之德，故而罚尔猴类永远大指无力。”小石猴叩头退下。所以至今猿之属，皆是大指无用，即此故也。闲言表过。

且说玉帝再吩咐侍卫銮衣卫等至外边，将从逆通臂猴撵上殿来。通臂仙战战兢兢，至殿前没面石上跪下。玉帝并不多问，亦着侍卫将彼推至行刑台，将指内筋挑去，并肩上活骨取去。侍卫领旨，亦即遵旨行刑毕，复来谢恩。玉帝训诫，乃言撵出殿庭。小石猴在南天门等候通臂仙，出来相见，面面相觑，悔恨不及。

二猴立即驾云，抱头鼠窜，回转花果山而来。小石猴心中又恨又喜，恨只恨杨思文连累已指筋挑去，喜只喜幸得费长房保奏性命得生。不多一刻，已抵花果山。下落云头，只听得洞中众小猴啼泣得翻江搅海一般。小石猴与通臂仙一听，心中大疑，走至洞前一问，原来众小猴大指之内主筋亦皆断裂，疼痛难当，所以如是。小石猴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暗想，上天之法，真无边也，遂将上天受罚一事说于众猴知晓，众小猴方才恍然大悟。自此小石猴根行已减五百年，再要修炼至今，又

要历无数劫难，方能重臻今天的功行矣，心中将杨思文恨如切齿。这且不提。

且说玉帝向东岳大帝道：“如今小石猴一案已结，汝速回原任，从正办事。将来属下鬼判差役人等，俱要约束严明，赏罚平均，不可昏昧徇情。此次念汝初次，以后再有事故，立即革去前程，决难宽恕。”东岳大帝顿首谢恩，口中连声答应已毕，遂辞了玉帝，回转自己衙门去了。玉帝再遣律令至终南山，向南北二斗星君言，以后不可胡应允，许人家寿数，须要留神，不可如是。律令领旨退出，至终南山宣读旨意完毕，回来复旨。玉帝见诸事已毕，遂即退殿回宫而去。众天将等亦退出，各回本汛不提。

再说小石猴自受这一次磨劫之后，虽则脾气稍改，然本性难移，心中将杨思文怀恨异常，一种愤恨之概时时流露于表面。通臂仙一见，不觉心中奇异不置，遂问道：“尔因何心中如此不快，莫非因为根行已浅，而心中郁郁不乐乎？”小石猴道：“非也。想我等无知，妄作妄为，拒敌天兵，罪有应得，并不懊恼。因查此事根由，皆系杨思文一人而起，如今一旦事发，而彼则逍遥法外，若无其事，尔道可恨不可恨。故此我欲思到彼家内找寻思文，理论一切。”通臂仙一听说道：“是吓，我们全山为了他一人要花牡丹，犯下了罪，弄得全山不安，此皆彼一人之魁首。今不去找彼，更待何时呢？”小石猴一听，欢喜异常，立起身来，向通臂仙道：“我等二人一同前去何如？”通臂仙道：“我不去，我要紧守洞门呢！”小石猴见他不去，遂兴冲冲出了洞门驾了妖云，望杨府而来。

且说杨思文自从与毛真人至清风洞，古明月作法、现了金桥、至月宫观舞之后，就在清风洞中住下。日则同坐，讲经论道；夜则每人一个蒲团，默坐玄功，或游山玩水，或画符习咒。

如今杨思文已可御风而行，遁法完美。不知不觉，已有三个月光景。杨思文尘缘未绝，顿觉玩之生厌，遂日日长吁短叹，不觉有思家之念。毛真人见他如此，与古明月道：“天意因循，不可强挽。彼既尘欲未断，不如送他回家，不知道兄意下如何？烦占一卦。”古明月点头，至里边净手焚香，当天祝告毕，将筮摇动，占其一卦。占毕，至外面向毛真人道：“不可放他回家，若回家，定有灾祸临身，并且全家亦有些不便。”毛真人一听。遂至云房内，问杨思文道：“贤契，并非愚师不许你下山回家，因尔既系修道之人，入我三清教内，须要削除欲念，断绝六根七情，云欲，俱非我等出家人之所应有。只可尽心修心，安性养性，不可生无意识之念欲，切记斯言。待功行圆满，参透玄奥，则任我之所至，无拘无束了。”思文静听师父一番训教，口中连连答应，心中不住于打算如何可以回家。毛真人说了一番言语，亦即出去，与古明月谈道去了。杨思文有何妙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杨思文私回乡闾 小石猴下山寻仇

且说杨思文见师父不允他下山回家，心中甚是不悦，不住思想如何可以回家。想了一刻，不觉想出一条妙计。遂立起身来，走至里边，抬头一看，见师父正同古明月二人在彼谈道。正谈得入港之际，不敢上前惊动，待等他们谈毕之后，遂上前行过了礼，说道：“方才小徒一时愚昧冲动妄念，如今被师尊几句金玉言语顿开茅塞，故此进来谢罪。”毛真人道：“此系初次修道之人所必有，勿介于心，只要静心修炼就是。”杨思文道：“小徒闻得此山中仙瑶奇草颇多，欲思至前后山去采了

药草，前来请师父授方，待小徒炼一种丹药。待功成之后，亦可利济世人，不知师父可容否？”毛真人见他回心转意，静心修道，并不疑心，立即点头应允。古明月吩咐童子取锄头及花篮到来。童子遵命，取到交于杨思文。杨思文又接了花篮，套在锄上，背在肩头，辞了古明月与毛真人，假意慢慢儿走出洞来。一路假意东寻西找，如在彼找寻药草。慢步儿下了山冈，回头一望，见山上已看不见了，遂将锄篮往山足上一丢，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往自己家门而来。毛真人在洞中等至天色已晚，亦不见思文踪迹回来，心中非但不疑，而且着急，恐被虎豹所伤，遂即唤童子至山前山后寻找。不多一刻，童子来禀报说：“篮锄俱在山足之下，人影不见。毛真人方才有些疑心起来，古明月一占卦，方知私逃回家去了。二人长叹一声说道：“此真天道，不可挽回也。我亦不去找他了，任彼自作自为与我无涉。”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杨思文借了土遁，不多几时，已到家门相近，撒了土遁，走至门口一望，只见杨能在门房间内坐着，遂走进去叫道：“杨能，我回来了。”杨能一见是少主回来，不胜喜悦道：“迎接少爷。自少爷去后，老爷同夫人有勃谿，日夜盼望少爷回来，即是少夫人亦时常挂念。请少爷速至里边见了老爷、夫人，以慰慈心罢。”杨思文一听，立即整整衣服，踱步至书房，只见杨尚书正坐椅上观书，面上似有不悦之色。杨思文上前说道：“爹爹，孩儿不孝，远离膝下，久少侍奉，今日才回乡闾，万望父亲勿责。”杨尚书一见儿子回来，喜出望外，哈哈大笑，不觉老泪婆娑。

且慢，杨尚书见儿子回来，既是喜之不及，因何又要流泪呢？原来老年之人，不论哀动之极、欣喜之余，皆要泪出的。闲言表过。

杨尚书见儿子尚跪在地下，遂用手扶了起来，乃同了思文至内房厅，去见老夫人去。走至内房厅，思文见过母亲，行了礼，老夫人亦是欢喜之极。杨尚书吩咐摆酒，丫环答应，至外面关照去了。再命丫头至上房，去请少夫人出来，一同饮团圆酒。原来少夫人在里面早有丫头报知，说少爷回来，如今见丫环来请饮团圆酒，遂涂脂抹粉，穿了艳色衣裙，至外边，见了翁姑，再与杨思文见了。不多一会，酒席已皆摆好，父子等四人入席，丫环在旁斟酒。席间杨思文将同毛真人上山学道游月宫观舞一节事，直说到今日设计哄骗下山回家，始末根由的，说了一遍。再将自己如今已五道俱全，亦能降妖捉怪的事亦禀明了父母。杨尚书夫妇一听儿子神通广大，亦甚是欢喜，彼此你一杯，我一盏，尽欢而饮，不觉吃至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杨尚书微有醉意，遂用过了晚饭。杨思文见妻子娇滴滴坐在旁边，加之饮了几杯酒，愈显得娇媚异常，不觉顿动欲念，遂即辞了父母，与妻子二人同入房中，重叙旧欢。说不尽别后相思之苦。那知杨思文自此次同房之后，将修道之事置之脑后，渐渐荒疏，此亦是一时迷惘之过。按下不表。

且说那小石猴只因心恨杨思文，下山来至杨府与杨思文为难。云路真快，不一会儿已至杨府。下落云头，至房内向门上说：“小石猴要见少爷，不知少爷在府上否？”门上道：“少爷回来了，只有十余天。今日在府，请少待片刻，待我通报。”说罢，至里边，见杨思文不在书房，乃至中门，见了管家婆：“费神至内房禀声少爷，说有小石猴在外边求见。”说罢出来。管家婆至房中，见杨思文正与少夫人闲谈，遂上前禀道：“外面有小石猴要见少爷。”杨思文一听，心中一惊，心想小石猴何故前来见我，内中必有道理。遂吩咐：“开中门，说我出迎。”管家婆至外面说了，小石猴进来见杨思文彼此见礼已

毕，分宾主在大厅坐下。家人送过净水，然后杨思文问道：“不知尊驾降临小舍，有何见谕？”小石猴将脸一反，说道：“否则不造府相扰。因前者你要花牡丹为妻，承情唤我将花锦夫妇害死，如今彼已还阳，将我捉至阴司，幸我逃走，岂知被东嶽大帝奏达上苍，将我捉拿，解至金阙，否则性命不保，幸而费长房仙长保奏，才将大拇指内主筋挑去，罚去五百年根行，害得我以后子子孙孙大指无力，此皆汝一人之罪魁，而你反为逍遥法外，是何道理？请有以语我。”杨思文一听，原来为此而来，遂说道：“提起此事，实是胡闹，况且花牡丹亦未曾到手，反为了抢，忽生忽死，累我费了许多银钱，受了许多苦楚。再者谋死花锦夫妇之谋，亦系你所设，即使被上苍所斩，亦罪有应得，与杨某何干，而前来相找于我呢？”说罢，立起身来，欲思拂袖入内，原来杨思文这两句言语亦说得太硬，小石猴一听，不觉两眼圆睁，猴眉直竖，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伸手一指，口中说道：“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衣冠禽兽杨思文，当初前来请我之时，如何说法，此时竟反脸无情，今只大仙特来找你。”遂破口大骂。杨思文一听，遂立定身驱，自思以为法力完全，如今不惧你小石猴了，遂说道：“你这猴子谁来与你说话。我一时眼瞎，请教了你。你莫道少爷是易欺的，我劝你快离我府，免受苦恼，若不然，你少爷要你好看。”小石猴见杨思文如此胆大，只怒得哇哇乱叫，推桌而起，即在耳内掏出金箍棒来，迎风一晃，有碗口粗细，望准杨思文打来。不知思文如何脱险，且看下文中小石猴大闹杨府，古明月与小石猴对法等，许多节目，光怪陆离，俱在下文中详解，请阅者诸君注意。